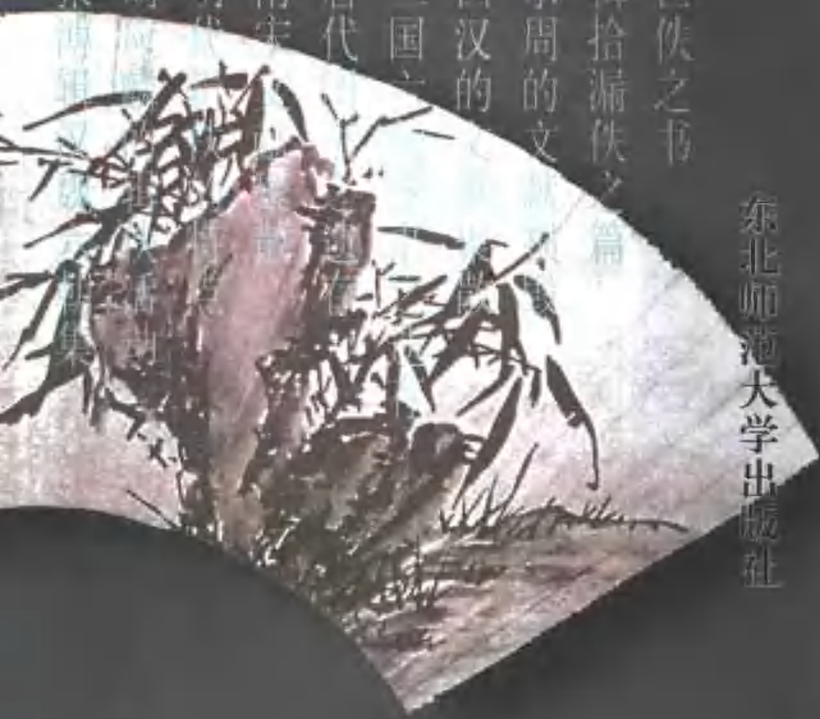
# 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

曹书杰 著

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亡佚之书
辑拾漏佚之篇
东周的文
西汉的
三国、
唐代
南宋
明代
胡
张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 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

曹书杰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长春

（吉）新登字 12 号

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

ZHOUGGUO GUJI JIYIXUE LUNGAO

曹书杰 著

责任编辑：魏芳华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李　晓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东北师范大学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省吉新月历公司印刷分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印张：14.625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70 千　印数：0 001—1 000 册

ISBN 7－5602－2227－7/K·128　定价：20.00 元

本书系东北师范大学
图书出版基金项目

# 吴　　序

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辉煌文化载体——浩如烟海的古籍，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损失，遭致多次劫难，散佚极为严重。今存十余万种古籍中有相当部分属于辑佚本。例如五代以前的集部文献大多是后人的辑本，清代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都是从许多散佚文献中搜辑唐以前作家三千四百多人的作品，为古代文学和史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重要资料。因此，辑佚古书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学问，又是整理研究古籍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可是多年来，古籍研究多侧重校勘训诂、目录版本方面，而对辑佚这门特殊学问却很少有人问津，更难以看到专门论著。

曹书杰所著《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属于填补空白的专著。本书不仅总结了历代学人辑佚古书的宝贵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方法技艺，同时对辑佚古书历史源流、繁衍发

展以及理论技艺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这是近年来古典文献学研究中的重要收获，值得祝贺。

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中国古籍的成果。书中纵述历代辑佚古书的发展变化，所收资料十分丰富，内容详备，有益于读者了解辑佚的历史发展全过程；横论历史各个时期辑佚古书的成果和特征，可补当代文化研究之不足。特别是作者指出的辑佚方法技艺，对于青年学者从事古籍工作，颇多实用参考价值；提示的辑佚学研究进程，从中总结历史上辑佚大家的思想、观点及其成果，具有较深的理性思考。可进一步探索辑佚学的思想理论和技艺方法，使之日臻完善，推进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事业的进程。

开创之作，实属不易。不足之处，必有后补。以应作者，是为之序。

吴 枫

1998年5月12日

# 刘 序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令我炎黄子孙引为自豪。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自然或人为的损失，古籍图书缺佚较为严重，有亡佚之书、散佚之篇和脱佚之文，使人难见其完，难觅其全，难求其真，这确实是一件憾事。辑佚学家们经过辛勤的爬梳撮拾，使一些缺佚的文献恢复或部分恢复原有的面貌，其功可谓大矣。中国现存古籍中，就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属于辑佚古籍，其中就包含着上千年来一代又一代辑佚家们的功绩在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辑佚是文献中的“考古”发掘，它在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和发掘中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不可磨灭的作用。

辑佚作为佚文献搜集并使之渐臻完善的一种古籍整理的特殊方式，运用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当代有的学者认为，东晋梅赜奏上的所谓《伪古文尚书》，实际上就是辑佚而成，若从此算起，辑佚实践的历史，可推溯到1600年前；若从文献明确记载的北宋陈景元（1025—1094）所

辑的《相鹤经》计起，也有900余年的历史；若从流传至今具有近代辑佚书特点的南宋王应麟(1223—1296)所辑的《三家诗考》计起，也有700余年的历史。辑佚至清代达到鼎盛，辑佚大家辈出，辑佚之书不穷，至民国间亦流风不绝。解放后，特别是近十余年，大有复兴之势，或整理旧辑，或另辑新书，多有人在。

辑佚学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它是研究辑佚活动基本规律，总结辑佚活动过程、原则、方法及相关问题的一门学科，理所当然地应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等视为同位类的学科。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对辑佚这门学问系统研究一直很薄弱，实践者虽多，研究者却少，而且无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够，甚至未有一部专门阐述辑佚的专著出现，致使辑佚一直成为校勘学的附庸。近二十年来，对辑佚的系统研究已逐渐深入，1989年已有王玉德撰写的《辑佚学稿》(凡7万多字)问世，但尚嫌单弱，且未独立刊行，今曹书杰的《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凡37万字)付梓，可谓第一部独立刊行且颇具规模的辑佚学专著，使辑佚学摆脱了附庸地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曹书杰在20年前曾是我的学生，现今我们同在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共事。1982年他赴北京大学进修目录学、古文献学期间，就对辑佚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有感于辑佚专书遍查无见，即使切题论文也寥寥无几，遂萌发对辑佚学的发幽探微之意，矢志要写出一部辑

佚学专著以奉献给学界。1986年他既撰成《古籍辑佚》(凡3万余字),自1987年以来,他受命为我所多届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讲授《辑佚学》,教学中能做到述旧翻新,经过深入研究,迄今已发表有关辑佚学领域的学术论文20余篇。《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是在他多年教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他10多年来在辑佚学这块园地里辛苦耕耘的结晶。这部书不仅规模可观,而且阐发了辑佚学的系统理论,研究了辑佚、辑佚学发展历史沿革和各时期的发展水平、代表学者、主要成果等,概括了辑佚的方法,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辑佚学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是近年来古文献学领域的重要收获之一,是一部嘉惠学林、填补空白的力作,将对今后的辑佚活动以及辑佚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一部新书的出现,难能做到尽善尽美,正如吴枫先生《序》中所说:"开创之作,实属不易。不足之处,必有后补。"我衷心祝愿辑佚学的研究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能够不断深入,更上一层楼。

我与曹书杰有师生之谊,今又为同事和同道,在是书即将出版之际,于欣幸之余援笔写了以上文字,是为之序。

刘乾先

1998年8月20日

于东北师范大学寓所

# 前　言

古籍辑佚学在古文献学诸分支学科中是目前研究仍然较为薄弱的学科。1982 年孟秋之际，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从朱天俊教授进修“文史工具书”和“目录学”已年余，在翻查、研读有关的图书著作中渐悟到，辑佚与目录、版本、校勘、训诂、辨伪常被等视并论，然对其研究却颇为单弱，不仅研究专著遍查无见，即切题论文也寥寥无几，遂萌发钺探幽之意，面向朱先生质教。先生诲告：王重民先生早在民国间既有《清代两大辑佚家评传》一文，且曾录有辑佚书目录卡片三千。目录虽未能睹目，文章得拜读几过。我对辑佚资料的搜辑即始于斯。

1983 年季夏之际，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初建，我开始在何善周教授、吴枫教授身边工作学习。何先生师出闻一多先生之门，国学渊深，尤精于校勘、训诂之学。大学二年级寒假之初，我每天到校图书馆古籍部查阅“风骨”资料，时何先生正殚精毕力校释《庄子》，在古籍部辟有专室，每日必至，风雪无误，颇多顾诲，使我书径渐通。吴枫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隋唐史、古文献学专家。我毕业留校第一次“助课”即先生的《古文献学》，1982 年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刊行，于辑佚及其研究状

况知之颇详，遂再向先生问学辑佚，妄言心志。先生释疑告难，金玉嘉勉，冀望殷殷。

如今，沿辑佚学荒路已踉跄前行十几年，发表有关文稿近20篇，凡13万余字。自1987年以来，古籍整理研究所一直把“辑佚学”列为所内硕士研究生必选课，我受命其教学。此后十年间，所内、校内同仁于我之工作多有究明参伍，四方朋友于我之研究多有高明惠赐，尤其是现任所长刘乾先教授，近年来鼓励督徽，策我整理讲稿，相助数事，鼎力如身。

正是在几位师长的导引支助下，踏荒路才得奋力前行。正是在历次教学的压力下，讲稿才得以不断丰富。正是在近远同仁的参伍惠赐下，书稿才渐有完善。故事如斯，历历在眼。导学厚德，耿耿萦怀。同仁情深，念念难忘。略记之书前，以表感怀之情。

拙稿历年甲癸，然闻寡识微，思迟笔涩，疏略舛误恐多，有待博雅之士碎瑜摘瑕，切盼硕学方家冷眼赐正，以惠学林，后出转精。

曹书杰
1997年2月22日
于古雅轩

# 目　　录



## 第一章　绪　　论

# 第二章 历代文献的聚散存佚

## 第三章 辑佚的起源问题



## 第四章 宋元明时期的辑佚

# 第五章　清代辑佚的繁兴(上)



# 第六章　清代辑佚的繁兴(下)

# 第七章 现当代辑佚的成绩

## 第八章　辑佚学研究的进程



## 第九章　辑佚方法绪论

## 第十章 佚文献的搜辑

# 第十一章 佚文献的考究

#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佚 文 献

古籍文献的载体形式有甲骨、金石、策牍、缣帛、纸张等。文献的相对独立单位有篇、卷、册、部（种）等。这里所说的“册”、“卷”，是指一部书中可相对独立的单位文献；“篇”即指卷、册、部中可相对独立的单位文献，又指独立流传或存在的单位文献，如一篇碑文。“部”是文献的最大单位，如“一部（种）书”。积卷、册而成部（书），或聚篇而成部，合句、段而成篇。

佚文献，佚，又作“逸”，通“遗”，义为失也，散失、亡失。《汉书·艺文志》：“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1]，“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2] 故佚书又作“逸书”、“遗书”。佚文献，即佚失的图书文献，其可相对分为亡佚文献和散佚文献。二者有一定的差别。

亡佚文献，是指历史上确曾存在而后来又亡失不传或已不见

---

① 兵书略叙。

② 总叙。

独立流传（包括存于丛书中者）的单位（部、册、卷、篇）文献。亡佚文献又可分为全佚单位文献和缺佚单位文献（即部分亡佚）。就一“部”（书）而言，有全佚之书和缺佚之书；就一“篇”（文）而言，有全佚之篇和缺佚之篇。

散佚文献，是指按一定的标准（人、时、地、文体等）辑汇全集（诗、文总集、别集）时，其所需文献的一部分散见于诸书之中，即需从诸书中逐一辑出的那部分零散的以篇为单位的文献，以及全集当收而弃漏之文献。如按时代、文体辑汇而成的《全宋文》，一部分来源于现存的宋人文集，一部分来源于类书、史书、方志等诸书之中，后者即属散佚文献。又如《唐大诏令集》（北宋初宋绶编），应尽收有唐一代全部诏令之文，实际上遗漏甚多，被遗漏者也是散佚文献。

佚逸文献，下分亡佚之书、脱佚之文、散佚之篇三类，略作说明。

## 一、亡佚之书

亡佚之书，简称作“佚书”，最初作“逸书”，始见于《史记·儒林列传·伏生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按：“逸书得十余篇”，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末（“末”误，应为“初”），鲁共王坏孔子宅，欲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文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1] 故《伏生传》所谓“逸书”，是专指伏生所传今文《尚书》29 篇（又称 28

---

① 六艺略·书类小叙。

篇）以外的《尚书》逸篇。其时除逸《书》之外，还有逸《礼》（相传有 39 篇，今佚）、逸《诗》等，统称为“逸经”。

西汉时，《易》、《书》、《诗》、《礼》、《春秋》五经皆置博士，凡博士所不传习而出于民间流传者，被统称为“逸”。所以，“逸书”最初有两种含义，一是确实已经亡佚的书；一是先秦旧籍为官家所不传习、不存或不知见者，或人以为亡而在民间重被发现者，皆以“逸书”称之。“遗书”一词的出现，较“逸书”几同时，二者含义最初也基本相同。如：西汉成帝时，以官府所藏之书多散亡，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1]，即指为官家所不存而散佚于四方的图书。

佚书一词晚出，据笔者所知，始见于北宋欧阳修《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佚书百篇今尚存。”辑佚学所讲的佚书（逸书、遗书），是指原有其书而后代毁亡、散失不传的书，即作为独立的单位文献确曾在世间存在流传过，而在后世作为独立的单位文献又确实不存的亡毁、散失的书。佚书分三种情况，一是全佚之书，一是缺佚之书，一是散佚之书。

全佚之书，是指作为独立的文献（书）单位形式已经一页不存的佚书。如：晋著作郎王涛曾撰有《三国志序评》3 卷，南朝梁时尚存，到隋时全书已不见传，其中的独立篇章也不见于他书有完整保存，只有零文散句被他书征引，故《隋书·经籍志》记著“亡”。又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有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王韵《后汉林》二百卷、韦阐《后汉音》二卷，亡。”[2]

缺佚之书，是指作为独立的文献单位尚存，但已残缺不全，所存并非原书完帙，可谓部分佚书。如：晋中书郎朱凤曾撰有《晋书》（未成本）14 卷（记事讫于元帝），到隋时只存 10 卷，已佚 4

[1] 《汉书·艺文志》总叙。

[2] 史部·正史类。

卷，故《隋书·经籍志》著录："《晋书》十卷，未成。本十四卷，今残缺。"[1]又如晋薛莹《后汉记》，原书100卷，隋唐间仅存65卷，佚35卷，故《隋书·经籍志》称"今残缺"，到宋代，残存的65卷也亡失，遂成全佚之书。缺佚之书，在现存的古籍文献当中十分普遍，而且去时愈远的古籍缺佚现象则愈严重。

散佚之书，是指作为原书已不存在，但其中的某些篇章却完整地保存于其他文献当中。散佚之书，以诗文别集最为显著。如：魏武帝曹操有《魏武帝集》26卷，梁时又增辑到30卷、录1卷，南朝梁时又有《武皇帝逸集》(又作《魏武帝集新撰》)10卷，《逸集》10卷隋时已亡，《魏武帝集》30卷唐时尚存，宋时已不见著录，知宋时已散佚。然其诗、文整篇散见于《文选》、《艺文类聚》中，故明人张溥据而辑成1卷，得各体诗、文完篇凡145篇，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又如《魏文帝集》，梁有23卷，隋唐时存有10卷，宋时只存1卷，《中兴书目》著录虽作6卷，然所存诗、赋、书、表、诏、杂文等凡仅8篇，至元朝散佚不存；然其整篇诗、文也多散见于他书中，故张溥据而辑成2卷，得诸体诗、文凡190余篇。

## 二、脱佚之文

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特别是雕版印刷术产生以前的去时已远的古籍，没有多少能完整保存下来的。有一些古籍似乎是完整流传下来了，卷数也不缺，但实际上这些似乎完整流传下来的古籍，深究起来其中仍有不少的佚脱之文。如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笔》卷一，曾分别提到《太平御览》所引《史记》、《战国策》之文，"多今本所无"。《史记》，据司马迁《自序》，全书凡130

[1] 史部·正史类。

篇，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做过一次补撰，到班固撰《汉书》时又“十篇缺，有录无书”[1]，可能后来又有人补撰，故《隋书·经籍志》著录仍作130卷，而北宋修《太平御览》引《史记》之文与南宋传本《史记》相校，似不应有佚脱之文，然洪迈则称：所见却“多今本所无”。故世有据古书引《史记》之文与传本相校者，凡传本《史记》所无者，逐一辑出，成《史记佚文》，清王仁俊即其一也。王仁俊尚辑有《汉书佚文》、《续汉书佚文》、《三国志佚文》等多种，皆收《经籍佚文》中。

《战国策》自刘向校定为33篇，传至今者也33卷，王仁俊辑有《战国策佚文》1卷，知洪迈所言不谬也。《史记》、《汉书》、《续汉书》、《战国策》之类，其书传本似完存，然其间佚脱之文不少，每每见于他书引征，而不为他书引征者尚不知有几多。

脱佚之文，是指原书似乎完存的古籍中的脱佚之文。《汉书》、《史记》、《战国策》之类是也。以篇为单位的文献（如文、赋、长诗）也存在脱佚之文的问题，即篇似完存，而其中实有脱佚之句。

## 三、散佚之篇

散佚之篇，是指在辑编诗、文总集、别集时，从多种书里零散搜集出来的那部分诗、文，以及全集编成之后漏收之诗文。其漏收之篇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辑编之时，因编辑者未识、未知，在无意之中而漏收者；一是编辑者因某种原因，有意弃而不收者。散佚之篇，包括诗、词、曲和诸体文。

散佚之诗，又称“逸诗”，最初是指不见于《诗经》的古诗。清桂馥《逸诗》云：“古者谣谚皆谓之诗，其采人遒人者，如《国风》是也。未采者，传闻里巷。凡周秦诸书引诗不在四家编内者，

---

[1] 《汉书·司马迁传》。

皆得之传闻。"[1]有学者认为，"逸诗"乃整理"诗三百"被删余者，见于先秦文献者约数十，多零篇散句。辑佚学所谓之佚诗（逸诗），有更宽泛的含义，除先秦古逸诗外，还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通代、断代诗歌总集（非选集），如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官修《全唐诗》等漏收、弃收之诗。（2）个人全集、别集漏收、弃收之诗。（3）古之诗人，有未结集者，凡未结集者之诗篇而散见于诗总集（含选集）、方志、史籍等文献中者，皆谓之"逸诗"（佚诗）。（4）佚诗应包括词、曲等诸体格韵律之作，统称为佚诗。

散佚之文，简称为佚文，又作"逸文"，与佚诗包含的内容大致相同：（1）先秦文总集（含选集，如《尚书》、《逸周书》）未收之先秦旧文。（2）通代、断代文总集（不含选集）漏收、弃收之诸体文。（3）个人全集、别集漏收、弃收之诸体文。（4）历代作家未结集者的散见之文。（5）除格韵律之作以外的诸体文。

## 第二节　辑佚（逸、遗）

辑，聚集、汇集之义。《韩非子·说林》下："雨十日，甲辑而兵聚，吴人必至，不如备之。"辑佚又作"辑逸"、"辑遗"，聚集、汇集散失、遗存之义。

"辑佚"作为古籍文献学中的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其表述的语义也有所不同，概括起来其差异大致有四：其一是在考查图书文献的成书方式时，"辑佚"与著、编、校、注、译等是同类概念，表示的是一种著作形式。其二是，在区分古籍文献整理研究的方式、方法时，"辑佚"与标点、校勘、注释、汇编、今

[1] 《札樸》卷二。

译等是同类概念，表示的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整理研究类型。其三是，在总结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发展的历史过程时，或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时，“辑佚”表示的是与校勘、注释、汇编等相区别的一种文献活动或文化活动现象。其四是，在研究探讨文献（辑佚）活动时，“辑佚”表示的是与校勘、注释等利用不同方法、手段、方式的一种工作和工作过程。但就其实质而言，其内容是一样的，专指将散见于现存图书文献中的散佚、亡佚文献的残篇散句等各种佚存之文逐一摘录出来，按一定的方法原则加工后编辑成册（篇），使之集中复现流传的文献整理活动，或以此为手段的研究方法。

辑佚有广义、狭义之别。狭义辑佚，单指辑佚书。广义辑佚，有辑佚书、辑佚文、辑佚诗、辑佚书目。从辑佚的对象特点分类，辑佚可分成六种类型：辑集亡佚之书、辑补缺佚之书、辑校脱佚之文、辑拾漏佚之篇、辑汇散佚之篇、辑录佚书之目。

## 一、辑集亡佚之书

辑集亡佚之书，简称为辑佚书，即以“全佚之书”为对象的辑佚活动。

如：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汉存图书文献的基础上，刘向撰成《七略别录》20卷，是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尚著录，宋代以后诸家书目不再著录，知其唐代尚存，唐宋间亡佚，遂成全佚之书。然亡佚之前，流传下来的某些书曾引录过《七略别录》的某些篇段，人们按一定的方法、原则，据而逐一辑出，整理排比成册。这种以全部亡佚之书为对象的辑佚活动就是辑佚书，被辑出的书也称为辑佚书。在版本学中，这种辑佚成书者被统称为“辑佚本”或“辑本”。据文献记载，清代以来，《七略别录》有洪颐煊、严可均、马国翰、顾观光、姚振宗、陶浚

宣、王仁俊等七家辑本。

又如：《申子》，战国·申不害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为6篇[①]，两《唐书》经籍、艺文志著录作3卷，宋代诸家书目均不见载，学者认为其亡佚约在南宋间。然其书之佚文，《群书治要》（唐·官修）所载《大体篇》尚完善；又《意林》（唐·马总）、《艺文类聚》（唐·官修）、《太平御览》（宋·官修）等书多载其佚文。清人马国翰、严可均、黄以周、王仁俊等有辑本。

又如：《尸子》，战国·尸佼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为20篇[②]，《宋史·艺文志》著录仅存1卷，南宋《中兴馆阁书目》只存2篇（合为1卷），清人孙星衍辑本《序》称，是书到南宋全书散佚。清人汪继培、章宗源、孙星衍、任兆麟等有辑本。

右列举之《七略别录》、《申子》、《尸子》均为全佚之书，诸家辑本皆为辑集亡佚之书也。

## 二、辑补缺佚之书

辑补缺佚之书，即以“部分佚书”（残缺之书）为对象的辑佚活动。

如：《墨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71篇[③]，今存两种版本，一是《道藏》本53篇，一是《四库全书》本63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原书七十一篇，今佚八篇。”[④] 故清末孙诒让据诸家所引《墨子》语，凡传本不载之文逐一辑出，成《墨子佚文》，附《墨子间诂》后。

---

① 诸子略·法家。

② 诸子略·杂家。

③ 诸子略·墨家。

④ 卷一三，子部十·杂家类本书提要。

如：《庄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52篇，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记：晋司马彪注本有52篇，凡内篇7，外篇28，杂篇14，解说3；晋郭象注本仅33篇，有内篇7，外篇15，杂篇11。今传《庄子》为郭象注33篇本，较《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刘向校定本缺19篇，缺凡外篇13，杂篇3，解说3。南宋王应麟曾对《庄子》19篇佚文做过辑佚，并记之曰："《庄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鸿烈》多袭其语，唐司马彪注犹存，《后汉书》、《文选》、《世说》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间见之。断硅碎璧，亦足为箧椟之珍，君子或有取焉。"所辑凡39事，收入《困学纪闻》卷十，题名《庄子逸篇》。王氏辑本《庄子逸篇》，约为最早辑补《庄子》之缺佚者，难得周备。今人马叙伦曾有一新辑本，名《庄子佚文》1卷，收入《天马山房丛著》中，较为精细。

宋元以前旧籍，传本颇多残缺，后人难窥其全。故宋明以来，辑补缺佚之作频出。清修《四库全书》时，据《永乐大典》所引，辑补宋代夏僎《尚书详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尧臣等《崇文总目》等20余种。《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尚书详解》提要云："原书残阙，今从《永乐大典》补完"[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之更详："淳熙间麻沙刘氏书坊有刻版，世久无传。今惟存抄帙，脱误孔多。浙江采取之本，虞书《尧典》至《大禹谟》全阙，周书阙《泰誓》中、《泰誓》下、《牧誓》三篇，又阙《泰誓》之末简，谨以《永乐大典》参校，惟《泰誓》《永乐大典》亦阙，无从校补外，其余所载，尚并全文，各据以补辑，复成完帙。"[2]

右列《墨子》、《庄子》、《尚书详解》诸书，世存皆残缺之本，诸家据他书所引辑补缺佚之文，或独立单行，或补入传本，然皆辑补缺佚之事也。独立单行者易知，补人传本者非详査不可得

---

[1] 卷二，经部·书类。

[2] 卷一一，经部·书类一。

知也。

## 三、辑校脱佚之文

辑校脱佚之文，即以有“佚脱之文”的文献为对象的辑佚活动。“佚脱之文”前已言及，即原书似乎完存，然与他书引文相比勘却有脱简、缺句的现象。辑校脱佚就是将所脱之简文、所缺之文句，逐一辑出并独立成篇。在校勘学中，这类佚文被称之为“脱文”，其补脱称之为“校补”。辑佚学中的“辑校脱佚”与校勘学中的“校补”虽是同一事，然二者表现形式不同。不同之处有三：一是“校补”是“一字不厌”，而“辑校脱佚”则以句、段以上文字单位为限。二是“校补”每得脱文，多入原书缺脱之处，附以校记；而“辑校脱佚”则是每得佚脱之文句、篇段，不是直接补入原书，而是另行或附存。三是“校补”可据他书，也可据同书异本；而“辑校脱佚”则是必据他书，不可据同书异本。

如：《孙卿新书》（即《荀子》），西汉刘向校定本为33篇，今传本也33篇，似无佚缺。然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补遗》中，有《荀子佚文》一篇，据《文选注》、《太平御览》等辑得《荀子》脱佚之文4段，凡120字。

如：《韩子》（即《韩非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55篇，今传本也作55篇，似无佚缺。然清人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曰：“史志所载《韩子》五十五篇，与今传本合，似无残脱，而佚文不下百余条”，并辑得《韩非佚文》20余条。清末王仁俊《经籍佚文》中有《韩非子佚文》，又据《淮南子》、宋人薛据《孔子集语》辑得2条。

如：《魏书》，宋南渡后就有缺页，清人严可均《全后魏文》卷三八载《刘芳上书言乐事》一篇，辑自《魏书·乐志》，实得文仅一行十数字，注云：“原（《魏书·乐志》）有阙页。”清人卢文弨

《群书拾补·魏书校补》也称此页已"无从考补"，仅据《通典》补得16字而已。实际上，《册府元龟》卷五六〇完存此页全文，一字无缺，陈垣先生据而辑补之。

## 四、辑拾漏佚之篇

辑拾漏佚，即以全集性的诗文总集、别集之外的"漏佚之篇"为对象的辑佚活动。"佚漏之篇"前已言及，即断代、通代诗文总集（非选集）和个人别集（全集）漏收、弃收和未结集者的散佚之诗文。辑拾漏佚就是将"佚漏之篇"逐一辑出，或单独别行，或结成新集，或附于旧集。

如：北宋王安石的《临川先生文集》（南宋龙舒刻本题《王文公文集》），北宋薛昂编辑为百卷，含文56卷，诗词44卷，是为王安石之全集，流传至今。然百卷之外，薛氏漏收之诗、词、文等佚篇颇多，散见于北宋以后其他各类文献之中。清人张清刻南宋李璧《王荆公诗笺注》50卷，较薛氏辑编之《王文公文集》收诗多72首；清末陆心源又辑拾漏佚成《临川集补》1卷，刻人《群书校补》中；罗振玉又刻日本人辑《临川集拾遗》1卷，得漏佚之诗、文47篇；今人唐圭璋编《全宋词》，所得王安石词，在诸家之外仍有增益。1959年中华书局重印《临川先生文集》时，将诸家辑拾漏佚之篇4种，汇为《临川集补遗》1卷，附存书后。

如：清康熙朝所编《全唐诗》900卷，本欲尽收有唐一代近三百年间之诗歌，共得2200余位作者诗歌48 900余首，是为断代之诗歌总集。然辑拾《全唐诗》漏佚者：(1)日本人上毛河世宁辑《全唐诗逸》3卷[①]。(2)今人王重民先生据敦煌文献辑拾而成《补

① 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全唐诗》，得诗97首，残诗3首，附存4首[①]。（3）王先生又有《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其在“说明”中说：“《残卷》存《全唐诗》未收的唐人诗72首，作者是唐中期在民族战争中被吐番俘虏到敦煌的两位汉人，一位诗人叫马云奇，另一位姓氏已不可考。”[②]（4）孙望先生有《全唐诗补逸》之作。（5）童养年先生有《续补遗》之成。右举4家5种，皆是对《全唐诗》这部断代诗歌总集所做的辑拾漏佚之作，1982年中华书局将其合成《全唐诗补逸》20卷出版，共得漏佚之诗830首，残句86，涉及作者242人。此后，王重民先生尚有《全唐诗拾遗》[③]遗作发表；陈尚君先生有《全唐诗补编》（三册）出版[④]。

右列举《临川集补》、《临川集补遗》、《全唐诗补逸》、《补全唐诗》、《全唐诗拾遗》、《全唐诗外编》等，均属辑拾漏佚。至于有意弃收而成为集外佚文者也不少。弃收的原因很复杂，但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一是出于某种政治考虑而弃；二是诗文有失“雅观”，编者考虑作者的声名而弃；三是抄写者因其繁，刊刻者谋之利，选本者存其精等，皆删弃也。

如：清修《四库全书》时，出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不仅对大量具有反清思想意识的文章、著作进行抽毁、删削，而且对诗文集中所谓不甚“雅训”者也大加删削弃收。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有圣谕：“据《四库全书》馆总裁将所辑《永乐大典》散片各书进呈，朕详加披阅，内刘跂《学易集》二十卷，拟请刊刻，其中有青词一体，乃道流祈祷之章，非斯文正轨；前因胡宿《集》（《文恭集》），见其有道院青词、教坊致语之类，命删去刊行……

① 《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三辑。

② 《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1979年），以“舒文”笔名发表。

③ 《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四辑。

④ 中华书局1992年版。

今刘跂所作，则因己身服药交年琐事，用青词致告，尤为不经，虽钞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盖青词迹涉异端……尤乖典则者乎！再所进书内，有拟请抄录之王质《雪山集》……其中亦有青词一种，并当一律从删。所有此二书著交该总裁等重加厘订，分别削存，用昭评骘之允至。现在纂辑《四库全书》，部帙计盈数万，所采诗文既多，自不能必其通体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弃瑕录瑜。如宋穆修《集》（《穆参军集》）有曹操帐记，语多称颂，谬于是非大义，在所必删。"[①]《四库全书》删削之事，由此可见一斑。据《抽毁书目》所列，多达 217 种之多。今人栾贵明在所辑《四库辑本别辑拾遗》中有《文恭集》、《学易集》拾遗等，其既有四库馆臣漏辑者，也有弃佚者。

如：清初著名文学家兼学者的朱彝尊，其诗文自辑者有：《南车草》1 卷，再辑刻《竹垞文类》26 卷，《南车草》所载只有半数收入《文类》，此一弃也。后又刻《腾笑集》8 卷。晚年又自编成《曝书亭集》81 卷，是为全集，收集最富，而《竹垞文类》、《腾笑集》原收而此编弃收者也不少，此二弃也。至于晚年未曾刊行之作弃而未收者，尚不知有几多。自嘉庆以来，辑拾朱氏弃佚及其他散见之作而成集者，有嘉庆二十二年朱氏五世孙朱墨林和冯登府合辑付刻的《曝书亭集外稿》8 卷，所收为《竹垞文集》、《腾笑集》之弃余和其他散见之作，但《南车草》之弃余部分仍未收；有清杨谦《曝书亭集诗补遗》2 卷，附《曝书亭集诗注》后，然未见剞劂；有清翁之润《曝书亭词拾遗》3 卷；有今人朱则杰《曝书亭集外诗文拾遗》1 卷，得诗 78 首，文 7 篇[②]。至此，朱彝尊诗、词、文庶几可称合璧，然散佚者还将有所发现。

宋唐以前，书多传抄流传，然抄者除无意脱误外，多有删弃，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② 《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四期（1989 年）。

以省时日和材料；或因原书过繁而有意删其繁而存其精，后原书亡佚而删节本存焉；或据全集而成选集，后全集亡佚而选集存焉；或坊贾刊刻以求利而有意弃刻，后原本亡佚而弃刻本存。如此之类，皆为弃佚者也。

如：唐初王绩《东皋子集》，唐时有两种传本，一为其友贞观（627—649）时人吕才辑汇的5卷本；一为大历（766—779）时人陆淳删节的《东皋子集略》2卷本，5卷本宋以后世不见刊传，今所传者皆为陆氏删节本，又作3卷，题名却为《东皋子集》，已非陆氏删节本之原旧，乃明人采掇辑拾而成，此辑拾王绩集弃佚者一也。今人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籍叙录》记《东皋子集》云："此卷首尾残缺，载赋三篇，起《游北山赋》之后半，《元征赋》全，讫《三月三日赋》之前半"；此外，王重民又检宋人姚铉《唐文粹》卷81、82，有王绩《重答杜使君书》、《与陈权达重借隋纪书》，清《全唐文》卷132，有《三日赋》、《燕赋》等4文，皆为3卷本所不载，此辑拾王绩集弃佚者二也。

右列述种种，皆为辑拾漏佚之作。

## 五、辑汇散佚之篇

辑汇散佚，即以"散佚之书（集）"、"散佚之篇"为对象的辑佚活动。其又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原本有集而后世散失的"散佚之书"为对象的辑佚活动。后世学者广为搜求，复成新集，书名或仍题旧名，或别题新名。凡是这种现象，明以前"皆不著明为辑佚"，多称某某编，或编者之名也隐去。今传唐以前诗文别集，多属此类；《四库全书》中之别集"《永乐大典》本"，也多属此类；宋人别集，明代已不存而清以来重出者，也多属此类。

二是原本无集而后人汇辑其散见之零篇，结成新集的辑佚活

动；或只有“小集”而无个人全集者，后人广求博采以见其全的辑佚活动。如清道光间大辑佚书家黄奭，生前并无全集，只有小集《胪云集》2卷，诗文多散佚，余广为搜聚残逸，辑成《黄奭集》（稿存家中），是为黄奭全部诗文第一次结集。所以，作者生前无别集或全集，死后他人第一次为其辑编别集、全集者，多存辑佚之事，是为“辑汇散佚之篇”，然古时多不著明辑佚。

三是通代、断代的诗、文总集的编辑，辑编者资料来源有二，一是现存之诗文别集，凡取之此者不谓辑佚；二是见于史书、类书、方志等他书所载者，此即辑佚也。《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总叙曰：总集之修，其则有二：“一则网罗放佚，使零句残什并有所归。”故个人、断代、通代诗、文全集、总集（非选集）之编辑，也多存辑佚之事，即为“辑汇散佚之篇”也。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全唐文》（清·嘉庆朝官修）、《全宋文》（今四川大学古籍所）之类；如《古诗源》（清·沈德潜）、《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今人逯钦立）、《全唐诗》（清·康熙朝官修）、《全宋词》（今人唐圭璋）之类。

## 六、辑录佚书之目

辑录佚书之目，又简称为“辑佚书目”，即以佚书、辑佚之书的书名为对象的辑佚活动。

书名是书之重要组成部分，书虽佚而其书名尚传，其内容特点、作者事略可考，辑录成书（或在书目文献中注明“佚”），以备研究参考。辑佚书目，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具有佚书目录性质的书目，二是在书目中考记书之存、佚、阙的书目，三是专门考证古佚书的纯佚书目录，四是专门收录“辑佚书”的辑本书目。

1. 具有佚书目录性质的书目，是指那些官家的“阙书”书目。

姚明达先生推测，早在汉“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就应“有此种特殊目录矣”[1]。推测只能是推测，真正见于文献记载的则是《魏阙书目录》1卷[2]，是目所记“阙书”，仅为北魏一域之缺，佚书目录性质并不明显。唐有《唐四库搜访图书目录》[3]，北宋太宗朝曾“诏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悬奖征募”[4]，其后有《嘉祐访书诏并目》1卷、《求书目录》1卷[5]，南宋有《秘书省四库阙书目》1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录》2卷[6]。唐、北宋，作为统一的王朝，聚天下之书而藏于四库，又取前代书目以核其缺，编出缺书目录，诏求天下。“阙书”目录所载为官府藏书所无者，并非民间完全没有流传，但实际上北宋以前，官府所无者民间虽有但也不会很多。所以，北宋以前的“阙书”目录所载者，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成为佚书，故其具有一定的辑录佚书之目的性质。

“阙书”目录，是依据旧有的官修藏书目录等来核查现存藏书编辑出来的，是研究文献流传的重要资料。然唐宋以前的阙书目录多佚，今所存者，仅有宋《秘书省四库阙书目录》1卷[7]，《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录》2卷[8]，余皆不传。

2. 记存、佚、阙的书目。书目记注存、佚始于何时，笔者未及详考，但《隋书·经籍志》于梁有而今无者，则逐一注明“亡”，并对残缺之书也逐一注明。南宋高宗时，以时存之书与

---

① 《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90页。

② 见《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

③ 见《宋史·艺文志》。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

⑤ 见《通志·艺文略》。

⑥ 见《直斋书录解题·目录类》

⑦ 清徐松辑，有抄本。

⑧ 有《观古堂书目丛刊》本。

《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相校核，又诏刊《唐志》、《总目》颁行全国各州府县，凡所缺之书注“阙”字于书名下，令之搜访。是刊《新唐书·艺文志》4卷[1]、《崇文总目》1卷[2]，于缺书下皆注有“阙”字。到清人朱彝尊《经义考》300卷（初名《经义存亡考》），详细考记经书之存、佚，已为宏篇巨帙。清以来，书目记存、佚者颇多，仅以时人所著论之，如张涤华《类书流别·存佚》篇[3]，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4]，台湾学者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5] 等，皆记古籍之存、佚。至于清人补史艺文志之作，存、佚之书兼备，虽多不明注存、佚，但佚书显见知也。

3. 专门考录佚书的纯佚书书目。完全以亡佚之书为对象而编的书目，似为近代之事。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6]，所录秦汉至元古方志凡近千种，其中时存者仅70种，基本可算。今人台湾学者刘兆祐《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7]，王国良《汉魏六朝书目考》[8]，皆为辑录佚书之书名的书目，资料征引宏富，考证十分详实。当然，这类纯佚书目录还不多，有待进一步发展。

4. 专门辑录“辑佚本”书的书目，即以佚书辑本为对象而编的书目。中国究竟有多少种古佚书的辑本，因为没有一部《辑佚书总目》（笔者正在编辑，尚未完成）可作凭据，到目前尚是一个未知数。所见者，多为专题辑佚书目和部分辑佚书目。专题辑佚

---

① 《直斋书录解》著录“监中有印本”。
② 原六六卷。《直斋书录解题》：“此惟六十六卷之目耳，题云绍兴改定”。
③ 商务印书馆1943年初印本、1958年、1985年两次修订本。
④ 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 台湾正中书局1968年版。
⑥ 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⑦ 1973年自印本，1981年台湾国立编译馆印《中华丛书》本。
⑧ 见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刊》新十八卷第2期。

书书目，如清代以来，许多学者从《永乐大典》中索辑宋元古佚书，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自乾隆修《四库全书》以来，为反映这一特定的文化现象，有十余位学者辑录“《永乐大典》本”书目，清有王际华、孙冯翼、缪荃孙等，今人有郝庆柏、赵万里、郭伯恭、张忱石、曹书杰等，详见本书附录一·说明。另《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有清代学者所成的辑本书，并注明之。《中国丛书综录》是当代大型馆藏古籍联合书目，第一册《总目分类目录·汇编·辑佚类》也是辑佚本目录，收辑佚丛书12种，然专题、专类辑佚丛书则不在此类，如明人孙瑴辑《古微书》入“类编·经类·纬书”，清人任大椿辑《小学钩沈》入“小学”，汤球辑《晋书辑本》、《晋纪辑本》刊刻于《广雅书局丛书》中，收入“汇编·杂纂类”。

右述之六种类型，是从辑佚对象特点的角度来划定的。此外，还可按古佚书、佚篇作者之时代，辑佚者之时代，古佚书、佚篇之部类，辑佚书编纂之方式方法等各种角度来划分。按古佚书作者时代、辑者时代、部类等划分则易理解，而按辑佚书编纂方式方法来划分，则有必要说明之。

辑佚成果之编纂方式方法，详言之有六类：一是辑佚文献和非辑佚文献之合编，如《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诗》之类是也。其中属于辑佚者或注明或不注明其出处。辑汇散佚多属此类。二是辑佚成果和撰述考论相间者。如：东晋杨方《五经钩沈》（今佚），清人惠栋《春秋左传补注》6卷、《易汉学》8卷、《九经古义》16卷，余萧客《古经解钩沈》30卷，所辑古经传佚文颇富，“实辑佚之嚆矢”，然参至考证，“体例仍近自著”[1]。三是辑佚而不注明出处者。如元末陶宗仪《说郛》中，多久佚之书，然皆不详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辑佚书》中语。

出处。四是专事辑佚而详注出处者。如《王函山房辑佚书》、《黄氏逸书考》、《经籍佚文》之类是也。五是考注古佚书目而间辑存佚文者。如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今人张国淦《中国古方考》之类是也。六是辑佚而考证、增益者。

## 第三节　辑　佚　学

辑佚学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分支学科，与校勘学、训诂学、版本学、目录学、辨伪学等属同位类的学科。辑佚之事的产生去今久远，然辑佚作为一门独立之"学"被认识，则始于晚清；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则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作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到目前尚未形成。辑佚学之不成熟，其依据是没有一部专门研究辑佚之学的较有深度的专著问世，而《校勘学》自清代以来专著多达十余部，《训诂学》仅近年来就出版专著有六七部之多，《版本学》自30年代以来出版已达十余部之多，《目录学》自清代以来也多达十数部或更多；《辨伪学》自明代以来也多达七八种。所无者，惟辑佚学也。

### 一、辑佚学的性质和对象

#### 1. 辑佚为"学"之始

辑佚被称之为"学"者，据笔者所知，似始见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印的清末皮锡瑞《经学历史》："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一曰辑佚书。……宋王应麟辑《三家诗》、《郑氏易注》，虽搜采未备，古书之亡而复存者实为首庸。至国朝此学极盛，惠栋教弟子，亲授体例，分辑古书。余萧客《古经解钩沈》，

采唐以前遗学略备。王谟《汉魏遗书钞》、章宗源《玉函山房丛书》，辑汉、魏、六朝经说尤多。"[1] 皮氏虽称"辑佚"为"学"，然其意乃为辑佚之工作也，(如称编制书目为目录之学)并非今日所言的辑佚学。继皮氏之后，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辑佚书》一节中，也有"入清而此学遂成专门之业"之语，然其意旨也略同皮氏，泛指辑佚之工作。"辑佚"与校勘、传注、编目、今译、汇编等一样，是古籍文献整理的类型、方法之一，"辑佚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概念，辑佚、辑佚学是两个有联系而不同的概念。

宋明以来，特别是到了清代，学者们已积累了大量的辑佚经验，掌握了辑佚的途径和方法，但辛亥革命以前，辑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未像校勘学、训诂学等学科那样已被人们普遍认知，而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现象或手段来对待。所以"辑佚学"一词的出现，则是近十来年的事情，故旧、新《辞海》皆不收"辑佚学"一词。

**2. 辑佚学的性质和对象**

辑佚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范畴，辑佚学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

辑佚学是研究辑佚活动基本规律，总结辑佚整体活动过程、原则、方法及相关问题的一门学科。

辑佚活动的基本规律。辑佚是以佚书、佚篇的客观存在和一定社会文化、政治的需要为前提而成形的一种文化和文献现象，是由极为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需要和学人的心理等诸多因素促成的。但从根本上说来，古籍亡缺散佚和一定社会对它的需求这二者间的变化规律，决定着辑佚活动的萌发、形成和发展。这就是辑佚活动的基本规律。如清初辑佚的兴起，是和经学家崇古尚古，

[1] 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330 页。

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认识观念分不开的，惠栋之《九经古义》就是这一现象的代表。又如清乾隆年间从《永乐大典》辑宋元佚书以充《四库》，作为学者的四川学政朱筠主要是从文化需要考虑的，作为清王朝代表的乾隆皇帝除从文化角度考虑外，还有极大的个人功利和思想统治的考虑，所以才有了那样恢宏之举。

辑佚学研究的对象。哲学和科学学告诉我们，对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学科的对象，而科学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所以，任何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本身都包括两个层次，即一定的现象领域和其特殊的内在基本规律（或特有矛盾规律），一定的“现象”和其内在的基本规律只有在自己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辑佚学研究对象的现象领域是古籍文献整理研究中的辑佚活动。辑佚活动这一现象的存在是由以下五个方面的存在所决定的，一是图书文献亡缺散失现象的存在，否则根本谈不到辑佚；二是一定社会条下的人们对亡缺散失的图书文献的需要的存在，否则也不存在辑佚；三是亡缺散佚的图书文献借助其他时存文献得以一定的保存（部分保存）这一现象的存在，否则无从辑佚；四是具有从事辑佚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技能和物质条件的学者的存在，否则辑佚工作也无从产生；五是辑佚活动的实现，否则只是纸上谈兵。以上五个方面，都是辑佚学研究的具体的现象领域。

辑佚活动是由诸多环节或过程构成的，每一环节过程都有其特定的工作内容和形式。所以，辑佚活动的过程特征也是辑佚学研究的外在的现象领域。

辑佚活动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在诸多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亡缺散佚图书文献的客观存在和一定社会对它需要的存在。所以，二者之间的变化规律，也就是辑佚活动的基本规律，也是辑佚学研究对象的内在基本规律。

## 二、辑佚学的任务和内容

辑佚学研究的任务，概括说来就是总结以往的辑佚及研究的全部活动过程和成果，建立符合科学内在逻辑规律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以指导新的辑佚工作和为相关学科研究过程所借鉴。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四项任务：一是探讨辑佚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建立起系统的科学的学科理论；二是研究辑佚实践、研究的源流和演变进程，揭示其发展的历史和流派；三是分析辑佚工作的一般的原则和特殊的方法、手段，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四是概括辑佚所涉及的各主要学科的基础知识，建立科学的知识结构。

辑佚学研究的内容，概括说来就是辑佚学研究对象外在的全部现象领域和内在的基本规律。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研究古籍文献的编纂特点和流传，其包括（1）图书文献的散失亡佚及原因，（2）各类古籍文献的内容、特点及其与辑佚的关系；二是影响辑佚工作及质量的各种社会因素及其变化规律，主要是时代的政治、科学文化、学派和辑佚者本身；三是辑佚实现过程和方法；四是辑佚的意义和应用；五是前人的辑佚成就，特别各时期有代表性的大辑佚家和各部类有代表性的辑佚文献；六是与辑佚相关学科的基本内容在辑佚中的应用问题。

## 三、辑佚学研究的意义

辑佚学研究的意义是与辑佚的意义密切相联的，要探讨辑佚学的意义，首先应该明确辑佚的意义。搞辑佚的直接动机一般说来有二：一是以辑佚为目的辑佚，一是以辑佚为手段的辑佚。从这一认识出发，在此首先阐述辑佚的意义，然后辑佚学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1. 辑佚的意义**

以辑佚为目的的辑佚，即把辑古佚文献作为工作目的的辑佚活动，其实现结果是将佚文献的佚文、佚篇辑编成书。以辑佚为手段的辑佚，即在各种研究、整理工作中运用辑佚的方法、手段的辑佚活动，其实现结果是将搜集到的佚文献资料散见于研究或文献整理成果之中，进一步发展也可辑编成册。所以，辑佚的意义一是通过辑佚成果——辑佚书的作用表现出来的，二是通过其他方式的文献整理、学术研究的成果——校勘、资料汇编、历史研究等表现出来的。具体说来大致有如下八个方面：

其一，辑佚即把亡佚之书、散佚之篇从浩如烟海的图书文献中辑录整理出来，使其复见天日。这从某种意义上讲，辑佚是文献中的"考古"发掘，与地下的考古发掘具有类似的意义。所以，开掘中华民族失传的古老文化典籍，丰富传统文化宝库，是其意义之一。据统计，在古代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见于记载的图书约有 18 万部之多，而亡佚不传的古籍约在 7 万种以上，宋代以来辑佚成书者约 2 000 种；另外辑汇散佚之篇而成的诗文总集、别集又在 5 000 种上下，唐以前的诗文别集传于今者，多为后人辑汇散佚或辑拾漏佚而成。由此可见，辑佚在中华民族文化积累、发掘中的伟大意义和作用。

其二，许多极其珍贵的古籍文献散失不传，遗存之文散见诸书，知见已难，辑佚工作者对其广为搜求整理，为学人提供早已被历史淹没难已知见的极有价值的亡佚文献资料，补现存书之不备。所以，为历史科学提供久已散失泯灭的古文献资料，是辑佚意义之二。如：东汉王朝四次递修而成的《东观汉记》，魏晋时期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然早在董卓之乱时已有散佚，但《隋书·经籍志》著录仍有 143 卷，至《宋史·艺文志》著录仅存 8 卷，《直斋书录解题》记存 10 卷。约在明朝中叶，南宋残存的 8 卷或 10 卷也已不传，其佚文的零篇散句分见类书、史注等文献中，

研究东汉历史者每欲利用这部分佚文资料就像大海拾贝一样苦求难觅。清康熙年间，姚之骃曾搜遗缀残，析为8卷；乾隆朝四库馆臣又据《永乐大典》各韵所载，参辑诸书，补其漏缺，析为24卷；此后复为辑补者也多，以今人吴树平《校注》本最佳。辑佚本《东观汉记》所载的许多资料为《后汉书》所不备，深为东汉史研究者所重视。故有人称辑佚是一项嘉惠后人，有益学林的工作。

其三，唐以前之诗文，多成散佚之篇，后世学人欲窥其全有万千之难。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之辑汇，辑万篇于一帙，聚千家于一编，汇百代于一书，具有辑汇百代千家散佚之篇而为丛书之功用，为研究者提供了系统的文献和极大方便，为诗文别集之辑汇、辑补也奠定了基础，可谓功德无量。所以，为学人提供散佚文献的系统资料，方便研究和利用，是辑佚意义之三。

其四，古佚文献的遗存之文，散存于诸书间，“诸书”若复亡佚，其所保存的佚文也随之即亡。辑佚工作者辑“遗存之文”于“诸书”之亡前，从而保存下来大量古佚文献资料，使之得以流传。所以，保存、流传古佚文献是辑佚意义之四。如明修《永乐大典》凡22 877卷，又目录60卷，征引上古至明初各类图书文献七八千种，其中多有世所不传之宋元以前旧籍，清光绪二十八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把罪恶之火使全书毁亡几尽，今仅存百分之三四。幸得乾隆朝四库馆臣及历朝学人，在其毁亡之前从中辑出许多久已失传的古佚书，赖此得以保存流传。若无辑佚者之功，《宋会要（辑稿）》、《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诸多珍贵文献，何以流传至今？

其五，书之缺佚难见其完，书之漏佚难觅其全，篇之脱文难求其真。辑佚者补其缺，校其脱、拾其漏，使残、脱之书渐近完善。所以，使时存而有缺佚之书得以渐近完善是辑佚意义之五。如

《嵇康集》、《〈尚书〉佚文辑补》之类是也。

其六，据学者考证，先秦旧籍，《汉书·艺文志》仅十得三四；《汉书·艺文志》所载之书，以《隋书·经籍志》考之亦十存三四；《隋书·艺文志》所载之书，以《宋史·艺文志》考之亦十存三四。古书多亡，然可辑者少，无从辑者多，学人憾焉。亡佚文献原文既多不可知见，但其书名多可考。辑录考证其书名等成书，可晓知文献流传之过程，学术文化演进之梗概，亡书内容之一斑。此是辑佚意义之六也。

其七，辑佚作为一种方法或手段，在古籍校勘、注释、辨伪、汇编及历史科学研究中具有普遍意义，是古籍整理研究者、历史科学研究者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作为一名整理、研究者，仅知道利用辑佚成果是不够的，只有掌握辑佚的基本方法和途径，方可成为大家。此是辑佚意义之七也。

其八，辑佚不是把古佚文献的遗文简单地摘抄到一起，需要作仔细的校勘，认真的考辨，精当的注释，是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传注学、辨伪学、编纂学、史源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能力的综合运用过程。所以，从辑佚入手，也是中青年古籍整理者、中国古史研究者训练基本功的重要途径之一，从而为专题研究奠定一个坚实的功底。此是辑佚意义之八也。

**2. 辑佚学的意义**

辑佚学的意义是辑佚意义的延伸，一般说来大致有如下五点：

(1) 辑佚学通过辑佚方法、过程的分析研究，全面介绍辑佚在治学中的意义和作用，导引中青年学者迅速掌握辑佚的科学方法、最佳途径和具体运作原则，使之在学术活动中得以自觉地科学地运用。

(2) 辑佚学通过全面、系统地总结前人辑佚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为新的辑佚工作提供借鉴，使辑佚工作者少走弯路，快出成果。

（3）辑佚学通过对前人辑佚成就的全面总结和系统介绍，使今天的辑佚工作站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使其他专业研究者能更多地了解和应用前人已经取得的辑佚成果。

（4）辑佚学通过对自身学科的研究和建设，为其他相关学科建立完整、科学的知识结构提供参考。辑佚学与文献学、校勘学、传注学、辨伪学、目录学、史源学等诸多学科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诸学科体系中均占有较突出的位置，由于以往辑佚学研究的薄弱，其他学科体系对辑佚无力给予充分地反映。所以，辑佚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建设也有推进作用。

（5）辑佚学通过对辑佚这种文化现象的总结，特别是对宋代以来辑佚现象的总结，为中国科学、文化、学术、文献发展史的研究提供参考。辑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学术活动，在中国文化、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特别是宋代以来的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均有涉及。但由于以往对这一文化现象研究总结不够，故诸家对辑佚的涉及也很少，难能精恰。所以，辑佚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对丰富中国宋代以来的文化史、文献学发展史和史学方法论等均有帮助。

总而言之，佚书、辑佚书是中华民族文化、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全面地科学地研究总结，对发展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科学具有极其重大的文化意义。

## 第四节　目前工作的任务

本节主要探讨辑佚、辑佚学研究在目前的工作任务和未来发展的趋势问题，意在使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同志能积极参与辑佚及其研究。

## 一、辑佚工作的任务

面对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国古佚文献的辑佚工作，在古籍整理研究极为活跃的今天，如何开始辑佚工作呢？在辑佚方面应做一些什么工作呢？对此略谈几点意见。

1. 重要的辑佚文献有待深层次高水平的整理。中国古佚辑本文献虽多，但高水平的理想的辑本并不多，皆需进一步的整理加工，特别是那些较为重要的辑佚书，更需做深层次的整理考究。目前，对旧辑本的整理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像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那样高水平的成果还太少，而且像《世本》、《宋会要辑稿》等这些极为重要的辑本古籍还一直没有得到整理。所以，对那些较重要、部头较大的旧辑本进行深层次的考究整理，是目前一项急待进行的工作。

2. 零散的辑佚文献有待系统的综合的整理。那些单位规模较小、零散琐碎的旧辑本，只有将一批同类或相关的集中起来，将同一佚书的各家辑合并起来，进行系统的综合的整理才有意义，才能发挥作用。于此，汇辑散佚的集部图书文献，由于唐圭璋重新辑编的《全宋词》、逯钦立辑编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树森辑编的《全元曲》的完成出版，加之近年来正在辑编的《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全明诗》等，做得相对较好，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全唐文》等都有待整理、辑补或重新辑编。辑录亡佚的史部图书文献，虽有正在整理中的《汉魏六朝佚史钞》，但其不含地理、地志、刑法等书，此外隋唐以来的史部佚书辑本尚有许多，也有待整理、增补。至于经部、子部辑佚书则基本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增补。

3. 待辑的古佚书尚多。旧辑本虽多，但还有许多有价值的古佚书可以辑录，特别是隋唐以来的古佚书。如见于《建炎以来系年录》中的古佚书就有许多，《永乐大典》仍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其他如地志、科技、军事等类的古佚书也有很多值得辑录，也可以辑录。

4. 历代佚书目录有待辑编。早在清乾隆年间，章学诚在《论修史籍考要略》中就认为，目录一类应有古逸书目一体。由于中国古佚书的数量过于庞大，所以佚书目录应采取断代的方式编辑，如《先秦佚书总目》、《两汉佚书总目》、《三国佚书总目》、《两晋佚书总目》等。所收每种佚书应注明主要出处及各种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如所见异名、流传、辑本、作者传记、古书论述等。此项工作有一些资料可以利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历代补史艺文志。

5. 佚书辑本总目有待辑编。将各种佚书的古今辑本汇成一编，此项最是当务之急，也是总结历代辑佚工作的最佳方式。笔者已做了一些工作，并以《中国古籍佚书辑本总目》向全国高校古委会申请立项资助[1]，现将编辑方案附录于此。

## 《中国古籍佚书辑本总目》编辑方案

一、目的和意义

辑佚之业成熟于宋，至清达到鼎盛，为一时显学，民国以来流风不绝，佚书辑本层出，学林翘首，嘉惠颇多。近15年来，辑佚之风再兴，或整理旧辑，或另辑新书，或研究论述，学界急需一部佚书辑本总目，以便从中获得较为系统的完整的辑本资料。本项目不仅可以满足学

[1] 本书在校对过程中，笔者接到古委会的正式通知，此项目已经被立项资助。

界这一需求，也可成为古文献学、史学等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也丰富了古籍书目的种类。

二、主要内容

以《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法为纲，收录佚书的古今辑本，并为之辑释考证，其包括如下四项内容：

①基本著录：辑本类编序号、书名、卷数、作者、辑者、版本等，著录要准确完整。凡有异说，如实记录，注明出处。

②资料辑录：仿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述而不作"之法，尽量辑录有关的史料和序跋，备研究、整理者参考。

③辑本考释：以按语的方式，考辨史料记述之异疑，评论各种辑本的特点、优劣及内容价值。言必有据，简明扼要，不做泛言，不设虚词。

④辑者辑书一览表：以辑者时代先后为序并冠以辑者序号，尽列其辑本之书名、卷数和在正文中的类编序号。

书后附以《综合索引》，以四角号码为序，包括书名、作者、辑者。如辑本书名与原书名有异者，辑本书名也立目。辑者名下注明在《一览表》中的"辑者序号"。

## 二、研究工作的任务

前面已经谈到，在古文献学的诸分支学科中，辑佚的研究最为薄弱，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有待深入地研究探讨，有待系统地总结。目前似应着手于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个案研究。所谓辑佚的个案，包括某个人的辑佚活动和成就、某部佚书及其辑本等。在这方面，以往的研究对个人辑佚活

动和成就主要限于几位有较大成就的辑佚家，所见仅有章宗源、王谟、严可均、马国翰、黄奭、张澍、汤球等人；对佚书及其辑本的研究情况稍好，主要体现在整理旧辑本时所撰写的序言或出版说明，独立撰写的学术论文并不多。毋庸讳言，撰文的内容大都不够全面深入。所以，尚有大量的辑佚个案有待研究。

2. 类型研究。所谓辑佚的类型研究，包括：

一是从文献内容的特点进行归类，对其做专类研究。所见如《谶纬的散佚和明清时期的辑佚》是也。此类研究的论文还太少，可作的文章还很多，如经注、小学、霸史、别传、地理、农书、医书、传奇小说、诗话等类型佚书辑本的综合性研究。

二是从文献佚遗的特点进行归类，对其做专类研究。有亡佚、缺佚、脱佚、漏佚、散佚、佚书目等类型的宏观性研究。此类的切题论文尚未有见，基本属于空白。

三是从辑佚形式上的特征进行归类，对其做专类研究。如对辑编性、辑存性、辑复性、辑证性、辑增性、辑合性等类型的概括性研究。此类的切题论文也未有见，基本属于空白。

3. 现象研究。所谓辑佚的现象研究，即辑佚是一种历史文化学术现象，是一种古籍整理研究现象，要把它放在一定的文化历史背景、文献整体领域、社会客观因素之中加以研究，搞清影响其发展的各种要素和对文化学术发展、文献整体活动的影响作用。所见如《论清代辑佚学兴盛的原因》可属此类。但此类研究尚不明确，必需积极开展。

4. 横向研究。所谓辑佚的横向研究，即断代定时研究，也即各时代、时期发展水平、成就、因素等的专项或综合、系统的研究。所见如《清代前期的辑佚活动》是也。但此类研究也不甚发达，尚有待发展。

5. 纵向研究。所谓辑佚的纵向研究，即辑佚活动的历史沿革研究，其可以对某一方面做出纵向研究，也可对其整体做纵向研

究，其中当务之急就是要完成《辑佚年表》。

6. 方法研究。所谓辑佚的方法研究，即辑佚活动的各种技术、方式、法则的研究。此类研究也不发达，需要作的文章也很多。

7. 理论研究。所谓辑佚的理论研究，即辑佚学研究的对象、意义、作用、知识结构、类型等问题的研究。辑佚研究中最薄弱的就是理论问题的研究，几乎没有人做过较为深入的分析总结。

8. 佚文献研究。所谓辑佚的佚文献研究，即对亡佚文献的特点、流传过程、亡佚原因、数量、价值等问题的研究。此类研究相对较好，但仍有文章要作，特别是对亡佚文献的综合系统研究。

此外，辑佚的应用、比较、现状等方面或角度的研究，也有一些课目可作。另外，日本学者的辑佚工作、台湾学者的辑佚成就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总之，辑佚学中有许多空白领域有待开发，愿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辑佚和辑佚学研究。

# 第二章　历代文献的聚散存佚

文献与成文历史同时产生，可考知者约在夏末商初间。故史传夏桀暴乱，太史终古携图籍奔归商汤；商纣淫惑，内史向挚载典册出亡周武，可谓信史。然书代有所聚也代有所损，代有所增也代有所佚。西汉哀帝时（前6年—前1年）刘歆编成的《七略》，至南朝梁普通四年（523年）阮孝绪审编《七录》时，相去不过500年，然据《古今书最》记云："《七略》书三十八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1] 先秦至唐，文献总数约在22 700种左右，亡佚者约在22 000种左右[2]。口耳相传，笔记传抄，是当时文献流传的主要形式，故而其时图书流传不广，散亡颇多。

历代官府多热衷图书文献之聚藏整理，每经一次散佚之后复广征天下之书于一家。故梁启超先生说，古代"所有书籍，大半聚在京城，或藏之天府，古书的收藏和传播，靠皇帝之力多。既然好书都

---

① 《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后附。

② 《四库全书学典·四库全书综览表》附《中国古今著作名数统计表》。

在天府，每经一次内乱，焚毁散失，一扫而空"[1]。隋朝牛弘总结南北朝以前图书之损亡，有"五厄"之说；明代胡应麟概述隋唐至宋末间图书之散佚，又有"五厄"之说，所论多为历代王朝国破兵燹所致。"正史"中每言及兵燹，多涉图书文献之散毁，常以"俱成灰烬"、"扫地无余"之类词语形容之。然古籍之散毁，何止十厄？又何仅为兵燹所致！以秦焚书而论，当时不在焚毁之列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没有一卷流传下来，而限期焚毁的"经典"之书，经汉儒搜求辑补，得部分恢复旧观，流传至今。可见书之散佚失传，是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和自然因素的。

本章通过先秦以来历代图书文献的聚集、散佚，再聚集、再散佚这一不断重复现象的考究，对历代图书文献的总数及聚散、存佚情况作一粗略总结。

## 第一节 先秦的图书文献

先秦的图书文献，没有确切的资料可据，其总数已不可考，仅能从后代文献的追述和考古发掘中，得窥其一斑。姑妄言之。

### 一、商代文献的特点

文字产生之初的原始文字，最初大概还不是作为交流的工具存在的，可能是仅作为一种记事的符号，只有记事者自己明白。这时还不可能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文献。从原始的简单文字记事进入到成文记事，便是神话传说时代的结束和成文历史的开始。所

---

①《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8页。

谓“成文”，即指集合众字以成篇章而言，文献也就正式产生了。于省吾先生在《释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中考定，“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于商人先公的二示——夏代末期”。[1]《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1506号，被考定为商代武丁时代的刻辞，是记载一个贵族十一世祖先之名的家族谱牒，与商王室自二示至武丁十三世的谱牒在时间上大致相仿。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中》中辨识曰：“《库》1506向来以为伪刻，1949年春与朱德熙、马汉麟再三讨论，确认为原刻(张政烺见告，他也早已肯定它是真确的)。最近我们得到拓本(图版贰拾下)，更证其不伪”。[2] 此可益证，我国成文历史始于夏末商初，这在目前可成定论。故文献产生于夏末商初，也可成定论，至今约有3 600年左右。

《尚书·多士》所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传曰：“册，书；典，籍”，可为信史。册，在甲骨文中习见[3]，其形如编连好的简册书籍。册，又同策。《仪礼·聘礼》贾公彦疏：“简谓据一片而言，策（册）是编连之称。”《左传集解序》孔颖达疏：“单执一札谓之简，连诸简乃名为策。”可见甲骨文中之“册”，即编连在一起的策书，是商代文献形制之一。又如“典”字，甲骨文中也习见[4]，其形如双手奉册于架上，有庄重崇奉之义。《说文解字》：“典，大册也”。董作宾先生于《商代龟卜之推测》中曾言及甲骨片上有刻“册六”、“编六”、“三册”等文字，这说明商代史官确有编连甲骨片而成册、成编之举。综上所述，商代有成册、成编之图书文献，可成定论。而《逸周书·史记解》“龟册是从”，《韩非子·饰邪》“龟数册”，所言也商代之事，则更为信史。

① 《甲骨文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3页。

② 科学出版社版1956年版，第499页。

③ 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1712号。

④ 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4、43。

商代图书文献，据考古发掘，除甲骨书册之外，还有玉版书册。商玉册书至今仅在殷墟发现一块，现存天津艺术博物馆。陈邦怀先生于《商玉版甲子表跋》中考证认为："殷墟甲骨每6块为一组，据此推测，玉版甲子表也应以6块为一组"。[①] 玉是一种比较名贵的物质，一般的事是不会刻记在玉版上面的。所以商代虽有玉册书籍，但数量还不会太多，而目前发现的甲骨多达十余万片，说明龟、甲书册是当时的主要形式。至于木、竹一类的简册文献，商代也当有之，只因其材质易腐，长埋于地下难以完存，故至今仍无发见。至于铜器铭文文献，则是晚商时期出现的，一般只有一二字，多者三四字，像后岗圆坑《戍嗣子鼎》铭文多达30字者，则属商代末期的最后遗存。故铜铭文献，在商代还不够成熟。

商周之际图书文献，多是官著，内容多属后世所谓的档案之类，而私著罕见无传。东汉王充《论衡·超奇篇》云：商周之世，"著书之人皆权谋之臣"。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外篇·述学驳文》中也说："古者治、学未分，官、师合一。故法具于官而官守其书。"这些记述说明，上古学在王官，所以商周之时只有官书而无私著，文献收藏也只在官府而不存私家，著书管书之人俱史官也。

## 二、周代的文献活动

西周至战国的图书文献，《史记·三代世表》云："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著"。这说明周代的图书文献较商代为多，并系统可据可征。《墨子·贵义》："昔者周公旦朝读百篇……是以书多也"。到春秋战国之时，史著之官书已多，而且私家著述也渐多，至战国百家争鸣，私家著述已习见。《墨子·天志中》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

---

① 《文物》1978年第2期。

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墨子·非命上》也有"天下之良书，不可尽计数"之言。《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也认为"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足见西周至战国时期的图书文献是十分丰富的。不过西周时的图书文献流传下来的极少，春秋战国的图书文献传至今者也屈指可数。

**1. 图书文献的材质**

龟甲书籍。《史记·龟策列传》："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至周室之卜官,常宝藏蓍龟。"说明周时仍有龟甲书籍。1977年，在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京当附近凤雏村）西周宫殿遗址甲组宫殿基址的西厢二号房第11窖穴中，出土甲骨1.7万多片，其中200多片上有刻辞，最多的一片达30字。1979年，扶风县齐家也发现5片有字甲骨，其刻辞内容，或记述周人与商王朝及其他方国的关系，或为某些重要朝臣的名号。时涉周文王时期及武王克商以后。所以，龟甲文献在周初仍占有很重要地位。

玉版书籍。《韩非子·喻志》："周有玉版，纣令胶鬲索之，文王不予，费仲来求，因予之。"1965年11月至1966年1月，在山西侯马晋城遗址发现春秋后期的玉版"侯马盟书"五千余片，其中形体基本完善、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56件，每片字少者十余字，多者达二百余字。盟书，亦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曰："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左传·定公十三年》"载在盟府"注："载，载书也。"50年代，在河南辉县固围村区古祭坑中，发现战国时期的玉版文献50枚，相次编连成卷，惜其字迹剥落。足见西周至战国已有相当数量的玉版文献，尤以春秋时为多，至战国已见编连成卷，这就超出了载书的范围。

简册书籍。《诗经·小雅·出车》："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管子·宙合》："是故圣人著之简策。"春秋以前的策册文献已不可见，但战国简书近几十年来已有多处发现，如长沙仰天湖、杨

家湾，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纪南城等地。

木方文献。《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孔颖达疏："言文王武王为政之道，皆布列于方版简策。"方，木质，又名觚。《文选·陆机文赋》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书，犹今之简也。"先秦方木文献发现不多，仅见1982年《文物》第1期载四川《青川县出土更修四律木牍——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一文报道，是墓为战国晚期，出土有两件木牍文。但秦汉木方文献考古发现较多，据而可溯知西周至春秋战国木方文献形制和特征。

金石文献。《墨子·鲁问》："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鼎。"西周至战国的金铭文献考古发现颇多，数在万具左右，其中长铭文较多，有较高文献价值。铜器铭文献，又称为"宝书"。郭沫若先生在《周代彝铭进化观》中说："《公羊疏》引闵因叙曰：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案：宝书，当即钟鼎盘盂之铭，钟鼎盘盂为宝，故其铭称曰宝书。"[1] 刻石文献，现存最早的是东周秦国的石鼓文和诅楚文。

缣帛文献。《礼记·聘礼》："若有故，则卒聘束帛加书。"《墨子·尚贤下》："书之竹帛。"这些记载，经近世考古在长沙战国楚墓中发现帛书而得证实。可知春秋战国之际已有缣帛文献。

**2. 两周的著述和文献收藏**

周初基本承袭商代的制度，著述者皆为"史官"，其内容也属档案一类。据金毓黻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中考证，西周、东周王室的史官，见于古籍载记者约30处；诸侯国的史官达33处[2]。在诸侯国中，设史最早的可能是秦国。《史记·秦本纪》说，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其他诸侯

① 《沫若文集》第16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12页。

② 第一章"古代史官表"，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9—13页。

国，如鲁、郑、齐、卫、晋、楚、虢、邾、定、赵、韩、魏、田齐等也都相继藏典设史。故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史。"[1] 司马迁曾说："周之列国，亦各有史官，书事记言，以裁讨典。"[2] 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说："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这些记述说明，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国为提高其在列国中的政治地位以争夺霸权，在国内为强化其政治统治和完善国家机构，相继设史藏典，书事记言，从而破除了周王室设史藏典、书事记言的特权，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和私家著述繁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适宜的社会政治环境。

私家著述的繁荣，彻底破除了学在官府的历史局限，使图书文献的发展有了质的变化。一般地说，流传于今的先秦著作，大都成于战国私家之手。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先秦著作之数量十分可观，种类也较为齐备，尤其在春秋战国之时，我国各体创始性的著述多已出现。

西周至战国时图书文献的收藏，已不可详知。仅据古籍载记，周初把藏书处称为天府、盟府、策府；春秋时称为周府、公府，又简称为府；战国时称为周室、府库、秘室、室；地方或称闾府、州府等，皆散见于古籍中。可见其时从周王室到诸侯国，藏书之所尚无统一的名称。其藏书设置，西周时多用匮，春秋战国时多用箧。《尚书·金縢》载有："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孔氏传："为请命之书，藏之于匮"，又"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可证周初藏书多用匮。《战国策·秦一》述苏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吕氏春秋·先识览·悔过》记有"主书举两箧以进"。《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庄子作《胠箧》"，张守节《正义》云："胠，开也；箧，箱类也"。可证春秋战国之时藏书用箧，又多为竹制。

---

① 毕沅辑《墨子佚文》。

② 《初学记》卷二一"史传"引。

先秦私家之藏书，春秋以前不可考。据史记载，知春秋末已有之，孔子即其一。战国时有典可稽的私人藏书家，较著名者有惠施、苏秦。《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苏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可证。《韩非子·喻老》："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冯曰：'知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之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之。"可见战国时私家藏书已不鲜见，其时"五车"、"数十箧"藏书，数量实为可观。春秋战国私家之藏书，对图书文献之流传有着极其重要的特殊作用。这早在西汉时司马迁就已认识到了，他在《史记·六国年表》说：秦焚书之后，"《诗》、《书》所以能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图书文献的整理，史载可知者，主要有二家。一是春秋初期宋国大夫正考父。《国语·鲁语下》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其辑之乱"，韦昭注云："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辑，成也……更变章乱节，故谓之乱也。"宋国西周初封置，所封为殷商王室贵族，故宋人有整理《商颂》之事，意在怀念亡国也。这是所见有关古籍整理的最早记载。二是春秋末鲁国孔丘。《庄子·天运篇》载："（孔）丘治《诗》、《书》、《礼》、《乐》、《易》六经"。《史记·孔子世家》记：鲁定公五年（前505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孔安国《尚书·序》称："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记之烦文，惧览者之不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孔子整理旧典，约编六经，则是学人尽知之事。

## 三、东周的文献损毁

西周及前的图书文献损毁散失情况，古籍无载，春秋战国故事也鲜见。兹据知见，略述之。

**1. 诸侯国削除周王室典籍**

《韩非子·喻志》记有这样一件事，“周有玉版，纣令胶鬲索之，文王不予，费仲来求，因予之”。其说明在统一的商王朝，各诸侯国是不许设史制典的，周代也大致如此。“周衰，诸侯削除其籍”[1]。《孟子·滕文公下》：“诸侯恶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汉书艺文志》也说：“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2]《隋书·经籍志》也说：“周衰，诸侯僭忒，恶其害己，多被焚削。”[3]故《史记·孔子世家》说，至“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春秋之际，诸侯国多已不再接受周王室的控制，自立法度，自行其事，故对周王朝的礼仪法典，废弃者有之，焚毁者有之，删削者有之，许多文献典籍被损毁。如“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这在简册时代是一个不小的数量，到春秋末期，已残存无几，经孔子整理编订出来的礼书，仅有 17 篇之数。这是有据可知的第一次毁书，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广的地域内分散零星进行的，以极为明确的政治目的为动机。

**2. 秦商鞅燔诗书**

战国中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公孙鞅）实行变法，推行法家路线。为彻底清除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对《诗》、《书》一类反映儒家思想观念的图书文献下令焚毁。《韩非子·和氏篇》记：“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其焚毁的详细情况已不可知，但区域则仅限于秦国的政治势力范围。

**3. 藏书机构两次遭火**

第一次，《左传·昭公十八年》（前 524 年）五月壬午（十四

---

① 《隋书·经籍志》史部·仪注类小叙
② 六艺略·礼类叙。
③ 经部·礼类叙。

日），狂风大作，宋、卫、陈、郑四国之都皆遭大火。郑都大火“至于大宫”（大宫，郑国之祖庙，内收藏有丰富的典籍文献），郑国正卿子产“使公孙登（郑国开卜大夫）徒大龟，使祝史徒主祏于周庙”。这次大火焚烧了多少图书文献，史无详载，但从郑国子产命人抢救龟甲文献，搬移典册文献中可以窥见，其确实损毁了一些图书文献。这是见于文献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失火殃及文献的事件 。

第二次，《左传・哀公三年》（前 492 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庙）、僖（庙）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俟于宫……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从南宫敬叔、子服景伯、季桓子等命抢救“御书”、“礼书”和“象魏”（典章制度一类文献）可以知道，这次大火也殃及图书文献，损失情况，因记载简略，已无从考知。

# 第二节　秦汉文献之聚散

先秦时期，图书文献的聚藏和散佚情况史载甚略，已难详为稽考。秦灭六国建立统一王朝以来的情况，文献载记较多，故基本可知。

## 一、秦朝文献聚散

### 1. 图书文献之聚集

秦朝图书文献之聚藏，追溯起来约从秦文公十三年（前 753 年）“初有史”时便开始搜集、积累储藏典籍。缪公时，主张“以

《诗》、《书》、《礼》、《乐》法度为政"[1]，这必然促进对先古典籍的积极搜集。到秦孝公之时，积累储蓄的典籍文献，数量已十分可观，故商鞅把儒家经典比作病国之虱，主张销毁之。至秦昭襄王时，"孙卿（即荀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孙卿即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是秦悉有焉"[2]。这是秦国较大的一次聚书举动。秦统一六国后，将周室及六国诸侯之藏书集中起来，使秦藏书得以巨量增加，故秦始皇说："吾前收天下书"[3]。秦得天下之书，理当组织学者进行整理，然史于此无载，成为中国文献学发展中的一件憾事。

**2. 图书文献之损毁**

秦于统一全国后的第九年，即秦始皇执政三十四年（前 213 年），政治思想领域内掀起了一场"师古"与"师今"的大争论。博士淳于越主张师古，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者，非所闻也"[4]。丞相李斯主张师今，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并建议"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5]。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设"挟书律"，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的焚书活动出现了，使秦国长期积累下来的图书，遭受到一次空前浩劫，而先秦的政治典籍、诸侯国史记尤为惨重。但其有三种书不在焚毁之列：一是记载秦国历史的书，即"秦纪"；二是秦"博士官所职"者，即博士书；三是与政治思想无关的书籍，即官、私所藏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而东汉王充

① 《史记·秦本纪》。
② 《孔子家语·孔安国后叙》。
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 《史记·秦始皇本纪》。

《论衡·书解篇》则称："秦虽无道，不焚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宋人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也说："秦人虽弃儒学，亦未偿弃图书，诚以为国之具，不可一日无也。"总之，秦朝焚书后，图书遭到极大摧毁，但公、私仍藏有相当数量的图书。

楚汉相争之时，"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1]。这次兵燹巨火，殃及图书与否，学界有异词。或曰秦之藏书尽为萧何所收，或曰秦博士之有、宫之所藏皆为灰烬。但平心而论，这次兵火于公、私藏书定有所损。以秦博士之私有而论，秦焚书时，"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2]。秦设博士70人，毁损之书可想而知。至于公藏，有明堂、石室、金匮、周室（在洛阳）等四处，未必尽为萧何所收，定有不少的散失，然详情史书无明记，遂成一疑案。

## 二、西汉文献聚散

### 1. 图书文献的聚集、整理和撰著

秦二世三年（子婴元年，前206年），刘邦入咸阳，《汉书·高帝纪上》称："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史记·萧相国世家》云："沛公至咸阳……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兴，又由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官府所藏兵书"凡百八十二，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3]。这是西汉第一次按门类有系统

① 《史记·项羽本纪》。

② 《史记·儒林列传》。

③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叙。

地整理官府藏书。后又“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1]。这似乎是史籍所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天下征集图书文献活动。惠帝四年（前191年），又废除秦“挟书律”，为聚集图书创造了条件。至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武帝时，深感书缺简脱，遂“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2]。又由于政治统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命“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3]。这是西汉又一次大规模有计划的聚书活动，并对兵书又一次进行了整理，但成果似乎不大，故史称“犹未能备”。

西汉聚藏与整理图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成帝时。是时朝廷仍注重藏书建设，河平三年（前26年），成帝“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4]。从武帝至成帝，其藏书“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5] 前后所收图书大凡33 900卷。然“经或脱简，传或间编”[6]，为抢救整理这些藏书，又“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7]《隋书·经籍志》序云：哀帝使“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旨要，著为《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

西汉藏书，凡33 900卷（或为33 090卷）。经刘向、刘歆父子

① 《汉书·艺文志》总叙。
② 《隋书·经籍志》总叙。
③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叙。
④ 《汉书·艺文志》总叙。
⑤ 《七略》佚文，见《全汉文》卷四一。
⑥ 《史记·儒林列传》。
⑦ 《汉书·艺文志》总叙。

在成帝、哀帝两朝领导整理，前后三十余年，其整理的图书共计“603 家，13 219（篇）”[1]。按《汉书·艺文志》据《七略》稍作删增而成，今传本《汉书·艺文志》自谓“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较《七略》“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实为“六百一十四家，万二千九百九十篇”。又“清姚振宗撰《汉书艺文志拾补》，广搜条录，收集散佚，又增三十四种，二百八十五家，三百一十七部”[2]，另附存“六十四家九十部”。西汉图书，今可知者，约1 021部（614、317、90 三数相合）。

**2. 图书文献的损毁**

西汉图书文献之聚藏，至成帝、哀帝时，储藏总数达三万余卷。在二千年前，这是十分辉煌的业绩。至王莽称帝，《汉书·王莽传》赞说：“昔秦焚《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涂，俱用灭亡。”足见王莽当朝时，曾使官藏图书惨遭厄运。

王莽以更始元年（23 年，地皇四年）败死，其时讨莽之兵入长安，惟“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损”[3]。据考证，未央宫内有藏书之所四处，即石渠、天禄、麒麟三阁和曲台殿，刘向校书天禄阁，扬雄校书麒麟阁，后仓校书曲台。可见，未央宫被焚，其四处之藏书也在劫难逃。

更始二年（24 年），刘玄入长安。《汉书·王莽传》下载：“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所以，后世有学者认为，经此大劫，西汉皇家所藏并“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

---

[1] 《古今书最》，《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后附。

[2]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35 页。

[3] 《后汉书·刘玄传》。

十卷，王莽之乱焚烧无遗”[①]。然也有学者认为，“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四月帝幸长安，五月返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准此，则存书尚多，岂未遭焚烧耶？抑残余犹众耶”？[②]《后汉书·儒林列传》也云：“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总之，“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③]，图书文献散失损毁甚多。故牛弘称：“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④]按：光武帝所得“二千余两(辆)”，绝非尽为“经牒秘书”。以每辆所载百卷计之，尚达20万卷之数。笔者以为，其有四种可能：一是“千”或为“十”字之误。二是“两”为“卷”“篋”“笥”之讹。三是“两”别解为布匹之包，即二千余包。四是“二千余两”非尽为“经牒秘书”，其只是各类物品中的一小部分。

## 三、东汉文献聚散

### 1. 文献之聚集、整理和撰著

东汉图书文献的来源有二：一是继承西汉残存。光武帝之初，“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二千余两”虽不可信，但从洛阳得承西汉遗存之书，则为信史。二是从民间访求或私家呈献。《后汉书·儒林列传》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集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不仅光武帝如是，“明、章（帝）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

---

① 《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

② 姚明达《中国目录年表》，商务印书馆1940年《国学小丛书》本，第3页。

③ 《后汉书·儒林列传》。

④ 《隋书·牛弘传》。

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①]据《牟子》云：明帝为了增加库藏内容，曾“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有学者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遣使出国访求搜集佛教典籍文献，以充库藏。史称，自明帝、章帝以后，东汉聚藏的图书已“三倍于前”。至和帝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②]。安帝以后的聚书情况，史无详载，已难确知。

东汉图书增益的另一个原因是公私著述有所增多，特别是史部文献。故《隋书·经籍志》说：“自后汉以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年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其大抵皆帝王之事。”[③]这对东汉图书文献的丰富，也起到了较大作用。所谓“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所指即此等新成之书也。

东汉对图书的整理，虽未有西汉那样大的规模，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早在光武帝时，就有“补缀漏逸”的记载。到明帝时开始进行有组织的系统整理工作，命“傅毅为兰台令史，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④]。章帝时，以“《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⑤]，遂诏令“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⑥]。和帝时，曾亲临“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⑦]。安帝永初三年秋，邓太后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于次年命刘珍、马融等

① 《隋书·经籍志》总叙。
② 《隋书·牛弘传》。
③ 杂史类小序。
④ 《通志·职官四》。
⑤ 《后汉书·肃宗章帝纪》。
⑥ 《后汉书·儒林列传》。
⑦ 《后汉书·孝宗和帝纪》。

"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1]。顺帝永和元年，又诏令伏无忌、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2]。灵帝时，蔡邕"校书东观"；熹平四年，又诏诸儒正定《五经》文字，以三体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右述即东汉整理图书的大概情况。

东汉虽屡次校理图书，但始终也没编成完整的系统目录。故修《后汉书》者虽多，然多无法编出一部纪东汉一代藏书之盛的《艺文志》来。东晋末年，即东汉灭亡约二百年以后，袁松山曾著成《后汉书·艺文志》，以"采自近录"、"为东汉之故实"[3]，已不足据，且也早佚。所以，东汉一代藏书之数，已不可详知。

清人姚振宗撰《后汉书·艺文志》，所得东汉人著述及释道等图书，总其数约1 100余种，2 900余卷，又2 200余篇（其称章、首者尚未计算在内）。据此，东汉时人之撰著，约略可知。但可以肯定，此数是不准确的，实际数量要大于此。

**2. 图书文献之损毁**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挟帝从洛阳迁都长安。《后汉书·儒林列传》云："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乃王允所收而西者，才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这段资料，实际上讲了图书三次损毁之事。一是在洛阳时，京师藏书被吏、民肆意糟蹋，损失极其惨重。二是浩劫之余，经司徒王允收敛运出洛阳的七十余车图籍，在运往长安的途中，又散失半数。三是运到长安的三十多车图籍，在兴平二年（195年）三

[1] 《后汉书·刘珍传》。

[2] 《后汉书·伏湛传》。

[3] 梁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

月，李傕与郭汜相攻，李傕劫持献帝“幸其营，焚宫室”[1]，至此，东汉150多年积累储藏之书，已所存无几。

### 四、秦汉图书之遗存

两汉四百余年，传注旧籍，撰著新书，总数约在2 000种，而《四库全书总目》所载两汉之书仅有百种，其中尚有后人辑佚本若干。今存两汉时人著述，宋明以来辑佚本不算，其总数约在120余种，其中尚含有残缺之本，且多有脱佚之文篇。也就是说，两汉著述至今已十不存一，而《汉书·艺文志》所收614种，现残存仅87种，其中似乎完存者仅42种，残本者又45种[2]，陈国庆在《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编例》中称：“凡《汉志》所著录的书名，遗存至今，包括残缺疑伪在内，不过九十余家”，且包括先秦图书在内。先秦两汉遗存至今的图书情况，大致如此。

## 第三节　三国六朝文献之聚散

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0年—589年）三百余年间，图书文化事业虽有一定的发展，尤其是私家著述有较大发展；纸墨之用渐广，书之流传较易，私家藏书之风也盛。但由于社会长期不稳定，割据分立，战争连年，经济不繁荣，对官、私聚书储藏和著述极为不利。所以，这一时期图书文献数量虽有增加，但损毁散失却极为严重，保存下来的也很少。

---

① 《后汉书·孝献帝纪》。

② 据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统计。

## 一、三国西晋文献聚散

### 1. 图书文献之聚集

曹魏建国之初，除接受东汉遗存的少量图书外，也有采访遗散图书文献之举。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并“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皆中书之任也，兼掌图书秘记”；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又“分秘书立中书，因设监令，乃以散骑常侍王象领秘书监”[①]。《三国志·魏志·文帝纪》称：“初，帝好学，以著述为务，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魏略》云：《皇览》“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②]。曹氏父子兄弟并擅翰藻，文人学士多集邺下，公私著述也盛，又多方搜求图书，且注意整理，设秘书监掌理，并编出了《魏中经》书目。《隋书·经籍志》序称：“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

孙吴、刘蜀的聚书情况，史载无多，但皆有藏书机构。蜀之藏书机构有东观和秘阁，设有秘书令，掌校秘书等职。吴景帝时，曾命中书郎、博士祭酒韦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③]。故吴、蜀不仅也聚有一定数量的藏书，而且也作过整理。

晋室代魏，藏书之事一脉相因，文人学士皆为魏旧，吴、蜀之图书也尽归晋有。到晋武帝咸宁六年（280年），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④]，荀勖又因《（魏）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⑤]。《古今书最》亦云：“四部书一千八

---

① 《唐六典》卷一〇注。
② 《魏志·杨俊传》注引。
③ 《三国志·吴志·韦曜传》。
④ 《晋书·荀勖传》。
⑤ 《隋书·经籍志》总叙。

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①]。

**2. 图书文献之散佚**

西晋惠帝时爆发的为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打破了社会的稳定，混战长达16年之久，各族人民纷纷起义求生，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贵族也乘机进入中原，争夺政权。怀帝时的“永嘉之乱”，北部匈奴部族刘聪之部将刘曜，在五年（311年）六月攻陷京师洛阳，“焚烧宫、庙”，八月又下长安，“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②]。荀勖等整理过的图书，多焚于战火。到东晋初，重新鸠聚遗书时，李充以《晋中经簿》校核，所得才3 041卷，残存仅十之一二。《古今书最》也云：《晋中经簿》所载1 885部，1 119部亡，766部存。

## 二、东晋六朝文献聚散

**1. 东晋、南朝图书文献之聚集**

东晋之初所有文献，据《隋志·叙》称：“以（荀）勖旧《（晋中经）簿》校之，其见存者，仅有三千一十四卷。”据《续晋阳秋》记载，到孝武帝时，“诏著作郎徐广校秘阁四部，见书凡三万六千卷”[③]。按：其数应含书之复本，而3 014卷之数则不含书之复本。其后，东晋聚书情况及数量，史无详载。

南朝宋武帝，在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入关，收其（前秦）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④]。“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⑤]，至宋文帝时，命秘书监谢灵运

① 《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后附
② 《隋书·经籍志》总叙。
③ 《玉海》卷五二引。
④ 《隋书·牛弘传》。
⑤ 《隋书·经籍志》总叙。

“整理秘阁书，补足阙文”[1]，“灵运造《四部目录》”，载书1 564帙，14 582卷，55帙438卷佛经（按：《隋志》序记64 582卷，误），到宋后废帝时，又增至2 020帙，15 074卷[2]。

萧齐代宋后，在宋朝原有图书的基础上，又广为搜集，至武帝永明元年（483年），成“《秘阁四部目录》，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帙，一万八千一十卷”[3]。较宋时又增加112帙，2 936卷。

萧梁承齐遗存，“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4]。而比较具体反映萧梁一朝公私藏书单本数量的，是阮孝绪在武帝普通四年（523年）开始，经十余年时间私家修成的《七录》，著录图书凡6 288种，8 547帙，44 526卷，其中内篇经典、记传、子兵、文集、术伎五录3 453种，37 983卷，外篇佛法、仙道二录2 835种，6 538卷[5]。元帝雅好书籍，先在江陵之时，借抄私家藏书甚多，平定“侯景之乱”后称帝，定都江陵，将建康“文侯德殿”藏书及其他公私所藏七万余卷，载归江陵，有复本书多达十四万卷，而单本书之确数已不可知，但不会少于《七录》之数（佛、道可能有些例外）。史称“齐、梁之间，经史弥盛”[6]，非妄言。

陈朝之聚书，仅《隋书·经籍志》序称：“天嘉（560年—566年）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隋志·簿录篇》又著录有《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4卷、《陈德教殿四部目录》4卷、《陈承香殿五经史记目录》2卷、《陈秘阁图书法书目

---

① 《宋书·谢灵运传》。
② 《古今书最》、《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后附。
③ 《古今书最》。
④ 《隋书·经籍志》总叙。
⑤ 《古今书最》。
⑥ 《隋书·牛弘传》。

录》1卷。据此可知，陈朝也有相当数量的图书，然聚书之确数详情，史籍均不见载。

**2. 北朝图书文献之聚集**

从北魏统一至北方为隋所灭，经时达140年。然北朝社会"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①]，其图书聚集虽远不如南朝之盛，但事有未废。

北魏早在建国之初，博士李先建议太祖拓跋圭"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太祖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②]。各郡县大索图书，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藏书有所充实。献文帝时，高谧为秘书郎，再次访求群书，大加缮写和校勘整理。孝文帝时，复诏令搜求天下遗书，并遣使去南朝齐借抄图书。宣武帝时，从秘书监孙惠蔚之建议，"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③]，至此典规文正，群书大集。

北齐在接受东魏少量的藏书之外，仍有搜集。平定东夏后，又获四部书重杂三万余卷，其有价值的旧籍不过五千而已。天宝七年（556年），诏令樊逊等11人，"校定群书"，并向"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④]。

北周接收西魏所藏图书仅八千卷，复经搜集，超过万卷。平灭北齐后，又接收其书五千卷，前后所得凡一万五千余卷。故《隋书·经籍志》序曰："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

① 《魏书·儒林列传》序。
② 《魏书·李先传》。
③ 《魏书·孙惠蔚传》。
④ 《北齐书·樊逊传》。

定（561年—565年）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帝）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

**3. 南北朝时文献之散佚**

南北朝时期，图书文献之损毁主要有四次。一是萧齐东昏侯执政的“永元（501年）末，后宫火延秘阁，图书散乱殆尽”[1]。《隋书·经籍志》序也说：“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二是萧梁时的“侯景之乱”。梁太清三年（549年），河南王侯景叛乱，攻破京师建康（今南京）。据《三国要略》云：“初侯景来，即送东宫，伎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大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书数百厨，焚之皆尽。”[2]故《隋书·牛弘传》曰：“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东宫书虽焚毁，但文德殿所藏之书尚存。三是梁末元帝江陵之焚。梁承圣三年（554年），西魏军入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3]《隋书·牛弘传》说：“周师入郢，（梁元帝萧）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四是北魏“尔朱之乱”。在南北朝时，北魏有国最长，几次校勘整理，经籍大备。魏孝明帝武泰元年(528年)，胡太后害明帝，尔朱荣发丧赴京，控制朝政，后孝庄帝谋杀尔朱荣，其侄尔朱兆攻入洛阳，害孝庄帝，纵兵杀掠，故《隋书·经籍志》序有北魏一百多年间之聚书，自“尔朱之乱，散落人间”之语。

南北朝百余年间，书屡聚屡毁，至杨坚废北周，北朝遗存尽归之隋，然所得“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

---

① 《梁书·王泰传》。
② 《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引。
③ 《三国要略》，同上。

说，弥复为少”[1]。这就是南北朝灭亡时，几经损毁后残存图书文献的大概数量。

### 三、三国六朝图书之遗存

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辑考，魏、蜀、吴三国时人著书，“并四部及释道，计之约共一千一百二十二部，四千五百六十二卷，又一千七百七十九篇”，《四库全书总目》著存仅 24 部，亡者百分之九十八。两晋人著书，据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辑考，“凡二千四百三十八种，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七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存仅 33 部，亡佚者百分之九十八。

南北朝时公私著述，据杨家骆先生考定，凡7 094部，卷数可知者约50 855卷。然《四库全书总目》著存仅得 81 部[2]，传于今者仅百分之一二，亡失者达百分之九十八九。

## 第四节　隋唐文献之聚散

隋朝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唐朝国势强盛，文化发达，前所未有。科举取士，学人渐多；造纸术提高，纸张使用已广；雕板印刷术虽发明，然使用极其有限，绝大部分图书仍靠传抄流传。

---

① 《隋书·牛弘传》。

② 本节统计数字俱见世界书局 1946 年版《四库全书学典·四库全书综览表》附《中国古今著作名数统计表》。

## 一、隋代文献聚散

**1. 图书文献之聚集**

隋承北周旧业，接收单本书凡一万五千余卷。开皇三年（583年），文帝采纳秘书监牛弘建议，“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①，一二年间，得书颇多。平陈时，裴矩“领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杨）广令矩与高颎收陈图籍”②，自此“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陈宣帝）太建（569—582）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③。炀帝尤“好著述，成新书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④，聚集四部书已多达37万卷，又“修治故经”612藏，计903 580卷⑤。

**2. 图书文献之散佚**

隋朝时图书文献的损毁，据史料记载约有二事：

一是焚禁纬书。纬书成于西汉，依托经文，托名孔子，统治阶层常利用、篡改纬书，以夺政权。《隋书·经籍志》说，刘宋“始禁图谶。梁天监以后，又重其制。及高祖（隋文帝）受禅，禁之愈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纬书虽多妖妄之言，然其中不乏有用资料，自隋以后，纬书几绝

① 《隋书·经籍志》总叙。
② 《隋书·裴矩传》。
③ 《玉海》卷五二引。
④ 《玉海》卷五二引。
⑤ 《释氏稽古略》。

于世。

二是隋末兵燹之毁。隋炀帝时，西京嘉则殿、东都修文殿有书 37 万卷，隋末兵乱，损毁大半。据唐著作郎杜宝《大业幸江都记》云："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于广陵。"[①] 经隋末乱离，"私门书籍荡然"。所以，隋末兵火战乱，公私聚藏之书皆受到巨大损毁。

## 二、唐代文献聚散

唐有国 290 年，其图书聚散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高祖、太宗至玄宗、代宗至文宗、僖宗以后。

**1. 高祖时文献之聚散**

隋大业十三年（617）五月，唐高祖李渊自太原起兵，十一月攻克西京长安，"命主簿郎宋公弼收图籍"[②]，"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③]，多得于此。

武德四年（621）五月，王世充降，唐军入东京洛阳，又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泝河，西至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④] 按：《隋志》序称："其所存者，十不一二"，未言尽亡。这是唐朝的第一次书厄，损亡图书 7 千余卷。

武德五年（622），令狐德棻以"时承丧乱，经籍亡逸"，"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之间，群书略备"[⑤]。高祖时，唐有四部书可知之数，合条为14 466部，89 666卷[⑥]，

---

① 《文献通改·经籍考》总叙引。
② 《新唐书·高祖本纪》。
③ 《新唐书·艺文志》总叙。
④ 《新唐书·艺文志》总叙。
⑤ 《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⑥ 《隋书·经籍志》总叙。

皆为隋之旧籍。

### 2. 太宗至玄宗之聚书与安史之乱

唐朝帝王，多有下诏采访天下遗书之举。太宗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八月即位，九月“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宏文馆，令褚遂良检校馆务”[①]。贞观二年（628 年），从秘书监魏征建议，开始组织整理，参加校勘者 20 人，缮写者百人。魏征改职后，虞世南、颜师古继其事，“数年之间，秘府灿然毕备”[②]。同时，把整理图书做为一种固定的制度。惟武后、中宗之际的 20 余年间，搜集整理图书之事基本未行。

玄宗朝，是唐代聚藏、整理图书的鼎盛时期。东、西两京均置经史子集四库，以藏四部之书，每书有正、副本，装璜也极讲究。据开元间成书的《古今书录·序》所载，凡3 060部，51 852卷[③]。到开元十九年，仅“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九千卷”[④]（一作81 990卷），而乾元殿、弘文馆等诸藏书处尚不知有几多。故有学者认为，玄宗时，两京聚书总数不下数十万卷。

然可叹的是，安、史之乱(755 年—763 年)，“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⑤]。自唐开国至此 130 多年间聚藏、整理的数十万卷图书，损毁散失殆尽。故史有“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之说。

### 3. 肃宗至懿宗之聚书与广明之乱

《旧唐书·经籍志》序称：“肃宗、代宗崇重儒术，屡诏购募。”代宗朝，元载为相，以四库之书散失，“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搜访。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

① 《唐会要》卷六四。
② 《唐会要》卷三〇。
③ 《旧唐书·经籍志》总叙。
④ 《唐会要》卷三五。
⑤ 《旧唐书·经籍志》总叙。

因诏秘阁搜采。于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1]至文宗开成初，四部书至56 476卷[2]，并诏令搜采遗书，“填补旧书及制写新书，并随日校勘”[3]，至宣宗大中四、五年时，校写不绝。

僖宗乾符初，黄巢造反，广明元年（880）十一月得洛阳，十二月入长安，两京陷落，“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4]。安史乱后约120年间之聚集和整理的图书，又告亡失。

**4. 昭宗之聚书与唐末之乱**

僖宗死后，昭宗李晔即位。昭宗“志弘文雅，秘书省奏曰：‘当省元掌四库御书十二库，共七万余卷，广明之乱，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尚及二万余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万八千卷……及迁都洛阳，又丧其半”。[5]《新唐书·艺文志》序曰：“昭宗播迁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敛书本军，寓教坊于秘阁，有诏还其书，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诸道求购。及徙洛阳，荡然无遗矣。”

昭宗初，命孙惟晟设法将流散于军中或存于教坊的书籍加以搜集，又命韦昌范等人赴地方诸道购求遗书，聚书有2万余卷。乾宁二年（895），三镇犯京师，长安大乱，昭宗出奔南山，时尚存书1万8千卷。天复四年（904）正月，朱全忠（朱温）迫帝迁都洛阳，毁长安宫室，民舍成丘墟，时存18 000卷图书又丧其半（或谓“荡然无遗”），唐末藏书又遭涂炭。

## 三、唐代著述之遗存

唐代29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之一，文化成就空前。

---

① 《新唐书·艺文志》总叙。
② 《旧唐书·经籍志》总叙。
③ 《旧唐书·文宗本纪》下。
④ 《旧唐书·经籍志》总叙。
⑤ 《旧唐书·经籍志》总叙。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文学者自为之书”，有28 469卷。杨家骆《重撰唐代艺文志》56卷，著录唐人经史子集四部著作和宗教典籍10 036部，173 324卷，又547部无卷数[①]。去掉《旧唐书·经籍志》列数的宗教典籍6万余卷，尚有四部书11万卷，约6 500种左右。然《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唐人四部著作，仅307部，这基本上反映了今存唐人著作的主体情况和数量（按：不含清乾隆后辑佚本和敦煌残卷）。所以，唐人著述流传至今者，已百不存六七，佚书多达百分之九十四五。

## 第五节　宋以来文献之聚散

宋代以降至清末约近一千年间，有关图书聚集、散佚的资料记载比较完备，其情况也为文献学家所熟知，在此述之稍略。

### 一、北宋文献聚散

宋初，国家藏书之所有三：国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宋太宗在太平兴国三年（978）视察三馆，然后将三馆并为崇文院，藏书凡8万卷。当时朝廷的藏书大都聚集于此。《崇文总目》就是一部当时藏书的总目录，其藏书之富略可见焉。

据文献记载，北宋较大的图书散失有三次。

第一次在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皇宫起火，火势殃及崇文院，内中藏书多煨尽。

第二次在蔡京执政的崇宁年间。崇宁元年（1102）九月，蔡

① 《四库全书学典·四库全书综览表》附《中国古今著作名数统计表》。

京以崇奉王安石熙宁新法为名，把王安石以后反对新法的有关人员列为“元祐党人”，且刻立元祐奸党碑于京城及全国各地，列文彦博等文臣执政官22人，苏轼等待制以上文官35人，秦观等其他文官48人及内臣8人，武臣4人，计117人；三年（1104）六月，又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名单，扩大到309人，刻石立于朝堂，对所谓党人的著作一律列为禁书，如苏轼、黄庭坚之文集，范镇、沈括之杂著，畏其不利于己，概加禁之，凡是记载元祐年间政事的图书，皆下令焚毁，以灭其迹。沈括的著作今多失传，与此大有关系。

第三次在钦宗靖康元年（1126），时朝廷复聚书达7万多卷，金人攻破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徽宗、钦宗及宗室、后妃、朝臣皆被俘获。金人提出议和的条件之一就是要秘阁、三馆的书籍。宋朝派遣校书郎刘才、邵溥宿等，押送监书书版及馆藏图书赴金，使北宋160余年的聚藏大都北去，时“太清楼、秘阁、三馆及天下州府图书，为之一空”[①]。

## 二、南宋文献聚散

北宋刻书渐盛，南宋虽然偏安半壁，文化发展不亚北朝，文人学士著述也多，图书渐丰。至南宋末，临安朝廷藏书又达6万卷之众，渐比北朝。在南宋的150年间，其书散失禁毁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是秦桧焚禁。高宗绍兴二年（1132），秦桧罢相，八年（1138）再次任相，“凡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秦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十五年（1145）七月，又上言说

① 《宋史·徽宗本纪》。

"私史害正道"[1]，故对野史多加焚毁，以其谤时政。

第二次在理宗绍定元年（1228），秘阁发生"火灾，书多缺。"[2]

第三次在绍定四年（1231），京城临安发生大火，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冯树，率卫兵专保护宰相史弥远家的相府，于是大火延烧至太庙、三省、六部、御史台、秘书省、玉牒所，此中所藏之书皆被烧毁。这是南宋最大的一次火灾。

第四次是南宋末，元军破临安后，"封书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及百司符、告、敕"[3]，蜀刻珍本书籍大量散失损毁。

## 三、明代文献聚散

明代开国至宣德（1426—1435）凡60余年，藏书之宏富、珍秘，尽著于正统六年（1441）所编的北京《文渊阁书目》，多为宋、金、元之旧籍，凡43 200册。有明一代270余年间，图书散毁主要有四次：

一是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文渊阁之大火，"向所藏者悉为灰烬。"[4]

二是北京文渊阁秘籍的散佚。明代官府几无整理图书之事，所以对内府藏书不甚重视，疏于管理，导致北京文渊阁所藏之秘籍逐渐散失损毁。清·全祖望说：若《永乐大典》所收之书，"皆出文渊阁储藏本，至万历重修书目，已仅十之一。继之以流寇之火，益不可问。闻康熙间昆山徐尚书健庵，以修《一统志》言于朝，请

① 《宋史·秦桧传》。

② 《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

③ 《宋史·恭帝本纪》。

④ 明姚福《清溪暇笔》，据《古今典籍聚散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58页转引。

权发阁中书资考校，寥寥无几。”[①]

三是万历间史馆之火灾。时“阁臣陈于陛，请修正史，诏从之。于是开馆分局，集累世之实录，采朝野之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忽遭天灾，化为煨烬，史事益属茫然。”[②]

四是明末崇祯“甲申之乱”。时李自成农民军、清兵相继引入北京，时“内阁秘府所藏书虽殊寥寥，然宋人诸集十九皆宋板也………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叹也。”[③] 故钱谦益曾悲叹说：“乌乎，甲申之乱，古今图籍书史一大劫也。”[④]

此乃损毁之大端。具体如元朝官修之《万方图志》(即《大元一统志》)，总计600册1300卷，又编有《经世大典》，凡880卷，目录12卷，这两部重要的文献典籍，明中叶以后“散佚无存”。又如明编《永乐大典》22877卷，目录又60卷，凡11095册，抄成正、副本，明亡之际，正本完全毁佚，副本也不见全。

## 四、清代文献聚散

清代最大的聚集图书活动就是编纂《四库全书》，集天下之书于朝廷，许多久已失传的珍秘之书得以复见天日。但这次编书，对历代图书文献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对具有民族意识、涉及后金等北方少数民族、具有一定反封建思想等诸多方面的图书，大肆禁绝、抽毁、销毁。在全国范围内，列入全毁的图书多达2 400种，抽毁书达400余种，销毁图书的总数多达10万部。其中仅浙江一省，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四十七年的九年间，共进行

① 《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钞永乐大典记》。
②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③ 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
④ 《跋宋本汉书》，见《天禄琳琅书目》卷二。

了24次大规模的检查，销毁图书达538种，13 862部。所以说，《四库全书》的编纂，在清代既是最大的一次聚书工作，也是一次较大的毁书运动。

其后，太平天国革命军所到之处，有书必焚，凡孔孟之书绝不放过，人斥之为"较秦火尤甚"。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肆行杀掠焚烧，翰林院沦为战场，存放在翰林院敬一亭的世间唯一残存的中国最大的一部图书《永乐大典》散落在瓦砾之中，绝大部分被焚毁，一小部分被掠走，或散落民间，或流失国外，使一部两万余卷的图书至今在全世界尚不足千卷。

民国以来，敦煌石室保存的写本、刻本图书及经卷中的精华，多被西方盗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中国的藏书损失高达一千万册，造成中国有史以来图书焚毁、散失的最高纪录，其中颇多世所珍秘、罕见之本。仅此一项，日本帝国主义就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恶魔罪孽罄竹难书，曩时国耻铭刻难忘，中华民族尤当奋发自强。

## 第六节 文献散佚的原因

造成图书文献散失、亡佚的原因，概括起来大致有六：

一、书厄的出现，一般都与疾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相关，也与强大的自然灾害有关，也与管理者的管理不善有关。如战乱、水火、失盗等等，但归根结底还是人祸、人事所为。这是造成图书亡佚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

二、科技图书的亡佚，主要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历来不重视

科学技术所至。如秦始皇焚书，主要是儒家经典、百家之书和各国史书，而兵书、农书、医书等生活、技术之书不在焚毁之列。但被列入焚书之列的儒家经典后来又大量出现流传，相反不在焚火之列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农书、医书几乎全部失传，成为佚书。造成这种佚书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注重政治、思想、文化的统治。

三、在雕板印书之前，书籍流传主要靠手抄，因此人们对抄录的书籍是有所选择的。质量好的流传日广，其他的流传日微，逐渐被淘汰而成为佚书。如总集的编纂，始于晋杜预的《善文》，继之有李充的《翰林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孔宁的《续文章流别集》、刘义庆的《集林》等十余种。至南朝梁萧统的《文选》出，其选编质量、方法远胜前人，其前十余家相继亡佚。其中如李充的《翰林论》，梁时 54 卷，到隋时仅存 3 卷；挚虞《文章流别集》原 60 卷，至隋仅存残本，人们已不再传抄，都转向《文选》，故而《文选》得传至今，其余诸书多相继佚缺。

四、雕板印书之后，两种以上相近的图书，往往只有一种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另一种逐渐不行于世。如：北宋先有薛居正所著《五代史》150 卷行世，后欧阳修又编《五代史》74 卷，修死后由朝廷正式印行。这样一来，北宋年间薛、欧二史并行。但由于欧阳修名气大，其书体例亦严谨，文笔简洁，更适于封建统治者需要，到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诏学官削去薛氏《五代史》，只存欧阳氏《五代史》，于是薛史渐废。明初，朝廷尚存其书，收人《永乐大典》，至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世间已找不见此书，馆臣邵晋涵据《永乐大典》汇辑旧文，并参以有关资料百余种，补充正文，附以考注，勒为一编，复得传世。

五、大部头的书流传不容易。如：三国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千篇，传抄不易，至南北朝时已不见原书，只有节抄本存世，至隋朝时节抄本亦不存。又如：南朝齐《四部要略》1 000卷、

梁《华林通略》700卷、北齐《修文殿御览》360卷、唐《文思博要》1 200卷，皆因部头过大传抄不易，早已不存人世。明《永乐大典》22 000千多卷，卷帙繁重，国家也无力刊行，所有仅三个抄本，今世间所存不过数百卷而已。

六、有些官书不向社会流传，只在朝廷中存放，世为秘籍，一遇灾祸，定亡无遗。如自汉至宋的历朝实录，其命运莫不如此。私家所藏，珍秘奇书或不外传，孤家自保，一旦横祸降临，必然毁亡，事后挥泪空叹，于事无补。

# 第三章　辑佚的起源问题

关于辑佚的起源问题，自清代章学诚以来，学术界大都认为辑佚工作始于宋代，而于宋代又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然学界对宋代说一直存有争议，至今仍有学者不断提出新见，相继又有晋代说、唐代说、补亡说、南朝说，争议不绝。当代已故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有鉴于此，曾说："我们今天也不必再纠缠于(辑佚)开始于哪一个人、哪一部书，作此不必要的争论了。"[1] 然而既研究辑佚，就要谈辑佚发展的沿革，就回避不了辑佚的起源问题。现将以往诸家的观点和争论归纳介绍，以供学人深入研究。

## 第一节　宋代说及其影响

辑佚起源宋代说，自清乾隆年间章学诚以来，主要有五种说法。

---

① 《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 1982 年版，第 193 页。

## 一、起源于王应麟说

清章学诚（1738--1801）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撰成的《校雠通义》中说：

> 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伪《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于群书者，为《郑氏周易（注）》、《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之见于群书者，为《三家诗考》。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①]

此后，王鸣盛（1722--1797）在《采集群书引用古学条》也认为：

> 古学已亡，后人从群书中所引采集成编，此法始于王应麟《周易郑康成注》及《诗考》。[②]

二人俱为清代史学大家，看法基本相同。然章氏《校雠通义》为著名史学理论著作，加之《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诗考》提要也说："古书散佚，搜采为难。后人踵事增修，较创始易于为力，筚路蓝缕，终当以（王）应麟为首庸也"，故起源王应麟说于后世影响甚大。清末至民国，学界多从此说。民国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辑佚书》一节中："辑佚之业，最初从事于此者，为宋之王应麟，辑有《三家诗考》、《周易郑氏注》各

---

① 《校雠通义》卷一《补郑》篇。

② 《蛾术编》卷二。

一卷，附刻《玉海》中，传于今。”① 由于梁氏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他的名气比章学诚、王鸣盛更大，所以这种观点至今仍有一定影响。

## 二、起源于高似孙说

高似孙于宝庆元年（1225 年）序成之《史略》中自述其曾辑有《古世本》一书。其记云：

> 《世本》叙历代君臣世系，是书不复见……予阅诸经疏，惟《春秋左传》疏所引《世本》者不一，因采摭汇次为一书，是曰《古世本》。周益公在西府，闻予有此，面借再三，因录本与之。益公一见曰："天下奇书，学者隽功也"。②

高氏在此中自谓辑有《世本》，并曾抄录别本与人。此事绝对可信。高氏为南宋中期人，其写《史略》时，王应麟（1223—1296）刚出生，所辑《世本》较王氏辑《三家诗考》、《郑氏周易注》早六七十年。然其说在学界未引起较大影响，仅见当代已故学者李宗邺先生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世本》中言及，称其为第一个辑《世本》者③。

而坚持“王应麟的《诗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辑佚书，辑佚工作正式开始于王应麟”的学者认为，“这里的问题是，高氏辑本（《世本》）也已不存，究竟他所辑录的都是经疏明注出

①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95 页。

② 卷六《世本》条按语。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7 页。

自《世本》的条文，还是一并编入一些疑为《世本》之文的谱系材料，现在都已无法查对”[1]，从而否认高似孙所辑《古世本》为辑佚之作，这显然有失客观。

## 二、起源于陈景元说

陈景元（1025—1094），在北宋中叶曾辑有《相鹤经》，事见黄伯思（1079—1118）《跋慎汉公所藏〈相鹤经〉后》一文：

> 《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相鹤经》皆一卷。今完书逸矣，特自马总《意林》及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抄出大略，今真靖陈尊师所书即此也。而流俗误录著故相国舒王（王安石）集中，且多舛午。今此本既精善，又笔势婉雅，有昔贤者风概，殊可珍也。政和六年秋，于山阳从慎汉公借览，并观汉公题后，行间茂密，劲古可喜。此经盖真靖顷遗汉公者，是时汉公甫八岁耳，真靖已称其喜学钟、王遗法，以神童目之，因赠此以结忘年友，宜其书之公如此。汉公学行高士林间，又博贯蕊经过壶史，多与方外士游，不特其书可赏云。[2]

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秋，黄伯思从“慎汉公”家借得一“陈尊师”辑写本《相鹤经》。“陈尊师”即陈景元，北宋著名道家学者，赐号“真靖”。《中国藏书家考略》记之曰：

---

[1] 张富祥《宋代文献学散论·关于辑佚的起源问题》，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238页。

[2] 《东观余论》卷下。

（陈景元）身短小而伛。程师孟尝从求《相鹤经》，得之甚喜，作诗亲携往谢，（诗）末云："收得一般潇洒物，龟形人送鹤书来"，徐举首自操吴音吟咏之。诸弟子在旁，皆忍笑不能禁。时王侍郎仲至（王钦臣）在坐，顾景元，不觉失声，几仆地。[1]

程师孟（1009—1086），得陈景元辑写本《相鹤经》，当在治平（1064—1067）中任江南西路转运使时，熙宁元年（1068）五月，加直昭文馆知福州[2]。故陈景元辑《相鹤经》，最晚也在治平年间，时陈景元40岁左右，早高似孙辑《古世本》170余年。然陈景元辑本《相鹤经》，在清以前似乎没产生什么影响，湮没800年之久。清宣统三年（1911），叶德辉（1864—1927）鉴于辑佚起源王应麟说影响甚著，在《书林清话》卷八中专撰《辑刻古（佚）书不始于王应麟》一篇，征引黄伯思跋文后断言：

据此（黄氏《跋慎汉公所藏〈相鹤经〉后》），则辑佚之书当以此《经》为鼻祖，今陶九成《说郛》中尚有其书，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亦载有钞本。虽不知真靖书如何，要之此风一开，于古人有功不浅。

自此以来，辑佚起源北宋陈景元辑《相鹤经》说影响日大。当代著名学者如张舜徽教授《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3]、《中国古文献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校补本第227页。
② 《宋史》卷三三一、四二六本传及《宋会要·选举》三三之十。
③ 中华书局1959年版。

学》[①]、胡道静先生《中国古代的类书》[②]、赵振铎先生《古代文献知识》[③] 皆从此说。然诸家于“真靖陈尊师”皆未作推求，或称“北宋辑本《相鹤经》”，或曰“北宋黄伯思所见辑本《相鹤经》”，更有甚者竟称“北宋黄伯思辑本《相鹤经》”。《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 年第 4 期发表了曹书杰《辑佚起源新探》一文，始明指“陈尊师”即陈景元。后张富祥先生《宋代文献学散论·关于辑佚的起源问题》也阐发此说。然张富祥先生则认为，陈景元辑《相鹤经》“既无博采，又无体例可言，还不能算是辑佚。如果一般地称为辑录也未尝不可，但不能视为辑佚书；且本为书法作品，对其学术价值也不能估计过高。因此叶德辉的发明，未可典据”[④]。此可备一说。

## 四、起源于小说文集说

上三种说法，皆有具体辑佚者、辑佚书，而民国年间，刘咸炘先生在 1928 年所著《目录学·存佚篇》中对叶德辉的说法又提出异议，认为：

> 叶德辉据宋黄伯思《东观余论·〈相鹤经〉跋》云：从《意林》《文选注》钞出大略，故辑佚当以此为鼻祖。然实不止此。宋世所传唐人小说、唐以上人文集，卷数多与原书不合，校以他书所引，往往遗而未录，盖皆出于宋人掇拾而成，此即辑佚之事也。胡应麟曰：亦有宋

① 中州书画社 1981 年版。
②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③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④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9 页。

世不传而近世往往迭出者，又以拾抄类书得之，此书可证也，但不著明辑者耳。[1]

刘咸炘认为：宋代流传下来的唐人小说、唐以前人之文集，凡卷数与原书（或前代目录著录、或传记所记）不合者，皆为宋人辑佚（辑汇散佚）而成，仍标题原书名、作者，而于辑佚者之姓名却不加注明。这种认识极有道理，只是泛言一种辑佚现象，而无具体之书。

陈光贻教授在《辑佚学的起源、发展和工作要点》一文中说："刘咸炘和叶德辉有同样看法，以辑佚在王应麟以前已有了。关于辑佚古书这问题，我们不能和整理古籍、汇编经史、编辑前人文集，混为一谈；辑佚是辑录见载于目录著录，今已散佚的书，章学诚指为开始于王应麟，是比较合理的断论。"[2]张富祥先生认为："文集的情况比较复杂，即使前世曾有之书，后人掇拾抄编意在保存佚文，若原编无目录保存下来，要恢复原貌恐怕一般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很难要求这类书符合辑佚书的规范。"[3] 总之，二者皆认为辑汇散佚而成文集之类，不是辑佚，张氏虽较陈氏略有变通，然二者皆未能将"辑佚"和"辑佚书"相区别。

## 五、起源于尤袤说

尤袤（1124—1193），南宋官僚，富藏书，有《遂初堂书目》一卷传世。于成大先生《辑佚书问题》有言：

---

① 国立成都大学 1934 年铅印线装本，第 10 页 b 面。

② 《史学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

③ 《宋代文献学散论·关于辑佚起源问题》239 页。

书虽亡，尚有可就故书之所引辑其佚文者……当始于南北宋之际的尤袤。唐初，李善并其子邕有《文选注》，唐明皇时，又有所谓五臣注。后人又将李善与五臣之注合而为一，成《六臣注》。苏东坡已不能见真李注。至尤袤，乃自“六臣本”中将李注抄出单刻，即所谓尤刻本。①

李善注虽无单行本，但尽存《六臣注》本中，只是流传的方式稍异，能否视为“佚书”、尤袤单取李注而刊行之能否以辑佚视之，似可商讨。是说影响不大，惟见《辑佚起源说综述》一文② 提及。按：本书稿在排版校对时方见此说，补附于此，备一家之言。

辑佚起源宋代说，颇有影响，几成定论。张舜徽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文献学》二书中，综合章学诚、叶德辉、刘咸炘三家之论，认为：“总之，这几家的见解虽不相同，但辑佚的工作，毕竟是宋代学者开其端，这是大家所公认的。”③ 赵振铎先生在《古代文献知识》一书中，综合章学诚、叶德辉两家之说，认为：“当然，从前代文献里也许还可能找到更早的记载，但是，一般公认辑佚工作是从宋代开始的。”④

---

① 据 1996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七辑）所载《辑佚起源说综述》一文转引。

② 见同前注。

③ 《校读法》第 299 页，《文献学》第 193 页。

④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04 页。

# 第二节　其他诸家异说

## 一、起源于魏晋或更早说

近年来对辑佚产生的时限，不满意于宋代说的学者渐多，有些学者开始上推到魏晋时期甚至更早。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辑佚书》中论及辑佚起源时曾说：

> 中国古籍散佚惊人，今存五代以前的集部书籍大多是辑佚本子。早在晋代，枚赜就辑过伪《古文尚书》。[1]

所谓"今存五代以前的集部书籍大多是辑佚本子"，与刘咸炘的观点相近，而且把辑佚与魏晋学者的治经联系起来，明确提出：东晋元帝时（317—323），豫章内史梅赜（梅又作枚，赜又作颐。）奏上的所谓《古文尚书》58篇，是梅氏的辑佚成果，把辑佚起源又上溯七百余年，颇有启发。在吴先生之前，许忆彭在《略谈辑佚书》一文中就认为："辑逸书工作，不自清代始，晋梅赜早就辑过《伪尚书古文》。"[2]

梅赜字仲真，汝南西平（今河南西平县西，舞阳县南）人。梅氏奏上的《古文尚书》，世又谓《伪古文尚书》，清代学者或认为是魏王肃(195—256)之伪传。关于伪书问题，要属《古文尚书》争议最大，研究也最深入。其包含二事：一是西汉孔安国所得之逸《书》16

---

① 齐鲁书画社1982年版，第145页。

② 《人文杂志》1957年第2期。

篇问题，二是东晋梅赜所奏上之《古文尚书》问题。

孔安国所得之逸《书》16 篇，是与汉初伏生所传 29 篇（今传 28 篇）《今文尚书》相对而言。《史记·儒林列传》载："秦时焚书，伏生（秦博士）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间。"这便是所谓《今文尚书》，汉宣帝时（前 73 年—前 49 年）立于学官。《古文尚书》之出，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有学者考证，"末"当为"初"。），鲁共王坏孔子宅，欲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今文）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①]

《史记·儒林列传》所记称虽然远不及《汉书·艺文志》记载详明，却是《古文尚书》多《今文尚书》16 篇的最初记载。孔安国传《古文尚书》，西汉时因"遭巫蛊事"未能列于学官，东汉时也未有师说，（马融、郑玄等诸儒注《尚书》都不及逸《书》16 篇），所以到魏晋间皆亡佚。故清代今文学家程廷祚、刘逢禄、郝懿辰等，或以逸《书》16 篇非孔子删定，"乃《逸周书》之类"，或疑为伪书。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时，认为《史记》所记有关逸

① 六艺略·书类小叙。

《书》16篇之事三条，为“刘歆窜乱以惑人”，本无其事，“逸《书》16篇”是刘歆伪作。或有学者认为：“即使不出于歆（伪造），亦摭拾孔子纂《书》时刊落之余。”[1]

梅赜所献之《古文尚书》，《隋书·经籍志》记之曰：

> 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2]

这就是今传本《尚书》。这部《尚书》把与伏生所传今文相同的28篇分为33篇，此外又多出25篇，计58篇，加上书序，凡59篇。对这部梅氏奏上、所谓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宋代以前大都深信不疑，自南宋始疑其为伪书。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始从内容上系统地考证其伪。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举证128条，证明梅赜所上的《古文尚书》中较伏生所传多出的那25篇及书序，乃魏晋时人所伪造；后惠栋作《古文尚书考》，逐一校核其伪作的资料来源；丁宽作《尚书余论》，竟考定为三国魏王肃之伪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曰：

> 王肃既伪《古文尚书》……其缀辑诸书，皆与原文稍异，或增或漏，故示缺略。凡此皆作伪者之伎俩，欲使人疑信参半，而凭论既深，卒不能去，则其术售矣。[3]

---

① 蒋伯潜《十三经概说·尚书解题·古文尚书》，上海世界书局1944年版，第101页。

② 经部·书类小叙。

③ 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2页。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曰：

> 造伪的不能凭空架阁，必定抄袭真书，或割裂，或变换，或凑缀，使读者不疑。梅本《古文尚书》大半皆有凭藉……各篇各句的出处，差不多都可以找出来。明人梅鷟的《古文尚书谱》、清人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以及清人文集，已经爬梳得很详尽了。可见梅本的确是采缀古书而成的。[1]

梅本《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出的25篇，经过明清两代辨伪者的一番苦心，最后的结论是“的确采缀古书而成”。笔者曾在《辑佚起源新探》一文中根据上述资料阐发说：

> 这从辑佚学的角度来认识，辨伪学者的下大功夫的寻源工作，恰好证明了梅本的辑佚性质。由于当时至宋代以前，人们还没有认识到除撰、疏等著作形式之外，还有辑佚这么一种形式，所以，宋代以前的辑佚性质的图书，都“不著明辑者耳”。如果说，把孔安国传之逸《书》16篇看成是辑佚之作还仅仅是一种不让人十分信服的推测性结论，那么，借助辨伪学者长期细致的研究的成果，从辑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梅本《古文尚书》，就不再是一种推测，而是辨伪学者研究成就的另一科学结论。所以，可以作出肯定而不是推测的结论：
>
> 梅本《古文尚书》，若真如辨伪者所考定乃为王肃

① 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02页

> (195—256)"伪作",那么辑佚至迟起源于三国曹魏朝。如为梅赜之"伪作",辑佚至迟起源于东晋元帝时。……从辑佚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一下已被定为伪书的汉唐以前的文献,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结论,会在古文献学的沉夜中见到一丝新的曙光。[1]

其实早在明代,胡应麟(1551—1602)在《四部正讹》中就已经认识到有些所谓的伪书的辑佚性质,认为"以为真则伪莫掩,以为伪则真间存"[2]。清初朱彝尊(1629—1709)也曾说:"是书(《古文尚书》)久颁于学官,其言多缀辑逸经成文。"[3] 当然,某些"伪书"虽然具有明显的辑佚性质,但与后世纯正的辑佚书仍有一些差异,颇类清人王梓材的《世本集览》,但文集却略有不同。先秦时《书》类的古文篇章,相传多达数千,至孔子选定百篇,经秦毁书后多不传,伏生传《尚书》29篇、《周书》71篇[4],孔安国传逸《书》16篇,合三者实为西汉时《书》类古文篇章的总集;三者之外尚有漏佚之篇,而亡失之篇尚有佚存之文。如前所述,逸《书》16篇,若康有为等"刘歆伪作"说成立的话,那么,逸《书》16篇就是"辑拾漏佚";而成帝时(公元前32年—前7年)东莱张霸伪作的"百两篇"《尚书》,有些篇章即"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5],那么,这其中就具有"辑拾漏佚"的性质,而东汉马融辑集古本《尚书·泰誓》之佚文,以证当时行世的

---

①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一期。
② 《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01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书类小序引
④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书类。
⑤ 《史记·儒林列传》。

《泰誓》篇之伪，更是辑集亡佚[1]。洪湛侯先生有言："从理论上说，有流散就可能有辑佚，它的起源应该比较早。而且摭拾遗文、补正史乘，原是我国文献整理者的优秀传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载：'武帝时，军政（正）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这里所说的'捃摭遗逸'可能就有辑佚性质……褚少孙补《史记》，也曾辑取遗文，不难想象，其中当有散佚的文献。当然，这种早期的辑录遗逸的工作，是不规范的，是处在萌芽状态的。"[2]

## 二、起源于唐代《意林》说

辑佚起源唐代说，乃是近年白新良先生的一种新见，其在《清代前期的辑佚活动》一文中说：

> （辑佚）这种工作，清朝以前，便已有人在做。如唐朝时期的马总，曾从各种类书、经注中抄录当时已经亡佚了的汉朝以前诸子著作中的散见条文汇为《意林》一书。[3]

此后，洪湛侯在《中国文献学新编》中也有相同的说法：

> 从现存资料看，辑佚开始的时间，似可大大提前，至少在唐代就已有人从事过这项工作。……梁庾仲容取周

---

① 马融辑古本《泰誓》佚文之事，在本章第三节《起源问题的总结》有详述，此不赘言。

② 《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0 页。

③ 《南开学报》1986 年第 2 期

秦以来诸家杂记一百七家，摘取其中要语，成《子钞》三十卷，唐代马总认为庾书（《子钞》）繁略失中，复增损之，取七十一家，辑成《意林》一书。按梁代藏书，既经侯景之乱，复遭周师入郢，焚毁殆尽……社会动乱，民间藏书失散尤多，故梁时庾仲容《子钞》所列一百七家，历隋迄唐，至马总之时，存者盖亦几希。《意林》所列，非据原书，系从《子抄》辑出，故其中当有部分辑佚成果。

《古文苑》二十一卷，不著编者姓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世传北宋孙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之唐人所藏。书中收录东周至南齐的诗赋、杂文共二百六十余篇，皆史传、《文选》所不载。此书是否编于书籍见存之时，还是辑录于原本已佚之后，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四库提要》云：《古文苑》"所录汉魏诗文多从《艺文类聚》《初学记》删节之本"，"唐以前散佚之文，间赖是书以传"，可见其中确实已有辑佚成分。从上述材料看来，唐代已有人从事过辑佚的尝试，这该是不容怀疑的实事了。[1]

唐代是否有辑佚？以理推测，当是有的。如有学者曾提到，"昔唐白居易，尝补逸《汤征》"[2]，此似辑佚之事。另《隋书·经籍志》不载而见于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的汉魏两晋人文集，或为唐人汇辑散佚而成。然马总《意林》能否视为辑佚之作，尚可讨论。

马总（？—823）字会元，扶风（今陕西凤翔）人。家藏有南

---

①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331页。

②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2册第255页。

朝梁庾仲容《子钞》原30卷，摘录周秦以来107家要言而成，马总以其繁略失当，又删削增补成71家要言，名之曰《意林》。现存《意林》尚不及原书之半，所载皆诸子言行，有些书如《缠子》、《文子》、《鲁连子》等，可能是马总从唐代其他书中采摘增补上的，但引文皆不交待出处，很难判定是不是辑佚所得。

## 三、起源于"补亡"说

辑佚起源于"补亡"，乃是近年来张富祥先生的创见。其在《宋代文献学散论·关于辑佚的起源问题》一文中，专设"辑佚起源于'补亡'"一节，其中有言：

> 所谓"补亡"，从字面上讲也就是补录亡书——所补之书既可能是全亡的，也可能是部分亡佚的，只要是力图补为完书，都可称为补亡。上谈收辑、缀辑等辑录形式，显然也都可归入补亡之列；但补亡还有另一种形式，就是全用自作文字作补。这等于是按照古人的思路，替古人另作一书或另作某些篇章，因而与收辑和缀辑有所不同。①

张文还提出了辑录、收辑、缀辑、辑佚四个概念，并分别加以界定和解说："辑录"，是将各种材料集结在一起而编录成书，它的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未有定规。但因每位学者辑录的目的和方法不同，往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形式，于是辑录一体便产生了分化，其中与辑佚相关者有三：一种是"收辑"，即在原辑之书已经散乱而无定本可据的情况下，尽量收集它的现存篇章，甚至

①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52页。

包括前人未收或漏收的一些同类篇章，重新组合成书。这种情况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尤其书籍在竹木简抄传的时代是经常发生的，其辑录的手段通常较为单纯。一种可称为“缀辑”，即在原书篇章亦大都残阙或无存的情况下，利用多种书籍中所存的有关材料重新补缀成篇。这种情况比较复杂，所用材料有些可能是原文，有些可能不是原文，还有些可能是编者自己加进去的。一种便是“辑佚”，即取材范围和制作手段都受了特定限制的辑录。

张文又说：“如果单纯着眼于辑佚的起源，则与亡书相关联的辑录在汉唐之际的发展，其基本的趋势是从收辑走向缀辑。秦火之后，许多流行的书不见了，汉人要读书、要著述，便致力于多方面的收辑工作，其中收辑最力的是儒家经典，又以《尚书》最为典型，伏生 29 篇是收辑，孔安国所献多出伏生的 16 篇更属收辑范畴。这时也有缀辑之书的出现，如东汉马融斥为伪作的《泰誓》篇，以及张霸伪造的《百两篇》，恐怕有些文字就出于缀辑。但这种做法（缀辑）成为风气，是在魏晋以降，现存伪《古文尚书》的缀辑即其明证之一。……伪《古文尚书》的缀辑乃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与时推移而逐层累积起来的，可见当时缀辑古书的风气相当流行。”

“收辑、缀辑都是补亡的一种特殊形式，凡与亡书相关的收辑、缀辑等辑录形式，都可在补亡之内。这样，过去种种有争议的似辑佚非辑佚之书，都可以视为补亡之作。”“魏晋学者已有非常明确的补亡观念”；“唐人对古书的补亡，在个别事例上又有进一步向辑佚靠拢的趋势”；“宋人的补亡意识，较之前世学者又大为增强，补亡之作亦屡出”。辑佚和补亡（主要指缀辑）之间最实质的联系，“不是从补亡到辑佚的形式上的传承，而是从补亡观念到辑佚观念的内在变化”，即随着补亡实践和意识的“日趋成熟和严谨，从而逐步孕育出辑佚之学。在这种意义上就完全可以说：辑佚起源于补亡！一旦辑佚之学正式成立，旧时的补亡的做法也就完成了它的

蜕变，而两宋之际在从补亡到辑佚的转变过程中，是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时期。这时不但由存亡、补亡渐趋辑佚之势已见端倪，而且学者对辑佚的自觉意识也渐趋成熟。”“从发展顺序上说，应是先有广义的辑录，然后有范围渐小的补亡，再后才有范围更狭的辑佚。”

以上便是“辑佚起源于补亡”说的主要观点。应特别加以注意的是，其考证、论述的不仅仅局限于辑佚活动始于哪一个人、哪一部书，而是对从补亡到辑佚的蜕变过程作了十分有意义的探讨，是颇有启发性的，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意义。然其最后的结论是：“从汉魏直到北宋中期以前，都可看作辑佚的萌芽时期”；“从北宋中期到南宋末年，可以看作是辑佚工作正式创始时期”，同时又认为，北宋末流传的《相鹤经》不是辑佚书，叶德辉的说法不可据；王应麟的《诗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辑佚书，辑佚工作正式开始于王应麟。这一结论，尚可探讨。

## 第三节 起源问题总结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以往对辑佚起源的探讨从方法上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着眼于辑佚工作始于哪一个人、哪一部书。如东晋初梅赜奏上的所谓伪《古文尚书》，唐代马总的《意林》、无名氏的《古文苑》，北宋陈景元辑写的《相鹤经》，南宋高似孙辑录的《古世本》，南宋末王应麟辑录的《三家诗考》等。

二是着眼于辑佚起源于某种书体的形成，主要是民国年间刘咸炘的“宋世所传唐人小说及唐以上文集”，“皆出于宋人掇拾而成，此即辑佚之事”。

三是着眼于辑佚起源于某种编著现象，主要探讨其孕育的母

体及嬗变过程，并将其与“辑佚工作正始开始”划分开来。主要是张富祥先生的“补亡”(收辑、缀辑)说。

无疑这些探讨对辑佚学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对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都富有启发性。造成其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大概是两点：第一是对什么是“辑佚”的界定不统一，主要反映在对“辑佚”、“辑佚书”差异性的认识不足。第二是对“起源”的理解不同，主要反映在对“起源”这一概念大家没有一个共识的严格界定，只能根据各自的理解加以运用。当然，对这些较为抽象的概念，从内涵到外延作出一个让学术界普遍认同的限定和解说，恐怕不是短时期内能达到的，需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论证、讨论争鸣，方能逐渐清晰明确，最后达成基本共识。所以，目前和以往的探讨——无论观点如何，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对辑佚学发展的一种贡献。从目前讨论的程度来看，大致可以认识到如下几点：

1. 就古典文献活动或现象——校勘、训释、辑佚、目录、版本、辨伪等客观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大致都需经历从现象的出现（或产生、萌发）——现象的生长（或实践的演进）——成法的确立(现象的成熟)——成法的宏扬和发展(即现象的繁荣)——学科的确立（即理论系统概括）这样几个演进阶段，这就是以往有关辑佚起源分歧的原因；就人们行为发生、发展的一般过程而言，大致都是因为受了某种客观需要的启发，由不自觉——朦胧感知——自觉行为，这样几个行为变化过程，这就是宋以前包括以后一段时期内对辑佚书何以“不著明辑者”的原因之一；就社会文化整体认识过程而言，大致都是根据文献活动的演进程度或现象的积累程序，由不认识——模糊认识——明确认识，这样的逐渐认识过程，这就是至今仍有人不承认辑佚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原因；不同的学科其每一阶段或过程产生的时代、时间的跨度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每一个阶段都应有能反映其阶

段（或过程）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活动现象，这种现象可以是一部或几部书（含前人著述中提到的佚书），也可以是一种文献类型（如唐人小说、唐以前人文集）。辑佚作为文献活动现象之一，当然也不例外，即辑佚现象的产生是很早的，其成法的基本确立大致是在宋代，其标志：一是郑樵《通志·校雠略》提出了散亡之书可据现存之书的称引而辑录复现的思想；二是陈景元辑的《相鹤经》、高似孙辑的《古世本》等纯正辑佚成果的出现，特别是王应麟的《三家诗考》，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纯正辑佚书，对后世的辑佚活动发生了重大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说辑佚工作正式始于王应麟，他只是辑佚开始向成熟迈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之点。

2. “辑佚”、“辑佚书”是有着很大差异的两个概念，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这在第一章中已经谈及，此不赘述。这里主要阐述一个观点，即“辑佚”不仅是一种文献现象，也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也是一种古人著述和编辑、整理文献的常用方法。辑佚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运用较早而且较为典型的是东汉马融（79--166），他认为《尚书·泰誓》篇是伪作，其结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其研究却运用了典型的辑佚方法。唐孔颖达《尚书正义》载：

> 马融《书序》曰：《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

明之，亦可知矣。[1]

马融通过古本《泰誓》篇佚文的辑佚，与现行《泰誓》篇相核查，指出所得佚文皆不存于现行的《泰誓》中，从而证明现行《泰誓》是一篇伪作。这里所运用的是典型的辑佚方法。所以，辑佚作为一种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加以运用，其出现的时代是很早的。后来这种方法被辨伪学家普遍运用。辑佚作为著述和编辑、整理文献的常用方法，也是通过佚文的搜辑实现的。如著述中对佚书文字内容的征引，编辑图书（如《类书》及长编、年表等）时对佚书文字的征引，整理文献（如校勘、注释等）活动中对佚书文字内容的征引或利用等。所以有学者认为："从理论上说，有流散就可能有辑佚，它的起源应该比较早。"[2] 这种认识是值得注意的。早在民国年间，孙德谦在所著《刘向校雠学纂微》中就认为，西汉成帝时在刘向校书活动中就有增补佚文的内容，如《晏子》一书的情况就是如此。《晏子》的成书情况尚可研究，但是在古籍的校勘中，辑佚确实是一种最常用的方法，这是每位文献学者所共知的常识。

3. "辑佚书"不应将集部书排斥在外。文集是"书"，其散亡而成佚书，后世搜辑散存而重新编辑成集，从某种意义上讲，其"辑佚书"的可靠性均高于其他经、史、子诸类佚书的辑本。可以断言，散失诗文别集的辑佚工作，绝对在唐代以前，不少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至迟在唐代已有之，而且绝不会是极个别现象；《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唐以上人文集而不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大多应是后人辑汇散佚而成。这一结论是绝对可信的。大概尚不止于此。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卷中就曾说："《汉志》有

① 《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卷一一卷首"疏"引。

② 《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0 页。

《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京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中的)《六韬》也。”[①] 这就是说，早在六朝之际就有了辑佚。

4. 王应麟时期，现有的资料完全证明，辑佚的成法已经基本形成，但宋以前的情况，今人陈光贻先生有言：“宋以前所辑录散佚古书，不是细致地真正从事搜集佚书，由于宋以前‘辨伪’、‘校雠’、‘考证’等整理古籍的基本学说还未发展，对辑录佚书没有科学方法。”[②] 这一观点目前基本成立，但辑佚活动的出现和成法的基本形成，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阶段，不可因后者而否定前者。主要是王应麟以前的辑佚文献大都复佚，如前面谈到的《古世本》《相鹤经》，这都是见于文献记载的纯正的辑佚书（文），现已不传，它的原貌已不可而知。又如东晋徐邈注[③]、齐梁间面世[④]、唐时尚存的《尚书逸篇》3卷，当是辑拾《尚书》《逸周书》漏佚或残佚，该书也不传。但绝不能否认它们的存在。当然，其时辑佚文献是否有成法，因文献没有记录，还不能完全肯定。

5. 王应麟时期，辑佚的成法虽然已基本形成，可其法在元、明时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完善和宏扬。辑佚之法真正得到宏扬完善、辑佚文献真正达到成熟繁兴是在清代，就像人们对辑佚学的研究总结一样，虽然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可辑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尚未成熟，尚有待人们进一步研究发展，使其走向成熟。

---

① 《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99页。

② 《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③ 《新唐书·艺文志》作“三卷”、《隋书·经籍志》作“二卷”、不题注者。

④ 《隋书·经籍志》经部·书类小叙。

# 第四章　宋元明时期的辑佚

## 第一节　宋元时期的辑佚

辑佚现象的产生或萌芽，可上溯到魏晋时期或更早。其后经过不断地演进和发展，人们终于认识到了辑佚这种特殊的文献形式，辑佚活动开始进入了相对明确、自觉、成熟的发展时期。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记载，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于宋代，而宋代以前的辑佚现象，由于多不述诸文献，目前一时还说不清楚，尚有待进一步地挖掘研究。

### 一、宋代的辑佚活动

有关宋代的辑佚活动，在宋人的著作中已有一些记述较为明确的资料。所以学者一般认为，辑佚至宋代已日趋成熟，特别是到了南宋，不仅有像王应麟这样有代表性的辑佚者，而且南宋早期的史学家郑樵更提出了散亡之书可据现存书中的称引辑录成帙的思想。

宋代的辑佚书，见于文献记载者有《相鹤经》、《古世本》、《易乾凿度》、《三家诗考》等，而唐人小说、唐以上人文集的辑佚有《杨子云集》等。其中辑佚书以陈景元、高似孙、王应麟较为典型，而类型当以唐五代以上人小说、文集的辑佚为最多。

**1. 陈景元辑《相鹤经》**

陈景元（1025—1094），字太虚，自称碧云虚子，北宋著名道士学者、藏书家、书法家。建昌南城（今属江西）人。道师张无梦，为陈抟的再传弟子。史称其"自幼喜读书，至老不倦。凡道书皆亲手自校写，积日穷年，为之佝偻。每著书，十袭藏之，有佳客至，必发函具铅槧出客前，以求点定"[1]。神宗熙宁五年（1072）进所注《道德经》，召对天章阁，赐号"真靖"，授以官，累迁至右街副道箓。熙宁八年（1075）乞归庐山，既归，行李百担皆经、史之书。"所居以道、儒、医书各为斋馆而区别之，四方学者来从其游，则随所类斋馆相与校雠，于是人人得尽其学，而所藏号为完书。一时大臣如王安石、王珪，喜与之游。"撰著有《道德经注》2卷，《老氏藏室纂微》10卷，《南华真经（庄子）章句音义》14卷，编辑有《高士传》100卷，《文集》20卷等。一生搜访图书不遗余力，"凡手自正书有五千卷"，当大都是亲手抄辑之本，《相鹤经》即是其中之一种。

《相鹤经》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子部五行类，作"浮丘公《相鹤书》"2卷。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子部农家类皆作：《相鹤经》1卷，浮丘公撰。《宋史·艺文志》子部五行家类著录：赵浮丘公《相鹤经》1卷。浮丘公，关于他的情况有种种说法：一说为黄帝时古仙人；一说即《列子》所称"壶丘子"；一说是周灵王时人，与王子晋吹笙骑鹤游嵩山；一说即"浮丘伯"，汉时齐人，孙卿门人。相传"淮南八公"在嵩山采药，得《相鹤经》于石室，

[1]《宣和书谱》卷六。

遂传于世。此书显然是托名之作。其书北宋时已经亡佚，原书如何已不可尽知，今在《百川学海》、《说郛》等丛书中有辑佚本，皆当源自陈景元辑本。

陈景元辑本《相鹤经》，据黄伯思《跋》文，其佚文的来源有二：一是马总的《意林》，一是《文选》卷十四鲍照《舞鹤赋》李善注。今本《意林》已有残缺，所摘《相鹤赋》已佚缺，然北宋时尚完存。《舞鹤赋》李善注今存，其所保存的《相鹤经》佚文尚可略知。《相鹤赋》当是道家之作，其文清雅神奇，陈景元为之倾心，不仅将其辑出校成定本，而且还多次书写赠人，并为北宋皇家书藏。故而其辑本以书法作品的形式，在两宋广为流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著录当即此本，《百川学海》等所刊也当源自此本。

**2. 高似孙辑《古世本》**

高似孙，字续古，号疏寮。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兼权吏部侍右郎，知处州等。为官贪酷，谄事韩侂胄，故为人所不齿。然为学颇有成绩。其父高文虎“闻见博洽，多识典故”[1]，久为学官，与修国史。似孙家学渊源甚深，自幼习经史百家，平生著述不辍。

《世本》，《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著录：“《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司马迁著《史记》不但采用了它的资料，体例上也受《世本》启发。最早校定《世本》的是刘向，为2卷。东汉初宋均注有《帝谱世本》7卷，东汉末宋衷注有《世本》4卷，是为古本，约亡于北宋。高似孙所辑《古世本》，周必大（1126－1204）在西府（即枢密院）时曾求之。必大自淳熙九年（1182）九月任知枢密院事，十一年六月任枢密使，十四年二月迁右丞相。故周必大向高似孙求《古世本》的辑

---

[1] 《宋史》卷三九四本传。

本，定在高似孙中进士授为校书郎的淳熙十二、三年（1186—1187年）间，高辑又当稍前。《古世本》今也不传。其另有《史略》、《子略》、《纬略》、《骚略》、《剡录》之成，今人李宗邺认为这些都是辑佚之作，颇有启发，其中的《纬略》较具特点。

**3. 王应麟的辑佚成就**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一号厚斋。鄞县（今属浙江）人。淳祐元年（1241）举进士，宝祐四年（1256）再第博学宏词，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后辞官回乡，专事著述。宋亡不出，在元生活20余年，平生著述29种，700余卷。精于经史、地理之学，长于考据之法。辑佚在他的治学中只是小端，实受朱熹（1130—1200）启发。其《诗考》自序说：

> 汉言《诗》者四家，师异指殊。贾逵撰齐、鲁、韩与毛氏《异同》，梁崔灵恩采三家本为《集注》。今惟《毛传郑笺》孤行，韩仅存《外传》，而鲁、齐《诗》亡久矣。诸儒说《诗》，壹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者，独朱文公《集传》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关雎》，则取……文公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尝欲写出。应麟窃观传记所述，三家绪言尚多有之，网罗遗轶，傅以《说文》、《尔雅》诸书，萃为一编，以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云尔。读《（诗）集传》者，或有考于此。

汉代对《诗经》的研究，本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注，《齐诗》亡于魏，《鲁诗》佚于西晋，《韩诗》中《韩故》《内传》《韩说》亦失传，所存仅《韩诗外传》及《毛诗郑笺》。朱熹已注意到《文选注》中多存《韩诗章句》，曾有辑抄之意，终未措手。应麟受此启发，据世间诸书所引三家诗传（注）之佚文，汇编成帙，又

旁搜所见异义，附缀其后，成《三家诗考》（又称《诗考》）1卷，每条各注其出处。三家诗注以《韩诗》后亡，唐以来注书家也多引其说，故所辑佚文较多，齐、鲁二家仅数条而已。另辑有《周易郑康成注》1卷，皆附刻《玉海》后。

郑玄《易注》，《隋书·经籍志》著录为9卷，南朝齐时惟传郑注，梁时与王弼《易注》同列于学官，隋朝王注盛行，郑注微没，但两《唐书》经籍艺文志仍著录为10卷，李鼎祚《周易集解》多有征引，知其书唐时尚存。至《崇文总目》时著录仅存1卷，为《文言》《序卦》《说卦》《杂卦》4篇，余皆散佚。至《中兴馆阁书目》时已不见著录，故其书当尽亡于两宋间。应麟辑得佚文1卷，但不注出处，次序先后与经文不合，且多有遗漏。故清惠栋重辑有《郑氏周易》3卷，袁钧又辑为《郑氏周易注》9卷，皆导源于王应麟。

此外，应麟尚辑有《庄子逸篇》39条，见《困学纪闻》卷10。另有《郑氏尚书注》、《论语郑康成注》、《左传贾服义》3种，或认为是王应麟辑，或认为是清人伪托应麟之名。

学者所谓王应麟创辑佚之成法，主要是指其《诗考》。《诗考》体例上的特点：一是有前、后序，主要部分有小序，介绍学术源流。二是内容分类编排，佚文用大书，释文用小注，规式清晰。三是凡所辑之文皆明注出处。四是释文有校考，间释文义和难字，决疑发覆，为读者提供方便。

**4. 文集的辑佚**

唐以上人文集，久经战乱颇多亡佚。宋人辑汇其散佚之篇，结成新集。如《文苑英华》这部千卷的总集，《太平广记》这部千卷的小说总集，其中都含有一定的辑佚性质的工作。至于个人文集，由于文献多无明载，又不标明辑者，加之复多散佚，所以宋人辑佚而成的别集到底有多少种，一时尚难说清，通过对古书目及有关序跋的深入细致地考查，也许能逐渐理出头绪。在此仅介绍二

部文献明确记载的由宋人辑佚而成的唐以上人文集。

汉扬雄《扬子云集》。扬雄，汉时本无集，《汉书·艺文志》仅载有《扬雄赋》12篇，至《隋书·经籍志》始有《扬子云集》5卷，知为东汉以后人辑汇散佚而成，已具有大量的辑佚工作在内。《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仍作5卷，知是本在唐代仍流传，至唐末始亡佚。据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皇朝谭愈好雄文，患其散在诸篇籍离而不属，因缀辑之，得四十余篇。"[1]《直斋书录解题》也记之曰："大抵皆录《汉书》及《古文苑》所载……盖古本已不存在，好事者于史传、类书中抄录，以备一家之作，充藏书之类而已。"[2]故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雄集五卷，其本久佚。宋人谭愈始取《汉书》及《古文苑》所载四十余篇，仍辑为五卷。已非旧本。"宋谭愈之后，明人郑朴、清人严可均仍有辑补漏佚之事。严可均《铁桥漫稿》中有《重编扬子云集叙》，记之甚详。

《魏陈思王曹植集》。曹植死后，朝廷收其"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3]。至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称："《魏志（书）》：景初（237—239年）中，撰录（曹）植所著赋、颂、铭、诗、杂论，凡百余篇。《隋志》三十卷，今集十卷，比隋、唐本有亡逸者，而诗文二百余篇，反溢于本传所载，不晓其故。"书有亡佚而篇数益多，何也？陈振孙深知其故："其间亦有采取《（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诸[类]书中所有者，意皆后人附益，然则亦非当时全书矣。其间或引挚虞《（文章）流别集》，此书国初已亡，犹是唐人旧传也。"[4]

---

① 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九转引。

② 22卷本之卷十六别集类上。

③ 《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

④ 《直斋书录解题》22卷本之卷十六别集类上。

《四库全书》所收《曹子建集》10卷，是据南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刊本的翻刻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通考所载也，凡赋四十四篇，诗七十四篇，杂文九十二篇，合计之得二百十篇。较《魏志》所称百余篇者，其数转溢。然残篇断句错出其间，如《鹞雀》、《蝙蝠》二赋，均采自《艺文类聚》……《七哀》诗……见《宋书·乐志》中，……《弃妇篇》见《玉台新咏》，亦见《太平御览》。"由此可知，《曹植集》唐以前既有辑补漏佚之事，后有亡佚，宋人更据类书、史书等辑补之。今传本又经明清两代辑补，较宋本又有增溢。所以，唐以上人文集多存辑补之事，确为信史。

宋代的辑佚工作，除上述诸家之外，或以为曾巩（1019-1083）曾辑补校理刘向的《新序》，语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新序》原50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0卷，曾巩所得仅残卷，"校正其讹舛，而缀其放逸，久之《新序》始复全"。或以晋人孙绰《孙子》10卷，《意林》所存仅百余言，"《唐志》不录，至（宋）南渡后复出，盖本书亡逸，而后人补之者"，语见胡应麟《四部正讹》卷中[1]。或称南宋末王爚曾辑东周人言偃《言子》2卷，其言曰："受业仲尼（孔子）者，曾子外……有《言子》二卷，元（当作"宋"）王爚裒集遗言为此书，然犹胜伪选远矣。"[2]《新序》、《孙子》、《言子》是否如此，是否属辑佚，都值得研究。此外，宋人对古佚医书的辑佚工作也当有之，由于人们缺乏系统的研究，一时还很难说清。

总之，辑佚工作到了宋代已经渐趋成熟，到南宋时已逐渐进入到自觉的、明确的辑佚阶段。所以人们通常认为辑佚工作始于宋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

① 《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07页。

② 见同上，第41页。

## 二、元代的辑佚活动

前面已经谈到，辑佚到宋代已经成熟，辑佚工作已有成法，而元人并未加以宏扬，辑佚工作也未得到很好的发展，其可称道者似仅有元末陶宗仪的《说郛》，此外尚有一些辑佚性的小制作。

**1. 陶宗仪与《说郛》**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元末黄岩（今属浙江）人。约生于英宗至治元年（1321）前后。青年时，博学工文章，曾有志于科名，应乡试一次，因所作试文论及时事，为主试官所忌而落第，遂绝意仕途，埋首读书，于古学无所不窥，尤刻意小学。家境贫寒，常从友人借贷买书或借书抄录。元末避兵乱，侨居松江（今属上海），以授徒为生。有弟子在泗泾之北的南村，为其置地造屋，因自号"南村"，又号"泗滨老人"。入明又30多年，洪武（1368—1398）初累次征举不就，洪武末有司聘为教官。永乐（1403—1424）初卒，年80余。平生著述甚富，有《辍耕录》30卷，《书史会要》9卷，《四书备遗》2卷，《国风尊经》、《草莽私乘》、《古刻丛钞》、《沧浪棹歌》、《元氏掖庭记》、《琴笺图式》、《幽怪录》、《辍耕曲录》各1卷，《南村诗集》4卷，《游志续编》2卷，另《千顷堂书目》尚载有《金丹密语》1卷，凡15种。《说郛》100卷，辑成于寓居松江时。时杨维桢（1296—1370）也避兵乱于松江，为之序。维桢卒于明洪武三年（1370），故《说郛》之辑成，当在元末之际。

《说郛》分类选辑历朝"士林罕见"的经、史、小说、杂记一千余家，是一部颇有价值的综合性大型丛书。原本久佚，现有二种板本流传，一是民国张宗祥据六种明抄本校理，民国十六年（1927）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百卷本（是为涵芬楼百卷本），所得仅725种。一是清顺治三年（1646）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宛委

山堂刊120卷本，收书1 200余种，是为明末清初姚安陶珽重辑本，已非宗仪之旧，《四库全书》所收即是本。《说郛》虽不是一部专门的辑佚丛书，但其中原书亡佚而陶氏自类书中抄缀而成的辑佚之书也有相当的数量。如汉应劭的《汉官仪》1卷、晋郭颁《魏晋世语》1卷等魏晋以前旧籍，皆为纯正的辑佚之作，虽仅为一鳞半爪，也弥为珍贵。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宗仪是书，实仿（宋）曾慥《类说》之例，每书略存大概，不必求全。亦有原本久佚，而从类书之中钞合其文，以备一种者。"[①]

陶宗仪的辑佚工作，主要成于元末，其把辑佚的注意力集中到古类书上，颇有意义，这对明代及以后的辑佚影响甚大，其辑佚书的范围比前代有较大的拓宽。不足之处是辑佚工作过于简略，也不注明出处，对明代的辑佚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2. 吴澄和屠曾的辑佚**

元人之书，其略存辑佚或事涉辑佚者，所知尚有吴澄所辑的《仪礼逸经传》、屠曾所辑的干宝《周易注》。

吴澄（1249—1333），字幼清，号伯清，学称草庐先生。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入元官至翰林学士。为一代名家，四方负笈从学者不下千余人。于学尤精《易》、《尚书》、《春秋》、《礼记》，平生撰著颇富。所成《仪礼逸经传》2卷，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编掇拾逸经，以补《仪礼》之遗。凡经八篇……曰'王居明堂礼'，取之郑康成（玄）《三礼注》所引逸文……（其引）郑注，不著所出，则与王应麟（所辑）《郑氏易（注）》同，由古人著书，不及后来体例之密，不足异也。"[②] 六经自秦火后多有缺佚，两汉复稍备，后又经晋末之乱，复有缺佚，《仪礼》亦然。吴氏据《大戴礼记》、《小戴礼记》、郑玄《三礼

---

① 子部·杂家类七。

② 经部·礼类二。

注》辑补传本《仪礼》经文之缺佚，成《仪礼逸经传》。

屠曾，未详知。东晋干宝《周易注》10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皆著录为10卷，《宋志》以下方不见著录，知其书亡佚在南宋末。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一云："《经义考》：（元）胡一桂曰：'干宝《周易传》十卷……'又曰：'……已无传，唯散见陆氏《（经典）释文》、李氏（鼎祚）《（周易）集解》，近海盐胡氏编《盐邑志林》，乃抄撮其仅存者刊行之。'张氏（惠言，清人）《易义别录》辑本序曰：'明姚士粦辑干常侍（宝）《易解》三卷，但取李氏《集解》之文，而又时有疏谬。丁教授杰补而正文，颇详具，今依而录之'。"[①] 这里面提到了海盐胡氏、姚士粦、丁杰三家辑本。然清人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所收干宝《周易注》1卷，题名作"元屠曾辑，孙堂补"。所以最先辑干氏《易注》者，当为元人屠曾，此辑又在明人姚士粦之前。朱彝尊《经义考》中所称海盐胡氏编《盐邑志林》，然今传《盐邑志林》题为明末樊维城辑编，其中确有干宝《易解》3卷，似当是海盐姚士粦所辑。然屠姓元明时也是海盐一带的望族，屠曾确为元人否，尚待详究，兹记之于此，备博雅之士明证之。

## 第二节　明代辑佚发展概述

明代的辑佚活动，陈光贻在《辑佚学的起源、发展和工作要点》一文中曾有"辑佚之学盛于南宋，而消沉于元明"之说。元代姑且不论，仅有明一代近300年间，辑佚活动较宋代有很大的

① 《二十五史补编》本册四第5060页上。

发展，无论是从事辑佚活动的人数、成果的规模，还是对辑佚的理性认识和理论阐述，都远在宋人之上，特别是正德（1506—1512）以后，而且有其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背景。

明代的辑佚活动，与其前的宋元时代、其后的清代相比，确有独特之处，时代特点十分鲜明。

## 一、明代辑佚的特点

李宗邺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古书的辑佚》中说：

明朝吴琯的《古今逸史》，屠乔孙、项琳之的《十六国春秋》，范钦的《今本竹书纪年》，孙瑴的《古微书》，都是辑佚范围的工作。[1]

不知是作者信笔写来还是邃含深思，李氏所举四书大致能反映明代辑佚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特征。

**1. 辑佚以消遣之书为多**

明代辑佚最主要的对象之一就是供广大市民日常消遣谈乐的稗官野史、笔记小说、志怪传奇一类的图书。明辑刊了许多说部丛书，如顾元庆的《文房小说》、陆楫的《古今说海》、吴琯的《古今逸史》、汤显祖的《虞初志》等皆为此类，其中多存辑佚之事。祁承㸁在《澹生堂藏书约》中说：

有得其所散见而即可凑合其全文者……如《北梦琐言》、《酉阳杂俎》之类，今刊本虽盛行矣，然悉据《太平广记》之所载。

---

[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76页。

胡应麟幼时曾戏辑诸古小说，为《百家异苑》。其在《二酉缀遗》卷中载《百家异苑·序》云：

> 自汉人駕名东方朔作《神异经》，而魏文（帝）《列异传》继之，六朝、唐、宋，凡小说以“异”名者甚众。考《太平御览》、《广记》及曾氏（慥）、陶氏（宗仪）诸编，有《述异记》……《异述》诸集，大概近六十家……今世有刻本者，仅《神异》、《述异》数家，余俱不行，乃其事大半具诸类书……余屏居丘壑，却扫杜门，无鼎臣野处之宾，以遣余日，辄命颖生，以类抄合，循名入事，各完本书。不惟前哲流风藉以不泯，而遗编故帙亦因概见大都。遂统命之曰《百家异苑》。作劳经、史之暇，辄一披阅，当抵掌扪虱之欢。[1]

2. 辑佚以汉唐别集为多

明代辑佚最主要对象之一就是汉、魏、六朝、唐人别集。明人辑刊了许多散佚之文，特别是辑汇唐以上人散佚之文而成的别集丛书，如胡应旂的《六朝诗集》，汪士贤的《汉魏诸名家集》，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佚名氏的《唐人集》，朱警的《唐百家诗》，冯惟纳的《古诗纪》等，其中不乏取之唐宋类书而属于辑汇散佚者。此自属辑佚之范围。

3. 辑佚以先秦汉魏子书为多

明代辑佚最主要对象之一就是先秦、汉、唐子部书。如旧题归有光辑的《诸子汇函》，其书虽有“荒唐鄙诞，莫可究诘”之陋，然里中不乏辑取周秦、汉唐子书以成者，如《尸子》、《隋巢子》、

① 《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6页。

《胡非子》、《尹文子》等皆为久已亡佚之书，此时复得再现，皆为辑佚所得。

**4. 辑佚以纬书为多**

明代的辑佚最主要对象之一就是谶纬之书。如孙瑴的《古微书》。

**5. 辑佚与"伪书"相连**

古佚之书，至明往往重出，其中不乏辑佚之作，或辑佚、作伪相结合。凡此类，清儒多以"伪书"妄断之。如《今本竹书纪年》、《十六国春秋》之类是也。胡应麟对此现象，则以自身体验在《经籍会通（四）》中说：

> 有宋世不存而近时往往迭出者，又以抄拾类书得之。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1]

其在《甲乙剩言》中记其所辑干宝《搜神记》时也有类似的论述：

> 此（《搜神记》）不过从《法苑（珠林）》、《（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诸书中录出耳……大抵后出之异书，皆此类也。[2]

胡氏这一论断，源自切身体验，颇有见地，对重新认识清人所谓明人"好造伪书"之说及明代突然出现的许多久已亡佚、甚至连《汉书・艺文志》都未著录的"异书"，是极富启发性的。其

---

① 《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1页。

② 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搜神记》提要转引。

中辑佚所得不在少数。

**6. 辑佚与藏、刻书家相连**

明代的辑佚活动，多与藏书家、刻书家、文献学家相关，而与经学家、理学家基本无涉。

**7. 辑佚尚不严密**

明人的辑佚，仅就目前所知见，其与清人相比，甚至与王应麟的《三家诗考》相比，其法尚不严密，真伪杂错，草率成书，考订未密，疏漏断烂，甚至连佚文的出处多不注明，更多不标明辑者。

**8. 辑佚多为细微之作**

明代的辑佚成果多为细微之作，与儒家经典之传注几无涉，与重要的古佚史也多无涉，所辑成的每一部书多以数条、十数条凑合为一种，或所辑多是卷帙较小的古佚书。

## 二、特点形成的原因

明代正德以后辑佚的发展及其特点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刻书业、藏书业的繁荣，对辑佚活动的发展及其特点的形成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 明代经济对辑佚的影响**

明代中叶以后，城镇手工业的发达，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而伴随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经济和城镇人口相对大大发展，市民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满足后，精神生活的欲望便会相应产生或提高。为了满足这种平民的精神生活要求，于是稗官野史、志怪传奇、笔记小说一类的图书便大量刻印流行。有文献记载说：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著。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有之。痴呆

> 女妇，尤所酷好……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警世之为，而忽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1]

所以不难理解，明中叶以后为什么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一类的古佚书的辑佚盛行一时。

**2. 搜集遗书之风对辑佚的影响**

明代学风空疏浅陋，颇受清人讥刺。但明代对古籍的搜求却很积极，特别是对罕秘失传已久的古籍的搜求成为一时之风光，竟致影响学府以“搜集遗书”为试题。据胡应麟《经籍会通（四）》记载：

> 近年楚试发策，以搜集遗书为问．一时雅士，多韪其言。窃惟我国家……中秘所畜简编，固应倍屣往昔，重以累朝史局，鸿钜肩摩，讵乏刘、班、王、魏等辈？而艺文一录，尚似缺如，是真有待于今日也！况今雕本盛行，异书迭出，较之汉唐，难易万万相悬，诚略仿前史求书遗意，稍示方向，事半昔人，功必百倍之。[2]

当时搜集遗书的风气之盛，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搜寻不得，便向古书中搜寻辑录凑成。这便是明代辑佚书及“伪书”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3. 文学复古之风对辑佚的影响**

明代社会发展到弘治、正德时期，首先从文坛开始，冲破了沉闷桎梏的文化空气。当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

---

① 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33 页。

② 《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66 页。

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掀起了文学复古运动，向统治文坛多年的“台阁体”和八股取士法展开了猛烈地冲击。他们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和“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的观点，文学复古运动声势浩大，晚期以王世贞的影响尤著。王氏独主文坛20年，一时官宦骚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潮流。这种文学上的复古，即复汉、唐之古，然汉、唐诗文别集不传于世者颇多，故而博辑汉、唐诗文之佚遗，凑合成帙而刊布天下也成一时之风气。这便是明嘉靖以后，明人辑佚为何以诗、文集为多之故也。

**4. 刻书业的发达对辑佚的影响**

明代刻书区域之广，刻书家之多、刻书数量之大，都是以往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明代书坊刻书具有明显的商业目的，所以雕板比较粗滥，但大量古籍也赖以翻刻流布。书商为谋利，便借助搜辑缀合之法来寻求世间久已不传的古籍佚书，雕印市售。此即胡应麟所谓“今雕本盛行，异书迭出”。如借名归有光（1506—1571）于天启六年（1626）序刊的《诸子汇函》，序刊之时归有光已卒50多年，显为书肆托名所为，以谋求市售取利，但其中确有世间久已亡佚之古籍。又如小说一类广布刊行，书贾之力不小。所以，明代书贾刻书的盛行，对搜辑佚遗之风的兴起，无疑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5. 私家藏书的盛行对辑佚的影响**

私家藏书，至宋代渐成风气，明代愈见其烈，已发展成文化史上一项重要事业。藏书家大都具有较为渊博的学识，其中不乏影响一代的文化名士、政界巨臂。清人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分藏书者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掠贩家五类，而在多数藏书家身上，这几种情况是兼而有之，只是某人在某一方面有所侧重而已。许多藏书家不惜重金购求珍本秘书，谋利之徒乘机作“伪”以欺之，故而久已失传的古书颇有所出。胡应麟

《经籍会通·四》云：

> 《三坟》自是毛渐伪作，《师春》是宋人集《左传》卜筮事为之，《甘氏星经》要亦天官家后人所补，《正训》自是辛德源作，宋人因其目补之而谬题以陆机。盖藏书者好事之过，务多得以侈异闻，而伪者得乘隙欺之。[1]

明代之“伪书”，其中不乏辑佚之作，更多存辑佚之法，而藏书家也自为辑佚，凡见之书目的奇罕秘籍，大都属此类之事也。所以，明代私家藏书之风的盛行，对搜辑佚遗、作伪的作用是绝不可低估的。

**6. 辑佚自身发展的内力对辑佚的影响**

辑佚之事自宋至元，代不绝人，渐为人所关注，他们的辑佚成果及对辑佚、佚书的理论阐述，对明代辑佚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内在影响力，如郑樵的《通志·校雠略》，洪迈的《客斋随笔》，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及《三家诗考》，宋濂的《诸子辨》，陶宗仪的《说郛》等，对明人搜辑佚遗多有启发。所以明代不仅辑佚活动较为活跃，而且对辑佚的理性认识也日趋明晰，象胡应麟、祁承爜等的辑佚理论和思想，较前人更加丰富明晰，阐述也更加明确具体。所以明代辑佚的发展是有其深厚的自身发展的内力，是其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其辑佚的特点也是辑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局限，而清人的辑佚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三、辑佚活动略述

明人辑佚，多不明标辑佚和辑者之姓名，仍署原作者之名，加

[1] 《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2页。

之辑佚多与“作伪”相结合，因此明人到底辑了多少古佚书，或做了多少属于辑佚范围的工作，不下一番大工夫逐一清理研究，是说不清楚的。所以，目前仅就知见资料，只能说其梗概，更详细情况尚有待专家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根据现有的资料，明代的辑佚活动主要在嘉靖至明末（1522—1644）这120年间。今按年代将其相对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论述，以见其历史沿革概貌。

## 第三节 嘉靖时期的辑佚

嘉靖时期从事过辑佚性活动的学者，所知有范钦、冯惟纳、薛应旂、陆楫、顾元庆等。

### 一、范钦的《范氏奇书》

范钦（1506—1585），字尧卿，一字安卿，号东明。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生于明正德元年（1506），卒于万历十三年（1585）。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三十八年以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赣，次年晋为兵部右侍郎，以此官致仕。著有《天一阁集》。范氏一生嗜藏书，曾历任江西、广西、福建、陕西、河南数省地方官，平生聚书达七万余卷。嘉靖四十年（1561）筑藏书楼名“天一阁”藏其书。藏书之富，有浙东藏书第一家之称。

嘉靖年间，范氏刻有《范氏奇书》22种，其中有世间久已失传、罕见之书多种，尤以《竹书纪年》最为引人注目。

《竹书纪年》人多以为是战国时魏国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在汲郡（治所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

批竹简书，以"科斗文字"书写，《纪年》是其中的一种，凡13篇。由于它按年编次纪事，故被称为"纪年"；又由于其写在竹简上，故又被称为《竹书纪年》；又由于出土于汲郡古墓，或称为《汲冢纪年》。晋代学者荀勖、和峤、束皙、卫恒等曾对其进行整理。是书唐初尚完存，《隋书·经籍志》著录为："《纪年》十二卷，《汲冢书》并《竹书同异》一卷。"唐以后逐渐散失，至南宋仅残存3卷，南宋末残存3卷也亡佚不传。范氏《竹书纪年》2卷一出，吴琯、赵标等纷纷传刻。清人多疑其为明人伪作之书，如《四库全书总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皆如是论，而姚振宗又考定实为范钦辑录：

> 《竹书纪年》宋时仅残存三卷，《中兴书目》及《宋志》所载者是也。晁《志》、陈《录》、马《考》皆无其目……明《文渊阁书目》、《世善堂书目》亦无此书。而独见于范氏《天一阁书目》云："《竹书纪年》二卷，梁沈约附注，明司马公订，刊板藏阁中。"司马公者，谓其远祖范钦……乃知今本二卷称沈约注者，为钦所辑录，其小夹行之注，亦钦所为也。[1]

至民国六年（1917），王国维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叙曰：

> 余治《竹书纪年》，既成《古本辑校》一卷，复怪《今本纪年》为后人搜辑，其迹甚著，乃近三百年学者疑之者固多，信之者亦且过半，乃复用惠（栋）、孙（星衍）二家法，一一求其所书，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

---

[1] 《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一二，《二十五史补编》本册四第5257页。

不袭他书，所增加者年月而已。[1]

王国维考定其辑录所出，可谓下过一番大功夫。然范钦是书作伪乎？辑佚乎？当今学者公认其伪、辑并存。如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认为：

今本《竹书纪年》也不完全是范钦伪造的，是他在各种古书引证古本《竹书纪年》辑录的，不过加些删削，又伪造一部分罢了。[2]

此说可信。然范钦的《竹书纪年》以辑佚目之也不为过，只是受当时风气、辑佚发展时代水平所限，其辑佚方法还不十分严密，加之受藏书家炫耀所藏多罕奇的心理作用，故意掩饰其辑佚的痕迹，后人以伪书论之也是言有所本。但辑佚学发展到今天，再完全以伪书论之，则有失实事求是。所以，所谓范钦“伪作”的《竹书纪年》，基本还是一部辑佚书，是辑佚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辑佚现象和辑佚形式。可以想见，范钦以《竹书纪年》之法所辑成的书定会不少，如见于《范氏奇书》中的陆绩注《京氏易传》3卷、赵蕤注《关氏易传》1卷等皆当注意。

《范氏奇书》中尚有一部明人高彝辑的《郭子翼庄》也当注意，只是一时无从查找此书，也不知高彝为何人，姑存疑待考。

---

①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方诗铭）附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

## 二、诗文小说的辑汇

这一时期还辑刻了多种诗、小说丛书，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六朝诗集》、《古今说海》、《文房小说》等，内中不乏辑佚之作。

薛应旂和他辑编的《六朝诗集》。薛应旂字仲常，号方山。武进（今属江苏）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知慈谿，屡迁至南京考功郎，忤严嵩，谪建昌通判，浙江提学副使、陕西按察司副使，罢归。著有《宋元资治通鉴》157卷、《四书人物考》40卷、《宪章录》47卷、《（重修）考亭渊源录》24卷、《方山文录》22卷、《甲子会纪》5卷等。《六朝诗集》刊成于嘉靖中，在所收曹魏至隋间24家诗集中，如《梁武帝集》、《梁简文帝集》、《梁元帝集》、《梁宣帝集》、《后周明帝集》、《陈后主集》、《隋炀帝集》等，皆为久已散失之书，此复刊布，似辑汇散佚之作而成。

陆楫和他辑编的《古今说海》。陆楫（1515—1552）字思豫，上海人。生于正德十年（1515），卒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是书辑成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体例类《意林》、《类说》，分类辑汇古今小说。分：说选部，有小录、偏记二家；说渊部，有别传一家；说略部，有杂记一家；说纂部，有逸事、散录、杂纂三家，凡四部七家135种，每种各自为帙，故又类如《说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

> 虽不及曾慥《类说》，多今人所未见；亦不及陶宗仪《说郛》捃拾繁富，巨细兼包……参互比较，各有所长，其搜罗之力，均不可没也。[1]

---

[1] 子部・杂家类七，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062页下。

其《说渊部》所载多为唐人小说，或取之前人旧辑，或采辑于诸书，虽不尽为辑佚之事，但也有辑佚所得。姑记之。

顾元庆和他辑编的《文房小说》。顾元庆（1489—1565）字大有，学称大石先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著有《云林遗事》、《山房清事》、《夷白斋诗话》等十余种。家有堂名“夷白”，藏书万卷。是书所收汉宋间书42种，绝大部分为说部之书。其成也似《古今说海》，虽不尽为辑佚之事，但也不乏辑佚所得。姑记之。

## 第四节 万历时期的辑佚

万历时期的辑佚活动，较之嘉靖间活跃，而以胡应麟、梅鼎祚的成绩较显，他如姚士粦、屠乔孙、吴琯等，也各有所成。

### 一、胡应麟的辑佚活动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晚年改字明瑞，别号石羊生。兰谿（今浙江兰溪）人。生于嘉靖三十年（1551），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为明代最著名的文献学、考据学家，兼事辑佚。举万历四年（1576）乡荐，久试不第。自幼嗜学成性，平生聚书四万多卷，一生精力尽用于收藏案作。曾自述曰：

> （一生）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頀，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1]

[1] 《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3页。

平生读书、校书甚勤苦，以博学闻名当世，著述甚富，尤好古文辞。年未40，著撰已约有千卷之多，后十余年笔耕不辍。然书稿多散佚，今传者仅《少室山房四集》204卷，即《笔丛》48卷、《续笔丛》16卷、《类稿》120卷、《诗薮》20卷。其在辑佚方面的成就，一是辑佚实践，二是于辑佚理论也颇有建树，后者尤高于当时。这里只介绍其辑佚实践，其辑佚理论将在《辑佚学研究的进程》一章中加以介绍。

胡氏幼时就曾戏辑过古佚小说，名曰《百家异苑》。是书今已不传，惟《二酉缀遗》中存其自《序》，据而可知其梗概。其《百家异苑序》曰：

> 自汉人驾名东方朔作《神异经》，而魏文（帝）《列异传》继之，六朝、唐、宋，凡小说以"异"名者甚众。考《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及曾氏（慥）、陶氏（宗仪）诸编，有《述异记》二卷、《甄异录》三卷、……《贤异录》一卷，此外如《异苑》、《异闻》、《异述》、《异诚》诸集，大概近六十家，而李翱《卓异记》、陶穀《清异录》之类，弗与焉。今世有刻本者，仅《神异》、《述异》数家，余俱不行，乃其事大半具诸类书，郑渔仲（樵）所谓"名亡实存"者也；第分门互列，得一遗二，虽存若亡。余屏居丘壑，却扫杜门，无鼎臣野处之宾，以遣余日，辄命颖生，以类抄合，循名入事，各完本书。不惟前哲流风藉以不泯，而遗编故帙亦因概见大都。[1]

胡氏从类书中辑古佚小说，并自称为幼时"戏辑"之作，书虽已不传，然其辑佚之事此《序》言之凿凿。晋人干宝《搜神记》，宋

---

[1] 《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6页。

时已佚，胡氏曾据类书辑成一辑佚本。其在《甲乙剩言》中记曰：

姚叔祥（士粦）见余家《藏书目》中有干宝《搜神记》，大骇曰："果有是书耶？"余应之曰："此不过从《法苑》、《御览》、《初学》、《书钞》诸书中录出耳。"[1]

胡氏辑《搜神记》佚书之事，姚士粦在其《见知编》中也有记载：

余尝见其（胡应麟）书目有《搜神记》，欣然索看。胡云："不敢以贻知者，率从《法苑珠林》及诸类书抄出者。"[2]

胡、姚所记相合，其辑《搜神记》无疑。故后人或以为今传《搜神记》即胡氏所辑。又辑有宋人张耒《柯山集》。其在《经籍会通（一）》中记之曰：

张文潜（耒）《柯山集》一百卷，余所得仅十三卷，盖抄合类书以刻。[3]

胡氏大宗辑佚成果多复亡佚，今所见《二酉缀遗（中）》内尚保存其辑佚的零散篇章，尤以志怪小说为多。如据《三国志·钟繇传》裴注辑得《陆氏异林》佚文一则，记之曰：

此书盖吴人士龙（陆云）犹子撰者，而诸家绝无此

---

[1]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转引，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207页中。
[2] 据《四库提要辨证》转引，中华书局1980年四册本册三，第1143页。
[3] 《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1页。

目，仅见《三国志·钟繇传》（裴）注中，因录此。[1]

又如辑魏文帝曹丕《列异传》佚文一则，记之曰：

《列异传》三卷，《通志》称魏文撰，而《通考》及《宋志》、《书目》皆无之，盖自宋已亡矣。惟裴松之所引一事，附见《蒋济传》注中。魏文与（蒋）济同时，当是（蒋）济自语魏文者，今录此。[2]

胡氏在《三坟补逸（上）》中又有论"《汲冢》三书注"及《琐语》之语曰：

三子皆六朝名胜，胡以疏漏若斯？余尝欲为之会萃笺解，并裒其语之逸于本书而存于他籍者，及《琐语》诸篇，本书全逸而他籍仅存者，合为一编，以贻同好。[3]

胡氏在《二酉缀遗（中）》中又有记曰：

六朝宋虞之有《妒记》一卷，至唐不传，而宋王棋补之，今所补者又不存矣。余生平二亲极念，而不幸际敝通之厄，居常扼腕弗堪，每欲丛录古今史传中事迹，以补二书之亡而未暇。[1]

---

1 《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8页。

2 同上。

3 《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8页。《琐语》为汲冢竹书之一，凡11篇。同页又有言："《琐语》之文，类书间载"。

1 《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5页。

如此之类，在胡氏著作中颇多。可见其一生确有很多的辑佚活动。胡氏一生在辨伪、考据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家富藏书，时人称之“江南藏书，胡元瑞号为最富”，平生嗜好古籍成癖，其在《二酉山房记》中自述云：

> 余受性颛蒙，于世事百无一解，独偏嗜古籍，七龄侍家大人侧，闻诸先生谈说文典，则已心艳慕之，时时窃取绣阅。[1]

由嗜古而至崇古。其在《经籍会通（四）》中曾说：

> 宋世书千卷，不能当唐世百；唐世书千卷，不能当六朝十；六朝书千卷，不能当三代一，难易之辨也。然今世书万卷，亦不能当宋千一。

胡应麟正是在这种嗜古、崇古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搜辑、研究古佚书成为其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辨伪、考据学的研究中也能自觉地运用辑佚之法。

胡氏的辑佚是与其读书治学联系在一起的，其辑佚活动尤以取资类书为最多，并探讨了辑佚与类书的关系。这些对明末及清代的辑佚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研究明代的辑佚现象，胡应麟是一位特别值得注意的重要人物。

---

1 《少室山房类稿》卷九〇，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影印《续金华丛书》本。
2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3页。

## 二、梅鼎祚的辑佚活动

梅鼎祚（1549—1618），字禹金，宣城（今属安徽）人。生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卒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古学自任，诗文博雅，王世贞称之，欲荐于朝，辞不赴。筑无逸阁，藏书、著述于其间。著有《梅禹金集》、《石宝集》等，辑有《三才记》、《汉魏八代诗乘》、《青泥莲花记》等。辑成《古乐苑》52卷、《唐乐苑》（卷帙未详）；又辑成《历代文纪》203卷，其含《皇霸文纪》13卷、《西汉文纪》24卷、《东汉文纪》32卷、《西晋文纪》20卷、《宋文纪》18卷、《南齐文纪》10卷、《梁文纪》14卷、《陈文纪》8卷、《北齐文纪》3卷、《后周文纪》8卷、《隋文纪》8卷、《释文纪》45卷。

《乐苑》二种，是在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基础上增辑而成，意在总汇先秦至唐有关“乐府”一体。《四库全书总目》《古乐苑》提要说：

> 是编因郭茂倩《乐府诗集》而增辑之……其据拾遗佚，颇足补郭氏之阙，其解题亦颇有所增益。[①]

是辑凡不见于《乐府诗集》者，多为辑拾漏佚之事。

《历代文纪》之辑，意在与冯惟纳《古诗纪》相配合，目的也是总汇先秦至隋历代之文。清人评其《皇霸文纪》曰：

> 此编上起古初，下迄于秦，故曰《皇霸文纪》……

① 集部·总集类四，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709页下。

网罗繁富，周秦以前之作，莫备于斯。[1]

清人评其《西汉文纪》曰：

是编则一以《史记》、《汉书》为主，而杂采他书附益之，所据为根本者，较诸子杂言颇为典实。故所收于班（固）、马（司马迁）二史之外者，亦藉以参校是非，不至如《皇霸文纪》之滥。如飞燕奏笺，成帝答诏，张良、四皓往返书，孔臧与子弟书，东方朔《宝瓮铭》，李陵、苏武往返书，刘向上《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奏，扬雄《润州牧箴》，卓文君《司马相如诔》诸篇，依托显然者，皆能辨之。其他如……要其所漏不过百中之一……三代以下文章，莫盛于西汉，西汉莫备于此编。含英咀华，固著作之骊渊矣。

清人评其《东汉文纪》曰：

是编虽以正史为宗，而杂书之作始盛于东汉，即刘珍、张璠诸《纪》，著录正史者亦逾八家。沿及六代，小说繁兴，其时去洛京（指东汉）最近，故依托附会，尤较西汉为多……而西汉自五凤砖数事以外，寥寥无多，其碑碣文词、器物铭识，亦往往惟称东汉。鼎祚搜罗既富，义取全收……至如曹全一碑，近代始出，亦复捃摭不遗，其采辑亦云勤矣。

清人评其《梁文纪》曰：

---

1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四，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720页中。

> 是集采梁一代之文，多取之《梁书》、《南史》及诸家文集，故所录不甚繁碎，考证亦颇精核。

清人评其《北齐文纪》曰：

> 北齐著作，邢（邵）、魏（收）居首，其余零篇短札，取备卷帙而已。所采自正史以来，不过《文苑英华》、《艺文类聚》、《通鉴》诸书。盖流传本少，搜辑为难，非其网罗之未备也。[1]

综上所引述，梅鼎祚辑编《历代文纪》之取材，多以正史载记为宗，附以诸家文集、类书、史书、子书及总集，其法大抵与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相同。严氏之辑今人俱以辑佚目之，且可均实为增补鼎祚而成，故梅鼎祚实为明代一大辑佚家。

梅氏《历代文纪》，又称《八代文纪》，《四库全书总目·宋文纪》称其全书"溢三百卷"。梅氏生前仅刻成刊行《皇霸文纪》至《西晋文纪》等四纪，梅氏卒后，应天府巡按御史张煊、宁国府周维新次第开雕，《四库全书》所收仅 203 卷，较原辑少百余卷，知其散亡也多，如《东晋文纪》、《北魏文纪》等今皆不传。

梅鼎祚尚辑汇宋人吴潜（？—1262）散佚之文而成《履斋遗集》4 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记之曰：

> 《履斋遗稿》四卷，宋吴潜撰。原集久佚，此本为明

[1] 以上引文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各书提要，中华书局 1965 年影印本，第 1720—1722 页。

> 梅鼎祚所辑，故《宋史》本传所载奏疏，皆已无存，仅得诗一卷，词一卷，杂文二卷[1]。

邵懿辰辨之曰："奏疏有明刊本，故鼎祚不列入。"陆心源《仪顾堂题跋》也云：吴潜有"《许国公奏议》四卷，明代溧阳吴氏祠堂有版，凡《宋史》所载诸奏疏皆在其中"[2]。梅氏所辑为《遗集》，故《奏议》已收之文皆不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潜原集既佚，则收拾放佚以存梗概，鼎祚亦不为无功矣。"[3] 所谓"亦不为无功"之论颇为中肯，辑佚之事即在于此。

## 三、姚士粦的辑佚活动

姚士粦字叔祥，海盐（今属浙江）人。年 13 而孤，年 20 犹目不识丁，寓居德清（今属浙江）姜氏家，姜氏始授以句读，晚乃卓然自立，学问奥博。搜罗秦汉以来遗文，撰《秘册汇函》跋尾，具有原委。著有《后梁春秋》2 卷，《吴少君遗事》1 卷，《只见编》3 卷。《陆氏易解》，即吴·陆绩《周易注》也。原本久佚，姚士粦所辑是本，初刻入《盐邑志林》丛书中，清《四库全书》据而收录。《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曰：

> 原本散佚，明姚士粦采陆氏（德明）《经典释文》、李氏（鼎祚）《周易集解》及（陆）绩《京氏易传注》，辑为此本，凡一百五十条。[4]

---

[1] 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91 页。

[2] 上引皆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五〇转引，中华书局 1964 年本 1373 页。

[3] 卷一六三，中华书局 1965 年影印本，第 1398 页上。

[4]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 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之曰：

> 昔宋王应麟辑《郑氏易注》，为学者所重。士粦此本，虽不及应麟搜讨之勤博，而掇拾残剩，存什一于千百，亦可以见《陆氏易注》之大略矣。[1]

就目前知见，姚氏此辑在明代的辑佚活动中是不多见的古经注佚书的辑本。其书始见于樊维城辑刊的《盐邑志林》。考樊维城（？—1643）之仕历，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除海盐令，天启间迁礼部主事。故《志林》之辑刻，定在万历末、天启初间。所以，士粦是书之辑成，定在万历中末间。姚氏另辑有干宝《易解》3卷，又与辑《十六国春秋》。干宝《易解》3卷，有清乾隆年间丁杰辑补本。

## 四、《十六国春秋》辑本

《十六国春秋》原102卷，北魏崔鸿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北宋初修《太平御览》多引此书，至仁宗时的《崇文总目》及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郡书录解题》已均不著录；司马光修《通鉴》时所见似已是20卷的抄略本。故学界一般认为是书原本亡于北宋间。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兰晖（或作辉）堂忽有100卷本刊行，清人或以其为“明嘉兴屠乔孙、项琳之所伪本”[2]，而王鸣盛则称：

---

① 卷一，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2页中。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语。

（是本为）屠乔孙迁之刻，贺灿然为序者，亦为一百卷，乃乔孙与友人姚士粦辈，取《晋书·载记》、《北史》、《册府元龟》等书伪为之，非原本。[1]

《四库全书》所见之本，贺灿然之序已不附载，然浦起龙、吴骞皆称见之。清人已逐渐认识到，明百卷本《十六国春秋》同其他伪书有所不同。至民国间，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则更直斥"伪作"之说曰：

（屠乔孙等）失在不自居缀辑之名，而必追题崔氏（鸿），遂致有河豚赝本之讥耳。然讵不能与《述异记》、《博物志》之类并传耶。且考吴寿旸《拜经楼题跋记》卷二载其父吴骞语云："按屠乔孙等《十六国春秋·序》自谓'辑录陈编'原未尝作伪人，如《于陵子》、《天禄阁外史》之比也。"屠《序》今未见，不知其说云何？果如吴氏（骞）之言，则于此书尚有何讥焉！[2]

时至今日，学者已多以辑佚书目之。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则论之曰：

明朝万历年间，屠乔孙、项琳之两人，从《晋书》、《北史》、《册府元龟》、《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辑出有关十六国的史事，加以整编，共成一百卷，仍题为魏崔鸿撰，屠乔孙、项琳之同订，这就是现今流行本

---

① 《十七史商榷》卷五二。
② 卷七，中华书局1980年新排印四册本册一，第388页。

> 的《十六国春秋》。有人认为屠乔孙的是伪作，不及清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为真，其实汤本是辑本，屠本也是辑本，只要是从唐、宋史书类书中辑出来的，大致和原书还差不多远，只是缺了赞、序、表三项。[1]

李宗邺认为，由于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材料丰富，编制得体，所以唐修《晋书·载记》30篇，"完全采录崔书"，"而屠乔孙等又从《晋书》的《载记》里拿出来，并补充些别的材料，使之恢复原著名称"。关于屠本《十六国春秋》，四库馆臣也不得不承认：

> 万历以后，此本忽出，莫知其所自来。证之《艺文类聚》诸书所引，一一相合……其文皆联缀古书，非由杜撰。[2]

综上所述，《十六国春秋》应是一部辑佚书，只是由于受时代风气、辑佚发展的时代水平的影响，其辑佚方法还不甚科学。如辑佚不注出处，缀合不加标识等，然辑佚者能详考原书体例篇第，使其辑佚尽力恢复原貌；加之原《序》失传，辑佚者又未能标明"辑编"一类的字样，故后人或以"伪本""伪作"论之。但辑佚学研究发展到今天，若仍以"伪书"称评之，则有失客观公允。

是本的辑佚者，似有：屠乔孙、项琳（之）、姚士粦等3人。士粦，前已述及。屠乔孙、项琳（之）未及详考，据手头资料推测，仅知乔孙字迁之，浙江嘉兴平湖人，似为屠应埈（1502－1546）之子（或孙），应埈有《兰晖堂集》可证；其母（或祖母）项氏（1497－1587）。项琳（之），当是屠乔孙母族中人。然其中

---

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6页。

2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六，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84页。

有待详考者尚多，如明有屠侨（1480—1555）、项乔（1494—1553，字迁之，与乔孙字同）者，据而推测，“屠乔孙”似非人之真名。凡此皆有待进一步证实。

### 五、吴琯的辑佚活动

吴琯，漳浦（今属福建）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辑编有《唐诗纪》、《古今逸史》，二书多存辑佚之事。

吴琯曾刻冯惟纳《古诗纪》，以《古诗纪》止于隋，遂依照《古诗纪》之例辑成《唐诗纪》，以与冯《纪》相衔接。初唐、盛唐诗辑成后即先开雕，故今所传仅此，余皆不传。是书多存辑汇散佚之事。《古今逸史》收辑汉魏六朝至唐宋间史记、笔记、小说、志乘等 50 多种，分成《逸志》、《逸记》二大部，《逸志》又分有“合志”13 种、“分志”14 种，《逸志》又分有“纪”12 种、“世家”5 种、“外传”11 种，计 55 种。其中也不乏辑佚之本，故李宗邺以其为“辑佚范围的工作”。

## 第五节　晚明时期的辑佚

明天启、崇祯年间的辑佚活动，较之万历年间又有发展，其辑佚更为纯正，范围也有一定突破，辑佚也颇具规模。明代辑佚者凡 6 大家最引人注目，而晚明则占其 3。所以晚明的辑佚实为清代辑佚之先声。

## 一、祁承㸁的辑佚活动

祁承㸁（1562—1628），字尔光，号夷度。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2），卒于崇祯元年（1628）。万历三十二年（1604）43岁中进士，历官山东、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数省，以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致仕。其著述，《明史·艺文志》载有《国朝征信录》212卷、《澹生堂余苑》604卷，《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载有《牧津》44卷、《澹生堂藏书约》4卷（一作1卷），《澹生堂藏书目》14卷等。其祖父祁清进士出身，官致陕西布政使。承㸁出身官宦书香世家，自幼喜欢读书，常钻到祖父的藏书室半天不出。当其在富春山学馆读书时，闻知杭州书坊刻印了一部通史，专程赴杭购得一部，返回学馆昼夜攻读，月余读毕，因劳苦过度而病倒，数月内寝卧不安，险些丧命。又喜藏书，平生聚书9000多种10万余卷，建澹生堂以藏之。他嗜书如命，读书拼命，精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撰辑勤苦。其在辑佚方面的成就一是辑佚书，二是对辑佚理论的建树。

承㸁的辑佚活动与藏书、校书、读书密切相连。其在《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训略》中记述自己的辑佚工作说：

> 每至检阅，凡正文之所引用、注解之所证据，有涉前代之书而今失其传者，即另从其书各为录出。如《周易坤灵图》、《禹时钧命诀》、《春秋考异邮》、《感精符》之类，则于《太平御览》间得之；如《会稽典录》、张璠《汉纪》之类，则于《北堂书钞》间得之；如晋《简文（帝）谈疏》、《甘泽谣》、《会稽先贤传》、《渚宫故事》之类，则

于《太平广记》间得之。诸如此类，悉为裒集。[①]

遗憾的是祁氏所辑之书多未刊行，后多散佚不传，只能据此及《澹生堂藏书目》略见痕迹。所知尚辑有《世本》，后辗转归清人孙星衍，再为秦嘉谟所得，秦嘉谟在《世本辑补·自序》中记之曰：

> 复得孙观察星衍所藏澹（原作淡）生堂抄辑《世本》二卷。[②]

商务印书馆在《世本八种·出版说明》中记述澹生堂所辑《世本》说：

> 到了明代，澹生堂祁氏也抄辑过《世本》二卷，未刻。底本为孙星衍所藏，后归秦嘉谟，为秦氏《世本辑补》所据蓝本之一，原本今也不可得见。

孙星衍曾助孙冯翼辑过《世本》并传于世，星衍为之作《重辑世本序》，其中提到钱大昭的辑本，然于己之所藏祁氏辑本却一字无提，不知何故。但我们可以知道，祁氏所辑《世本》不仅为秦辑本所参考，孙辑本中也当有祁氏的成绩。

祁氏辑佚活动，似是其致仕以后的事情。其辑佚成果绝不限于上述所提到的 11 种，详情已不能尽知，似《澹生堂余苑》中尚有保存，未及查。其有关辑佚的理论，将在《辑佚学研究的进程》一章论述，此不赘言。

---

①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7 页。

② 《世本八种》本，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第 2 页。

## 二、张溥辑汉魏六朝集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太仓（今属江苏）人。生于万历三十年（1602），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崇祯四年（1631）进士。与里中张采同学齐名，时人并称“娄东二张”。溥性宽和，广交博友。崇祯初，邀集郡中名士建复社，以复古学为宗旨；及中进士后交游日广，自谓以嗣“东林”。在明末，复社的“声气蔓衍，几遍天下”，执政恶之。里人陆文声求入社，溥拒不接纳，陆氏遂诣阙揭发张溥及复社。明廷严旨究办，溥死后事尤不已。溥学通四部，卒后朝廷曾诏征其遗著，先后录上者凡3 000余卷，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34卷、《春秋三书》32卷、《历代史论二编》10卷、《汉魏六朝百三家集》100余卷。所辑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对后世影响最大。

明时辑编汉、魏、六朝诗文者，诗有嘉靖间冯惟纳《古诗纪》等，文有万历间梅鼎祚《历代文纪》，合诗文而为集者有万历间汪士贤《汉魏诸（二十二）名家集》、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以张燮《七十二家集》为基础，又别取冯氏《古诗纪》、梅氏《历代文纪》书中其人著作稍多者，又从《艺文类聚》等书中辑拾一些残篇佚文，删重存异，辑成《汉魏百三名家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之曰：

> 溥所撰述，惟删定《名臣奏议》及此编为巨帙。《名臣奏议》去取未能尽允，此编则元元本本，足资检核。溥之遗书，固应以此为最矣。

> （此编）州分部居，以文隶人，以人隶代，使唐以前作者遗篇，一一略见其梗概，虽因人成事，不可谓之无

功也[1]。

是书多存辑汇散佚之事，具有辑佚性质，故后人或以辑佚目之，颇中肯允洽。

## 三、孙瑴及其《古微书》

孙瑴（一作“縠”），字子双，华容（今属湖南）人。《中国人名大辞典》作孙縠，称其为清人，“生于明季”。然《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确载有“明刻本”，所以孙氏其人当为晚明人，书成也当在明末，其亡似在清初。

孙氏曾杂采旧文，分为四部，一曰《焚微》，辑秦以前之逸书；二曰《线微》，辑汉晋间笺疏；三曰《阙微》，征皇古72代之文；四曰《删微》，总名之曰《微书》。前三部复佚，惟《删微》一部传，后人刊刻仍以《微书》名之

是书所辑专为纬书。纬书是汉代方士和儒生混合搞成的以神学迷信的观点方法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著作，是儒家经传的外编，其内容多属五行神说和封建迷信，但其中也保存了一些先秦以来的学术遗说，也记录一些有关古代天文、历法、地理方面的资料，它对了解、研究汉代社会的政治、思想、学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隋朝出于统治的需要，大禁纬书，焚毁几尽。所以自隋朝以后，纬书多已失传。孙氏《古微书》广泛搜集汉唐古籍中称引的纬书之佚文而成，今传本有：

《尚书》纬　19种5卷

《春秋》纬　15种8卷

《易》纬　12种3卷

---

[1] 卷一八九，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724页上、1723页下。

《礼》纬　3种3卷
《易》纬　3种3卷
《乐》纬　3种3卷
《诗》纬　3种2卷
《论语》纬　5种2卷
《孝经》纬　7种5卷
《河图》纬　19种3卷
《洛书》纬　8种2卷

凡10纬94种，合为36卷。如据《太平御览》卷36所辑《尚书考灵曜》的一条佚文：

> 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

这条反映汉人对宇宙天地运动的科学认识的资料，对中国科技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是极为珍贵的，惟赖纬书得以保存。

孙氏《古微书》首开专辑一类古佚书之先河，此对后世影响也大。但是书之辑，皆不注明出处，核查极为不易，清人钱熙祚有鉴于此，复为查考出处，凡可知者逐一注明。另所辑多有遗漏，考证间有失误，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之曰：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去隋未远，所引诸纬如《河图圣洽符》、《孝经雌雄图》之类，多者百余条，少者数十条，瑴亦未睹其书，故多所遗漏。又摘伏胜《尚书大传》中《洪范五行》一篇，指为神禹所作，尤属杜撰。"又称其曰："然其采摭编缀，使学者生于千百年后犹见东京以上之遗文，以资考证，其功不可没。《经义考·毖纬》一门所引，据出瑴书者十之八九，则用力亦可谓勤矣。"[1]

---

1　卷三四，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280页下。

## 四、《诸子汇函》和《古今佚书》

《诸子汇函》旧题归有光（1506—1571）辑，天启六年（1626）序刊，时去有光卒年已达55年之久，似后人依托。凡93家26卷，其中多有采辑先秦旧籍中之佚文逸言而成者。如《文子》、《汗子》、《尸子》、《嚣嚣子》、《波弄子》、《子家子》、《希子》、《薛子》、《三柱子》、《岁寒子》、《首山子》、《潼山子》、《云晁子》、《随巢子》、《符子》等，虽为零言残句，但辑佚之法颇存。其中《文子》、《尸子》、《三标子》（即《鲁连子》）、《随巢子》等，清人皆复有辑本，然多以此辑为首开，论辑佚者也不可不知。

《古今佚书》，见于近代藏书家蒋汝藻《传书堂善本书目》著录，凡219卷，其注云：

> 明刻本。卢抱经（文弨）、周季贶（星诒）通部手校并跋。[1]

如蒋氏所记真确，这应是明人又一部巨大辑佚著作。惜不知何人所为，其书今下落也不详。姑附记于此，以备博雅之士资考。

明人辑佚活动绝不止上述这些，但由于人们对明代的学术不大注意，笔者研究不够，一时也无从详查遍览，漏略定多，只有企盼学人发微补正，使明代的辑佚活动日见昭彰。另外，有些书是否为辑佚书，学界定有争议。

---

[1] 卷七子部。

# 第五章　清代辑佚的繁兴(上)

## 第一节　清代辑佚概说

宋、元、明时期的辑佚工作，像王应麟《三家诗考》那样标准的辑佚书尚不多见，绝大多数辑佚书的体例、方法尚不尽完善，辑佚的对象、范围还较狭窄，绝对数量也十分有限，从事辑佚工作的学人都是间涉此业，或偶尔为之，尚未出现专以辑佚为主业的学者（或许陶宗仪可算），也未见有官府参与主持。辑佚真正得到波澜壮阔的发展是在清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成就巨大，是辑佚的鼎盛时期。

### 一、清代辑佚的特点

清代是辑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主要标志有八：

第一是辑佚工作者的队伍壮大。以往的辑佚工作除文集的辑编以外，从事辑佚工作者或有辑佚活动者仍是极少数的一小部分人，而清代辑佚工作者的队伍急剧壮大，数以百计的学者曾涉足

此业，名家辈出。

第二是出现了以辑佚为主业的学者。以往的辑佚者，只是间涉此业，或偶及此道，而清代虽然多数学者于辑佚仍以间涉或偶及者为多，但以辑佚为主业、以辑佚闻名当时、显名后世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如章宗源、王谟、严可均、马国翰、黄奭、汤球、王仁俊等，皆以辑佚成就而名闻后世。

第三是辑佚的对象、范围十分广泛。以往的辑佚范围只局限于个别的少数图书，数量也不多，而清代的辑佚范围广涉经、史、子、集四部，总数达数千种之多。

第四是卷帙浩繁的大部头的辑佚书开始出现。以往的辑佚只选择一些卷帙较小、可辑的佚文较少的一些小型佚书，而清人的辑佚已不满足于此，像《旧五代史》、《宋会要辑稿》这样大部头的辑佚书相继问世。

第五是辑佚的类型多有创获。以往的辑佚多局限于辑录亡佚之书、辑汇散佚之文，而清代则出现了辑拾漏佚、辑校脱佚、辑补缺佚、辑佚书目等新的辑佚类型。

第六是辑佚的学者已有师门传承。以往的辑佚工作者皆为自发的偶有所得，而清人的辑佚已出现了师门的传承关系，如惠栋、余古农、江藩、黄奭之间的师徒传承关系，并有了所谓“辑佚学派”的称呼。

第七是辑佚的体例、方法更趋完善。以王应麟《诗考》为代表的辑佚书成法，在元、明之际并未得到继承发扬，而清人的辑佚著作不仅多能继承此法，更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第八是辑佚的工作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和重视。以往的辑佚只是学人的私业，而清代的辑佚曾产生了像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那样由朝廷组织的大规模的辑佚工作。这是影响清代辑佚长足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 二、辑佚活动的分期

清代的辑佚工作，有官方辑佚和私家辑佚两股力量，其可相对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清初至乾隆中，主要是汉学家辑汇古经义传时期。学界一般认为，清代的辑佚工作发端于汉学家的治经。清代学者一反明代“宋学”泛谈性理之学风，倾心于古经学．考据之风盛行，重振“汉学”之声浩荡。然汉儒的古经传、注、疏大多亡佚，遂首先从搜集汉代久佚的古经义传开始，继而魏、晋、唐。其代表人物是惠栋、余萧客。而康熙朝汇辑散佚所成的《全唐诗》、《全金诗》之类，姚之骃所辑《后汉书补逸》，也是这一时期值得称道的。

第二个阶段是乾隆中至乾隆末，主要是官家辑佚时期。当时修《四库全书》设有“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官”，组织学者专门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唐、宋、元等古佚书，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清代辑佚之业的迅猛发展。

第三阶段是乾隆末至道光间，主要是私家辑佚广泛盛行时期。由于乾隆朝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出大批珍贵的古佚书，对整个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学人看到了辑佚的巨大潜力和功用，广大学人纷纷仿效，竟成一时之风气，辑佚之业空前的繁兴。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晚清。

第四阶段是咸丰至清末，主要是私家专类辑佚时期。

# 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辑佚

## 一、"吴派"汉学家的辑佚

清代辑佚工作始于汉学家治经，学界一般认为"吴派"考据学创始人惠栋首发其端。

**1. 惠栋的辑佚活动**

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浙江吴县（今苏州）人。栋学术渊源甚深，其家三世以经学显名。其祖父惠周惕笃志经学，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诗说》，《诗说》3卷最有名，时人称之曰："博而不芜，辩而不诡，于正可谓毛（亨）、郑（玄）之功臣，而夹漈（郑樵）、紫阳（朱熹）之诤子矣。……原原本本，卓然成一家之言。"[1] 其父惠士奇，早年经史兼治，晚年尤邃于经，著有《易说》、《礼说》、《春秋说》，于古音古字皆分别疏通，更援引经史百家之文以证，精深贯通，学称红豆先生，故又称惠栋为"小红豆山人"。栋尤以经学著称于世，创"吴派"考据学，其治经墨守汉儒旧说，崇尚经学古义，坚心复古，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唐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广集子夏、孟喜、京房至孔颖达等汉唐35家之说，栋专取其中汉代诸家旧注，分家疏解而成《易汉学》8卷。后又采摭汉儒经注断章残句，将汉人佚注益加网罗，欲辑撰成《十三经古义》，然仅成《九经古义》16卷（一作22卷），《左传》另行，名《左传补注》6卷，《尔雅》、《孟子》、《孝经》未成。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收其《新本

---

1 《碑传集》卷四六郑方坤《惠吉士周惕小传》。

郑氏周易》3卷、《周易述》23卷及《易汉学》、《左传补注》、《九经古义》等。其中《新本郑氏周易》，乃有鉴于王应麟辑本《郑易注》皆不注出处、次序先后间与经义不应、佚注多有遗漏等不足，栋一一考查原本，补注出处，其次序也从经文厘定，复搜采群籍，又增补92条，此乃纯正之辑佚书。《易汉学》乃"追考汉儒易学，掇拾绪论，以见大凡"[1]，含孟喜《易》2卷、虞翻《易》1卷、京房《易》2卷（附干宝《易》）、郑玄《易》1卷、荀爽《易》1卷、卷末1卷。《左传补注》皆"援引旧训，以补杜预《左传集解》之遗"，本欲作为《十三经古义》之一，然先行刊出，故《九经古义》刊本只存其名。《九经古义》，"曰古义者，汉儒训诂之学得见于今者……栋作是书，皆采旧文，互相参证"。[2] 诸书皆具有明显的辑佚书性质，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大抵元元本本，精核者多，较王应麟《诗考》、《郑氏易注》诸书，有其过之无不及也。"这里需要补述的是，世有辑本《郑氏尚书注》10卷、《论语郑氏注》2卷、《左传贾服义》，传本皆作王应麟辑，而有学者认为此实乃惠氏所辑，"嫁名于王以为重"，"或许三书均为其祖、父效法王应麟所辑"[3]。

**2. 余萧客的辑佚活动**

余萧客（1729—1777，一作1732—1778），字仲林，一字古农，浙江吴县（今苏州）人。年15通《五经》，家贫无力蓄书，从苕溪书商徐某处借《左传注疏》，月读毕，徐某惊其速，随手取一帙令其背诵，终卷无误，徐大惊曰："子奇人也！"当即赠以《十三经注疏》《十七史》《说文解字》等，遂闭门肆经史，博览群书。性癖古籍，每闻异书，必徒步往借抄，故其家多善本。早年时曾以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44页中、下。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277页中、下。
③ 张富祥《宋代文献学散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郭璞注《尔雅》用旧注而掩其名，乃采辑注疏及《太平御览》诸书中旧注而为之释，先成《注雅别钞》8卷，沈德谦见而折节下交。22岁时以《别钞》就正于惠栋，栋诲以治学之要，遂执贽受业，称弟子。有感于汉唐诸儒经注多散佚，遂承其师法，辑成《古经解钩沉》30卷，凡叙录1卷、《周易》1卷、《尚书》3卷、《毛诗》2卷、《周礼》1卷、《仪礼》2卷、《礼记》4卷、《左传》7卷、《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各1卷，《孟子》2卷，《尔雅》3卷。"采录唐以前诸儒训诂"，其书"尚存者不载，或名存而其说不传者亦不载，余则自诸家经解所引，旁及史传、类书，凡唐以前之旧说，有片语单词可考者，悉著其目。虽有人名而无书名、有书名而无人名者，亦皆登载。又以传从经，钩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书，并仿《资暇集》、《龙龛手镜》之例，兼注其书之卷第"[1]。以时人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足见是书影响之大。

时人任兆麟称之曰："吴中以经术教授世其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六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则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其著籍为弟子能传其业者，则推吾友余君（萧客）。"[2] 梁启超先生认为：清代"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惠定宇不喜王、韩《易》注而从事汉《易》，于是有《易汉学》八卷之作……后又扩充为《九经古义》十六卷，将诸经汉人佚注益加网罗。惠氏弟子余仲林萧客用其师法，辑《古经解钩沈》三十卷，所收益富。此实辑佚之嚆矢，然未尝别标所辑原书名，体例仍近自著"[3]。

江声（1721—1799），字鳣涛，又字叔沄，号艮庭，浙江吴县

---

[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280页中。

[2] 《碑传集》卷一三三《余君萧客墓志铭》。

[3]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辑佚书》，《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页。

（今苏州）人。年35师惠栋，治学宗汉儒成法，于经学、文字学均有建树。辑著有《尚书集注音疏》12卷，《尚书逸文》2卷，颇守师门辑佚考证之法。

以惠栋为首的“吴派”汉学家的早期辑佚工作，其成就在清代并不特别显著，但他们辑汇汉儒经注佚文、考据辨证的治学方法，对清代辑佚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学界多以惠栋为清代辑佚的主要发端者。其师门之法，经余萧客、江声传于江藩，江藩再传于黄奭，终成清中叶专事辑佚之大家。

## 二、朱彝尊和姚之骃的辑佚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始以诗词古文显名，中年后肆力于经史。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儒科，朱以布衣入选，甚得康熙赏识，与姜宸英、严绳孙并称“海内三布衣”，与修《明史》。所辑编《经义考》300卷，初名《经义存亡考》，后分例“存”、“阙”、“佚”、“未见”。自先秦至清康熙二千年间，有关经学著作一目了然，其亡佚之书，皆以“佚”字注明，具有辑录佚书之目的性质，对辑佚书目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其后翁方纲《经义考补正》12卷、罗振玉《经义考校记》1卷、谢启昆《小学考》50卷，皆可补是书缺误。

姚之骃字鲁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官至监察御史。生平博雅好古，尤以所辑久已亡佚的八家后汉史书之逸文而成的《后汉书补逸》21卷最为称著。所辑有《东观汉记》8卷，谢承《后汉书》4卷，薛莹《后汉书》、张璠《后汉记》、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各1卷，司马彪《续汉书》4卷。每书前有小序一篇，简介作者生平、著述经过及散佚情况，另有总序、凡例各一篇。总序署时康熙癸巳（五十二年，1713）。乾隆朝收人《四库

全书》。姚氏所辑不注出处，遗漏也多、考辨不精，然专辑后汉佚史，开创断代辑佚之先例，对后世辑佚颇有启发。

## 三、李绂、全祖望的辑佚

李绂（1673—1750），字巨来，号穆堂，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累官至内阁学士。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自署鲒埼亭长，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雍正末乾隆初，李绂、全祖望借阅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发现其中保存世间久佚密籍甚多，二人遂相约辑抄。全祖望有《钞永乐大典记》记之曰：

> 流传于世者概置之，即近世所无而不关大义者亦不录，但抄其欲见而不可得者，而别其例之大者为五：其一为经，诸解经之集大成者，莫如房审权之《易》，卫湜、王与之之二《礼》，此外莫有仿之者，今使取《大典》所有，稍为和齐而斟酌，则诸经皆可成也；其一为史，自唐以后，六史篇目虽多，文献不足，今采其稗野之作、金石之记，皆足以资考索；其一为志乘，宋元图经旧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叶以后所编，则皆未见古人之书而妄为之，今求之《大典》，厘然具在；其一为氏族，世家系表而后，莫若夹漈《通·略》（郑樵《通志·氏族略》），然得其大概而已，未若此书之赅备也；其一为艺文，东莱《文鉴》（吕祖谦《宋文鉴》）不及南渡遗集之散亡者，《大典》得十九焉。其余偏端细目，信手荟萃，或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则信乎取精多而用物宏，不可谓非宇宙间之鸿宝也。会逢今上纂修《三

> 礼》，予语总裁桐城方公（方苞），钞其《三礼》之不传者……吾辈力不能多蓄写官，自从事于是书，每日夜漏三下而寝，可尽二十卷，而以所签分令四人抄之，或至浃旬（十日）未毕，则欲卒业于此非易事也。[1]

全氏之论不为不卓，全、李二人之心不为不雄，其计划不为不密，但终因私家之力，贫儒所为，辑抄无多，后不久全氏又离京，其辑佚工作也告流产。考全氏生平，雍正七年（1729）以诸生充选贡至京师，上侍郎方苞书，论《丧礼或问》，苞大异之。旋举顺天乡试，户部侍郎李绂见其文曰："此黄震、王应麟以后一人也。"乾隆二年《明史》馆散，因得罪首辅张廷玉，被外放为知县，遂辞官返乡。故其辑抄《大典》时在雍正八年至乾隆二年间。所辑抄之书后多复散佚，今知者凡 14 种，列目如下：

1. 《学易蹊径》　　宋·田　畴
2. 《易疑拟题》　　元·涂溍生
3. 《尚书讲义》　　宋·史　浩
4. 《曹放斋诗说》　　元·曹粹中
5. 《周官新义》　　宋·王安石
6. 《古礼》　　宋·张　淳
7. 《古礼释文》　　宋·张　淳
8. 《古礼识误》　　宋·张　淳
9. 《春秋义宗》　　宋·高元之
10. 《春秋鲁十二公年谱》　　佚名氏
11. 《明永乐宁波府志》
12. 《公是先生文钞》　　宋·刘　敞
13. 《唐说斋文钞》　　宋·唐仲友

[1] 《鲒埼亭集外编》卷一七。

14.《二袁先生文钞》　　　宋·袁燮、袁甫

全氏所辑今皆不传，数量也不多，但首先利用《永乐大典》发辑宋元佚籍之业，从而引起学者对《永乐大典》之重视。四库馆臣辑抄《大典》实受此影响，终成巨帙宏业。

## 第三节　四库馆臣的辑佚

### 一、馆辑的缘起和过程

乾隆帝于三十七年正月初四（1772年2月7日）下“稽古右文”诏，命各地搜访图书遗籍。三十八年初，安徽学政朱筠（1729—1781）上《请开馆校书折子》，建议开馆校理图书，其中特别指出：

> 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不恒觏者，则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1]

乾隆采纳了朱筠的建议，三十八年二月初六（2月26日）即下旨：

> 昨据军机大臣议覆朱筠条奏，将《永乐大典》择取缮写，各自为书一节，议请分派各馆修书翰林等官，前往检查，恐责成不专，徒致岁月，久稽汗青无日……著即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仍于翰林等官内选定员数，责

①《笥河文集》卷一。

令及时专司查校，将原书详细检阅，并将《图书集成》互为校核，择其未经采录而实在流传已少、尚可裒集成编者，先行摘开目录奏闻，候朕裁定。其应如何酌定规条，即著派出之大臣详悉之议奏。

五天后，即二月十一日又下旨云：

朱筠条奏校核《永乐大典》一折，已降旨派军机大臣为总裁，拣选翰林等官详定规条，酌量办理……著再添派王际华、裘日修为总裁官，即令同遴简分校各员，悉心酌定条例，将《永乐大典》详悉校核，除本系现在通行及虽属古书而词意无关典要者，亦不必再行采录外，其有实在流传已少、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即将书名摘出，撮取书名大旨、叙列目录进呈，候朕裁定，汇付剞劂。其中有书无可采，其名未可尽没者，只须注出简明略节，以佐流传考订之用，不必将全部付梓，副朕裨补阙遗、嘉惠士林之意。再，是书卷帙如此繁重，而明代蒇役仅阅六年，今诸臣从事厘辑，更系弃多取少，自当刻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诮，汗青无日。[1]

从二月初六至十一的短短6天内，乾隆帝即连下两道谕旨，责令诸员详办自《永乐大典》辑录佚书一事，并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又派王际华、裘日修主其事。到二十一日，《校办〈永乐大典〉条例》就撰成奏上。乾隆是位有作为的皇帝，从搜访遗书开始，最后决定编纂一部集古今之大成的《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八年在京设立《四库全书》馆，任命皇太子永瑢等为总裁，纪昀、陆锡

[1] 两旨均见《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熊等为总纂，下设分校官等360人，抄手3 826人，一时学人多集于此。同时又设立“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和“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先后设员多达39人，其中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俞大猷等在其列。

## 二、馆辑的数量和内容

《四库全书》之修，是最先从辑录《永乐大典》中保存的古佚书开始的。早在康熙年间，徐乾学（1631—1694）在主持修撰《明史》、《一统志》时，就曾有刊布《大典》中的秘本之书、以表彰先哲之遗坠的动议，后查慎行（1650—1727）在预修《佩文韵府》时也曾奏请以《大典》补缺，然均未有结果。雍、乾之际，全祖望、李绂以个人之力仅从《大典》中辑出若干种，后钱大昕（1728—1804）也曾利用《大典》，从中仅抄得一点零星资料。直至修《四库全书》时，方得大规模利用《永乐大典》。从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1781），经过8年多的工作，馆臣自《大典》中辑出并收入《四库全书》者，据《四库全书总目》的《永乐大典》提要载：凡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4 946卷。又称：

> 菁华已采，糟粕可捐，原可置不复道，然搜罗编辑亦不可没其创始之功，故附存其目，并且载成书之始，俾来者可考焉。

《大典》提要所载四部之数合为385种，而所谓“附存其目”者之数量没有明言，故异说颇多。今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和“存目”中的“永乐大典本”统计，实际数量如下：

| | 著录 | 存目 | 小计 | 备　　注 |
|---|---|---|---|---|
| 经部 | 70 | 9 | 79 | 著录，提要称66种。 |
| 史部 | 41 | 38 | 79 | |
| 子部 | 102 | 71 | 173 | 著录，提要称103种 |
| 集部 | 175 | 10 | 185 | |
| 合计 | 388 | 128 | 516 | |

《四库全书总目》中明标为“永乐大典本”者，实为388种，而列入“存目”者为128种，这128种是否辑出（或全部辑出），后世研究者也说法不一。另外尚有二点需要说明，第一是《四库总目》内“大典本”516种又分三种不同情况：（1）确为佚书，此占绝大多数，（2）仅据《大典》校补之书，（3）其中确有不是亡佚之书，具体情况如下：

| | 合计 | 佚书 | | | | | 未佚书 | | | | | 校补书 | | | | |
|---|---|---|---|---|---|---|---|---|---|---|---|---|---|---|---|---|
| | | 计 | 经 | 史 | 子 | 集 | 计 | 经 | 史 | 子 | 集 | 计 | 经 | 史 | 子 | 集 |
| 著录 | 388 | 312 | 57 | 32 | 62 | 161 | 49 | 6 | 3 | 30 | 10 | 27 | 7 | 6 | 10 | 4 |
| 存目 | 128 | 117 | 7 | 36 | 65 | 9 | 11 | 2 | 2 | 6 | 1 | | | | | |
| 合计 | 516 | 429 | | | | | 60 | | | | | 27 | | | | |

第二是馆臣从《大典》中辑出的书，尚有一部分既没收入《四库全书》，也未列入存目，其中有的是因为辑出后发现世有传本，辑本遂弃而未收，有的则原因未明。所以，馆臣辑出的数量究竟有多少种，尚是一个悬案。清末李岳瑞曾说：“乾隆朝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书七百余种。”[1]此说依据尚不清楚，馆臣最初奏进的拟辑之书目（或辑出的书目）今也不见传。总之，馆臣实际辑出的书要多于516种之数，但是否如李岳瑞所说有七百余种之多，尚待进一考查。今已被学界确认或刊印流传的馆臣辑本，在516种之外可知者尚有18种：

---

①《春冰室野乘》卷下。

1. 《郭氏传家易》11卷　宋·郭雍撰（传）

   按：馆臣翁方纲辑，并付聚珍版排印，后浙江郑大节家呈进旧抄本，遂以传抄本代辑本。

2. 《礼记句解》　宋·朱申撰（亡）

3. 《彭氏礼记纂图汇解》（亡）

   按：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六云：以上二书“皆戴震辑”。戴以乾隆三十八年入馆，四十二年卒于馆，两书皆当在馆时所辑。今皆不传。

4. 《春秋摘微》1卷　唐·卢仝撰。（传）

5. 《春秋会义》26卷　宋·杜谔撰（传）

   按：上二书皆馆臣杨昌霖辑。

6. 《奉天录》4卷　唐·赵元一撰（传）

   按：馆臣自《大典》唐字韵内抄出，未及进呈，后徐松（1781—1848）将稿本付龙氏以活字排印。

7. 《九国志》12卷　宋·路振撰（传）

   按：馆臣邵晋涵辑。阮元于曲阜孔氏家得旧抄本而刊行。

8. 《元朝秘史》15卷　佚名氏撰（传）

9. 《辽东行部志》1卷　金·王寂撰（传）

10. 《鸭江行部志》1卷　金·王寂撰（传）

    按：有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注释》本。

11. 《嘉泰吴兴志》20卷　宋·谈钥撰（传）

12. 《宋嘉定维阳志》　宋·佚名氏撰（亡）

13. 《嘉定镇江志》22卷　宋·卢宪撰（传）

14. 《至顺镇江志》21卷　元·俞希鲁撰（传）

15. 《中兴学士院题名》1卷　宋·何异撰（传）

    按：钱大昕乾隆三十八年在四库馆时辑。

16. 《金碧故事》（亡）

    按：四库馆总裁于敏中手札称：曾有清本进呈。

17. 《斜川集》六卷　宋·苏过撰（传）

按：馆臣周永年、法式善辑。

18.《平庵悔稿》16卷《丙辰悔稿》4卷《悔稿后编》6卷
　宋·项安世撰（传）

按：馆臣余集所辑。

以上经部5种，史部11种，集部2种，计18种，今传14种，复亡4种。

## 三、馆辑的影响和不足

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抢救出许多价值较高的晋、唐、宋、元时期的文化典籍，像晋杜预的《春秋释例》15卷、唐林宝的《元和姓纂》18卷、宋薛居正《旧五代史》150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22卷，宋医学名著《苏沈良方》8卷、《博济方》5卷，都是亡佚的珍书秘籍。像据《大典》校补的《水经注》40卷、《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终得一善本或全本。而辑录最多的是宋元文集，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正是由于这些辑本书的完成，也使《四库全书》的价值倍增，成为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

在辑抄《大典》的馆臣中，周永年是一位最值得称道的大功臣。周永年字书昌，自号林没山人，山东历城人。平生喜聚书，富近10万卷，古刊、精抄、稀见之本略具。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特授庶吉士，征入《四库全书》馆，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当时辑校《永乐大典》的"馆臣多次择其易为功者，遂谓搜取无遗逸矣。书昌固执以争，谓其中多可采录。同列无如之何，则尽举而委之书昌，书昌无间风雨寒暑，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丹铅标识，摘抉编摩，于是永新刘氏兄弟公是（刘敞）公非（刘攽）诸集以下，又得十有余家，皆前人所未见者，

咸著于录。好古之士以为书昌有功斯文"[①]。

《四库全书》中之《大典》本，当时就引起许多学人的关注，至乾隆末《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印行后，在社会引起极大反响，许多学人从中看到了辑佚的功绩，对本已兴起的清代辑佚工作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对后来辑佚的勃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这次辑佚也有许多不足，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四点：

一是所辑诸书多未完备，遗漏甚多。如所辑宋、元人文集，今人栾贵明仅据目前残存的《永乐大典》800卷，成《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二册，对馆臣辑成的175种文集中158种进行补佚，拾补多达1 864条（篇、首），馆臣漏辑率高达28.8%。馆臣漏辑如此之多，其原因是许多馆臣并非出自情愿和文化使命感，只是迫于朝廷的命令和为了个人的仕禄而从事此项工作，所以深感此项工作枯燥乏味，甚至认为辑佚无意，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故而草率敷衍，拖沓迟慢，贪图省工，避难就易，弃重取轻，难能尽心细致，像《宋会要》这样大部头的重要史籍都弃而未辑。

二是受封建正统观念的支配，轻视民间文艺作品，对科技著作多不注意，或弃而不辑，或未加留意。如《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他曾在《大典》中见到宋代兵器"神臂弓"，发放时立于地上，力能穿300步以外铁甲，在抗金中曾大显威力，当时军法规定：此器绝不许遗失，即使战败不能带走时必须销毁，以防金人仿制；后元世祖灭宋时才得到；自明以后，"神臂弓"的制法已失传，而《大典》却保存着《神臂弓图说》，因怕洋人得到，故未辑出。又如宋代邓御夫《农历》200卷，所记内容比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还详尽丰富，是研究宋代农业科技史的珍贵文献，可惜不予重视，弃之未辑，以致失传。又如据《永乐大典目录》记载，《大典》中载收杂剧、戏文、话本

---

① 《章学诚遗书》卷十八《周书昌别传》，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甚多，因视其为俚俗之作，难登大雅之堂，故弃而未辑，使之绝大部分失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三是从维护清朝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正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出发，凡书中有不利于“满”清统治、具有民族倾向、与儒教道德相悖的内容、诗文，或弃而不辑，或辑而大加删削改窜，或辑而复弃，有的连存目也不载。

四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辑佚工作草草收场，致使许多在辑抄范围之内应当辑出的珍贵文献，如宝贵的宋元旧志、史书、文艺等均未辑出，竟遭致失传，还妄称“菁华已采，糟粕可捐”，真是欺人之谈。

修《四库全书》时据《大典》辑佚书的种种不足，特别是对许多应辑而未辑的珍贵佚籍，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就已察觉到。所以早在嘉庆年间，《全唐文》馆臣法式善（运昌）就复从《永乐大典》辑出《稼轩集》4 卷，徐松辑出《宋会要辑稿》500 卷、《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150 卷等一批《四库》馆臣未辑的重要古佚书。自此以后，好古之士自《大典》中陆续又辑出许多珍秘佚籍。时至今日，仍不乏利用残存的《大典》进行辑佚书、佚文者。据不完全统计，《四库》馆臣以后，从《大典》中新辑、补辑出的图书文献，多达 200 余种。详见附录一：四、《古今私家据〈大典〉辑出之书目》。

## 第四节 乾道间五大辑佚家

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由于国家的倡导和组织，辑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乾隆末嘉庆、道光间辑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地推进作用，使之成为清代辑佚最繁盛的时期，一时成为显学。这

一时期出现了取得巨大成就的具有代表性的五大辑佚家：章宗源、王谟、严可均、马国翰、黄奭。因此，可称为“辑佚家的辑佚”时期。

## 一、章宗源的辑佚成就

章宗源（1752—1800），字逢之，浙江山阴（今绍兴）人，长于北方。乾隆五十一年（1786）以宛平籍中举人，故又为宛平人。约在嘉庆四年（1799），因迷惑于广慧妖僧明心而得罪和珅，被革除举人功名，次年卒。宗源辑佚之业，师承于邵晋涵（1743—1796）。邵氏为时学名家，曾与修《四库全书》，在馆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手辑《旧五代史》、《韩诗内传考》等，深通辑佚之道。宗源从其学，独专于此业。阮元（1764—1849）曾说：“昔元二十岁（乾隆四十九年，1783年，时宗源32岁）入京，谒邵二云（晋涵字）先生。先生门徒甚多，各授以业。有会稽（即绍兴）章孝廉逢之者，元见先生教以辑古书，开目令辑，至今犹记其目中有《三辅决录》、《万毕术》等书。章孝廉力其业，不数年成书盈尺，惜孝廉病卒，书不知零落何处？”[①]

宗源师承邵晋涵，有扎实的考据学功底，以毕生精力专事辑佚，自中举人后至晚年的十几年间，更竭尽全力，未尝停滞。孙星衍（1753—1818）作《章宗源传》称：

> 章君好学，积十余年，采获经史传注，辑录唐宋以来亡佚古书盈数箧。自言：欲撰《隋书经籍志考证》，书成后此皆糟粕，可鬻之。然编次成帙，皆枕中秘本也。又言：辑书虽不由性灵，而学问日以进，吾以此事，久之亦能为

① 茆辑《十种古逸书·序》。

> 古文，为骈体文矣。又以：今世所存古书，版本多经宋、明人删改，尝恨曩时（仅）辑录已佚之书，不录现存诸书，订正异同文字，当补成之。其已辑各书，编次成帙，皆为之叙，通知作者，体例曲折，词旨明畅。[1]

宗源平生所辑诸古佚书，生前皆未得刊行，后其辑稿多下落不明，或以其复散佚，或以其辗转为马国翰（1794—1857）所掠，即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为宗源所辑。持这种说法的如朱修伯《增订汇刻书目》第十四册云：

> 《玉函山房辑佚书》起汉迄唐，计六百三十二种，乃乾隆间山阴章宗源编辑，至道光间历城马国翰得其稿，改序授雕，据为己有。然序文每有会稽章学诚说，犹曰"家实斋"，未免为读者所瞋。

清末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直称"章宗源《玉函山房丛书》"。否定这种说法的如蒋式惺作《书马竹吾〈玉函山房辑佚书〉后》三篇，力辩其妄；又如杨守敬考校是书及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只存史部），发见其体例、详略与《玉函》书互有不同，也疑这种说法；王重民先生作《清代两大辑佚家评传》，更详考否定，并指出宗源曾把其所辑《尸子辑本》、《古史考》、《物理论》等卖给了孙星衍。重民先生考述说：

> 渊如（星衍字）对于先生所辑群书，早已垂涎千尺，故时常流露在字里行间。可惜先生死后，辑稿没有完全落在孙氏之手，孙氏若果买到，当必如《尸子》、《古史

---

[1] 《碑传集》卷一三四。

考》、《物理论》一样，补苴刊行。不幸落在叶云素（继变）之手，湮寻未付剞劂，至今存亡尚不可知。[1]

孙星衍《古史考序》也说：

章孝廉宗源，好辑佚书，欲作《隋书经籍志》目为之考证，所辑满十余箧，始欲售之毕督部（毕沅），会楚中有兵事（按：嘉庆元年白莲教事）而止。予时官山东兖沂曹济道（按：星衍任此职始于乾隆六十年），欲购之未果。（宗源）卒后，遗书遂为中书叶君继变（叶云素）所得，其波及予者，十之一二，亦无经、史要帙。

又如严可均（1762—1843）在《〈北堂书钞〉原本后》也曾说：

嘉庆中，渊如（孙星衍）约王伯申（引之）略校，伯申约钱既勤（东垣）同校，仅二十许叶而辍业。渊如属余校刻。是时，汉、魏、晋佚书辑本及章凤枝（按："凤枝"与"逢之"音同而误。）佚书辑本，汇聚渊如所者不下七八百种。[2]

据此可知，在嘉庆中时，孙星衍搜集到前人的各种辑佚书已多达七八百种，其中包括宗源的部分辑稿本，然孙氏所得仅为宗源辑稿本的十之一二。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黄奭作《张璠〈后汉记〉序》也称：

---

①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附，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6页。

② 《铁桥漫稿》卷八。

章逢之孝廉重辑华叔骏《书》（即华峤《后汉书》）及此《记》各一卷，不独此也，凡《隋书·经籍志》所列目，积生平全力，以返其魂，竟十得八九，裒然大观。唯半毁于火，半赖叶云素（继雯）先生代藏。东卿（即叶志诜）驾部，为京朝官数十年，深以琉璃厂手民工劣价昂，开雕不易，倘昆臣（叶名琛）高伯毅然发三世（叶继雯、叶志诜、叶名琛）之藏，公诸同好，则余之《逸书考》二百八十余种，尽成重儓，虽覆瓿亦焉用之。[1]

据此《序》，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时，宗源辑稿落入叶氏手中的那部分尚在人间，存于叶继雯后人叶名琛手中，黄奭有意刻入其《遗书考》中，但并未如愿。

宗源之辑稿，曾寄给章学诚（1738—1801）一部分。章学诚在致邵晋涵的信中有言：

逢之寄来逸史……有百余纸不止者，难以附入《史（籍）考》，但须载其考证……今为酌定凡例，自唐以前诸品逸史，除搜采尚可成帙者，仿丛书例，另作叙跋，校刻以附《史籍考》后，其零碎句不能成卷帙者，仍入《史籍考》内，以作考证。至书之另刻……必于本条著录之下注明‘另刻’字样，以便稽检。[2]

学诚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至五十九年（1794）间，在武昌为毕沅（1730—1797）编纂《史籍考》，所以宗源寄给学诚的“逸史”诸稿，当在乾隆五十七、八年间。据说宗源曾预修《史籍

① 《黄氏逸书考·子史钩沈》。
② 《章学诚遗书》卷一三《与邵二云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考》，承担汉、魏、晋、六朝佚史。

总之，宗源平生所辑佚书诸稿，生前已半焚毁于火，半寄、卖于他人，其中一部分归叶氏，后下落不明；一部分寄于章学诚，约也随《史籍考》而复亡佚；一部分归于孙星衍，经孙星衍及洪颐煊、马瑞辰、严可均等校补，有十余种得以流传后世，今据王重民先生考证列目如下：

1.《古史考》1卷　　《平津馆丛书》《训古堂丛书》本
2.《汉官仪》2卷　　《平津馆丛书》本
3.《琴操》2卷　　《平津馆丛书》本
4.《尸子辑本》2卷　　《问经堂丛书》《平津馆丛书》本
5.《物理论》1卷　　《平津馆丛书》本
6.《燕丹子》3卷　　《平津馆丛书》本
7.《颐子逸篇》　　《尸子辑本》后附
8.《南越志》2卷　　见《铁桥漫稿》卷五《序》
9. 华峤《后汉书》1卷　　见《孙氏祠堂书目》
10. 张璠《后汉记》1卷　　同上

宗源所著传世者以《隋书经籍志考证》13卷最有名，学者评价甚高。是书所存仅史部，其体例有四：一是于时存之书，不加考证，只注明“今存”。二是于已佚而自有辑本之书，只详为考记源流。三是于已佚而自未辑佚之书，则将所得佚文“零章碎句”条附该书之下。四是于隋以前而《隋志》未载之史部书，则辑补之，并注明“不著录”以别《隋志》。所以，《隋书经籍志考证》是一部考证与辑佚并存的著作，不仅辑有佚文，也是一部辑录佚书之目的辑佚之作。

## 二、王谟的辑佚成就

王谟（1731—1817），字仁圃，一字汝麋，自号汝上老人，江西金溪人。其父为私塾先生，谟自幼随父侍学，后到豫章拜浙江吴兴沈澜先生为师，研习渐有功底。得功名晚，为官之前基本以教书为业，生活极为清苦。乾隆三十三年（1768）38岁方中举人，四十三年（1778）中进士，签发为县令。王谟专心学术，有志著述，请改授学职，遂选授建昌府（治所今江西南城）学教授。四十五年到任，这时他年已50。自此至终老，皆以教学、著述为业，尤以搜集整理古籍为嗜好。早年便有志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至乾隆中，编辑成《江西考古录》8卷、《豫章十代文献略》50卷，另著辑有《十三经策案》22卷、《读书引》（辑历代书序200篇）、《夏小正传笺》4卷、《大戴礼公符篇考》1卷、《增订汉魏丛书》等。

乾隆四十五年，王谟到建昌府任教授后，他的生活环境和条件都有较大的变化，一是有比较丰厚的经济收入，生活非常安定，已不可与昔时坐馆教书同日而语。二是身为学官，少俗务干扰，时间也有一定的保证。三是府学有一定的藏书，可供其利用。在最初的几年里，先是增辑明何镗、何允中的《汉魏丛书》，于乾隆五十六年刊成《增订汉魏丛书》。其正式的大规模的辑佚工作，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其辑佚的雄心十分宏大，工作也十分刻苦。王谟在《汉魏遗书钞序》中曾自述曰：

> 《隋》、《唐》二志所载四部书目，有传本行世者不过数百种，其已消沉磨灭化为乌有者不可胜数。若其书虽亡，而尚有零篇断简、单辞只句散见他书者，正赖有好事者采而辑之，犹可存十一于千百。谟不揣愚陋，窃按《隋》、《唐》二志门类，分别搜讨……日钞月纂，铢累寸

积，始得四五百种。

最初计划将所辑四五百种佚书分为“经翼”、“别史”、“子余”、“载籍”四大类，渐次整理雕印。首先雕版的是《经翼钞》一类，当时是整理清稿一种便雕版一种，至嘉庆四年（1799）已基本雕刻完毕，不想一场大火，书板尽为灰烬。复筹措资金，重新雕刻，又经几年周折，约至嘉庆十一二年间，方复雕毕印行。时其已是76岁的老人，心力日渐不支，加之此时他已倾心于汉唐地理佚书的辑佚整理，遂将“别史”、“子余”、“载籍”三类辑稿概不复整理，转而专志地理佚书之辑集整理，并先行开雕。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汉魏遗书钞》所收辑佚书仅107种，只是其四类中的“经翼”一类，故又称《经翼钞》，另外三类三四百种辑稿始终未能刊印，后复亡佚。

地理佚书之辑，原本是《汉魏遗书钞》中“别史”类中一门，后王谟逐渐认识到地理书的重要，在《汉唐地理书钞序》中说：

> 得确然知往古封建与后世州郡制度因革损益，以及四海万国舆图广袤之数，诚国家要务，而作史者尤当以是为首要也。

所以，自嘉庆初以来，尤热衷于古地理书之辑佚，并将时限自最初的汉魏下延到唐。其计划“以百种为率”，但在实际的辑佚过程中，实际辑得汉唐间地理古佚书也达四五百种之多。嘉庆十七年（1812）南城曾燠为其作《汉唐地理书钞序》说：

> 先生积数十年心力，裒集汉唐遗文多至四百余种，起自洪荒，讫于唐季，内而畿甸，外而荒裔，凡涉于山川井邑、风土民物，高文大册、残编坠简，以及浮屠老子

> 之书，无不备载，又能自竖伟识，爬梳而剔抉之，撷其要领，芟其芜蘼，部别而州分，星联而绮错，上可以备金匮石室之求，下可以为学士大夫殚见洽闻之助。

嘉庆十六年（1811）开始雕刻的《汉唐地理书钞》，原定收辑本凡388种，后因财力不足，能难一次刻毕，遂重加修定省并，定为《前编》四册，《后编》八册，又以《前编》先行开雕，《后编》暂且藏置，待日后筹集资金再行雕印。《前编》定目249种，大概没有刻完，王谟便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谢世。其时究竟刻成多少种，现已无从考定，世传刻本仅50种，今影印本据传抄本又得增补20种，计70种，其余大部分复散佚。

综上所述，王谟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任建昌府学教授后的约十七八年间（即50—67岁），主要是辑《汉魏遗书钞》时期，共辑成佚书之稿多达四五百种，约在嘉庆三年（1898）至十六年自建昌告归居家的十三四年间（即68—81岁），主要是辑《汉唐地理书钞》时期，共辑成地理佚书稿多达四五百种，去其与《汉魏遗书钞·别史》相重者，平生所辑约有八百余种，然今天流传下来的只有170余种，约仅占总数五分之一，其余绝大部分已复亡佚。然而，这样一个大辑佚书家却远不如其后的严可均、马国翰、黄奭三大家有名。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辑佚书》、萧一山《清代通史·总述清代学者之重要贡献·校勘与辑佚》中都没有提到王谟，今人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辑佚》中也没有提到《汉唐地理书钞》，而《汉唐地理书钞》在清人的辑佚中最具特色，也是王谟辑佚的精华所在，成就卓著，在中国文献学史上也是比较突出的。

清代辑佚工作十分发达，然于地理书的辑佚若舍王谟则其数寥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王谟的辑佚成果，与其同时期的辑佚大

家相比，是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所谓的困难：一是建昌治所南城，地处偏僻的赣、闽边区，故不得与当时名家学者交往，其治学是在几十年苦苦的自学摸索中进行的，没有明显的门派师承。二是藏书有限，府学所藏又多为通行本，善本缺乏、又不获与江、浙藏书家往来，他为此也深感苦恼，在《汉唐地理书钞·凡例》中感叹道：

> 《太平御览》一书最为难得，兹所借抄本系旧本活字版，错简脱叶、阙文讹字，不可胜数，苦无善本校对，不敢以意补缀。

为补其“孤陋寡闻”和无善本之不足，先后请人帮助校勘，参与《汉唐地理书钞》校勘者多达44人。三是出身贫寒，任府学教授十七八年，廉奉所用“无一不用于买书”，告退时仍清贫如旧，刻书之资多四方募集。在这种条件下，王谟凭着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几十年如一地艰苦劳作，如《地理书钞》的雕印是在年逾八旬、贫病交加的情况下开始的，可他依然心无旁骛，孜孜从事，这种伟大的敬业精神是颇足称道的。其于古地理书的辑佚，对后来张澍辑《二酉堂丛书》、陈运溶辑《麓山精舍丛书》等辑佚书，对嘉道间辑佚的发展，均不无影响。

当然，王谟的辑佚工作在技术上也存在严重的不足。其一是辑文所注出处不够详明，对大部头的类书也不注明确切的卷帙，使用者要查核原书十分困难。其二是校勘不甚精细，特别是对所辑佚文见于二种以上书籍征引的互见佚文的比勘尤显不足。其三是辑佚所据多非善本，沿袭旧误较多。

## 三、严可均的辑佚成就

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吴

兴）人。生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弱冠即出游，足迹半天下。嘉庆五年（1800），年 39 得以宛平籍中举人。道光二年（1822），61 岁时得任建德县教谕，后引疾归。二十三年（1843）卒，年 82 岁。是嘉、道间有名的校勘学、考据学、金石学、辑佚学家。

可均年 16 治经，得明国子监及毛氏汲古阁注疏本，大喜。后见宋版 10 行本，始知今本不足据，志欲通校唐、宋石经，以正今本之误。其曾购得唐石经装册本，乾隆末至嘉庆初间，又往来都中各藏书家，见闻益广，又借得唐石经旧拓本散片，用八个月时间与今本对校，更知今本不如宋本，宋本又逊于石经本，而传世石经本又非其善，遂成《唐石经校文》10 卷，录出石经之文与今本互异者、磨改者、旁增者凡3 226条。又曾受归安姚文田（1758—1827）、阳湖孙星衍（1753—1818）校书之聘，得见阅多种古善本。著有《说文类考》（又称《说文长编》，与姚文田合撰，今仅存《说文声类》2 卷），《说文校义》15 卷（30 篇），《平津馆金石粹编》24 卷、《续编》4 卷、《三编》1 卷、《再编》2 卷，《寰宇访碑录》1 卷，《古今钱图》30 卷，《钱龙手鉴》2 卷，另有诗、文、跋、杂编、考校注等著作多种，其诗文集《铁桥文集》16 卷、《铁桥诗集》14 卷也颇有名。张舜徽称其：

学问甚博，而以研精许、郑植其基。一生于校勘、辑佚，用力尤勤。始与姚文田同治《说文》，为《说文长编》，亦谓之《类考》，分门别类，积稿至四十余册，欲揉成疏义，草创未半，乃先取其中有涉校勘者，为《说文校义》三十卷，专正徐铉之失。又推其法以治唐石经，著校文十卷，皆精密。其他诸子百家之书，由可均校定重编者，更不可胜数。至于辑佚，视孙星衍已过之，其

识别真伪，又不在顾广圻下。[1]

严可均的辑佚成就，主要反映在辑汇散佚而成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辑佚书近 50 种。

嘉庆十三年（1808），朝廷开《全唐文》馆，可均不在征召入馆之列．然馆臣以唐代碑文有《金文萃编》（清・王昶编）所未载者，嘱可均为之增辑。可均承命辑录成稿呈馆后，又感唐以前之文也应有总集，以与《全唐文》相接，遂发奋自立，广搜上起三代下迄隋朝，远达九译，旁及释道，凡藏书家所见之文集，典籍所征引的零篇散句，金石所存之残碑拓本，无不网罗综录，肆力 9 年，草创初定，又经 18 年拾遗考异，整理编撰，终得书成。预其事者，尚有孙星衍、孙星衡、李兆骆等 7 人。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计 746 卷，按朝代先后分为 15 集，收作者3 519人，各有小传、所辑之文皆于篇末注明出处。其汇辑散佚而终成宏篇巨帙，校勘颇为精细，“一字一句稍有异同，无不订正”，于一文数见征引而各书互异而一时无从考定其是非者，则一一照录，以待来者。或间作“案语”，以考作者、文之时代及异疑，纠正谬误，对文中涉及到的人物也多为作注。书成后，由于卷帙浩繁，未能刊行，直到可均卒后 22 年的光绪五年（1879），蒋壑父子等方刻有《编目》130 卷行世。又过 13 年即光绪十八年（1892），黄岗、王毓等方刻其全书行世。1958 年，中华书局又据原刻本影印。今手稿本 156 册归叶葵初，可补刻本之脱误。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一部“辑汇散佚”的通代文总集，可均在编辑过程中，不仅大量地运用了辑佚的方法，而且其较大部分是从各种文献中辑佚而得，所以自清代以来备受文史

① 《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 1980 年重印上册本下册，第 314 页。

界推重。

可均除辑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外，尚做了不少辑佚书、辑补佚书的工作。据洪焕椿先生《浙江文献丛考》[①]考载，其辑佚之作尚有48种，今列目如下：

1.《抱朴子内篇佚文》1卷
2.《抱朴子外篇佚文》1卷
3.《韩诗》21卷附《鲁诗齐诗汉人诗集》
4.《尔雅一切注音》10卷
5.《孝经郑注》1卷
6.《欧阳棐集古录目》10卷
7.《风俗通义佚文》6卷
8.《傅子》4卷
9.《桓谭新论》3卷
10.《黄帝占》3卷
11.《郭璞山海经图赞》2卷
12.《沈怀远越南志》2卷
13.《陆贾新语》2卷
14.《崔寔正论》2卷
15.《仲长统昌言》2卷
16.《应劭汉官仪》2卷
17.《郭璞尔雅图赞》1卷
18.《嵇康圣贤高士传》1卷
19.《周处风土记》1卷
20.《沈充吴兴山墟名》1卷
21.《山谦之吴兴记》1卷
22.《范大城桂海虞衡志佚文》1卷

①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240页。

23. 《六韬佚文》附《太公兵法》1卷
24. 《太公金匮佚文》附《阴符阴谋阴秘》1卷
25. 《鲁连子》1卷
26. 《归藏》1卷
27. 《汲冢琐语》1卷
28. 《刘向新序佚文》1卷
29. 《刘向说苑佚文》1卷
30. 《蜀王本记》1卷
31. 《六艺论》1卷
32. 《王孙子》1卷
33. 《魏文帝典论》1卷
34. 《杜恕体论》1卷
35. 《笃论》1卷
36. 《陆景典语》1卷
37. 《袁准正论》1卷
38. 《正书》1卷
39. 《鬻子》1卷
40. 《钟会等注老子》1卷
41. 《苻子》1卷
42. 《苏子》1卷
43. 《申子》1卷
44. 《桓范世要论》1卷
45. 《阙子》1卷
46. 《蒋济万机论》1卷
47. 《崔寔四民月令》1卷
48. 《大悲咒石刻考异》1卷

## 四、马国翰的辑佚成就

马国翰（1794—1857），字词溪，号竹吾，山东历城南欢庄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早年屡试不第，以坐馆课童为业，生活十分贫困。道光十一年（1831），38岁时方得中乡试第三名举人，次年为进士，历任陕西洛川、石泉、云阳等地知县，自十八年“乞假家居”凡五年，二十四年复出，授陇州知府，后引疾归。咸丰七年（1857）卒于乡，终年64岁。著述有《玉函山房全集》凡12种40卷，另有《目耕贴》31卷，《目耕贴续刻》2卷，《玉函山房藏书籍录》25卷，《红藕花轩泉品》8卷等。

国翰学问不足称道，但平生为学颇勤奋，“性嗜古籍”，尤以所辑《玉函山房辑佚书》显名后世。其尝自称：

> 余性嗜书，闻友人家有奇编秘籍，每以一瓻乞假，手自抄录，遇诸市肆，不惜重值购之。为诸生日，砚田所获，半供书价，或有时典质衣裘，室人以书痴谯余，弗愿也。比筮仕西秦，前后十四年，中间家居者五年，广搜博访，细大不捐，乃积书五万七千五百余卷。[1]

《续历城县志·列传》三也称其：

> 国翰家贫好学，自为秀才时，每见异书，手自抄录，乃成进士为县令，廉俸所入，悉以购书，所积为五万七千余卷。籍书之暇，殚心搜讨，不遗余力。晚归林下，犹复矻矻孜孜，纂辑无虚日。

[1] 《玉函山房藏书籍录》自序。

国翰早在道光六年(1826)至九年坐馆鲍山黄石兴隆寺时，已对辑佚书有所意识。然其壮年时，好事吟咏，出仕之后，于公余之暇，读书赋诗，搜罗古籍，似乎没有专志于辑佚。其治辑佚似始于道光十八年（1838）引退居家间。其《农谚》自序云：

> 岁戊戌（道光十八年）乞假家居，亲督仆佣，种莳桑麻，得与邻父纵言，备闻田间耕作之务，因辑《汉志》农家诸佚篇，自《神农》、《野老》以逮《范子计然》凡十余种。

此时因种田之需，始辑农家古佚书十余种，广而及子部佚书。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咸丰三年（1853）在陇州知州任上的九年间，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辑佚。所辑经部佚书，初刻于道光二十六年。其《耕道猎德斋咏史小乐府序》云：

> 己酉（道光二十九年）春……适余刻经、子辑佚书方竣，工犹未去。[①]

据此可知，道光二十九年春时，其《玉函山房辑佚书》已有部分刻成。关于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匡源《序》称：

> 凡五百八十种，为卷六百有奇，吾乡马竹吾先生之所辑也。先生悯今世学者不见古籍，乃遍校唐以前诸儒撰述，其名氏篇第列于史志及他书可考者，广引博征，自群经注疏、音义，旁及史传、类书，片辞只字，罔弗搜

---

① 《玉函山房文续集》卷四。

辑。分经、史、诸子三编，又各因所得多少为卷，作序录以冠于篇。六百卷内，惟经编为稍全，史编则所得仅八卷，子编自儒家、农家外，俱无目，颇例舛错，漫无条理，盖当时随编随刊，书未成而先生卒，故其体例未能划一也。余得其书，乃参校《汉》、《隋》、《唐志》，补为目……先生没后，版归章丘李氏，已有散佚，稚玉驾部印行数十部。其书始显于世。既而求者日多，丁中丞稚璜、文中丞质夫，先后为补刊其残缺若干篇，而有目无书者尚四十余种。其散见各序中已有著录者，如……凡九种，皆不存，为仍其目，以待后之博学君子搜补焉。

而《山东通志》卷一三九记载称：

《玉函山房辑佚书》七百八卷，马国翰编，道光中刊。分经、史、子三编，经编十六类，四五二种；史编三类，凡八种；子编十四类，凡一七二种，共六三二种。板存章丘李氏，同治中山东巡抚丁宝桢、文彬先后补刊其残缺。见于目录及序录而无收者，尚六十余种，其书实止六百余卷，云七百八卷者，并其阙佚之目数也。

可翰早在道光二十九年初，已将《玉函山房辑佚书》部分辑稿整理刻版，后又不断辑刻，当时是随刊随印样，至死也未刻毕，故生前并无定本。后书版归章丘李氏，书版已有残缺。同治间，山东巡抚丁宝桢（稚璜）、布政使文彬（质夫）又补刊其残缺若干篇，又经匡源补编目录，方始有定本，据而印数十部，然有目无书者尚 60 余种。光绪十三年（1887），蒋式惺整理《玉函山房手稿》又得 11 种，刻成《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14 卷，其中，匡源补目中有目无书者 2 种，补目未著录者 9 种，可见匡氏补目也未尽

完备。

国翰原欲辑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但集部多未成稿，故未能刊行。然据蒋式惺整理国翰遗稿所成《校录马氏手稿存目》，其中石字第二册有汉、晋时傅玄、崔骃、马融等 30 家佚集草稿，竹字第六册有晋、南朝宋时谢安、伏滔等 200 余家佚集草稿，足见其辑佚计划之宏伟博大，惜其早卒而未能终其业，成为辑佚史上一大憾事。

今传《玉函山房辑佚书》有清刻印本 5 种，其中以光绪十五年（1880）绣江李氏刊本最为完整，凡 580 种 689 卷，经部 422 种（含纬书 40 种）521 卷，史部 8 种 8 卷，子部 150 种 160 卷；另有《续编》11 种 14 卷，《补遗》20 种 21 卷，计 611 种 724 卷。

马氏的辑佚书有一部分是在前人辑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据其自序可知：如《子夏易传》是依据张澍的辑本，《干氏注》依据姚士粦、丁杰的辑本，《蜀才注》依据张澍《蜀典》中的辑本等，凡此之类，其成就自然在前人之上。此乃后人得因前人成业，罅漏补苴，竿头进步，也属自然。其每书前皆有自序，记其成书、作者、流传、取材之类，辑录皆记其出处。

然马氏辑佚书，世间有掠取章宗源一说，今人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的《铁桥类稿》的解题中仍持此说。清末杨守敬曾将《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的史部书与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相比较，认为：

> 余考《玉函》所载，史部仅八种，其《古文琐语》有十五条，章氏《隋书经籍志考证》只十三条，除《史通》二种（即《考证》辑于《史通》中的二条而《玉函》本没有）不载，《玉函》只十一条。皇甫谧《年历》，《玉函》据《开元占经》所引甚多，章氏仅引《艺文类聚》二条……审是，《玉函》非攘窃章氏书。而迩来学者，

群声附和，良由马氏平日声称不广，故有斯疑欤！[1]

蒋式惺作《书玉函山房辑佚书后》也以此法为之辨诬，洗国翰不白之冤。

## 五、黄奭的辑佚成就

黄奭（1809—1853），字右原，江苏甘泉（治所今扬州市）人。嘉庆十四年（1809），生于一个富甲两淮的大盐商家庭。道光十二年（1832），经内兄顺天府尹吴杰荐举，得钦赐举人。十五年，会试不第，以早年捐官而签发刑部任职。十八年，丁父忧去职。此后捐弃仕途，专心问学，以辑刊古佚书为业，成《黄氏逸书考》（又作《汉学堂丛书》）。咸丰三年（1853）二月，太平军攻占扬州，避乱乡间而卒，时年约45岁。

黄氏家为两淮巨商，然无贵介气，笃志向学。早年入安定书院，习举子业，后师六合朱实发（饭石）。道光六年（1826），陈逢衡（1778—1848）为其《佩觽集》作序云：

> 石原幼有神童之目，六经三史外靡不研究，又雅好吟咏……游泳乎中正之途，泛滥于百家之说……况复喜与贤士大夫相接，有饭石以为师，有千里顾广圻、晓楼凌曙以为之友。[2]

可见黄氏青年时即广涉经史百家之学，并与著名目录学、校勘学家顾广圻（1766—1835）、经学家凌曙（1775—1829）相交往。道

① 《增订丛书举要》卷五八。

② 《端绮集》丙戌卷。

光七年至十年（1827--1830）间，又以重金礼聘江藩（1761—1831）为师，专诚受教四年。故其学术渊源受江藩影响最深。其《尔雅古义总序》有言：

> 予受业于江郑堂（藩）先生，先生受业于余古农（萧客）先生，余先生受业于惠定宇（栋）先生，予为小红豆山人（惠栋）门下再传弟子。

江藩字子屏，号郑堂，甘泉人。年15从余萧客学，其说："藩为先生受业弟子，闻先生曰：'《（古经解）钩沈》一书，汉、晋、唐三代经注之亡者本欲尽采，因乾隆壬午（二十七年）四月得虚损症（眼疾），危若朝露，急欲成书，乃取旧稿录成付梓，至今歉然。吾精力衰矣，汝能足成之，亦经籍之幸也'。"[①] 余氏晚年，把尽辑"三代经注之亡者"的工作，托嘱给江藩，而江氏未能实现先师之志，仅辑成《周易述补》4卷，以守承师门辑佚之法，故自愧叹道："藩自心丧之后，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载涂，饥寒切体，不能专志一心从事编辑。今年已五十，忽忽老矣！以治生之难，蹈不习之罪，有负师训，能不悲哉！"[②] 江氏为生计所累，无力实现业师之夙愿宏志，又将其转托于关门弟子黄奭。江藩卒后，黄奭自学又十余年，辑成《尔雅古义》12卷。其在《尔雅古义总序》中曾说："予力小任重，诚不敢受郑堂先生之托，久思作《尔雅古义》……因就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十家旧注，缵其已坠之绪，成此未竟之志，为书十二卷。"

黄氏家资充足，藏书丰富，笃嗜汉学，承师训托，辑古经注之亡者，且不断拓宽而一发不可收。自道光十八年归居后，足不

① 《汉学师承记》卷二"余古农先生"传。
② 《汉学师承记》卷二"余古农先生"传。

出户，杜绝交游，专志从事辑佚之业凡14年，辑成《尔雅古义》等以守师门之法，尤崇信郑玄，辑成《高密遗书》。平生辑刻古佚凡分四类：属经学者，名《汉学堂经解》；属纬书者，名《通纬》；属子史者，名《子史钩沈》；属郑氏学者，名《通德堂经解》，又名《高密遗书》，总其名曰《黄氏逸书考》，今传本又作《汉学堂丛书》。

黄氏辑佚，多从汉、晋、唐义疏及子、史注中摘出，兼及类书，如《北堂书钞》、《初学记》、《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等。历年既久，遂成巨帙，其毕生精力，尽萃于此。同邑大儒陈逢衡（穆堂）从助其事，详为雠校。当时是每成一种即以付刊，只印样书一部，以备校对之用，也有刊毕未经印样者十余种。全部辑稿尚有部分未及刊毕，时逢咸丰三年二月太平军攻占扬州，黄氏举家避乱乡居，书版久藏樊汉僧舍，寺僧不知护惜，又散失数十种。今传印本有3种，皆为后世整理或补刊本，有《汉学堂丛书》、《黄氏逸书考》2种题名，收书之数也不同，其中以民国23年（1934）至26年（1937）朱长圻刊本《黄氏逸书考》收书最多：《汉学堂经解》113种（含附书2种）、《通纬》72种，《子史钩沈》89种（含附书5种）、《通德堂经解》17种，凡291种（含附书7种）。

另有一部题名"汉学堂知足斋丛书"，藏于北京图书馆，凡80册，所收古佚书又有朱氏补刊本《黄氏逸书考》之外者。

在黄氏的辑佚书中，以《尔雅古义》用工最为精细；于郑玄佚注用力较深，成书也较早。其他辑本也大都比较规范，所辑佚文皆能一一注明出处，间有考辨之语，所撰序文对作者、内容、流传及前人辑本等略为考述介绍。然而，黄氏的辑佚书中也不乏照录照刻前人的旧辑本者，而且又不出他人之名，这就不无盗名欺世之嫌。

# 第六章 清代辑佚的繁兴（下）

## 第五节 乾道间其他诸家

乾隆晚期至道光年间，辑佚家层出不穷，可谓群星荟萃。除上述专以辑佚为主业的五大家外，尚有各具特色的十余家。

### 一、乾隆间诸家

**1. 毕沅的辑佚活动**

毕沅（1730—1797），字纕蘅，一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今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官至湖广总督，卒于任。毕氏虽为显官，可性喜读书，手不释卷，于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尤善收罗人材，一时名儒学士多被罗致幕府，待以厚礼，组织学者编著《续资治通鉴》220卷、《史籍考》100卷。平生有撰、校、注、辑等著作10余种，尽收入其所刊行的《经训堂丛书》中。其辑佚书有《晋太康三年地记》1卷，王隐《晋书·地道记》1卷。

这两种地学著作的辑佚，源于他对"史学必通地理"的认识，因此校《山海经》成18卷，著《晋书地理志新补正》5卷，进而

辑两《记》。他认为《晋太康三年地记》成于晋太康三年，书成众人之手，王隐《晋书·地道记》也作于晋，两书并行于南北朝，至宋代始佚，于是从《水经注》、《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宋代和宋以前的有关著作中搜辑佚文，同时还以辑得的佚文与唐《晋书·地理志》相比勘，成《晋书地理志新补正》，订正了《晋书·地理志》中的许多讹误，使辑佚与研究相结合，充分地发挥了辑佚的作用。

**2. 任大椿的辑佚活动**

任大椿（1738—1789），字幼植，一字子田，江苏兴化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任氏与清代儒学大师戴震（1727—1777）同科举人，得闻其论说，于是更专志于汉儒之学，于学无所不通，尤长于礼志，精于名物。初欲荟萃群经，渐知其浩繁难尽，于是改以类求，一类既通再更求他类。所著《弁服释例》8卷、《深衣释例》3卷、《释缯》1卷，皆博综群籍，衷以己意。于小学有《字林考逸》8卷、《小学钩沈》19卷，皆辑佚之书。《钩沈》凡38种，详目如下：

| | | |
|---|---|---|
| 《仓颉篇》2卷 | 附《仓颉训诂》《解诂》 | |
| 《三　仓》2卷 | 附《三仓训诂》《解诂》 | |
| 《凡将篇》 | 汉·司马相如 | 以下4种1卷 |
| 《古文官书》 | 汉·卫　宏 | |
| 附《古文奇字》《郭训古文奇字》 | | |
| 《劝学篇》 | 汉·蔡　邕 | |
| 《圣皇篇》 | 汉·蔡　邕 | |
| 《通俗文》2卷 | 汉·服　虔 | |
| 《埤　仓》2卷 | 魏·张　揖 | |
| 《古今字诂》 | 魏·张　揖 | 以下2种1卷 |
| 《杂　字》 | 魏·张　揖 | |
| 《声　类》1卷 | 魏·李　登 | |

| | | |
|---|---|---|
| 《辨释名》 | 吴·韦　昭 | 以下2种1卷 |
| 《韵　集》 | 晋·吕　静 | |
| 《杂字解诂》 | 魏·周　成 | 以下6种1卷 |
| 《周成难字》 | 魏·周　成 | |
| 《小学篇》 | 晋·王　义 | |
| 《字　苑》 | 晋·葛　洪 | |
| 《字　指》 | 晋·李　彤 | |
| 《音　谱》 | 刘宋·李　概 | |
| 《纂　文》1卷 | 刘宋·何承天 | |
| 《纂　要》 | 萧梁·元帝 | 以下4种1卷 |
| 《文字集略》 | 萧梁·阮孝绪 | |
| 《字　略》 | 后魏·宋世良 | |
| 《广　苍》 | 魏·樊　恭 | |
| 《字　统》 | 后魏·杨承庆 | 以下5种1卷 |
| 《韵　略》 | 北齐·阳休之 | |
| 《证俗音》 | 北齐·颜之推 | |
| 《文字指归》 | 隋·曹　宪 | |
| 《切　韵》 | 唐·陆法言 | |
| 《字　书》2卷 | | |
| 《字　体》 | | 以下8种1卷 |
| 《异字苑》 | 吴·朱　育 | |
| 《字　类》 | 隋·侯洪泊 | |
| 《字　谌》 | □·王　栢 | |
| 《古今字音》 | | |
| 《声　谱》 | | |
| 《证俗文》 | | |
| 《异字音》 | | |

《小学钩沈》，共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间字书、韵

书类佚书，加上《字林考逸》计 39 种，首发大规模专辑小学佚书之先声，使小学亡佚之书得复现于千余年之后。搜辑繁富，其钩沈辑佚尤有功于古文字学之研究，对后世影响很大。继之者有晚清顾震辑的《小学钩沈续编》、民国龙璋辑的《小学蒐佚》。而《字林考逸》一书，疑之者或以为是丁杰所辑，被任氏剽窃，信之者则以为此乃不实之词，当是各有所辑。

**3. 王复的辑佚活动**

王复（1747—1797），字敦初，一字秋塍，浙江秀水人。以太学生出任偃师知县。为毕沅幕僚多年，时毕沅府中多一时硕学名儒，王复游其间，学问渐成。早年喜诗文，然所作皆不为意，多散佚，传刻有《晚晴轩诗集》8 卷，词 1 卷。著有《偃师金石遗文补录》16 卷。晚患眼疾，仍有志于学，辑郑玄佚书《箴膏肓》、《发墨守》、《起废疾》、《驳五经异义》凡 5 卷，又郑小同《郑志》3 卷，合为《郑氏遗书》。书刻成而其眼已盲，不能一见。毕沅死讯传来悲痛不起，不数日而死。清人辑刻郑玄遗书者有多家，如孔广林辑《通德遗书所见录》、黄奭辑《通德堂经解》、袁钧辑《郑氏遗书》等，数量均在其上，但王复所辑最早，几不在王谟之后，而刊刻成书又在王谟之先，故流传最广，后世刊刻的丛书中多转刻王复辑本。所以王辑虽仅 5 种，但影响最大。

**4. 孙志祖的辑佚活动**

孙志祖（1737—1801），字诒穀，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官至江南道监察御史。淡为仕途，自请退隐，每日惟以撰著为事，晚掌紫阳书院。古学功力颇深，年 20 以策对《周易集解》而中举人。著有《家语疏证》6 卷、《文选考异》4 卷、《选注补正》4 卷、《读书脞录》7 卷。在辑佚方面，以姚之骃所辑《后汉书补逸》漏略甚多，更广采群书，增补漏佚，辑成《谢氏后汉书补佚》5 卷，前 4 卷仍姚辑之旧，然“凡姚氏所采者一一著其出处，误者正之，略者补之，复以范《书》参订异

同"[1]。第五卷则是补辑，征引精博，远胜姚辑，绝非一般率尔操觚之书可比。然是书未见刊行，幸得柳诒徵先生据丁氏善本书室所藏精抄本，于民国二十年刊印行世。另辑有《风俗通佚文》1卷，收在《群书拾补》中。又指导其子孙同元辑成《六韬佚文》1卷，以补今本之缺。

## 二、嘉庆间诸家

### 1. 孙星衍的辑佚活动

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又字季仇，号伯渊。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第二名，授编修。和珅知其名，欲召一见，星衍终不往拜，改刑部主事，历官山东多年，官至山东督粮道。嘉庆十六年（1811）以疾请归。曾主讲杭州诂经精舍（阮元办），退隐后又主讲钟山书院。博通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精于金石碑志，书工篆隶，用心古籍，酷爱聚书，每闻善本，借抄无虚日，尤精于校勘，用工颇勤，喜刻书，所刻大型丛书有《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世称佳善。其刻书必访宋本，高丽使者朴齐家在北京书肆上见其校刻之书，大喜，书"问字堂"额以赠。平生撰著、校注、辑佚之作等身。所著《尚书古今文注释》30卷，积二十余年之功而后成，考证详备，治《尚书》者无不视为最完善之本。另著有《周易集解》10卷，《夏小正校正》3卷，《魏三礼石经残字考》1卷，《孔子集语》4卷，《史记天官书考证》10卷，《寰宇访碑录》13卷，《平津馆金石粹编》20卷，《孙氏家祠堂目内编》4卷、《外编》3卷，《续古文苑》20卷，《问字堂集》6卷，《外集》1卷，《岱南阁集》2卷，《五松园文稿》2卷，《平津馆文稿》2卷，《诗文集》21

---

[1] 民国20年刊印本汪祖辉《序》。

卷等数十种。在辑佚方面有：

《苍颉篇》3卷

《尚书逸文》2卷

按：江声辑，星衍补订。

《汉礼器制度》1卷　汉·叔孙通

《汉官六种》10卷

《汉官》1卷　汉·佚名氏

《汉官解诂》1卷　汉·王隆撰　胡广注

《汉旧仪》2卷　汉·卫　宏

按：另有《补遗》2卷，为星衍辑编。

《汉官仪》2卷　汉·应　劭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1卷　汉·蔡　质

《汉仪》1卷　吴·丁　孚

《琴操补遗》1卷　汉·蔡　邕

《括地志》8卷　唐·李　泰

《元和郡县图志缺卷逸文》1卷　唐·李吉甫

《渚宫旧事补遗》1卷　唐·余知古

《尸子》2卷　周·尸　佼

《神农本草经》3卷　魏·吴　普

按：是书为与孙冯翼同辑。

《物理论》1卷　晋·杨　泉

以上所列16种，其中辑拾漏佚之作3种，辑补缺佚之作2种，与别人合辑之作1种，独立完成的新辑本凡10种。《汉官六种》影响较大，清代以来几经翻刻，《括地志》也极有影响，其后所辑数家，均无出其右者。

孙氏不以辑佚为主业，只是偶尔为之，但由于其学识渊厚，博览众书，勤于著述，熟知文献，所以成果也颇可观。但也有人对他的辑佚工作提出怀疑，王重民先生曾说：“《平津馆丛书》有

《汉礼器制度》……《汉仪》一卷，疑并为逢之（章宗源）原稿，而孙氏校补较多，故遂不出先生（宗源）名也。"① 这仅是一种臆测，无确据。

**2. 孙冯翼的辑佚活动**

孙冯翼，字凤卿，一字彤，承德（今沈阳）人。生卒年不详。其父孙曰秉（1732—1802），官至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副御史，官山东、江宁时，与孙星衍过从甚密，以族人相待。冯翼生为贵家公子，自乾隆末随父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以荫生得为通判候补郎中。嘉庆年间，辑刻《问经堂丛书》，收其所辑古佚书凡 14 种，详目如下：

| | |
|---|---|
| 《易义考逸》1 卷 | |
| 《子夏易传》1 卷 | 周·卜　商 |
| 《仪礼丧服马王注》1 卷 | 汉·马融、魏·王　肃 |
| 《神农本草经》3 卷 | 魏·吴　普等 |
| 《逸子书》10 卷 | |
| 《燕丹子》10 卷 | |
| 《淮南万毕述》1 卷 | 汉·刘　安 |
| 《许慎淮南子注》1 卷 | 汉·许　慎 |
| 《桓子新论》1 卷 | 汉·桓　谭 |
| 《典论》1 卷 | 魏·曹　丕 |
| 《皇览》1 卷 | 魏·刘邵、王象等 |
| 《庄子注》1 卷《考逸》1 卷 | 晋·司马彪 |
| 《世本》1 卷 | 汉·宋　衷注 |
| 《谥法》3 卷 | 汉·刘熙、晋·孔晁注 |
| 《孟子刘注》1 卷 | 汉·刘　熙 |

① 《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章宗源》，《中国目录学史论丛》附，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91 页。

其中《神农本草经》是与孙星衍合辑，《孟子刘注》是与宋翔凤合辑。冯翼虽然名不见经传，著述也仅《禹贡地理古注考》、《释人注》各1卷，《江宁金石待访录》4卷，《三礼图》3卷（辑），《关中水道化》4卷，《二渠九河考》1卷、《图》1卷、《四库全书辑永乐大典本书目》1卷等，确非学问大家，然其辑佚诸书却颇可观，深受孙星衍、王复、洪颐煊影响之所为也。撰、辑诸书，孙星衍多为之叙。

**3. 洪颐煊的辑佚活动**

洪颐煊（1765—1833，一作1837），字旌贤，号筠轩，晚号倦舫老人。浙江临海人。苦志力学，嘉庆初，曾与兄坤煊、弟震煊读书僧院，夜借佛灯围坐不辍。时阮元为浙江学政，见而奇之，招入诂经精舍。后孙星衍主讲诂经精舍，得为孙星衍门生。后孙星衍起为山东粮道，颐煊以拔贡入粮道署馆，为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内编》、《外编》和《平津读碑记》。嘉庆末捐官，为广东新兴知县。时阮元为两广总督[①]，知其不善政务而长于文学，纳入幕府。性喜聚书，购藏善本书300余种，碑石拓片2 000余通。学贯经史百家，尤精于经学训诂、熟通历算之学。著有《礼经宫室答问》2卷，《孔子三朝记》8卷，《管子义证》8卷，《汉志水道疏证》4卷，《诸史考异》18卷，《读书丛录》24卷，《平津馆碑记》、《续记》、《再续》、《三续》凡12卷，《倦舫书目》10卷，《筠轩诗文抄》12卷。平生所辑古佚书总名曰《经典集林》，凡30种33卷。嘉庆间，孙冯翼刊入《问经堂丛书》，传本较少。1926年，陈乃乾据《问经堂丛书》本影印，使得广为流传。详目如下：

《归藏》1卷

《春秋决狱》1卷　　汉·董仲舒

《石渠礼论》1卷　　汉·戴　圣

---

① 阮元此任在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六年间（1817—1826）。

| | |
|---|---|
| 《丧服变除》1卷 | 汉·戴德 |
| 《五经通义》1卷 | 汉·刘　向 |
| 《五经要义》1卷 | 汉·刘　向 |
| 《六艺论》1卷 | 汉·郑　玄 |
| 《春秋土地名》1卷 | 晋·京相璠 |
| 《汲冢琐语》1卷 | |
| 《楚汉春秋》1卷 | 汉·陆　贾 |
| 《茂陵书》1卷 | |
| 《别录》1卷 | 汉·刘　向 |
| 《七略》1卷 | 汉·刘　歆 |
| 《蜀王本纪》1卷 | 汉·扬　雄 |
| 《汉武故事》2卷 | 汉·班　固 |
| 《郑玄别传》1卷 | |
| 《临海记》1卷 | |
| 《子思子》1卷 | 周·孔　伋 |
| 《公孙尼子》1卷 | 周·公孙尼 |
| 《鲁连子》1卷 | 周·鲁　仲 |
| 《太公金匮》1卷 | 周·吕　望 |
| 《氾胜之书》2卷 | 汉·氾胜之 |
| 《黄帝问玄女兵法》1卷 | |
| 《灵宪》1卷 | 汉·张　衡 |
| 《浑天仪》1卷 | 汉·张　衡 |
| 《师旷占》1卷 | |
| 《范子计然》1卷 | |
| 《梦书》1卷 | |
| 《白泽图》1卷 | |
| 《地镜图》1卷 | |

其中有许多古佚书皆为其首辑，如陆贾《楚汉春秋》、扬雄《蜀王

本纪》、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等。另外，如《范子计然》、《氾胜之书》、张衡《灵宪》、《浑天仪》，所辑虽然还比较草率，但都是极重要的古代科技文献。《经典集林》还是成书刊行较早的综合性的辑佚丛书，其成果虽然还不甚丰富，在清代私家辑佚中仍占有较为突出的地位。

**4. 臧庸的辑佚活动**

臧庸（1767—1811），字在东，一字拜经，初名镛堂。江苏武进（常州）人。乾隆晚期，卢文弨（1717- 1795）主讲常州书院，庸师从受经学。后到苏州，师从钱大昕(1728—1804)、王昶(1724—1806)、段玉裁（1735—1815）问学，经钱、王推荐，客居为塾师。嘉庆二年（1797），阮元为浙江学政，招入幕府，助编《经籍纂诂》。又应吴其彦（1779—1823）之聘，助修中州文献，卒于吴氏馆，年仅45岁。阮元为撰《臧拜经别传》。治学宗经传，剖析入微。著有《拜经日记》8卷，《月令杂说》、《乐记二十三篇注》、《孝经考异》各1卷，《臧氏文献考》6卷，《拜经堂文集》4卷。史称其“生平考古最勤，故辑古佚之书亦多”[①]。今知其所辑古佚书凡17种，其嘉庆间所刻的《拜经堂丛书》中收有5种，另见于孙冯翼《问经堂从书》者4种，鲍氏《知不足斋丛书》者1种，单刻本1种，见于文献记载者6种。详目如下：

| | |
|---|---|
| 《卢氏礼记解诂》1卷《补遗》1卷 | 汉·卢　植 |
| 《汉书音义》3卷 | 隋·萧　该 |
| 《三礼目录》1卷 | 汉·郑　玄 |
| 《六艺论》1卷 | 汉·郑　玄 |
| 《蔡氏月令章句》2卷 | 汉·蔡　邕 |

按：以上五种见《拜经堂丛书》。

《尔雅汉注》3卷

①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四《武进臧氏兄弟传》。

《马王易义》1卷　　汉·马融　魏·王肃
《仪礼丧服马王注》1卷　　汉·马融　魏·王肃
《子夏易传》1卷　　周·卜　商
按：以上四种见于《问经堂丛书》
《孝经郑氏解》1卷　　汉·郑　玄
按：见《知不足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
《韩诗遗说》2卷《订讹》1卷
按：有清光绪二十一年元和江氏刊本。
《说诗考异》4卷
《圣证论》1卷　　魏·王肃、晋·马昭、孔晁、南齐·张融
《帝王世纪》1卷　　晋·皇甫谧
《尸子》1卷　　周·尸　佼
《贾唐国语注》1卷　　汉·贾逵　吴·唐固
《七录》（卷数未详）　　梁·阮孝绪

其传者凡11种，《说诗考异》以下6种未见。顾千里曾评其《韩诗遗说》道："辑《韩诗》者众矣，此为最精"，而"《诗说考异》四卷，大致如王应麟（《三家诗考》），但逐条必自考辑，绝不依循王本"[1]，似也有刊本行世。

5. 王绍兰的辑佚活动

王绍兰（1760—1835），字畹馨，号南陔，又号思惟居士。浙江萧山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官至福建巡抚。嘉庆二十二年（1817），因故被罢官归里。绍兰家世通儒术，自幼好学，深研经史，自罢归后闭门谢客，专志著述18年，题其书斋"许郑学庐"。平生著述有《说文集注》124册，《礼堂集议》42卷，《仪礼图》17卷，袁宏《后汉记补证》30卷，《读书杂记》12卷，《思惟居士存稿》10卷，《周人经说》8卷，《王氏经说》6卷，《说文

①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四《武进臧氏兄弟传》。

段注订补》6卷，《汉书地理志校注》2卷，《管子地员篇补注》4卷等。其学在经、史、小学、地理之间，以训注考识为手段，尊古好博，训释无不精深。《说文集注》乃积毕生精力所成，惜未见刊传。其他著述也多未能刊行，仅有稿本、抄本传世。

辑佚方面，有《萧山王氏十万卷楼辑佚七种》，也仅有抄本存世，现藏上海图书馆。据《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其7种为：

《漆书古文尚书逸文考》1卷

　　附《杜林训诂逸文》1卷

《汉桑钦古文尚书说地理志考逸》1卷

　　附《中古文尚书》1卷

《驺氏春秋说》1卷

《齐论语问王知道逸文》1卷

《夏小正逸文考》1卷

《弟子职古本考注》1卷

《凡将篇逸文注》1卷

另据文献记载，尚辑有汉戴圣《石渠议逸文考》1卷，今不知尚在人间否。

除上述诸家外，这一时期私家辑佚者尚有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34卷[①]，其中有增补宋王应麟辑郑玄注、元屠曾辑干宝注、明姚士粦辑陆绩注3种和《九家周易集注》1卷。孙堂其人不详，书刊于嘉庆四（1799）年，姑附于此。

---

① 嘉庆四年（1799）平湖映雪草堂孙氏刊本。

## 三、道光间诸家

### 1. 汪文台《七家后汉书》

汪文台（1796—1844），字南士，安徽黟县人。汪氏家居僻壤，足不出乡邑，平生以教书为生，自幼喜读书，晚年聚书达数万卷，闻有异书，必假而读之。博闻强记，深通经史百家，与同县俞正燮齐名。正燮号博览，而精深不及文台，每有疑则求正于文台。著有《论语外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各4卷，《淮南子校勘记》、《英吉利考略》各1卷，《脞稿》一部。曾以《识语》呈阮元，元见而"服其精博，礼聘之"。其最称著于世的著作是所辑《七家后汉书》，使之成为清代具有代表性的辑佚家。

东汉史籍，据《隋书·经籍志》载记，自《东观汉记》以下有十余家，然传世者仅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记》二家，余皆亡佚。清康熙中，姚之骃曾辑有《后汉书补逸》，首开辑诸家佚史之先，然其书漏略甚多，前已论之。此后，孙志祖有《谢氏后汉书补佚》5卷，王谟《谢承后汉书抄》6卷，以补姚辑之漏，然仅就一书而为之，又不为文台所见。文台之后，黄奭《黄氏逸书考》又辑有谢承、薛莹、华峤、谢沈、袁山松、张璠六家《后汉书》各1卷。而在清代诸家辑本中，文台之辑最称佳善，自光绪八年（1882）刊行以来，极受学界重视。其详目如下：

《七家后汉书》20卷附1卷

吴·谢　承《后汉书》8卷
晋·薛　莹《后汉书》1卷
晋·司马彪《续汉书》5卷
晋·华　峤《后汉书》2卷
晋·谢　沈《后汉书》1卷
晋·袁山松《后汉书》1卷

晋·张　璠《汉记》1卷

附：佚名氏《后汉书》1卷

汪氏《七家后汉书》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诸家辑本中，汪辑较为全面，凡8种之多。其以姚辑为蓝本，除《东观汉记》外，全部重加辑补校正。二是辑得的佚文最丰富，如姚辑七书，共得人物传651人，黄辑无《续汉书》共得667人，而汪辑则多达925人。三是编目有序，出处周详，考辨精当，颇有辑佚之家法，为清代辑佚的精品之作。

**2. 张澍《二酉堂丛书》**

张澍（1781—1847），字时霖，一字伯瀹，号介侯，又号介白，甘肃武威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入翰林院充实录馆纂修，散馆后历任贵州玉屏、四川屏山、江西永新等十余县知县30年。年14中举人，后会试京师，因家贫假馆自给，主人或请其娱游，怒去不从，其刻苦自励如此。年18中进士，古所鲜见，聪慧可知。其学长于舆地考证及姓氏谱牒之学。任职贵州时著《续黔书》8卷，居任四川时又作《蜀典》12卷。另著有《姓氏五书》300余卷，自定《诗文集》61卷，《五凉旧闻》40卷，另有《诗小序翼》、《古人苑》、《秦音》等。

张澍在仕途上一直不得志，史称其"性元直，疾恶如仇，好责善，朋友间人多畏"，"为宰三十年，处己廉，与人忠，而刚介特立，论事屹然，少可亦时时责善于上官，守其直，终身不易也。"[1]但在治学上则颇有成就，"纯是乾嘉路子。他虽然也偶然搞文学、音韵，但究非特长。他的特长是以辑佚为手段和出发点。在这一点上，他似乎非常娴熟"[2]。这一论断颇确。张澍是清代很有成就、极具特点的辑佚家，成果主要反映在道光元年（1821）自刻的

---

① 《续碑传集》卷七七钱仪吉《张介侯墓志铭》。

② 赵俪生《张澍的生平及其著作》，《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二酉堂丛书》中。

张氏早年曾以病归，主讲兰山书院，授课之余编辑《五凉旧闻》，在搜集整理资料过程中，深为乡邦前贤的著述散失亡佚而慨叹，于是立志辑录乡邦先贤佚著，共辑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关、陇）籍作者佚书 20 余种，另辑有作者虽非西北人的佚书 10 余种，合为《二酉堂丛书》。《丛书》前列总目凡 35 种，其中刊成者 21 种，存目待刻者 14 种，另辑补成《诸葛亮丞相集》另刻单行。《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二酉堂丛书》列目仅为刊成者，未刊 14 种无载，今详列其目如下：

周·司马穰苴《司马法》1 卷《逸文》1 卷
周·卜　商《子夏易传》1 卷
汉·宋　衷《世本（注）》5 卷
汉·赵　岐《三辅决录》2 卷　晋·挚虞注
汉·皇甫规《皇甫司农集》1 卷
汉·张　奂《张太常集》1 卷
汉·段　颎《段太尉集》1 卷
魏·周生烈《周生烈子》1 卷
汉·侯　瑾《汉皇德传》1 卷
汉·应　劭《风俗通姓氏篇》2 卷
□·辛　□《三秦记》1 卷
□·佚名氏《三辅旧事》1 卷　按：或为唐·袁郊
晋·佚名氏《三辅故事》1 卷
后魏·阚骃《十三州志》1 卷
北凉·段龟龙《凉州记》1 卷
□·佚名氏《凉州异物志》1 卷
□·佚名氏《西河旧事》1 卷
晋·喻　归《西河记》1 卷
刘宋·段　国《沙州记》1 卷　附录 1 卷

陈·阴　铿《阴常侍诗集》1卷《诗话》1卷

唐·李　益《李尚书诗集》1卷附《李氏事迹》1卷

待刻14种如下：

贾　逵《左传解诂》

赵　岐《孟子章指》

皇甫谧《帝王世纪》　按：定本今存于上海图书馆。

皇甫谧《玄晏先生集》

挚　虞《决疑要注》

蔡　邕《月令章句》

戴　圣《石渠礼论》

郭　□《郭舍人尔雅注》

谯　周《五经然否论》

蜀　才《易注》

崔灵恩《三礼义宗》

孙　毓《毛诗异同评》

刘　炫《规过（注）》

另刻1种：

诸葛亮《诸葛忠武侯文集》4卷　按：嘉庆十七年（1821）刊。

张氏的辑佚具有明显的地方文化特点，主要是辑汇西北地方文献，如辑汇皇甫规、张奂、段颎、周生烈、侯瑾、阴铿、李益等汉唐间西北作家的残篇散句而成的文集，为数虽皆不甚多，也颇有意义；又如《三秦记》、《沙州记》等西北地方史志文献，对研究西北早期历史、地理、中西交通皆具参考价值。鲁迅先生即受其影响，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清辑《世本》者有十数家，而张氏辑本也自具特色，能详考《世本》旧例及流传，校注不乏灼见。综观清人的辑佚工作，张氏做得比较成功，不仅详明出处，而且多有校勘、案语或注释，从书前有总叙，每书前有书序、介绍、考证作者、图书流传等。对其辑佚工作，诸多学者如鲁迅、向

达、谢国桢等都有很高的赞誉，赵俪生教授还撰专文加以论述。

**3. 茆泮林《十种古逸书》**

茆泮林字雩水，江苏高邮人。道光年间诸生，名不见史传，非一时硕学巨儒。撰著仅见《鹤寿堂丛书》收有6种：《唐月令续考》、《唐月令注续补遗》（成蓉镜增订）、《吕氏春秋补校》、《三礼经义附录》、《毛诗注疏校勘记校字补》、《周礼注疏校勘记校字补》各1卷，皆为小作，惟积20年之力所辑古佚书而成的《十种古逸书》（道光十四年刊）尚属可观。其目如下：

汉・宋　衷《世本（注）》1卷[1]

汉・陆　贾《楚汉春秋》1卷

汉・刘向等《古孝子传》1卷

按：辑刘向、萧广济、王歆、王韶之、周景式、师觉授、宋躬、虞盘佑、郑缉之等九家《孝子注》，后附《补遗》及无名氏注。

汉・伏无忌《伏侯古今注》3卷

附《补遗》、《又补遗》各1卷

汉・刘　安《淮南万毕术》1卷

附《补遗》、《再补遗》各1卷

周・辛　文《计然万物录》1卷

附《补遗》1卷

汉・赵　岐《三辅决录》1卷

附《补遗》1卷（晋・挚虞注）

晋・司马彪《庄子注》1卷

附《补遗》、《音》、《逸篇》、《逸语》、《逸篇注补遗》、《音补遗》《注又补遗》、《疑义》各1卷

□・郭　□《玄中记》1卷

附《补遗》1卷

---

[1] 自叙称“厘为六卷”。

唐·李林甫《唐月令注》1卷

附《补遗》1卷《考》1卷

刘宋·何承天《纂要文徵遗》1卷

按：是书见《鹤寿堂丛书》，《十种古逸书》未收，故附之于末。

泮林学非巨硕，然其笃学好古，所辑古佚书十余种颇有功力，非一时草率成书。清辑《世本》者凡有钱大昭、王谟、孙冯翼、张澍、洪饴孙、秦嘉谟、雷学淇、茆泮林、王梓材、陈其荣等十家辑本，钱辑仅“《为作篇》、《居篇》、《氏姓篇》、《王侯大夫谱篇》共四篇”[1]，王谟辑本“引书虽然忠实，而失之于简”，孙辑本“年代无序，去取失宜，似乎是随笔采录，未经详校。陈其荣于孙本之芜杂，稍加整理，然而刊误未尽，增补无多，本身也有讹解”，秦辑本虽然“赅博，但秦本过于务博……未免失之于泛……诸家体例基本相同，引书之谨严，以茆氏为最”[2]。由此可见，其辑佚之工力和用心。

**4. 徐松的辑佚活动**

徐松（1781—1848），字星伯，顺天大兴（今属北京）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授编修，不久便入直南书房，大学士董诰重其渊雅有俊才，一切文字尽委之。《全唐文》馆开，董诰主其事，松也入馆，任提调兼总纂官。《全唐文》主要采自《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等，松因此得遍阅《四库全书》及《永乐大典》，发现《大典》中保存的许多有价值的古佚书，《四库》馆臣却弃而未辑，于是借编《全唐文》的职务之便，私下辑抄《大典》中保存完好的古佚书，在馆两年多，共辑得《四库全书》未辑者多种，今知见者凡6种：

宋·官　修《宋会要辑稿》500卷

---

① 孙辑本孙星衍《序》。

② 上引俱见《世本八种出版说明》，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宋·官　修《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150卷（未刊）

元·佚名氏《大元马政记》1卷

元·佚名氏《元河南志》4卷

宋·官　修《宋秘书省续编四库阙书目》2卷

宋·杨尧弼《伪齐录》2卷

其中以《宋会要辑稿》最称著于世。宋代会要之修凡十次，计2 200余卷，明修《永乐大典》时，将其记载的史事分隶各韵，而原书尽毁于宣德年间，幸赖徐松从《大典》中辑出，得保存其四分之一，成为研究宋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乾道间的辑佚活动，除上述诸家外，尚有许多学者做了一些零星的辑佚工作。如辑有《世本辑补》的洪饴孙（1773—1816），辑有《论语郑氏注》、《孟子刘注》、《五经通义》、《五经要义》、《帝王世纪》的宋翔凤（1776—1860），辑有《帝王世纪》《神农本草经》的顾观光（1799—1862），辑有《汉魏二十一家易注》的孙堂，辑有《郑氏佚书》的袁钧，辑有《通德遗书所见录》的孔广林等。

## 第六节　晚清的辑佚成绩

咸丰以来的晚清六十年间，仍不乏颇有成就的辑佚大家，其间以汤球、乔松年、陈运溶、王仁俊的成果最为卓著。

### 一、汤球与晋史辑佚

汤球（1804—1881），字伯玕，安徽黟县人。生于嘉庆九年（1804），卒于光绪七年（1881），享年78岁。性情耿介，平生以

教书乡里为业，束脩之外不受一文无名无义之财，乡里敬其操守，故得于同治六年（1867）以64岁高龄被举为孝廉方正。

早年即有志于经史，时黟县有俞正燮（1775—1840）、汪文台（1796—1844）二名儒。俞氏以博览著称，汪氏以渊深见长，汤球即得师"从俞正燮、汪文台游，传其考据之学"[1]。俞氏喜交游，足迹遍天下，汪氏平生安居乡里，故汤球受汪氏影响尤深。汤球博闻强记，覃精锐思，早年究治畴算之学，通晓中西历算、古今星纬，尤善天官家言，对《开元占经》能通篇背诵，然耻于以此术扬名，尤致力于经书史籍，倾心考据之学，且能"笃守家法，隐居教授。章句训故，以郑氏（玄）为主。诸生举经义相质，必引据师说，徐下己意，决其异同，无穿凿，无附会，宣、歙间学者宗之。黟县僻小，而士皆潜心经术，实君为之倡也"[2]。汤球耽于学问，谨慎做人，继汪文台之后，最为黟县学士所推重，纷起效行，故而乡中经学大盛。咸丰初，太平军进入江苏，徽中闻风大乱，汤球举家避难乡间。乱定后，收集书籍数千卷，杜门谢客，专志著述。

汪文台精于辑佚之学，所辑《七家后汉书》为世所推重，前已论及。汤球受汪师之影响，立志承继师业，以后半生二十余年的精力，专以辑录两晋古佚史为己任，使之与《七家后汉书》相衔接，又旁及其他，终成晚清一位卓有成就的辑佚书大家。其辑佚成就主要在晋代史籍佚书方面。《广雅书局丛书》收其所辑晋史佚书凡41种：

《晋书辑本》[3] 10种43卷

1 南齐·臧荣绪《晋书》17卷《补遗》1卷

[1] 《碑传集补》卷五，宋师辙《黟县三先生传·汤球》。

[2] 王秉恩《汤球传》，附见《十六国春秋辑补》。

[3] 一名《九家旧晋书辑本》。

2 晋·王　隐《晋书》11卷

3 晋·虞　预《晋书》1卷

4 晋·朱　凤《晋书》1卷

5 晋·谢灵运《晋书》1卷

6 梁·萧子云《晋书》1卷

7 梁·萧子显《晋史草》1卷

8 梁·沈　约《晋书》1卷

9 刘宋·何法盛《晋中兴书》7卷

10 附:《晋诸公别传》1卷

《晋纪辑本》7种7卷

11 晋·干　宝《晋纪》1卷

12 晋·陆　机《晋纪》1卷

13 晋·曹嘉之《晋纪》1卷

14 晋·邓　粲《晋纪》1卷

15 晋·陆　机《惠帝起居注》1卷

16 刘宋·刘谦之《晋纪》1卷

17 刘宋·裴松之《晋纪》1卷

《晋阳秋辑本》2种5卷

18 晋·孙　盛《晋阳秋》3卷

19 刘宋·檀道鸾《续晋阳秋》2卷

《三十国春秋辑本》18种18卷

20 梁·萧方等《三十国春秋》1卷

21 刘宋·武敏之《三十国春秋》1卷

22 晋·常　璩《蜀李书》1卷

23 前赵·和　苞《汉赵记》1卷

24 □燕·田　融《赵书》1卷

25 □·吴　笃《赵书》1卷

26 晋·王　度《二石传》1卷

27　□燕·范　亨《燕书》1卷
28　前秦·车　频《秦书》1卷
29　□燕·王景晖《南燕书》1卷
30　刘宋·裴景仁《秦记》1卷
31　后魏·姚和都《后秦记》1卷
32　□燕·张　咨《凉记》1卷
33　晋·喻　归《西河记》1卷
34　北凉·段龟龙《凉记》1卷
35　后魏·刘　昞《敦煌实录》1卷
36　□燕·张　诠《南燕书》1卷
37　后魏·高　闾《燕志》1卷

《汉晋春秋辑本》2种4卷

38　晋·习凿齿《汉晋春秋》3卷
39　唐·杜延业《晋春秋》1卷

《十六国春秋》2种110卷

40 后魏·崔　鸿《十六国春秋辑补》100卷
附《年表》1卷
41 后魏·崔　鸿《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10卷
附《校勘记》1卷

有关晋史佚籍的辑佚，章宗源、王谟、毕沅、张澍、黄奭等在汤球之前都做过一些工作，或仅一二种，或旁涉所及，黄奭所辑的种数虽然较多，然所得佚文皆不甚丰富，如臧荣绪《晋书》，黄辑仅得1卷，而汤辑多达17卷，所以在晋史佚籍辑佚方面，以汤球用力最多，成就最高，其他诸家难望项背。汤球所辑，据朱师辙《汤球传》[①] 记载，尚有晋代佚籍27种，其目如下：

1.《两晋诏抄》

① 《碑传集补》卷五〇《黟县三先生传·汤球》。

2.《晋起居注抄》

按：黄奭《黄氏逸书考·众家晋史》下列：泰始、咸宁、泰康、武帝、永安、建武、太兴、咸和、咸康、康帝、永和、孝武、太元、隆安、义熙等15种《起居注》。

3. 梁·庾　诜《晋朝杂事》
4. 晋·张　敞《东宫旧事》
5. 晋·车　灌《（晋修复）山陵故事》
6. 晋·卢　綝《八王故事》
7. 晋·卢　綝《四王起事》
8. 晋·应　詹《陶公故事》
9. 晋·应　詹《桓玄伪事》
10. 晋·傅　畅《晋诸公叙赞》
11. 晋·傅　畅《晋公卿礼秩故事》
12. 晋·荀　绰《晋后略记》
13. 晋·荀　绰《晋百官表注》
14. 晋·佚名氏《晋百官寮属名》
15. 晋·杜　预《律本》
16. 晋·贾　充《晋令》
17. 晋·张　斐《汉晋律序注》
18. 晋·挚　虞《决疑要注》
19. 晋·佚名氏《太康地记》
20. 晋·陆　翙《邺中记》
21. □·佚名氏《林邑（国）记》
22. 晋·袁　宏《名士传》
23. 晋·郭　颁《（魏晋）世语》
24. 晋·裴　启《语林》
25. 晋·山　涛《山公启事》
26.《晋别集三百家》（目录）

27.《晋文集五百家》（目录）

按：《传》云："又著录晋别集二百家、晋文集五百家"，据"著录"二字推知，上列二种当是目录。

上列 27 种，或有关两晋典制掌故，或方域地理，或名人言行，或一代图书，皆是关涉晋代历史的史籍文献，虽未得刊行，但其辑佚的目的和范围则十分明确，即晋史佚籍，故史称其"读史用力于晋书尤深，广搜载籍，补晋史之阙"[1]。凡辑晋史佚书 65 种，汇辑散佚 1 种，辑编书目 2 种，计 68 种。

除辑晋代佚史外，据朱师辙《汤球传》尚载有：

1. 汉·郑　玄《郑康成逸书九种》

按：王秉恩《汤球传》（《十六国春秋辑补》附）列名仅有《孝经注》《论语注》2 种，余 7 种未详。

2. 汉·刘　熙《孟子注》

3.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

4. 汉·刘珍等《东观汉记》

5. 晋·谯　周《古史考》

6. 晋·傅　玄《傅子》

7. 汉·伏无忌《伏侯古今注》

上列 7 种实为 15 种。这样，汤球平生所辑古佚书多达 80 种，另辑编又 3 种。汤球死后，广东广雅书局在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刊印了 41 种，余 42 种未刊稿情况如何已不得而知，但其绝大部分清人都有辑本刊印行世，仅有《晋朝故事》、《（晋修复）山陵故事》、《桓玄伪事》、《律本》、《晋令》、《汉晋律序注》、《名士传》等 7 种古佚书未见辑本，余 33 种皆有刊本，其中大都见于《汉学堂丛书》（一名《黄氏逸书考》）。

从刊行的 41 种来看，于《十六国春秋》用力最勤，史称所辑

[1] 《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传·汤球传》。

“崔鸿《十六国春秋》百卷为巨观，又补撰《年表》一卷，校定《纂录》十卷，其所删订足正屠乔孙（曾辑《十六国春秋》，详见明代部分）之失，尤称精核”[1]。其辑本虽不能说尽善，但较屠辑本“信而有征”，至今仍无出其右者。其他诸史，也在有关诸家辑本之上。199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杨朝明整理的《九家旧晋书》、198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众家编年体晋史》皆以汤球辑本为底本。

由于汤球专精晋史，对唐《晋书》了若指掌，然所得晋史佚文多零散残缺，因此他便与唐《晋书》、《魏书》相比较，总欲增补一些文字，使之联缀成篇，特别是对《十六国春秋》，使佚文、补文不相区别（据现行印本，稿本如何不得知），使人们不易辨别何为原书佚文，何为汤氏补缀之文，欲征引还要重新查核。又如，把唐《晋书·王隐传》中记载的王隐父亲王铨的传记资料辑入王隐《晋书》，尤失辑佚之家法。

总之，汤球不失为晚清杰出的古佚史辑佚大家，其所辑的晋史佚籍对唐《晋书》有很大的补充作用，极大地丰富了晋史研究的资料。

## 二、乔松年与纬书辑佚

乔松年（1815—1875），字健侯，山西徐沟（今属清徐县）人。道光十四年（1834），年19而中进士，历官40年，曾任常州、苏州、松江知府，两淮盐运使、转运使，安徽、陕西巡抚，咸丰十年（1871）迁河东河道总督，光绪元年（1875）二月卒于任，年61岁。乔氏少年颖悟，资质过人，著作有《乔勤恪公全集》42卷，包括《论语浅解》4卷，《纬捃》14卷，《萝藦亭札记》8卷，《奏

[1] 《碑传集补》卷五〇朱师辙《黟县三先生传·汤球

议》16卷。另有《萝藦亭文抄》1卷，《萝藦遗诗》4卷。其辑佚成就尽在《纬攟》一书。

同治五年（1866），松年出任陕西巡抚，“频年筹兵筹饷，心力卒瘁。七年，移疾得请居泰州（今属江苏）闭门著述”，“九年，北上，复拜仓场总督之命。十年，迁河东总督”[1]。乔氏一生奔走官场，勤于政务，疏于著述．直到同治七年（1868）50岁移居泰州养病时，方得摆脱俗务，专心著述，其辑佚工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可他在泰州仅住了一年多，就再次出任官职，先为仓场总督，不久就迁任河东河道总督，主持黄河下游水域的治理工作3年。每日公务之暇，仍继续谶纬书的辑佚工作，最后成《纬攟》14卷。书成，乔氏也病殁，遗稿经其弟乔瀛楼董理。时松年密友任道镕任职南昌，遂于光绪三年（1877）在南昌强恕堂为之刊印行世，是为《乔勤恪公全集》本。民国年间，山西文献委员会辑印的《山右丛书》也收此书，是为《山右丛书初编》本。

谶纬书之辑佚，始于明代祁承㸁所辑的《礼含文嘉》3卷，所辑支离破碎，已不复见纬学原貌。真正下大功夫搜集整理谶纬佚书者是明末孙瑴所辑的《古微书》。孙氏以下，清人辑谶纬佚书者凡十余家：

1. 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得7种，收入《四库全书》。
2. 赵在翰辑《七纬》43种。
3. 刘学宠辑《诸经纬遗》36种，收入《青照堂丛书次编》。
4. 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纬书类》37种。
5. 黄奭辑《黄氏逸书考・通纬》76种。
6. 殷立卿辑、陆明睿增订《纬书》69种。稿藏上海图书馆。
7. 乔松年辑《纬攟》83种，又“杂篇”42种。
8. 王仁俊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纬书类》39种。

---

[1] 《续碑传集》卷二七方宗颐《太子少保河东总督乔公墓志铭》。

以上所列不含所辑仅一二种或二三种诸家。从数量上即可看出，乔辑占有绝对优势，而且辑佚的质量也在诸家之上。所以有人称其为"清代真正梳理辑佚谶纬之首擘"[1]，这种评价可谓实事求是。《纬捃》14卷，前12卷是纬书辑佚，后2卷是对孙瑴《古微书》考辨。全书分为十类，具体情况如下[2]：

1. 易　纬一卷　　14种　92条
2. 尚书纬二卷　　22种　210条
3. 诗　纬一卷　　3种　78条
4. 春秋纬二卷　　15种　784条　又"杂篇"八种
5. 礼　纬一卷　　3种　139条
6. 乐　纬一卷　　3种　76条
7. 孝经纬一卷　　7种　315条　又"杂篇"3种
8. 论语纬一卷　　5种　70条　又"杂篇"4种
9. 河图纬一卷　　8种　226条　又"杂篇"23种
10. 雒书纬一卷　　3种　44条　又"杂篇"4种

每类皆设"泛引"一目，凡佚文无可归属者入此。计1 991条，较《古微书》多283条。

乔辑是在《古微书》的基础上增补、考订而成，故又撰《古微书订误》1卷，《古微书存考》1卷。《订误》是考辨《古微书》辑录之误：一是非谶纬而误辑者，二是辑录出处归属有误者；三是辑刻字句有误者，凡93条。《存考》是《古微书》所辑虽是谶纬书之佚文，但不知据何书辑录者，或为孙氏误辑，凡61条。由此可知其辑佚态度之审慎，用功之勤勉。

---

(1) 李勤德《谶纬的散失和明清时期的辑佚》，《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1期。

(2) 据李勤德文统计。

## 三、陈运溶与湘籍辑佚

陈运溶号灵麓山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光绪、宣统间在世。手边无可用之资料，其书又不得见，生平事迹无考，仅知其著作有《后汉书大秦国传补注》1卷,《太平寰宇记辨伪》7卷，《古海国沿革考》1卷，《古海国沿革表》1卷，《大清一统志舆图海道集释》7卷，《亚欧两洲沿岸海道纪要》3卷（含书末1卷），《湘城访古录》18卷（含卷首1卷），《灵麓山人诗集》3卷，辑有《古海国遗书钞》12种。由此可知，其治学专重舆地之学，深究"海外"诸国，注重乡邦文化和文献，尤以搜辑有关湖南的佚书为己任。平生辑录湖南先贤佚著、佚传、地理佚籍85种，又辑有关海国的古佚书等13种，尽收入其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宣统三年（1911）刊成的《麓山精舍丛书》第一、二集，详目如下：

第一集　辑佚类

1. 宋·易　祓《周官总义职方氏注》1卷
2. 晋·邓　粲《晋纪》1卷
3. 刘宋·盛弘之《荆州记》3卷　附录1卷
4. 萧梁·宗　懔《荆楚岁时记》1卷
5. 宋·乐　史《太平寰宇记拾遗》7卷
6. 宋·陶　弼《陶阁史诗集》2卷　附录1卷

《历朝传记九种》9卷

7. 晋·张　方《楚国先贤传》1卷
8. 晋·刘　彧《长沙耆旧传》1卷
9. 晋·司马彪《零陵先贤传》1卷
10. □·佚　名《武陵先贤传》1卷
11. □·佚　名《武陵十仙传》1卷
12. 吴·张　胜《桂阳先贤传》1卷
13. □·佚　名《桂阳列仙传》1卷

14. □·佚　名《桓阶别传》1卷
15. □·佚　名《罗含别传》1卷

《荆湘地记二十九种》29卷

16. 晋·范　汪《荆州记》1卷
17. 刘宋·庾仲雍《荆州记》1卷
18. 刘宋·郭仲产《荆州记》1卷
19. 萧齐·刘澄之《荆州记》1卷
20. □·佚　名《荆州记》1卷
21. □·佚　名《荆州图记》1卷
22. □·佚　名《荆州图副》1卷
23. □·佚　名《荆州图经》1卷
24. □·佚　名《荆州土地记》1卷
25. 梁·萧世诚《荆南地志》1卷
26. 晋·罗　含《湘中记》1卷
27. 刘宋·庾仲雍《湘中记》1卷
28. □·佚　名《湘中记》1卷
29. 刘宋·甄　烈《湘州记》1卷
30. 刘宋·庾仲雍《湘州记》1卷
31. 刘宋·郭仲产《湘州记》1卷
32. □·佚　名《湘州记》1卷
33. □·佚　名《湘州荥阳郡记》1卷
34. 萧齐·黄闵《武陵记》1卷
35. 萧梁·伍安贫《武陵记》1卷
36. □·佚　名《沅陵记》1卷
37. □·佚　名《桂阳记》1卷
38. 刘宋·徐灵期《南岳记》1卷
39. 萧齐·宗　测《衡山记》1卷
40. 刘宋·王韶之《神境记》1卷

41. □·宋　渊《麓山记》1卷
42. □·佚　名《洞庭记》1卷
43. □·佚　名《沅川记》1卷
44. □·佚　名《五溪记》1卷

《荆湖图经三十六种》36卷

45. □·佚　名《长沙图经》1卷
46. □·佚　名《衡州图经》1卷
47. □·佚　名《衡山图经》1卷
48. □·佚　名《道州图经》1卷
49. □·佚　名《朗州图经》1卷
50. □·佚　名《澧州图经》1卷
51. □·佚　名《湖南风土地》1卷
52. 宋·褚孝锡《绍熙长沙志》1卷
53. 宋·佚　名《祥符茶陵图经》1卷
54. 宋·佚　名《乾道茶陵图经》1卷
55. 宋·佚　名《祥符衡州图经》1卷
56. 宋·宋　刚《衡阳志》1卷
57. 宋·佚　名《永州图经》1卷
58. 宋·陶　岳《零陵总记》1卷
59. 宋·张　埏《零陵志》1卷
60. 宋·柳拱辰《永州风土记》1卷
61. 宋·佚　名《舂陵旧图经》1卷
62. 宋·章　颖《舂陵志》1卷
63. 宋·佚　名《道州风俗记》1卷
64. 宋·佚　名《邵州图经》1卷
65. 宋·李韦之《邵阳志》1卷
66. 宋·郑　昉《都梁志》1卷
67. 宋·佚　名《武冈志》1卷

68. 宋·佚　名《郴州图经》1卷
69. 宋·佚　名《郴江志》1卷
70. 宋·佚　名《桂阳图经》1卷
71. 宋·郑　伸《桂阳志》1卷
72. 宋·佚　名《岳州图经》1卷
73. 宋·马子严《岳阳甲志》1卷
74. 宋·张声道《岳阳乙志》1卷
75. 宋·胡　介《常德图经》1卷
76. 宋·佚　名《澧州续图经》1卷
77. 宋·佚　名《辰州图经》1卷
78. 宋·田　渭《辰州风土记》1卷
79. 宋·佚　名《沅州图经》1卷
80. 宋·佚　名《靖州图经》1卷

《湘中名贤遗集五种》5卷

81. 蜀·蒋　琬《蒋恭侯集》1卷
82. 蜀·刘　巴《刘令君集》1卷
83. 魏·桓　阶《桓令君集》1卷
84. 晋·车　胤《车太常集》1卷
85. 晋·谷　俭《谷俭集》1卷

第二集　释地类

《古海图遗书钞》12种12卷

86. 吴·万　震《南州异物志》1卷
87. 吴·朱　应《扶南异物志》1卷
88. 吴·康　泰《吴时外国传》1卷
89. □·佚　名《交州以南外国传》1卷
90. 吴·佚　名《外国图》1卷
91. □·佚　名《外国事》1卷
92. □·佚　名《西域诸国志》1卷

93. 晋·（释）道安《西域志》1卷

94. 吴·康　泰《扶南土俗传》1卷

95. □·竺　芝《扶南记》1卷

96. 　　　　《扶南传》1卷

97. 唐·杜　环《经行记》1卷

以上凡97种101卷。陈氏的辑佚书笔者未能见到，而阜内又找不到有关的资料，所以对其辑佚的内容、特点等还说不清楚。但是，陈氏是继张澍之后又一位以辑汇乡邦地方古佚书而著称的大辑佚家，辑佚的数量和成就远在张澍之上。所以，在晚清的辑佚家中陈氏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大家，有待深入研究，其辑佚成果也有待整理。

## 四、王仁俊与辑本补辑

王仁俊（1866—1913），字捍郑，一字感莼。江苏吴县（苏州）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入翰林院授庶吉士，迁吏部主事。痛感国事纷乱，主张以"实学"救国，赴上海创办《实学报》馆，后应张之洞之约，迁报馆于武昌，抵抗维新变法。后历官武昌、黄州知府，存古学堂（张之洞创办）教务长，学部图书局副局长兼京师大学堂教习。辛亥年（1911）清亡，移居上海，以遗老自居。民国2年（1913）卒于北京。

王氏早年师从晚清国学大师俞樾（1821—1906），于学无所不通，尤长于考据，精于经、史、金石、文字之学，平生著述百余种，刊印行世者有《尔雅疑义》、《说文独字成部考》、《汉书许注辑证》、《辽文萃》、《辽艺文志补证》、《西夏文缀》、《西夏艺文志》等24种，尚有《汉书艺文志考证校补》、《补宋书艺文志》、《补梁书艺文志》、《隋书艺文校补》、《吴郡著述考》、《籀郱簃文集》等56种未刊稿。其辑佚之作有《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玉

函山房辑佚书补编》、《经籍佚文》、《十三经汉注四十种辑佚书》、《小学钩沈补》五部，皆未刊行，前四部稿本藏于上海图书馆，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总名曰《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十三经汉注四十种辑佚书》附于书后，《小学钩沈补》未印。

阚铎《吴县王捍郑先生传略》称："苏州有三书院，'正谊'专课经古，'紫阳'、'平江'课制艺。先生肄业'正谊'，肆力考据，晨抄露纂，习以为常。……劬学不舍昼夜，不闻寒暑，虽疾病不自暇逸，时人为之语曰'捍郑拼'。光绪戊子、己丑间（光绪十四、十五年），黄子寿方伯彭年（黄彭年，字子寿）开藩吴中，就可园遗址创建学古堂，藏书数万卷，仿莲池书院例，课诸生以日记。先生恣意探讨，而学以大进。"[1] 他早年刻苦勤学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他的辑佚工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王氏曾自言："年二十三始喜辑述之学。"[2] 23岁正在光绪十四年。此后用了六年多的时间，到光绪二十年已经完成了《十三经汉注四十种辑佚书》、《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补编》、《经籍佚文》四种，使之成为晚清的大辑佚家，奠定了他在中国辑佚史上的特殊地位。

**《十三经汉注四十种辑佚书》**

是书成于光绪十六年（1890）未（八）月，有《自序》署时为证。关于这部分辑佚书的内容和特点，其在《自序》中已说得特别清楚：

> 诸经汉儒旧注，有曾见辑本者，有即见本经注者，有旁见某经注者，有散见群书者，其大端不外乎王谟之《汉魏汉晋遗书钞》、余萧客之《古经解钩沈》、马国翰之《玉函山房》，以及孙星衍之《周易集解》、孙堂之《二十

① 《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书后。
② 《十三经汉注四十种辑佚书·自序》。

一家易注》、阮元之《诗书古训》、陈鳣之《论语古训》、臧庸、叶蕙心诸家之《尔雅》古注，亦既详矣备矣。至辑述古义更为之疏证者，则有张惠言之《易虞义》、惠栋之《易汉学》、陈乔枞之《今文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说》、《三家诗遗说》之类，亦云众矣。仁俊不揣固陋，于诸家所辑外更得汉注四十种。

汉人经注多佚，清代辑佚者甚多。王氏此编所辑皆为前人漏辑之语，即补前人辑佚之漏者。在王氏的辑佚中，此编成书最早，除其《周礼班氏义》、《仪礼班氏义》、《春秋左传许氏义》、《春秋左传郑氏义》、《论语何氏注》、《孟子郑氏注》、《尔雅舍人注》、《尔雅李氏注》8 种外，其余 32 种皆见于《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每种仅辑录片言支语、零文短句，皆不成规模。

**《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277 种**

是编成书于光绪二十年，涉书 277 种，含经、史、子 3 编，经编 153 种，史经 40 种，子编 84 种。其《自序》云：

历城马氏国翰辑唐以前佚书凡五百八十余种，为卷六百有奇，有目无书者阙四十余种，其散见各叙所谓“已有著录者”如陆希声《周易传》之类九种，今亦无之。匡君源所谓待后之君子搜补焉。仁俊幼嗜搜辑奇书硕记，露抄雪纂，马编之外时有弋获。忆自戊子（光绪十四年）之春洎乎甲午（二十年）之秋，多历年所，盖尝西游鄂渚，南浮岭峤，北陟幽燕、水陆轮蹄，捆载此稿，引申触悟，发箧密书，凡《古逸丛刻》刻于日本，《大藏音义》传于雒东狮谷，获睹异册，旁引秘文，日事捃摭，遂成斯编。揆厥名类，不在马后，仍题《玉函》者，依元例也；称《续编》者，别于马书之《补编》也。

所以,《续编》是辑补《玉函山房辑佚书》之遗漏之文。其编排分类仍依马氏书原例,每种题为1卷,实也不过零言碎语,少则一条,多则也不过十数条。

**《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141种**

是编也成书于光绪二十年,所收绝大部分为史部佚书,皆是《玉函山房辑佚书》之外的清人辑本所漏遗之文,也是辑补漏佚之作。每种题为一卷,实也零言碎语。

**《经籍佚文》116种**

是书也当成于光绪二十年前,专门辑补现存古籍或佚书古辑本的缺脱之文而成,皆为《韩诗外传佚文》、《史记佚文》、《十六国春秋佚文》、《韩非子佚文》、《嵇中散集佚文》之类。每种所得缺脱之文多寡不等,少者仅十数字,多者如《桂海虞衡志佚文》多达7000余字。每条后皆加按语,考其与今本文字之异。

**《小学钩沈补》(未见)**

阚铎《传略》说:王仁俊"中年以后邃于金石文字"。由此推知,是书之辑似当在光绪二十年之后。嘉庆年间,任大椿辑有《小学钩沈》一书,是编大致是为辑补任氏之书而作,惜不见传,但《续编》所收《文字集略》、《纂文》、《韵略》、《劝学篇》、《仓颉篇》等5种小学佚书,同见于任氏《小学钩沈》,故《小学钩沈补》详情如何,稿本尚存人间否,目前尚不得而知。

王氏是清代辑佚的殿军,平生所辑或为辑拾佚书辑本之漏文,或辑补现存古籍的缺脱之文,凡542种,《小学钩沈补》尚未计入。各种文字虽然不多,然其工力却不在前辑诸家之下,甚至更为不易。其辑佚方法也颇佳,堪称一代杰出辑佚大家,于古学之功不在王谟、马国翰、严可均、黄奭四家成就之下。

## 五、晚清其他诸家

**1. 文廷式辑抄《大典》**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号芸阁，江西萍乡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授编修。力主变法，超迁翰林侍读学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流放。著有《补晋书艺文志》6卷，《知过轩随录》1卷，《云起轩词抄》1卷，《文道希遗诗》1卷。文氏借在翰林院之便，利用清末残存的《永乐大典》，从中辑古佚书若干种，今知见者凡11种，详目如下：

宋·佚　名《中兴政要》1卷

宋·佚　名《宋状元及第图》1卷

□·佚　名《寿昌乘》1卷

□·佚　名《交州记》1卷

元·官　修《大元官制杂记》1卷

□·佚　名《元高丽纪事》1卷

元·官　修《大元仓库记》1卷

元·官　修《大元毡罽工物记》1卷

□·佚　名《元代朔像记》1卷

□·佚　名《经史百家制度》1卷

□·佚　名《宏词纲要》1卷

虽然都是一些卷帙较少的小书，也弥足珍贵，功不可没。

**2. 顾震福《小学钩沈续编》**

顾氏，清末江苏淮安人。著有《韩诗遗说续考》4卷，《隶经杂著甲、乙编》4卷，《崔豹古今注校正》3卷，《跬园诗抄》6卷。《小学钩沈续编》8卷，《补遗》1卷，刊成于光绪十八年（1892），意在辑补任大椿《小学钩沈》之缺漏，得书凡48种。

**3.《武英殿聚珍版书》拾遗**

清《四库全书》仅抄录7部，又另选其珍秘罕见之书百余种，以木活字排印，总名曰《武英殿聚珍版书》，后福建、江西、广州又有重印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福建又有递修本增刊之印，此本又增补《拾遗》23种，含重辑1种，其目如下：

| 书名 | 辑者 | 录文 |
| --- | --- | --- |
| 《麟台故事拾遗》2卷 | 孙星华辑 | |
| 《傅子》(重辑)5卷 | 孙星华辑 | |
| 《能改斋漫录拾遗》1卷 | 孙星华辑 | |
| 《敬斋古今黈拾遗》1卷 | 陆心源辑 | |
| 《意林拾遗》1卷 | 孙星华辑 | |
| 《唐语林拾遗》1卷 | 陆心源辑目 | 孙星华录文 |
| 《文忠集拾遗》4卷 | 黄本骥辑 | 孙星华增订 |
| 《小畜集拾遗》1卷 | 劳　格辑目 | 孙星华录文 |
| 《南阳集拾遗》1卷 | 劳　格辑目 | 孙星华录文 |
| 《景文集拾遗》22卷 | 孙星华辑 | |
| 《文恭集拾遗》1卷 | 劳　格辑目 | 孙星华录文 |
| 《公是集拾遗》1卷 | 劳　格辑目 | 孙星华录文 |
| 《忠肃集拾遗》1卷 | 劳　格辑目 | 孙星华录文 |
| 《山谷外集补》4卷《别集补》1卷 | 谢启昆辑 | |
| 《柯山集拾遗》12卷《续拾遗》1卷 | 陆心源辑 | |
| 《毘陵集拾遗》1卷 | 佚名氏辑 | |
| 《浮溪集拾遗》3卷 | 孙星华辑 | |
| 《茶山集拾遗》1卷 | 劳　格辑目 | 孙星华录文 |
| 《文定集拾遗》1卷 | 陆心源辑目 | 傅以礼录文 |
| 《攻媿集拾遗》1卷 | 傅以礼辑 | |
| 《章泉稿拾遗》1卷 | 孙星华辑 | |
| 《絜斋集拾遗》1卷 | 劳　格辑目 | 孙星华录文 |

《南涧甲乙稿拾遗》1卷　　劳　格辑目　　孙星华录文
《絜斋集拾遗》1卷　　　劳　格辑目　　孙星华录文

其作者有谢启昆（1737－1804）、黄本骥、劳格（1820－1864）、陆心源（1834－1894）、孙星华、傅以礼6人，其中以孙星华用力最多，而谢、黄之辑是旧作，其余皆为新辑。

清末从事过辑佚工作的学者，尚有汪宗沂、杨守敬、缪荃孙、曹元忠、叶德辉等人。这一时期辑佚最明显的特点有四：一是以专类辑佚为主，很少有泛辑四部者。二是以辑补为多，在前人辑佚的基础上再加补辑。三是对现存古籍的缺佚之文也注意搜集补充。四是所辑多是小制作，没有大部头的辑佚书出现。

## 第七节　清辑的成就和不足

### 一、辑佚的成就类述

梁启超先生有言："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语留存，无不搜罗撮录……遂使《汉志》诸略、《隋志》、《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多矣。"[①] 梁氏所论可谓中肯。清人所做的辑佚工

① 《清代学术概论・十六》，《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作、上面已按时序逐人加以论述。为使人们对清代辑佚的总成绩，有一清晰的认识，特设此一节，分类介绍各部类佚书辑佚的大致状况。

**1. 古经注的辑佚成就**

封建时代，自西汉董仲舒（前176—前104）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著作便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其著作被视为思想经典，遂有《十三经》之名，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所以，自汉代以来，注释解说《十三经》者数以万计，汉、唐间经注之作绝大部分都已亡佚。清初，汉学大盛，崇古考据成为一代风气，遂辑考古经注亡佚者大兴，开清代辑佚之先声。自两汉而及魏、晋、六朝、隋、唐佚注，皆广泛搜辑。道光以前辑佚诸家，几乎无不涉足古经佚注之辑佚，用工颇深，收效也最大，总数不下500种（含纬书），在清人的辑佚成果中独占鳌头。其于汉注用力最深，而于郑玄注用力尤深。

综辑群经佚注者，以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沈》最为精恰，以王谟《汉魏遗书钞》、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最为宏富。

《易》注，自惠栋《易汉学》以后，孙星衍、卢见曾、丁杰等均各有不同辑本，孙堂、马国翰所辑家数尤多。《尚书》注，以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最知名。《诗》注，重在钩稽今文三家诗之佚说，邵晋涵、宋绵初、严可均、冯登府各有专辑，陈寿祺、陈乔枞父子《诗三家遗说考》、《诗经四家异文考》为佼佼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晚出而集大成。《三礼》郑注，素称精博，可辑者少，仅十数家而已。其余《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古说辑本众多，难以备述。而经文佚文的搜辑，于经书之流传研究、文字校勘和注

解，也极有价值。

古经注的辑佚，其最大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古籍文献的整理。经书流传广，影响大，理解难，解说者众，后人无所适从，有待集大成之作问世，古经注的辑佚为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外，经学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有极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古经注的辑佚对中国经学、思想史、文化史、文献学史的研究也有重大意义。

在封建时代，小学著作被视为经学的附庸，所以在四部分类中被列为经部的一类。清人还辑佚了不少古字书、韵书，有些还是很有价值的。如晋代吕忱的《字林》，上承《说文解字》，下启《玉篇》，搜罗不少的异字，任大椿《字林考逸》8卷、黄奭《尔雅古义》12卷，堪称巨帙。小学辑佚书总数近百种，任大椿、顾震福成绩较大。有助于古代汉语、文字学史的研究。

**2. 史籍的辑佚成就**

中国古籍史部最为庞杂，著述也最多，亡佚也尤甚。清人辑史籍佚书，重点有三：一是先秦古史，二是两晋、六朝人所著史籍，三是宋元人所著史籍。

先秦史籍主要是《世本》和《竹书纪年》。《世本》，清人辑本有十余家之多，今传世者尚有8种，1957年商务印书馆合为一册，名为《世本八种》，以茆泮林、张澍两辑本较佳，上已述及。《竹书纪年》，清人有古本、今本之说，辑考者有洪颐煊、张宗泰、林春溥、朱右曾、黄奭、孙之騄、徐文靖、赵绍祖、郝懿行、董丰垣、雷学淇等诸家，今本以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50卷为集大成，古本以朱右曾辑《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为精确。

两晋六朝时期，史籍著述大盛，然其书百不存一。自姚之骃辑《后汉书补逸》（8种），此风渐开，上自汉代，下迄六朝，凡《隋书·经籍志》所载之亡佚史书无不搜求，其时限又不局限于两晋、六朝，也涉足汉人佚史。如姚之骃、四库馆臣辑的《东观汉

记》、孙星衍《汉官仪六种》、王谟《汉唐地理书钞》、黄奭《黄氏逸书考·子史钩沈》中的史籍，汪文台《七家后汉书》，汤球所辑《十六国春秋》，臧荣绪、王隐《晋书》等汉、魏、两晋、六朝逸史，张澍所辑《二酉堂丛书》中的西北史籍，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中的湖南地方史籍等，其数约600余种，极大地丰富了汉、晋、六朝史科。

宋元佚史的辑佚，主要是四库馆臣及晚清徐松、文廷式、缪荃孙等人采之《永乐大典》，馆臣所辑凡近百种，其后所辑20余种。其大者如《宋会要》、《续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录》、《旧五代史》等卷帙皆在百卷以上，多者达500余卷，其要者如《续后汉书》（元·郝经）、《九国志》、《宋中兴礼书》等，皆极为珍贵，对历史研究不可缺无。

**3. 子书的辑佚成就**

清人所辑子部佚书不多，严可均、章宗源、任兆麟、茆泮林等各有几种辑本，影响都不大，马国翰、黄奭所辑先秦佚子，种类繁多，求全求备，不免真伪杂陈。比较有价值的是一些科技方面的佚书，农家如《四民月令》、《氾胜之书》、《农桑辑要》、《范子计然》等，医家如《神农本草经》、《伤寒微旨论》、《急救仙方》等，算学如《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海岛算经》、《周髀算经》等，天文类如《盖天说》、《难盖天》、《灵宪》、《浑天象说》等，艺术类如《宝真斋法书赞》、《竹谱》等，体育类如《元元棋经》、《棋诀》、《双陆谱》等，都是非常珍贵的专业书籍，对研究科技发展史、专业史等诸多方面皆极有价值，有许多是久寻不得的古书。

**4. 文集的辑佚成绩**

集部诸书，较经、史、子书晚出，唐以前人文集多散佚，今流传者多为后人汇辑而成，网罗工作颇为不易。清人的工作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官修的断代诗、文总集，如《全唐诗》、《全唐

文》、《全金诗》。二是私家辑编的断代或通代的诗、文总集，如张金吾《金文最》、李调元《全五代诗》、缪荃孙《辽文存》等，尤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最为宏富，其资料来源半编半辑，具有很强的辑佚性质。三是四库馆臣采自《永乐大典》的宋元佚集175种。四是私家辑汇的古代私人别集，清人辑汇散佚而成多少种前人别集，对多少种旧集辑拾漏遗，这项工作很难统计清楚。文集的辑佚，虽然不像先秦文献辑佚有那样多的考据，但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集部之名起于六朝，故考古者无所用其（技），然搜集逸文，其工作之繁重亦正相等。"[①] 他概括了辑编别集搜集逸文之难。诗文别集、总集的辑汇，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有功甚著。

**5. 书目的辑佚成就**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②] 乾嘉学者深于考据，对书目极为重视，然宋代以前书目多已亡佚，所以清人很注意这类书的辑编。其中对我国最早的古籍目录《别录》、《七略》两部书目的辑佚，用力最勤，先后有洪颐煊、严可均、马国翰、顾观光、姚振宗、陶濬宣等辑本。此外如《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宋秘书省续编四库阙书目》等，均是考证宋代文献流传的重要书目。还辑编了大量的具有佚书目录性质的书目，如《小学考》、《经义考》、《汉书艺文志拾补》、《后汉书艺文志》等。对考辨古籍和文化学术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深受学者推重。

**6. 辑补方面的成就**

时存古籍多有脱佚，前人辑佚之本多有漏遗，因此清人辑佚

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辑佚书》，《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页。

②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又有辑校脱佚、辑拾漏佚二端。这种现象在本书第一章《绪论》第二节中均已论及，此略补几例。

辑校脱佚，凡去时越远的古籍其脱佚之文越多，清人在校勘古籍的同时，又多方面搜求其脱佚之文，或校入正文，或附存书后，或另编别行，经、史、子、集四部之书无有不涉，其中以王仁俊《经籍佚文》最为称著，其他如陈运溶《太平寰宇记拾遗》、陈兰森《太平寰宇记补阙》、江声《尚书逸文》、郝懿行《诗经拾遗》、刘学宠《大戴礼逸》、李调元《逸孟子》、严式诲《重辑曾子遗书》等，皆属此类，其数量也难以统计。

辑拾漏佚，如陆心源《全唐文拾遗》、《全唐文续拾》、《武英殿聚珍版书》福建增补本所附《拾遗》20余种，尤以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补编》最为博富。又如《东观汉论》（《四库全书》本）、汪文台《七家后汉书》之类，较前辑增补殊多。创始者疏阔，后出者详密，此乃必然之势，皆属辑拾。

## 二、辑本的不足概述

清代辑佚的成就是巨大的，林林总总，不胜枚举。然参与此项工作者的学识，水平高下不等，态度、目的也不尽相同，所以从今人的角度来考察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关于清代官辑的辑佚书（专指四库馆臣所辑）的不足，本书在前面已经述及，这里仅就私家辑佚谈几点看法，此乃并非苛求先人，目的在总结教训，推动辑佚工作的深入发展。

清人的辑佚，正如民初刘咸炘所说："辑书非易事也，非通校雠、精目录则讹舛百出，近世此风大盛，而佳者实少。"[①] 所谓"佳者实少"，就是辑本虽多，但完美的辑佚本实在很少。分析起

---

① 《目录学·存佚》，民国23年（1934）成都大学铅印本。

来，清人私家辑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辑佚不守家法，轻率从事，从简就易，不求甚解，草草成册，故而辑本虽多而精品实少。辑佚本是一项很细致、很繁琐的学术活动，不仅不通校勘、目录者难善其事，也需要较深的专业知识和考据学功底，其繁难程度绝不亚于学术研究，而且还有其特定的原则方法，即所谓的辑佚家法。清人对辑佚在思想上过于轻视，行事上过于草率，分析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

（1）辑佚失略，佚文遗漏较多。辑佚第一要务就是广泛搜集佚文，博采有关众书，网罗一尽故然不能，但应尽可能求全。可事实上清人的辑佚，或用力不专，遇到什么就辑什么；或用功不深，取材范围仅为几种常见的古类书、古书注，所以所辑古佚书种类虽多，可每种所得佚文大都较少，未能做到网罗几尽，其辑本的质量自然难得佳善。这种现象在几大辑佚书家中表现尤为突出，王谟《汉魏遗书钞》、《汉唐地理书钞》原辑总数达 800 余种，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数达 600 余种，黄奭《黄氏逸书考》数达 200 余种，像这样大规模的辑佚工作，其用功虽勤，可于每一种都做到精善则实难办到。此用力不专之故也。与之相比，那些集中精力专辑一种或数种佚书者，其所得佚文相对较多，质量也相对较好。又如姚之骃辑《后汉书补遗》，取材范围过于狭小，甚至连《太平御览》都未用，其略可想而知。此乃用功不深之故也。当然与他的学识、藏书也大有关系。

（2）辑佚失考，不辨佚文之真伪，将彼书之文误作此书之佚文，使辑佚真伪相间。如《十三州志（记）》，有汉代应劭、北魏阚骃二家，张澍所辑阚骃《十三州志》有"'宏农有桃丘聚'、'漆乡郏邑'二节，核之《史记·留侯世家·索隐》及《水经·泗水注》，知皆出于应劭，非阚氏佚文。又'御苑有含消梨'、'兰池陂即古兰池'二节，乃系《三秦记》佚文而为《括地志》转引者，

张澍辑本乃云出于《十三州志》。凡此二类，不一而足。”[①] 又如严可均辑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举世叹服，备受后人称颂，可是它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沈乾一在该书的《叙》中详为列举，钱钟书所著《管锥编》以两册篇幅专门讨论此书。1958年中华书局在该书影印出版说明中评论其存在五大方面的问题，其一就是失考误收，且举例说明，如《全梁文》卷四十中的沈麟士《述祖德碑》一文，从文章风格到遣词用句，皆足以证非沈氏原文，而且文中有“诰曰”二字，追封称“诰”，乃宋代以后典制，严氏未能详考，误为沈文，收入《全梁文》。此乃皆失考之故也。

（3）辑佚失校，错讹之文、脱衍之句满纸，几不足读。古籍保存的佚文本多有删节，后又几经传抄刊刻，旧误未改，新讹层出。清人辑佚校勘者有之，然多不能精审，不校勘者也大有人在，使辑佚几类抄书匠之能事。总而言之，清人辑佚在校勘方面肯下大力气者不多。治学严谨如孙星衍，所辑《括地志》失校之处也颇多，后人指其存在的问题时说：“今本《史记正义》由于长期的传写翻刻，错脱讹衍触目皆是，必须认真校正，而孙（星衍）辑本对上述问题往往将错就错，这就增加了读者的困惑。”[②]

（4）辑佚失实，恣意增补。故书引文多删节，古注引文随正文而决定取舍，一经辑出，脱离语言环境便实不能解，辑佚者增补联缀，使之上下文可通，这本是辑佚佳法之一。可清人增补联缀之文往往不与佚文相区别，使人误以为俱是佚文，实难取信，有违辑佚家法。如张澍所辑《世本》，工作做得本来很好，可他“以意删改佚文，致使原文失真，虽逐条注释，而考订不精，往往转增读者的疑惑”[③]，故遭后人讥。又如孙星衍所辑《括地志》，每每

① 《北魏佚书考·阚骃十三州记》按语，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② 贺次君《括地志辑校·前言》，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 《世本八种·出版说明》，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给辑文添字足句，造成严重错误，如《史记·魏世家》'泰固有怀、茅'，《正义》：'《括地志》云：怀州，获嘉县东北二十五里'。这是《正义》引《括地志》删节太甚，若与《史记》本文对看还勉强可以理解，若单独为一条就不知何所云然了。孙（星衍）以此文不全，遂增'故怀城在'四字于'怀州'上，却未察觉到这是《括地志》说'茅'的地望，怀城自在怀州武陟县，且已辑录在前了。这些问题，在孙辑八卷中并非个别的，是不应该的，又完全可以避免的。"[①]

（5）辑佚失详，所得佚文出处不明。辑佚于每条佚文应详注出处，以方便后人查核。可清人的许多辑佚书往往只注书名而不明卷数。如王谟、张澍辑《世本》，只注"《太平御览》"、"《路史》"、"《史记索隐》"等书名，《太平御览》多达千卷，《路史》60卷，《史记索隐》130卷，要想查核谈何容易！更有甚者，像姚之骃辑《后汉书补逸》，连书名也不注，不知所出何书。有的虽注明书名，卷数，却往往有错。有的一部书中不能统一，或注书名和卷次，或只注书名而不注卷数。

（6）辑佚失序，编排杂乱无考。一部辑佚书所得佚文多者，应详考原书体系结构，对佚文编次应该因循原书本来的体系结构，使之尽量恢复旧貌，特别是史部佚书。可清人的辑佚对佚书原有体例多有失考，佚文编次失序，极大地影响了辑本的质量和学术价值。如秦嘉谟所辑《世本辑补》，在《帝系篇》、《王侯篇》、《大夫谱》之外又列《纪》、《世家》、《传》三篇目，殊不知《帝系篇》与《纪》、《王侯篇》与《世本》、《大夫谱》与《传》实一也，而且《世本》原书根本也没有《记》、《世家》、《传》三篇之目。又如《括地志》，是按唐贞观年间10道、358州相统属，都督府也是常设州，与下列各州并非皆有隶属关系，《序略》是全书的总纲，可

① 贺次君《括地志辑校·前言》，中华书局1980年版。

孙星衍辑《括地志》时没有遵循这一基本框架结构，使佚文编排杂乱失序。又如徐松所辑《宋会要辑稿》，未及编次整理便与世长辞，辑稿流入北京琉璃厂书肆，后为缪荃孙所得，不久又入广雅书局提调王秉恩之手，王死后又为刘翰怡所得，交刘富曾整理，对辑稿大加删并，编次成初编290卷，续编75卷，又参考诸书移改、增补，录成清本，共得460卷，从而造成分类隶属诸多失检失序之处。无论是秦氏《世本》、孙氏《括地志》，还是460卷本的《宋会要辑稿》，其作法皆有失辑佚家法，深受后人讥评。

（7）辑佚失论，不介绍、论述佚书的基本情况。每一种辑佚书成，都应写出一篇资料性、考据性较强的序、跋，论述本书的作者、内容、价值、流传等诸多有关问题，使之成为人们利用、研究本佚书辑本的重要参考资料。可清人辑佚多做不到这一点，许多辑佚书既没有书叙，又没有后跋，更谈不上附录有关的研究参考资料。如《黄氏逸书考》所收古佚书200多种，有序跋者仅20余种，余皆不备。

以上这七条，是每一种辑佚书必须遵从的最基本的原则，也即所谓的辑佚家法。

二是清人私家辑佚，于辑佚对象用力不均，在类别上注重经部佚书的辑佚，在时限上注重唐以前的佚书、佚文的辑佚。

中国古籍文献亡佚、散失的数量十分惊人，自先秦至宋元，辑佚的范围本应是十分广泛的。但清人辑佚的视线却很狭隘，尤热衷于被封建帝王奉为经典的儒家经书之佚注的辑佚。仍以几大辑佚书家为例。《玉函山房辑佚书》补刻本共收辑佚书611种，其中经部449种，子部153种，史部9种，经部书占总数之比多达73%，子部约占25%，史部占不足2%；收唐以上佚书580多种，唐人佚书仅30多种，唐以上占94%，唐人所占尚不足6%。《黄氏逸书考》刻行本收辑佚书291种，经部202种（含纬书），子部、史部合计89种（含附书5种），经部占总数约70%、子、史两部

合计仅占 30%；唐人佚书不足 10 种，仅占 3%，唐人以上所占多达 97%。而且对经部书分得特别细密，各成系统，这些经书对社会发展究竟有多大意义?就是在儒家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清代，也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这种局面直到晚清时期才稍有好转，而乾嘉时期仅有章宗源独重视史部佚书，可惜其书多不得传；另一个就是王谟比较重视地理书。晚清时期方注重史书的辑佚，而对经书的热情并未稍减，对宋元人的佚书仍无多大热情，对小说志怪之类基本无人问津。

三是清人私家辑佚，辑佚的对象范围过滥。佚书有可辑也有不可辑者，可他们往往一味贪多无度，有的所得佚文仅一条数字而已，也列为一种以充部数，甚至有些子部书古时本无其书，古书仅存某人言语若干句或仅数句，也枉为辑出，且以意冠题书名，使人误以为历史上真有其书。所以，章学诚曾讥讽道："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缺目，以谓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应麟）之善搜遗焉。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史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①] 梁启超也曾批评道："总而论之，清儒所做辑佚事业甚勤苦，其成绩可供后此专家研究资料者亦不少，然毕竟一抄书匠之能事耳。末流以此相矜尚，治经者现成之《三礼》郑注不读，而专讲什么《尚书》、《论语》郑注；治史者现成之《后汉书》、《三国志》不读，而专讲些什么谢承、华峤、臧荣绪、何法盛；治诸子者现成几部子书不读，专讲什么佚文和什么伪妄的《鬻子》、《燕丹子》，若此之徒，真可谓本末倒置，

① 叶瑛校注《文史通义·博约（中）》，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62 页。

大惑不解。"[1] 所言虽有过激之处，然也切中清人辑佚之要害。

四是清人私家辑佚，多不能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即许多辑佚者的辑佚工作不是从研究学问出发，仅仅是为辑佚而辑佚；或不对所辑成的佚书做深入的考辨和研究，使之发扬光大。清代从事辑佚工作的许多人不可谓无学问，但他们大都不是学问名家巨儒，仅能算是三四流的学者，甚至是不入流的学人，如姚之骃之流是也。他们的辑佚缺少学问基础，其辑佚成果岂能精善！有些辑佚者于辑佚用工虽勤，可仅仅限于辑佚而已，很难见到其辑佚与治学紧密结合，对辑本的内容并不做深人的研究，展现不出其思想的火花和在学术上的建树，黄奭、王谟、马国翰、严可均之流是也，而像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之辈者甚少。有些学术造诣较深的学者，他们虽有辑佚之举，然皆偶尔为之，不以此为要务大学问，所以皆不甚用心，孙星衍、臧庸、王绍兰之辈是也。而能对辑佚书的内容做深入考辨、研究者确实鲜见，如果说有，秦嘉谟的《世本辑补》体例虽乱，可其增补史料不可谓不多，其对先秦史研究的参考价值也不可轻视。

五是清人私家辑佚，往往照录前人的辑本，却不出据本辑者之名，有的在原辑本的基础上仅略有增补，也不出据本辑者之名，有的甚至将别人的成果不光彩地窃为己有，有盗名欺世之嫌。

一切学术研究都是"老实人"的事情。然而自古以来就不乏沽名钓誉之徒，其作为社会的人，只要在研究、治学过程中能做到实事求是、严肃认真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盗名欺世"就不可容忍。学问本来是相互影响、借鉴的事情，文献整理更是如此，前人疏略而后出渐精，本是一件好事。而嘉庆以后的许多辑佚者多不能做到这一点，往往隐去前人之功，甚至盗用他人的辑佚成

---

[1]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辑佚书》,《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07 页

果。如黄奭辑刻的《汉学堂丛书》(一本名作《黄氏逸书考》)，收书 290 余种，有学者认为“均属佚书新辑本”，实际上有些属于黄氏新辑，有些是增补旧辑本，有的就是照刻前人辑本，而黄氏皆标以己名，使人误认为俱是黄氏自辑。如陈高华等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中就认为谯周的《古史考》有章宗源、孙星衍、黄奭三种辑本，而事实上孙星衍辑刻《平津馆丛书》时收入了章宗源辑本，孙辑本并不存在，清代只有孙、黄两种刻本，而二者在体例、辑文方面又相同，实际上黄刻就是章氏辑本。又如《黄氏逸书考》中有《汉官解诂》、《汉官》、《汉官仪》、《汉官典仪》、《汉仪》、《汉旧仪》六种，孙星衍《平津馆丛书》中也有这六部辑佚书，经核查发现，黄刻本就是照刻孙辑本，“唯增案语一句，其抄录刊刻，过于疏略，不仅未能刊正孙辑之失，反而复增舛讹，甚至漏刻《汉官仪》凡两页计十条。”[1] 那么孙星衍所辑《汉官六种》又怎样呢？章宗源生前所辑大量古佚史，辑稿十之一二被孙星衍所得，王重民先生对孙辑曾提出怀疑说：“《平津馆丛书》有《汉礼器制度》一卷、《汉官》一卷、《汉官解诂》一卷、《汉旧仪》二卷附《补遗》二卷、《汉官仪》二卷、《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卷、《汉仪》一卷，疑并为逢之（章宗源）原稿，而孙氏校补较多，故遂不出先生（指宗源）名也。”[2] 又如《世本》一书的辑佚，洪饴孙曾有一辑本 4 卷，名《世本辑补》，洪氏“《世本辑补》之成，以其稿请质于孙伯渊（星衍）先生，遂留其斋中。孙后以其稿付江都秦氏（嘉谟）刻之，（秦氏）遂冒秦名，于原书前后不易一字，但分卷不依原目而漫为三大卷，又于序中窜入数语，

---

[1] 周天游校点《汉官六种·点校说明》，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2] 《清代两大辑佚书家评传·章宗源》，载《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91 页。

以附其名耳"[1]。李兆洛又说："秦氏既梓而行之，则好学者得家置一编，于孟慈（洪饴孙字）之意当甚慰。盖著书者期有益于世而已，岂必争此名哉！"由此可知，秦嘉谟所辑《世本辑补》，其中多吸收洪辑的成果，然于洪氏之名竟不肯在书序中写一笔，秦氏盗名欺世耳？刻而广其传，有益于世，隐其名或盗其名，则为不德，尤使后世学人徒增繁乱，每查一书需核校多种并不存在的所谓另一种辑本。此已不是辑佚本身的问题，而是做人的问题了。

① 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李兆洛《识》，《二十五史补编》本册二、第2819页中。

# 第七章　现当代辑佚的成绩

古籍整理研究与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整体社会状况成正比。一般说来，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文化意识趋向复古或有复古倾向，古籍整理研究就比较发展，成绩也较为显著。晚清社会动荡不安，作为古籍整理方式之一的辑佚，已经失去了乾隆、嘉庆、道光间的势头。由清入民国，流风虽然尚存，可在民国的38年间，战争几无休日，辑佚方面自然难有大制作，辑佚工作较晚清又差一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26年，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长期处于变荡之中，直到1978年以后才稳定下来，所以共和国的辑佚工作与整个古籍整理研究一样，真正得到长足发展则是近十几年来的事情。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余风

辑佚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辑佚大家已难再现，但辑佚的流风尚存，民国年间仍有几位兼事辑佚的学者的辑佚工作值得一提

他们包括生于晚清或活到 1949 年以后，但其辑佚活动则在民国间的学者。而我们所知道的辑佚者，其辑佚活动又大都在抗日战争之前或抗战初期。

## 一、王国维的辑佚活动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到上海，任《时务报》书记校对，同时在罗振玉的“东方学社”学习日语及理化，受到罗氏的赏识，遂以罗为师，且终生依庇于罗，从事学术研究。光绪三十年（1904）随罗进京，曾任学部图书馆编译等职。辛亥革命后又随罗到日本，整理罗氏所藏古器物和图书。民国 5 年（1916）回国到上海，为哈同编《学术丛编》，兼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民国 13 年入京为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次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民国 16 年，北伐军进至河南，王氏在颐和园投湖自杀，为清王朝的灭亡殉葬。

王氏早年精于乾嘉考据学，后来又接受西方学术思想，识高一筹，创造了地下考古与金石证史的“二重证据法”，并用以整理古籍文献和史学、文字学等研究。他一生整理研究甲骨、简牍、金石器物、敦煌遗书，研究历史地理、蒙古史、边疆史、商周史，俱有卓越建树，又精通词曲和古文字学，早年曾攻习哲学，是当代学术史上文史哲兼通的学术大师。其一生的研究成果大都收在《海宁王忠悫遗书》。郭沫若曾评之说：“在目前欲论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①] 这其中也包括王氏在辑佚方面的有关著作。其辑佚的著作有：

①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2 年版。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1卷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1卷

《重辑仓颉篇》1卷

《唐韵佚文》1卷

《南唐二主词补遗》1卷

《后村别调补遗》1卷

王氏的辑佚，皆属辑补漏佚性的工作，尤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影响最大。清代学者考定，明复出的《今本竹书纪年》为范钦伪作，于是学者们多方努力作古本的辑佚工作，一时有关《竹书纪年》的著作就达十余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朱右曾辑佚的《汲冢纪年存真》2卷。朱辑本严守辑佚家法，考证详实，在诸辑本之上。民国6年（1917），王氏在朱辑本的基础上，更加以补充、订正，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共得佚文428条，成为最佳的《竹书纪年》辑本。既而又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以疏证的形式，逐条指明今本《纪年》辑录的资料来源，且详确地引录资料的原文，以证明今本实为“后人搜辑”之作。书前有民国6年（1917）自序云：

> 昔元和惠定宇（栋）征君作《古文尚书考》，始取伪古文《尚书》之事实文句，一一疏其所出，而梅书之伪益明。仁和孙颐谷（志祖）侍御复用其法，作《（孔子）家语疏证》……。余治《竹书纪年》既成《古本辑校》一卷，复怪今本《纪年》为后人搜辑，其迹甚著，乃近三百年学者疑之者固多，信之者且过半。乃复用惠、孙二家法，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

经王氏辑证，今本《纪年》的正文半为《竹书纪年》佚文，半是《尚书》、《左传》、《孟子》、《山海经注》、《史记》、《逸周书》、《路史》或诸书之注等；而今本《纪年》的注文皆出《宋书·符瑞志》。王氏的《疏证》不仅证明了今本《纪年》的辑佚性质，其作法也是辑佚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所收6种辑佚书之外，王氏还有一部《湖山类稿补遗》，为补宋代汪元量《湖山类稿》缺佚之作。

在王氏的学术活动中，辑佚仅是小端，但他于《纪年》确实下了大功夫，加之他的学识水平较高，且与先秦史研究相结合，所以他的辑佚成果确实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非一般辑佚家可比。

## 二、鲁迅的辑佚工作

鲁迅（1881—1936），本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鲁迅先生是中国当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成就卓著，在古籍整理研究和辑佚方面也很有收获。鲁迅治学是从古籍整理研究开始的，在其一生的活动中，这一工作似乎没有停止过。

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仅15岁的鲁迅在课业之余就搜集抄录古籍，培养了对整理研究古籍的浓厚兴趣。宣统二年（1910），鲁迅从日本回到故乡，在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兼授生物学，正式开始了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鲁迅在辑佚方面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会稽郡故书杂集》8种10卷**

这是一部专门记载绍兴历史地理、人物的古佚丛书，辑编工作创始于1901年，至1914年方完成。其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中说："树人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二酉堂丛书》），于凉土文献搜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落，至

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累为一帙。中经游涉（留学日本）……遂辍其业。十年已后，归于会稽……其所造述虽多散亡，而逸文尚可考见一二，存而录之，或差胜于泯绝云尔。因复撰次写定，计有八种。”其8种目录如下：

吴·谢　承《会稽先贤传》1卷

晋·虞　预《会稽典录》2卷附存疑1卷

汉·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1卷

□·贺　氏《会稽先贤像赞》1卷

吴·朱　育《会稽土地记》1卷

晋·贺　循《会稽记》1卷

刘宋·孔灵符《会稽记》1卷

□·夏侯曾先《会稽地志》1卷

于每种辑佚书俱撰《序》文一篇，文皆不长，然于佚书流传、作者、佚文搜集、价值等多加考述。如《谢承会稽先贤传·序》有言：“所记诸人事，多史传之佚文，‘严遵’二条，足补《后汉书》本传之阙；‘陈业’二条，足以证《吴志·虞翻传》注。吉光片羽，皆可宝也。”又如《虞预会稽典录·序》有言：“搜辑逸文，尚得七十二人。略依时代次第，析为二卷；有虑非本书者，别为存疑一篇，附于末。”从这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到鲁迅辑佚工作态度之认真严肃。

**二是《古小说钩沉》36种36卷**

这是一部专辑古佚小说的辑佚丛书，其从唐宋群书中辑录自周代的《青史子》至唐代杜宝的《水饰》等久已散佚的小说36种。古佚小说之辑，明代曾有之，清人却不屑一顾，虽辑有数种，皆因其在旧分类法中或属于史部，或属于子部，故在辑子史佚书时略有涉及，其中马国翰辑录的小说稍多，但也仅有《青史子》、《玄中记》等8种，他们均未突破“无关典要”的封建思想意识的局限。鲁迅在《古小说钩沉·序》中批判历来轻视小说的传统观

念，并阐述了自己对小说的观点："小说者，班固以为'出于稗官'，'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尧狂夫之议'。是则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顾其（班固）条最诸子，判列十家，复以为'可观者九'，而小说不与[1]，所录十五家今又散失……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夺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虽丛残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大共……惜此旧籍，弥益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鲜，爰更比辑，并校定昔人集本，合得若干种，名曰《古小说钩沉》。归魂故书，即以自求说释。"每种小说辑得的佚文都比较丰富，如刘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清胡珽《琳琅秘室丛书》辑本收佚文161则，鲁迅此辑得佚文267则，超过胡辑106则之多。是书之辑为鲁迅研究小说史，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使辑佚与研究密切结合，充分发挥了辑佚工作的作用。

**三是纪传体史书的辑补，凡3种：**

吴·谢　承《后汉书》6卷

晋·谢　沈《后汉书》1卷

晋·虞　预《晋书》1卷

这三种佚史的作者都是浙江会稽（绍兴）人氏，清代俱有辑本，鲁迅对清人辑本复加校理辑补，目的仍在宏扬乡邦文化。其《谢承后汉书·序》云："钱塘姚之骃辑本四卷，在《后汉书补逸》中，虽不著出处难称审密，而确为谢《书》。其后，仁和孙志祖、黟汪文台又各有订补本，遗文稍备，顾颇杂入范晔《书》，不复分别，今一一校正，厘为六卷，先四卷略依范《书》纪、传次第，后二卷则凡名氏偶见范《书》或所不载者，并写入之。"由此可知，此三书主要工作还是校理前人旧辑，考辨佚文真伪，辑佚之功甚巨。

① 班固言，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叙。

**四是《嵇康集》辑校**

这是一部校勘性质的著作，虽功在校勘，然辑补漏佚之事也在其间。自民国2年（1913）至13年（1924）间，鲁迅对世传《嵇康集》进行反复校勘、考订研究，其校勘不仅参考世传刻抄诸本，还校以《三国志》裴注、《晋书》及唐宋类书中所引之文，使其校勘工作具有明显的辑佚性质。这是鲁迅平生整理研究古籍用力最多的一部书，又撰有《嵇康集·逸文考》，因此鲁迅也很自信地说："中散（嵇康）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①]

其他像《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也具有辑佚的色彩。

## 三、张鹏一的辑佚活动

张鹏一之生平未及详考，仅知其为陕西富平人。知见著作有《汉律类纂》1卷[②]，《隋书经籍志补》2卷[③]，《苻秦疆域志补正》1卷[④]，《关陇丛书》[⑤]，《魏略辑本》25卷[⑥]，《太史公年谱》1卷附《祠墓文录》1卷[⑦]，《潘岳〈关中记〉辑佚》[⑧]。从上列7种著作的出版年代来推测，其大约是清末民国年间人氏。辑佚性著作有《隋书经籍志补》、《魏略辑本》和《关陇丛书》。

《隋书经籍志补》是辑汇佚书之目性质的辑佚之作，其自《序》说："《隋经籍志》聚梁、陈、齐、周、隋五代诸人著作为

---

① 新版《鲁迅全集》卷十第18页。

② 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③ 光绪三十年自序。

④ 民国8年排印本。

⑤ 民国11年排印本。

⑥ 民国13年印本。

⑦ 民国22年印本。

⑧ 《陕西教育月刊》第3卷第3期，民国36年版。

二卷，为书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而两汉、魏、晋之书并列其中，至后魏、齐、周诸人所著见于各传暨《北史》、《唐志》者，《隋志》类多逸漏。夫后魏诸朝立国北土，虽修短不同，其时人物若刘芳……之经，宋显……之史志，张渊信……之历算……深慨乎不传，今据诗人本传所载，得经说九十二部，史录六十部，子类五十五部，专集七十二家，杂文三十篇。编目既录，姓字益彰，爰依《隋志》分类，补入有论证者悉为写录，佚文搜集，请俟异日。"[①] 张氏这部辑佚书目，共得南北朝时期《隋书·经籍志》未载之佚著凡279部（家），又杂文30篇。

《魏略辑本》未见，此书《贩书偶记》著录，作"二十五卷，富平张鹏一撰，民国甲子（十三年，1924）陕西文献征辑处刊"。其辑佚如何不能详述。然《魏略》一书，是曹魏时鱼豢私撰，其书久已亡佚，然清乾道以来皆未见有辑本传刻，张氏此辑似为首辑之本。

《关陇丛书》为辑汇陕西籍汉代、晋代、金代10位作家散佚之文而成，其包括：

《扶风班氏佚书》3卷

汉·班　彪《叔皮集》1卷

汉·班　固《兰台集》1卷

汉·班　昭《曹大家集》1卷

《北地傅氏遗书》6卷

汉·傅干等《三傅集》1卷

按：傅干及魏·傅巽、傅嘏三家。

晋·傅　玄《傅子》1卷附《校补》1卷

按：《傅子》1卷非张氏辑。

晋·傅　玄《鹑觚集》2卷

① 《二十五史补编》册四，第4929页。

晋·傅　咸《中丞集》1卷

《挚太常遗书》3卷

晋·挚　虞《挚太常文集》1卷

晋·挚　虞《决疑要注》1卷

晋·挚　虞《文章流别志论》1卷

《冯曲阳集》1卷　汉·冯　衍

《傅司马集》1卷　汉·傅　毅

《赵计吏集》1卷　汉·赵　壹

《赵太常集》1卷　汉·赵　岐

《兰泉老人遗集》1卷　金·张　建

《杨晦叟遗集》1卷　金·杨廷秀

这些佚文大都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全金文》，稍加补辑校核而成，具有一定的辑佚性质。

## 四、陶栋《辑佚丛刊》

陶栋之生平未及详考，仅知其是国民年间贵州贵筑（今贵阳）人。他曾于民国28年（1939）辑成一部《辑佚丛刊》，民国37年（1948）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其目如下：

东汉·梁珍等《东观汉纪》2卷《拾遗》1卷

东晋·干　宝《晋纪》1卷

刘宋·何法盛《晋中兴书》1卷

东晋·王　隐《晋书》1卷

南齐·臧荣绪《晋书》1卷

北周·刘　璠《梁典》1卷

曹魏·张　揖《埤苍》1卷

？·（诸家）《异物志》3卷

□·佚名氏《相马经》1卷

□·浮丘公《相鹤经》1卷

此辑所据仅李善《文选注》、李贤（章怀太子）《后汉书注》二书。据《后汉书注》辑成《东观汉记》，又据《文选注》辑成《东观汉记拾遗》等诸书。诸书清人皆有辑本，陶氏此辑晚出，可做得十分草率，质量远在清人辑本之下，实无多大价值。以《异物志》为例，旧有万震《南州异物志》、薛莹《荆州异物志》、谯周《巴蜀异物志》等，李善注《文选》时一律简称作《异物志》，陶氏此辑毫不分辨，而是将其佚文合编成一书。

## 五、赵万里的辑佚活动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浙江海宁人。民国10年（1921）入东南大学中文系，14年（1925）赴北京师从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转北海图书馆（今北图），同时兼任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文献馆专门委员；从民国18年至34年间，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兼职任教，讲授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戏曲史、词史等课程。从事古籍文献研究长达50年，是我国当代最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著作有《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①]、《中国版刻图录》（主编）[②] 等。

赵先生自30年代始，留心对《永乐大典》的研究，且多方搜求国内外现存的《永乐大典》残册，深知现存《永乐大典》虽然不及原书百分之二三，但其中仍保存有许多珍贵的资料，因此又积极倡导主持编辑《永乐大典》引书卡片索引，“从而开展辑佚工作，先后辑出《校辑宋金元人词》、《元一统志》、《析津志》和其

---

① 科学出版社版1956年。

② 文物出版社版1960年。

他待整编方志、文集多种"[①]。

《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民国20年（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词集汇刻始于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此后清人也较为注重词集的汇辑刊刻，但"宋词的辑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经是清末的事了……《漱玉词》和《白云小稿》就是王鹏运和吴昌绶的成绩。之后，刘毓盘的《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开始了大规模的辑佚……到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利用的材料更为广泛，收宋词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为裒辑遗佚而成"[②]。这部书辑得的宋人散佚之词已被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所收入。由此可见，赵先生这部辑汇散佚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在宋、金、元词总集编辑史上的巨大意义。

元代地理总志《大元一统志》近800卷，明中叶以后亡佚，赵先生于民国间据《永乐大典》残册辑出《元一统志》[③]。元代熊梦祥的《析津志》，是最早记述北京及北京地区历史的专门志书，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中称辑有稿本，自《永乐大典》辑得佚文201条，然赵先生早在30年代就据《永乐大典》辑录佚文，成初稿本，今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复为增补编辑出版，在《整理说明》中说："30年代，北京图书馆曾积累了一些有关《析津志》的资料，但始终未能成编。"[④] 另有《薛仁贵征辽事略》1卷，也已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尚辑有《陈了翁年谱》。《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也具有辑汇散佚的性质。

①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九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② 唐圭璋重编本《全宋词·编订说明》，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③ 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④ 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 六、郭绍虞《宋诗话辑佚》

郭绍虞（1893—1984）先生是当代著名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专家，著述颇多，其中涉及辑佚的著作有二种：《宋诗话辑佚》、《宋诗话考》，两书为姊妹篇。

《宋诗话辑佚》，郭先生在《序》中说："在1927年的时候，我因搜辑《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材料，注意到诗话一方面。我所着手整理的，有几种附带的工作：（1）辑撰《诗话考》，拟把昔人所撰论诗之著，凡所知见，或仅见著录或称引者，仿《经义考》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间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3）《唐宋诗话辑佚》，拟仿昔人辑佚书之例，把唐宋已佚的各种诗话，采集编订，使昔人辑佚的范围更为廓充一些。觉得这也是一种比较有意义的工作。这部分，以后来拟编《宋代诗论史》讲义的关系，于是先就宋诗话加以整理，……现在所辑成的《宋诗话辑佚》，即是第三项中间的一部分。"[①] 由此可知，这是与研究工作紧紧相连的辑佚工作，其工作始于民国16年（1927）。是书分两部分：一是对残缺诗话的"辑补"工作，即"虽有传本而不全"。一是对完全亡佚诗话的"全辑"，即"完全散佚之著"。

辑补者凡8种，残本所存之文照录之，且兼注后世诸家所引；无者辑补之，注明出处。如王直方（1069—1109）的《王直方诗论》原为6卷，曾慥《类说》本只辑存52条作1卷，郭先生此辑多达306条，较《类说》所存增254条。又如《古今诗话》，《类说》本只辑存59条作1卷，郭先生此辑多达444条，增益385条。其辑补佚文之多颇为惊人。

全辑者凡24种，其中的7种见于旧时书目著录，17种仅见于

① 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首。

诸家称引。有的所得佚文仅1条。书末又有“附辑”3种。辑补、全辑、附辑者合为35种。是书民国26年（1936）在《燕京学报》（专号之十四）印行，1980年中华书局有重印本，重印本中的《潜溪诗眼》较初印本又增益3条。

郭先生此辑所得虽多，所据俱为《诗话总龟》、《诗人玉屑》、《苕隐诗话》等诗话类图书，然在此类图书之外的他类书中所存宋人诗话佚文尚多，如《文献通考·经籍考》中有宋人诗话10余则、《永乐大典》残存本中更完整地保存着一部宋人诗话，郭氏皆未采辑。

《宋诗话考》是诗话书目，分为上、中（又分上、下）、下3卷，上卷收今存诗话42种，中卷收时存节本、抄本和辑补本、辑佚本诗话46种，下卷收亡佚诗话51种。《宋诗话辑佚》，诸书前无叙跋一体，然其叙跋考辨之文皆收人此书“中卷”。下卷又是佚书目录一体，对后人辑佚极有参考价值。

民国年间，除上述诸家之外，著名史学家金毓绂先生还辑成《大元大一统志辑本》4卷，湖南攸县人龙璋还辑印了一部《小学蒐佚》。金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中曾记述道：“余之研史，亦喜辑佚……《大元一统志》1300卷，原书佚于明，而《大典》中引用最多，借使乾隆之世得有徐松等辈，肯为一一抄出，则不难恢复旧观，可与《宋会要》两相辉映，乃竟任其亡佚而不知恤，良可惜矣。余曾由《满洲源流考》、《热河志》诸书辑出《大一统志》四卷，刊入《辽海丛书》第十集，而分见《大典》残本各韵，尚未及一一辑出。”[①]《小学搜佚》分上、下编，上编收汉唐间字书佚籍54种，又上编补9种；下编收魏宋间韵书佚书24种，又下编补收古经注11种。

① 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79页。

民国年间，在古小说辑汇方面，除鲁迅先生《古小说钩沉》之外，尚有陈乃乾《古佚小说丛刊初集》，也不无发掘辑佚之功。吴曾祺《旧小说》，辑抄汉、唐、宋间小说393家，故事数千则，可谓大观。清末民初马俊良《晋唐小说畅观》，也属辑佚之事，汇辑晋唐间小说59种。

另外，赵士炜辑的《中兴馆阁书目辑考》5卷、《中兴馆阁续书目辑考》1卷，罗振玉辑的《宋吏部条法》2卷，孙尔准辑的《无弦琴谱》，古今小说书籍印行会辑印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朱倓辑的《集贤注记辑》[1] 等，为功虽小也不可没。

民国年间的辑佚工作，绝非此中所列举诸家，但限于案头资料不足，也只能有待博雅之士再为续补。有些学者的辑佚工作或做于民国年间，但在新中国生活多年，像王重民、张国淦、唐圭璋等，而且其辑佚成果在新中国又经增补后出版，故放到下节介绍。

## 第二节 “文革”前十六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意识形态展现出一种全新的观念，可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和弘扬仍受到重视。许多从民国过来的学子在生活稳定后，或整理手中旧稿，或创制新作，其时有一批辑佚之作相继问世或完成。

---

① 《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3卷第1期，1934年。

## 一、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

张国淦先生（1876—1959），湖北蒲圻人。举人出身。在历届北洋军阀政府久任教育总长等要职，北洋政府倾覆后弃政从学。生前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研究员，著论甚丰。《中国古方志考》是一部辑编古方志的目录，始作于民国5年（1916），书前有1956年所撰《叙例》称："本编属草于40年前（1916），至1930年略具初稿，嗣后虽屡有修订，迄未写成定本。近年始取旧稿，重加整理。"

是书收秦汉至元代古方志二千余种，每一书皆注明"存""佚"，其中传世者据笔者统计约71种，尚不足百分之四，所以基本上是一部辑录佚书之目的辑佚书。于每种古佚志不仅详考其作者、流传、异名等，而且间引佚文、遗事，凡有辑佚本者也逐一注明，更注明佚文尚有何书保存，如《交州记》一书："晋。佚。金溪王氏《汉唐地理书钞》辑本，南海曾氏《岭南遗书》辑本。晋刘欣期纂……案：罗愿《尔雅异》二十八'鲔'引《交州记》一条。"[1] 在王、曾两家辑本之外，尚指明其漏遗之佚文。如《大观明州图经》下有注曰："《舆地纪胜》十一：庆元府·景物下·官奴城，引《旧图经》一条。《（乾道）四明图经》……引《旧图经》四条。"[2] 其方式方法与章学诚《隋书经籍志考证》一脉相承，颇足称道。张国淦自己据《永乐大典》残本也作了不少古佚方志的辑佚工作，凡其家有辑佚稿本者，皆注曰："蒲圻张氏《大典》辑本"。张氏此辑，不仅能严守辑录佚书之目的家法，而且用力工深，对今人研究、辑古佚方志提供了极大便利。另外，其所辑的"《大典》辑本"，数量也颇可观，惜未见刊行。

---

①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0、591页。

②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4页。

## 二、王重民的辑佚工作

王重民（1903—1972），字有三，自号冷庐主人。河北省高阳县西良淀村人。民国13年（1924）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北京师大），受业于高步瀛、杨树达、陈垣诸师，民国17年（1928）毕业后曾任职河北大学、北海图书馆、辅仁大学，民国23年（1934）出国，历游法、英、德、意、美各国著名图书馆，民国36年（1947）回国，仍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兼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兼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1952年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教授。王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研究领域宽阔，在历史学、古典文学、敦煌学、方志学、西学东渐史、科技史、古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图书馆学等诸多领域俱有著述，尤其在古文献学、目录学方面造诣极深。在辑佚方面主要有：

《越缦堂文集》12卷。这是王先生为清人李慈铭编的一部文集，收文134篇，其中有一部分是辑汇散佚之篇而成。民国19年印行后，又逐渐搜辑到《文集》漏佚之文若干篇，辑成《越缦堂文集补遗》1卷，是为稿本。

《孙渊如外集》5卷。孙星衍（字渊如）刊行有《问字堂集》6卷，《岱南阁集》2卷，《平津馆文稿》2卷，《五松园文稿》1卷，《嘉榖堂集》1卷，然其集外佚文甚多，王先生辑得91篇，又附录骈体文10篇，于民国21年（1932）印行。是集仅是王先生辑拾漏佚而成的“集外集”系列之一，余诸种未印行。

《补全唐诗》。此乃据国外所藏敦煌残卷辑补《全唐诗》之漏佚。草成于民国31年（1942），1954年成初稿，后又经过修改，1963年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补诗凡97首，又诗残句3首、附者4首。涉及作者50人，其中19人为《全唐诗》所未载。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王先生逝世后遗稿于 1977 年发表于《文物资料丛刊》一期，署名“舒学”。辑补《全唐诗》未收的漏佚之诗 72 首。是作辑录完成当与《补全唐诗》同时。以上两种，又收入 1982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外编》。

《补全唐诗拾遗》。王先生逝世后遗稿于 1981 年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其中有《全唐诗外编》所未收者又 52 首。

另外，据王重民先生的弟子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朱天俊教授介绍，王先生曾有一套辑佚书卡片目录，数达三千余种，后为他人所有。王先生对辑佚也做了一些研究工作，这将在《辑佚学研究的进程》一章中另述。

## 三、唐圭璋《全宋词》《全金元词》

唐圭璋教授，江苏南京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民国 17 年（1928）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东北师大中文系任教，后转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是当代著名的词学研究专家。自民国 26 年（1937）以来，出版词学著作近 20 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全宋词》、《全金元词》。这是两部断代性的词作总集，其中颇存辑佚之事。

《全宋词》辑编于民国 20 年至 26 年，原分为 300 卷，民国 29 年（1940）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线装本，辑汇两宋词人一千余家，词两万余首。这是自明代以来收辑宋词最多的总集，但还存在不少问题，误收者有之，漏收者也有之，校勘也不甚精。新中国成立后，自 1959 年至 1964 年，唐先生又用了 5 年多的时间进行修订增补，1965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 6 册。修订本辑补词人 240 余家，词作 400 余首，删去已考定为唐、五代、金、元、明词人的词作，重新改写了词家的小传，增补若干附录，在编排方式上也作了较大的调整，共载有宋一代词人 1 330 余家，词作 19 900

余首，残篇530余首。是书的编辑，唐先生在《编订说明》中说："除了在各种词选中搜集资料以外，某些类书如《全芳备祖》、《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网》、《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等等，都是辑佚的渊薮。仅仅这三种书，就辑得一千余首。而其他载籍如《宋会要辑稿》、《乐邦文类》、《寿亲养老新书》、郑元佐《新注朱淑真断肠诗集》、《永乐大典》以及各种诗文总集别集、笔记小说、书画题跋、金石录、花木谱、方志等等，散见的资料还不知几多，文献资料浩如烟海，钩沈表微，需要付出大量劳动。我们尽可能地寻检了所知道的和所能见到的资料，补苴前人的缺漏，尽管所得不多，有的还是零简残篇，但在使研究工作者比较全面地看到现存宋词整体面貌这一意义上，还不无差堪自慰之处。"其辑汇散佚、辑拾漏佚的辑佚工作是毋庸质疑的，其性质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一样的。

《全金元词》，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其辑汇、辑补性质与《全宋词》同，此不赘述。

## 四、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逯钦立（1911—1973），字卓亭，山东巨野人。民国24年（1935）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次年转入中文系，民国28年（1939）考入北京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受业于陈寅恪、傅斯年、郑天挺、汤用彤、罗常培、唐兰、罗庸、杨振声、向达诸先生。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广西大学任职，1951年转入东北师大中文系。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中、下三册）之作，早在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其研究课题就是"整理校勘《先秦两汉晋南北朝诗》及同时期之文学史。从此先生一生中未脱离

先秦两汉南北朝文学史之研究工作"[①]。1963年书稿完成并交中华书局，直到文革后的1983年才得以出版。

关于秦汉至六朝诗的总集，以明人冯惟讷的《诗纪》搜罗最丰富，民国年间丁福保（1874—1952）又编成《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十一集），搜罗更在《诗纪》之上。逯先生以几十年之力，校订丁氏讹误，辑补漏佚，又据《诗纪·前集》和清人沈德潜《古诗源》增辑先秦古诗，考校精详，补佚颇多，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辑拾漏佚的辑佚之作，受到学术界一致好评，1991年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特等奖，1993年又获首届国家图书奖，这足以证明其质量之高。遗憾的是逯先生未及见到书籍正式出版而卒。而这部书真正的价值，不仅限于考校精详，更在于辑补漏佚，使人们得见隋朝以前诗作于一编，功垂千古。

## 五、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

徐宗元先生的情况未详，据《自序》知是书辑成于1963年。西晋皇甫谧（215—282）所作《帝王世纪》，《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为10卷，注云："起三皇、尽汉、魏。"多采《古文尚书》及《六经》图谶，约在北宋末、南宋初亡佚。自元末陶宗仪至清人，辑佚者有陶宗仪[②]、王谟[③]、臧庸[④]、宋翔凤[⑤]、顾观光[⑥]、

---

①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

② 收入重校《说郛》。

③ 收入《汉唐地理书钞》作《帝王经界纪》。

④ 未见刊本。

⑤ 收入《训纂堂丛书》。

⑥ 收入《指海》。

张澍[1]、钱保塘[2]等7家辑本，然诸家辑本皆不够完善，往往不加校勘，审定编次也不尽合理。徐先生在诸家辑本的基础上，复加搜辑佚文，校正讹误，依原卷数仍分作10卷，其目如下：

卷一：自皇古至五帝　　卷六：秦
卷二：夏　　卷七：汉
卷三：殷商　　卷八：魏
卷四：周　　卷九：星野及历代垦田户口数
卷五：列国　　卷十：余存

是辑较清人所辑更臻完善，征引图书凡56种，在辑佚方法上也较为科学，是目前《帝王世纪》的最佳辑本。然未注明较旧辑诸家增补几何，对书中涉及到的上古史事也未能详加考辨，编印方式也过于陈旧。

## 六、胡道静的辑佚成绩

胡道静先生，民国2年（1913）生于上海。当代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也是造诣极深的古典文献学家。自民国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校雠学》、次年又出版《公孙龙子考》以来，从事学术研究已达60余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梦溪笔谈校正》[3]、《新校正梦溪笔谈》[4]、《中国古代的类书》[5]、《农书与农史论集》[6]，《沈括研究论集》[7]。

---

① 未刊，定稿本今藏上海图书馆。
② 收入《训纂堂丛书》。
③ 上海出版公司1956年版。
④ 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⑤ 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⑥ 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
⑦ 齐鲁书社1987年版。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胡先生就开始从事辑佚工作。那时胡先生尚在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读书，就认识到“王安石的《熙宁字说》是训诂学史上的一部奇书，自熙宁新政失败后，此书久遭抹杀，明初编《永乐大典》，已无《字书》可录。他在博览群书、手录秘册时发见现存的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的著作中散见不少引文，可以鸠集；还发现清四库馆虽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张氏可书》等宋人笔记，但仍有《杨文公谈苑》、《倦游杂录》、《老学庵续笔记》、《就日录》等数十种未被辑录之已佚的著名笔记散见各书，可以辑集。于是，借课余工隙之际，辑集了《熙宁字说钩沉》和《宋人笔记钩沈》等稿，但都在‘一·二八’日军侵沪之役中毁失了”[1]。后来又进行二次辑佚，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他被捕入狱，“在这场浩劫中，他失去了10多年采用心血凝成的100多万字的《中国古农录总录》，40多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内翰良方校录》、《沈存中逸著钩沉》（包括《熙宁奉元历》、《灵苑方》、《梦溪忘怀录》、《清夜录》、《长兴集补阙》等）、二度辑录的《熙宁字说钩沉》以及《沈括年谱》、《海隅读书记》等等”[2]。80年代初，在有关同志的协助下，又重新开始了《熙宁字说钩沉》、《沈存中佚著钩沉》的辑佚，又是十余年过去了，想已经完成。除上述辑佚工作外，已经出版的辑佚书有宋·吴怿、元·张福《种艺必用校录》[3]、《梦溪忘怀录钩沉》[4]、《沈括诗词辑存》[5]。

《沈括诗词辑存》书后《记》云：“明中叶重刻宋处州本沈存中《长兴集》失其泰半，凡二十一卷，韵文悉在阙卷中，然永乐

---

①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七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页。

② 同上第260页。

③ 农业出版社1962年版。

④ 《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1期。

⑤ 上海书店1985年版。

时修《大典》，内府固有全帙，诗篇词阕俱分收各韵中。惜乎清乾隆四库馆臣失虑不加补辑，迨圆明一炬，噬脐为无及矣。余自校注《梦溪笔谈》，留心沈氏逸著，自历算、医、农以至诗、词、文，凡有可寻，悉加钩沉。毕读《永乐大典》残存七百卷弱，于存中诗作得十许篇，皆《皇朝文鉴》、《宋艺圃集》、《两宋名贤小集》、《宋诗经事》所未著录，别自《天台集》、《甕牖闲评后村千家诗》以至地志山记，检搜共逾周甲之数，中更'四凶'之灾，毁而重集。"《辑存》辑得沈括《长兴集》无载之韵作凡58首（含残句）。

这一时期除上述诸家外，尚有一些辑佚书完成或出版，仅就所知，列目如下：

范祥雍先生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

万国鼎先生的《氾胜之书辑释》，中华书局，1957年。

赵景深先生的《元人杂剧钩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王古鲁先生的《明代徽调戏曲散曲辑佚》，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钱南阳先生的《宋元戏文辑佚》，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按：钱氏尚有《冯梦龙墨憨斋词谱辑佚》，撰成、发表于民国年间，又收入《汉上宧文存》[1]；又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2]。

傅璇琮先生的《范成大佚文的辑集与系年》，1962年《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一期，署名徐甫；《范成大佚文篇目》，1964年《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卷》。

邱汉生先生的《诗义钩沈》（王安石佚著），1963年完稿，中华书局，1982年。

---

[1]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2] 中华书局1979年版。

# 第三节 “文革”后二十年

“文革”十年，学者受到极为严重的冲击，古籍的出版几乎是零，辑佚工作和辑佚成果当然也谈不到。自1977年以来，特别是1981年4月，陈云同志作了《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任务》的批示和讲话，随后中共中央又对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做了专门的指示，国务院又重新组建了以李一氓为组长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家教委也新成立了以周林同志为主任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又在一批高校中建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从此，古籍整理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辑佚这种古籍整理形式在古籍整理活动中愈来愈受到重视，几乎在所有新校注出版的古代个人的别集、全集中都有辑拾漏佚的内容，对清人重要的辑佚书的整理和辑补也大有成绩，新的辑佚工作也颇有收获。全国高校古委会亲自抓的具有强烈辑佚色彩的《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诗》以及《汉魏晋六朝佚史钞》的辑编，尤其引人注目。

老一辈专家如王叔武、朱祖延等仍在努力工作，新中国培养的一批中年学者如周天游、李裕民等已颇有成绩，“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学者也开始积极投身。《永乐大典》正被充分利用于辑佚。继清乾道之后，辑佚的第二个高潮即将到来，辑佚再度兴盛的曙光已经开始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闪烁。

## 一、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

王叔武研究员，安徽桐城县人。生于民国12年（1923）。民国末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中文系，曾师从汪辟疆先生，学训诂、目

录、校勘之学。供职于云南民族研究所，曾兼任所长、云南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云南民族古史研究和西南古籍的整理研究。辑佚成果有《云南古佚书钞》①、《云南志略辑校》②。

《云南古佚书钞》16 种（含附录 2 种），是"文化大革命"后最先出版的辑佚小丛书。每书所辑得佚文并不多，可做得颇有功力。王先生于云南古佚书的辑佚，是基于研究的需要，正如其《叙言》所言："古代记载云南史地的书，很多没有流传下来。对这些书的性质、内容、作者和著述年代等问题，过去虽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但由于辑佚工作没有跟上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查考他自己的记录。为了解决类似上述的一些具体问题，我自 1951 年参加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工作以来，不得不花去一些时间，断断续续地做了一点辑佚工作。特别是在 1959 年参加编写少数民族历史的工作后，为了争取把书的内容写得比较准确些，资料掌握的比较全面些，进一步把记载云南史地的古佚书佚文，从群书中钩稽出来，辑录成册，以备自己在研究和编写工作中参考。先后辑出来的古佚书十六种，题为《云南古佚书钞》。"其中的 5 种曾于 1964 年即以《云南古佚书钞》为题发表在《云南省历史研究所集刊》第一集，其余 11 种辑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1976 年后又重新辑录，并对已发表的 5 种作了一定的修订。其目如下：

汉·杨　终　《哀牢传》

　　　　　附：《永昌记》

晋·魏　完　《南中八郡志》

晋·佚　名　《永昌郡传》

---

①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②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

唐·韦齐休　《云南行记》
唐·窦　滂　《云南别录》
唐·张　云　《咸通解围录》
唐·徐云虔　《南诏录》
唐·佚　名　《云南事状》
　　　附：《云南状》
宋·辛怡显　《至道云南录》
元·佚　名　《白古通记》
明·佚　名　《玄峰年运志》
明·官　修　《洪武云南志书》
明·杨　鼐　《南诏通纪》
明·陆　氏　《滇纪》
　　　附：《滇记》

每书皆有《叙例》，于佚书详为考辨。凡所得佚文，校勘考证多精确，非精于云南历史和古文献者不能为也，足为辑佚者所法效之。

《云南志略辑校》，与《大理行记校注》合为一册印行。元人李京《云南志略》4卷，明修《永乐大典》时尚得征引，后亡佚。王先生此辑何如，惜未见原书，不能为言。

## 二、朱祖延《北魏佚书考》

朱祖延教授，江苏宝应县人，1922年生。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中文系，与王叔武先生为上下级同学，也师从汪辟疆先生。供职于湖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曾兼任所长、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训诂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古汉语、古典文献学的

教学和研究。辑佚成果有《北魏佚书考》[1]、《北魏佚书考补正》[2]。

《北魏佚书考》，62种。北魏自孝武帝拓跋珪于公元386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在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县，在呼和浩特市南）称帝建国，到公元550年东魏孝静帝元善灭国，有国长达165年，其间统治中原及北的大片土地近百年。朱先生在《自序》中说："余曩者负笈南雍，从彭泽汪辟疆先生受《目录学》暨郦善长《水经注》，尝思典午之季，海内分崩，拓跋氏以毡裘之长，崛起朔漠，雄居中原，一百六十余年间，人文之盛，陵轹江左。传世之作，若《水经注》、《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或记……并皆博赡宏富，蔚矣其文，向慕者久之。惜乎陵谷变迁，朝市改易，北魏文籍见著于《魏书》及隋唐史志者，今已百不一存焉，良可慨也已。清儒辑佚之作，若王谟《汉魏遗书钞》、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之类，虽采摭繁富，然犹多阙遗漏略。窃不自揆，亟欲网罗掇拾有魏一代佚文，重加编次，冀存泰山于片石，用资后学之参证。"确如斯言，清代以来辑佚诸家，或总辑四部，或独辑一类，或鸠辑一域，或深辑一书，惟不见以朝代为限而尽辑其一代之佚著者。朱氏此作确有新创，颇有益于魏史之研究。所收北魏经、史、子、集四部佚书：

经部13种

| | | | |
|---|---|---|---|
| 易　类 | 4种 | 春秋类 | 1种 |
| 诗　类 | 1种 | 五经总义 | 2种 |
| 礼　类 | 2种 | 小学类 | 2种 |
| 乐　类 | 1种 | | |

史部23种

| | | | |
|---|---|---|---|
| 编年类 | 1种 | 仪注类 | 1种 |

---

[1]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 《湖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 | | | |
|---|---|---|---|
| 杂史类 | 1种 | 杂传类 | 2种 |
| 霸史类 | 5种 | 刑法类 | 2种 |
| 职官类 | 1种 | 地理类 | 10种 |

子部5种

| | | | |
|---|---|---|---|
| 五行类 | 1种 | 艺术类 | 3种 |
| 医方类 | 1种 | | |

集部21种

| | |
|---|---|
| 别集类 | 21种 |

这62种辑佚书，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对前人辑佚成果的校点整理者32种，二是在前人辑佚成果的基础上有所辑补者19种，三是新辑者11种。其中集部·别集类虽仅21种，可文字量占全书之半，且多取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魏文》，稍有增补。如经部·易类有刘昞《周易注》，所辑实仅一个字，也算作一种，此清人之弊也，实不足法。

## 三、周天游的辑佚工作

周天游教授，浙江诸暨人。生于民国33年（1944）。196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78年入西北大学，师从陈直先生攻读秦汉史，1981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曾任西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现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十几年来，一直从事秦汉史研究，著有《秦汉史研究概要》[①]、《后汉记校注》[②]等。尤注重有关汉史佚籍的整理和辑佚，已出版有《八家后汉书辑注》（上、

① 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下册)[1]，《七家后汉书（校注）》[2]，《汉官六种（校注）》[3]，《史略校笺》[4]。现正主持国家古籍整理八五计划重点项目《汉魏六朝佚史钞》。

在周先生的古籍整理工作中，对辑佚书的整理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七家后汉书》的校点是以汪文台的辑本为底本；《汉官六种》是将孙星衍、《说郛》、《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浙江书局刊本）、王仁俊等四家辑本一一并存列，书后附有《职官索引》。《史略》虽不是辑佚书，然书中所列史书有相当一部分是佚书，笺注颇存辑佚之法。《八家后汉书辑注》正文凡25卷（不分卷者按一卷计），是在《七家后汉书》之外，又新增晋代张莹《后汉南记》一种，将七家《后汉书》的多种辑本相互比勘，校勘精确，注释详实，方法科学，虽然是在诸家辑本的基础上进行工作，但几类重辑，功力颇深，是当今最好的几种辑佚书之一，其所采用的辑佚方法和程式，颇多创建，足为后人法效。书后附有《（人名）索引》，极便使用。

尤可称道的是其正在主持进行的《汉魏六朝佚史钞》的辑编，如其《凡例》所言："本辑所收佚史范围包括《隋书·经籍志》所列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谱牒、旧事、职官、仪注、杂传诸类，而刑法仅取奏议，凡纯地理书、簿录、道释人物传、以及内容荒诞怪异的或属古小说类的神仙传、怪异记等皆不辑。"[5]而《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因已有较成熟的辑本，加之部头较大，故不再重辑收人。据草编《辑书目》所列，收书凡541种，具体书名详见本书后"附录三"，兹仅举列各类之数量如下：

---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②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④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⑤ 周氏手写稿复印件。

| | | | |
|---|---|---|---|
| 正史类 | 22种 | 编年类 | 27种 |
| 杂史类 | 40种 | 霸史类 | 14种 |
| 起居注类 | 25种 | 谱牒类 | 53种 |
| 旧事类 | 25种 | 职官类 | 36种 |
| 仪注类 | 18种 | 奏议类 | 4种 |
| 杂传类·家传 | 95种 | 杂传类·别传 | 182种 |

且将编人名、地名、职官、年号、书名等索引。现工作已经进行了数年。这是一项宏伟而艰难的工程，意义十分重大，若能如愿完成，将成为辑佚学史、史学史、文化史、古文献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功更在王谟、马国翰、黄奭之上。我们热切期待着这项嘉惠学林的工作早日完工。

## 四、旧辑本的整理

近十几年来，除上述三家外，对前代旧辑本的整理、辑补或重辑的工作也十分活跃，特别是对史部辑佚书，成绩颇为可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高质量的有三家，一是方诗铭、王修龄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①，二是吴树平的《东观汉记校注》②，三是周天游的《八家后汉书辑注》（前已专论）。

**1.《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古本《竹书纪年》的辑佚，清代有朱右曾的《汲冢纪年存真》，民国有王国维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50年代有范祥雍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辑证》综合三家之长，固益加精恰博赡。其最主要的特点有：

一是辑佚之外有疏证。如《序例》所言："辑者辑佚，证者疏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证，除前人诸说之可信从者外，其蕴于胸中者也并录之，又杂采甲骨金文及出土文物为证”，于佚文的内容颇多辨证。

二是取资之书用善本及多种版本互校。如《序例·三》所言："三家辑校所据之书，或据一本，今则参校他本。如《存真》、《辑校》以限于当时条件，所据《水经注》仅为戴震校本，不知戴校常据今本《（竹书）纪年》以改原书所引古本。今以影《永乐大典》本为主，并采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杨守敬、熊会贞之说，以正《存真》、《辑校》系年及引文之误。又如《太平御览》……再如《存真》、《辑证》所据《史记》三家注……”校勘之工又在三家辑本之上。

三是互见佚文诸家并存。如《序例·四》所言："三家所辑多据诸书引文，以文义并为一条，且间有改易。今从观古堂（叶德辉）辑佚书之例，直钞原书，各条归各条，独立户头，不相合并。庶可见各书所引之原貌，于异同之中尚可略寻荀（勖）、和（峤）本及束皙本之痕迹。"对特别重要的上古佚书的辑佚，这种并存法较补缀法更为真切。

特别是一、二两条，尤不易做到。

**2.《东观汉记校注》（上、下册）**

《东观汉记》之辑，旧有姚之骃、四库馆臣、汤球、陶栋四家辑本，陶本取材甚微，所成仅2卷，汤球辑本未见传，姚氏辑本虽早而工劣，馆臣辑本是旧辑中较好的，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由于馆臣对某些比较重要的古籍未能查检，或查检过的古籍所采用的底本不善，或利用一书检索时出现遗漏，因而使他们的辑本在内容的完备性方面，仍然有不少工作可做。二是馆臣对帝纪、列传、载记部分有关一人的遗文，不是根据事件发生的先后，逐条排比，而是把全部遗文连缀成一篇。在连缀过程中，于所获遗文，或增或删，有失原貌。三是馆臣蹈姚之骃辑本之弊，在每条文字之后，一律不注出处，使读者在征引时，欲加校核而无

从入手。四是由于馆臣疏忽，失于考订，在编次上出现了一些混乱”[1]。由于旧辑本不注出处，所以《校注》名为“校”，实际上是逐一查明馆臣辑本的出处，补其遗漏，且详为辨识，重新排比，勘其讹误。又参证范晔《后汉书》及诸家后汉史籍，详为注释，终成辑佚佳本。然为使文义贯通，又资据《后汉书》增补甚多，虽于注中俱为说明，仍使人难知佚文原貌，此亦馆臣辑本之弊也。

**3. 整理旧辑其他成果**

前面述及的《北魏佚书考》中半数以上是整理前人辑佚旧本，周天游先生的工作也属此类，此一时之大者。另外其他诸家，仅就知见，列举如下（上面已述及的不列）：

《括地志新辑》6卷（唐·李泰撰。清人有几种辑本）

　　王　恢　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

《括地志辑校》4卷

　　贺次君　中华书局，1980年

《鸭江行部志注释》（金·王寂撰。四库馆臣辑本）

　　罗继祖　张博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楚国先贤传校注》（晋·习凿齿撰。清人有辑本）

　　舒　焚　张林川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襄阳耆旧记校注》（同上）

《众家编年体晋史》（清汤球等有辑本）

　　乔治忠校点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岭表录异校补》（清馆臣辑《大典》本）

　　商壁　潘博　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

《字林考逸续补》（清有任大椿辑本）

　　李增杰　广东省教育出版社，1989年

《古代六种字书佚文补辑并注》（清人有辑本）

---

[1] 《东观汉记校注·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李增杰　广东省教育出版社，1990年

《九家旧晋书》（清汤球等有辑本）

杨朝明校点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清张澍辑）

王晶波校点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

《渚宫旧事校释》（是为残缺之书，清人多有辑补）

杨柄校释　武汉出版社，1992年

《续资治通鉴长编》（清馆臣辑补）

上海师大、华东师大古籍所　中华书局，1992年

《神农本草经》（清孙星衍、孙冯翼辑）

山西科技出版社，1992年

当然还会有一些，限于知见不能一一列举。从上列可以看出，史部书所占比重较大。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三、四册）中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考校，尤堪称道。

## 五、新辑本的收获

这一时期辑佚的新收获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对旧辑本的辑补，二是对前人未曾染指的古佚书的辑佚。而且《永乐大典》残册被广泛利用，很多人的辑佚工作，无论是辑补还是新辑佚书，大都利用《大典》。

**1. 新的辑佚书**

客观地讲，这一时期新的辑佚书，与旧辑本的整理、旧籍旧辑的辑补相比，成果还不是特别多，仅就所知者举列如下：

《王安石老子注》（宋·王安石）

容肇祖辑　中华书局，1979年

《析津志辑佚》（元·熊梦祥）

北图善本组　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山西古方志辑佚》

　　李裕民辑　1985年　《山西地方史论丛》第一辑

《晋志钩沉》

　　李裕民辑　山西省史志办公室，1989年

《杨文正谈苑、倦游杂录》（宋・杨述）

　　李裕民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唐・张守节）

　　张衍田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潮州三阳图志辑稿》

　　陈香白辑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潮州三阳志辑稿》

　　陈香白辑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永乐潮州图经志辑稿》

　　陈香白辑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

《韦昭汉书音义辑佚》

　　李步嘉辑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金史辑佚》（南宋佚史13种）

　　傅朗云辑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冯梦龙诗文集》

　　高洪钧辑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集贤注记佚文及参考资料》（宋・韦述）

　　张富祥重辑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3年《宋代文献学散论》

《竹林七贤论残句辑校》（晋・戴逵）

　　韩格平辑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附

《竹林名子残句辑校》（晋・袁宏）

　　同上

《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三册)

庄一拂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北京历史文献佚书考》

王灿炽　《文献》第 17 辑

《广西方志佚书考录》

秦邕江等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

许肇鼎　巴蜀书社，1986 年

《新唐书艺文志补》

张固也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年

肯定还会有一些遗漏。上列诸家，山西大学李裕民教授的山西古佚志的辑佚，广东潮州韩山师范学院陈香白副教授的潮州佚志的辑佚，具有明显的地方文化特色，陈先生的辑佚主要取资《永乐大典》，李先生也较多地利用了《永乐大典》。东北师大古籍所傅朗云教授的《金史辑佚》，取资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辑出南宋人记录金朝史事的佚书凡 13 种，又附录 5 种。北京大学历史系张衍田教授的《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取资日本传本，足补国内现传《正义》之缺文，然其辑佚性质尚不明显。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张富祥、李步嘉、张固也三位中青年学者的辑佚工作颇为成功。

张富祥副教授任职于山东师大历史系，曾师从北京师大刘乃和先生，是陈垣先生的再传弟子。所著《宋代文献学散论》颇见功力，于辑佚学也有深究。所辑韦述（? —757）《〈集贤注记〉佚文及参考资料》2 卷，主要取资《玉海》，凡得 41 事，参照他书对佚文所记史事多有资证。此辑较民国间朱倓《集贤注记辑校》[1] 要丰富充实得多。

李步嘉博士，任职于武汉大学古籍所，曾师从于武汉大学周

① 《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4 年第 3 卷第 1 期。

大璞先生，著有《越绝书校释》[1]。他是由辑佚进入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韦昭〈汉书音义〉辑佚》是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也是他"《汉书》二十三家旧注辑佚"计划中最先完成的一种。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在辑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张固也同志，任职于吉林大学古籍所，曾师从于吉大王同策、陈维礼先生，专攻历史文献学。清代以来补史艺文志勃兴，然于两《唐书》经籍、艺文志的增补却无人敢于染指。张固也同志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复广为增益考证，查阅古今图书二百余种，可谓言之有证，终于填补了补史艺文志中的这一空白，颇具参考价值。

**2. 辑补方面的成果**

上面在"旧辑本的整理"一节所述列的成果中，就有不少在整理旧辑本的同时也作了一些辑拾漏佚的工作，只是他们都附于旧辑本而行世，叙述难以割裂。这里所要谈的辑补方面的成果，是专指对所辑得的现存古籍、旧辑本的漏佚之文独立成编者，或发表于杂志，或由出版社印行。而且这一时期辑拾漏佚的成果，绝大部分是以文章的形式刊载于各种学术杂志或文集。仅《文献》杂志一家就发表此类成果上百篇，实难逐一列举，此仅举二例。如《文献》杂志 1993 年第 1—4 期，刊载就达 10 篇之多。主要有：

| | | |
|---|---|---|
| 《宋濂诗文拾遗一——三》 | 第 1—3 期 | 龚剑峰等 |
| 《宋濂诗文掇拾》 | 第 4 期 | 龚剑峰等 |
| 《新发现杨维贞散曲 28 首》 | 第 1 期 | 董仁生 |
| 《新发现黄遵宪手札一通》 | 第 1 期 | 褚树青 |
| 《刘祁佚文〈重修中镇庙碑记〉》 | 第 2 期 | 王菡 |
| 《〈文征明集〉佚文三篇》 | 第 3 期 | 权儒学 |
| 《关于〈午梦堂集〉及其佚文》 | 第 3 期 | 冀勤 |

①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范成大佚文续补》 第4期 辛更儒

又例如钱仲联主编的《明清诗文研究资料集（第一、二辑）》[①]刊载多篇：

《怀麓堂集外佚诗一首》 周寅兵

《灵岩山人集外诗》 瞿冕良

《吴梅村诗辑佚》 叶君远

《姚梅伯集外诗辑》 赵杏根

《黄公度佚文两篇》 杨冀岳

《蒹葭楼集外佚诗补》 程千帆

《郘亭遗文未刊稿》 周绍良

《解缙在湖南的四首佚诗考辨》 周寅宾

《姚梅伯集外诗辑续》 赵杏根

从上面列举已反映出，这一时期辑补漏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传世别集漏佚诗文的辑补方面，从出版社出版的这方面的图书也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如：

《全唐诗外编》（上、下）

王重民、孙望、童养年 中华书局，1982年

《全唐诗补编》（上、中、下）

陈尚君等 中华书局，1992年

《范成大佚著辑存》

孔凡礼 中华书局，1983年

附记：孔先生另有《全宋词补遗》之作等数种。

《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上、下）

栾贵明 中华书局，1983年

《朱熹佚文辑考》

束景南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这几部书都是极有价值的辑拾集部漏佚的著作。另外，新整理的数以百计的古人别集、全集，如杨渭生、崔富章整理的《司马光文集》80卷（待出版），李修生整理的《卢疏斋集辑存》[①]，王毅整理的《海粟集辑存》[②] 等都包含有辑拾漏佚的工作。至于已经开始陆续出版的“五全”——《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其辑拾漏佚、辑汇散佚的性质，更是不容置疑的了。

本章最后要介绍的是，上海图书馆的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先生，曾辑有《著砚楼辑佚书》，收书130余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范行准研究员，“竭其前半生之力，独立辑成《全汉三国六朝唐宋医方》，稿本盈大书橱一具，卷帙之巨，比拟于严可均之《书》”（胡道静先生文中语）；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已故著名中国秦汉史专家陈连庆教授，晚年也致力于辑佚，辑成古佚书稿已数十种，惜业未竟而人作古，遗业正由吉林师范学院陈见微同志承志继行。这三位学者的宏业尤堪传道，憾然其书笔者或未得见，或其业未竟，难作多言，附记于末，扬颂其功。

---

①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岳麓书社1990年版。

# 第八章　辑佚学研究的进程

中国的辑佚活动源远流长，若从文献述记的具有近代辑佚特点的北宋陈景元所辑的《相鹤经》算起，也有大约九百年的历史。学者对辑佚之法做出较为明确的论说，从现知见的资料来看南宋郑樵大概是第一人。所以，辑佚这种特定的文献现象，被学者认识并加以总结大约是在南宋之初；把它作为一种特定的对象做出较为系统地论述，是在民国年间；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进行理性探讨，是近十年来的事。

综观辑佚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进程，清代及前只有一些零散的辑佚思想和观点，清末民初以来研究工作才逐渐展开，近十年来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开始逐渐形成，但至今尚未成熟。

## 第一节　古代的辑佚思想

古人对辑佚的记述和探讨还很零碎，他们的辑佚思想和理论还是经验性的、感性化的，也是不完整的、非系统的。

## 一、宋人的辑佚观点

上面已经提到，最先对辑佚进行探讨和论说的，据目前所知当首推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一说是三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享年60岁。郑氏为地方大族，其父郑国器曾为太学生。樵幼从父学，对六经、诸子百家之学皆有涉猎，年16父亡，家道逐渐败落，与堂兄郑厚在莆田附近的夹漈山旁筑茅舍，埋头苦学、著述30年，学称夹漈先生。绍兴中，经侍讲王纶、贺允中荐举召对，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后被言官弹劾，改监潭州南岳庙，朝廷供笔札归家抄其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不久便谢世。樵博闻强记，搜奇访古，每过藏书家必尽读其书方去。平生著述84种之多，于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术之学皆有论辨，今传者仅有《通志》200卷，《夹漈遗稿》3卷，《尔雅注》3卷，《六经奥论》6卷，《乐府原题》1卷，《诗辨妄》、《礼经奥旨》等。

成于绍兴三十一(1161)年的《通志》200卷，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精华在二十《略》，其在《校雠略》中于古书之存佚问题做了深入的思考和阐发，于寻求佚书之法也有一定的讨论。《校雠略》由"二十一论"组成，每"论"之下有一段或数段文字，称为"篇"。其有关书之存佚、求佚之论者有：

《书有名亡实不亡论》　1篇
《阙书备于后世论》　1篇
《亡书出于后世论》　1篇
《亡书出于民间论》　1篇
《求书之道有八论》　9篇
《编次必记亡书论》　3篇

其《书有名亡实不亡论》1篇，是专门探讨寻求古佚书的，现录全文如下：

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文略例》虽亡，而《周易》具在；汉、魏、吴、晋鼓曲虽亡，而乐府具在；《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录》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常鼎宝《文选著作人名目录》虽亡，可取诸《文选》；孙玉汝《唐列圣实录》虽亡，可取诸《唐实录》；《开元礼目录》虽亡，可取诸《开元礼》；《名医别录》虽亡，陶隐居已收入《本草》；李氏《本草》虽亡，唐慎微已收入《证类》。《春秋括甲子》虽亡，不过起隐公至哀公甲子耳；韦嘉《年号录》虽亡，不过起汉后元至唐中和年号耳；《续唐历》虽亡，不过续柳芳所作至唐之末年，亦犹《续通典》（北宋·宋白等撰，200卷。今已佚。）续杜佑所作至宋初也。《毛诗鱼虫草木图》盖本陆玑《疏》而为图，今虽亡而陆玑《疏》在，则其图可图也；《尔雅图》盖本郭璞《注》而为图，今虽亡有郭璞《注》在，则其图可图也。张频《礼粹》出于崔灵恩《三礼义宗》，有《三礼义宗》则《礼粹》为不亡；《五服志》出于《开元礼》，有《开元礼》则《五服志》为不亡。有杜预《春秋公子谱》，无顾启《大夫谱》可也；有《洪范五行传》，无《春秋灾异应录》可也。丁副《春秋三传同异字》，可见于杜预《释例》、陆淳《纂例》；京相璠《春秋土地名》，可见杜预《地名谱》、桑钦《水经》；李滕《说文字源》不离《说文》，《经典分毫字样》不离《佩觿》，李舟《切韵》即乃取《说文》而分声，天宝《切韵》即开元文字而为韵。《内外转归字图》、《内外转钤指归》、《切韵枢》之类，无不见于《韵海镜源》；

《书评》、《书论》、《书品》、《书诀》之类，无不见于《法书苑》、《墨薮》；唐人小说，多见于《语林》；近代小说，多见于集说。天文《横图》、《圆图》、《分野图》、《紫微图》、《象度图》，但一图可该；《大象赋》、《小象赋》、《周髀星述》、《四七长短经》、《刘氏甘巫占》，但一书可备；《开元占经》、《象应验录》之类，即《古今通占鉴》、《乾象新书》可以见矣。李氏《本草拾遗》、《繁删本草》、徐之才《药对》、《南海药谱》、《药林》、《药论》、《药忌》之书，《类证本草》收之矣；《肘后方》、《鬼遗方》、《独行方》、《一致方》及诸古方书，《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中尽收之矣。纪元之书亡者甚多，不过《经运图》、《历代图》可见其略；编年纪事之书亡者甚多，不过《通历》、《帝王历数图》可见其略。凡此之类，名虽亡而实不亡者也。[①]

郑樵在编撰《通志》过程中历览时存诸书，发现其中保存着许多古佚书，或古书虽亡而其内容已尽载于后出同类之书，他这番宏论实为亲身体会之总结。在此虽没用“辑佚”这一概念，所论即古书亡又何以不亡、何以复见，这实际上就是总结论述辑复古佚书的方法和途径。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书之亡者可于时存同类书中搜辑之，其原则有三：

一是后代乙书取诸前代甲书，乙书虽亡而甲书尚存，乙书虽亡可谓不亡。

二是后代乙书取诸前代甲书，甲书虽亡而乙书尚存，可据乙书复见甲书。

三是时存某书集诸前人、时人群书而成，群书虽亡而可据某

① 《通志》卷七一。

书复见诸书之涯略或全貌。

郑氏此论还仅限于据同类书搜辑佚书，但在《阙书备于后世论》一篇中所论说的则属辑汇散佚的问题，其言曰：

> 古之书籍有不足于前朝而足于后世者。观《唐志》所得旧书尽梁书卷帙而多于隋，盖梁书至隋所失已多，而卷帙不全者又多。唐人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搜访图书，所以卷帙多于隋，而复有多于梁者。如《陶潜集》，梁有五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卷。诸书如此者甚多。孰谓前代亡书不可备于后代乎？

陶渊明诗文集，由南朝梁时的5卷到隋朝的9卷、唐朝的20卷，这其中的增益过程，就是后代不断搜辑散见佚文的结果。而郑氏在《求书之道有八论》之二“旁类以求”篇中所论说的则属更广范围的辑佚，其有言曰：

> 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如《素履子》、《元真子》、《尹子》、《鬻子》之类，道家皆有。如《仓颉篇》、《龙龛手鉴》、郭逡《音诀图字母》之类，释家皆有。……京房《周易飞伏例》，卜筮家有之。此之谓旁类以求。

此中所指明的辑佚途径，已不局限于同类相求，如其所说的“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已被清人的辑佚活动所实现。郑樵已经充分认识到并阐述佚书复见之原则、方法和途径，这既是切身读书体会到的感性认识的介绍，也是对前人和时人辑佚实践的总结，形成了我国最早的辑佚思想和理论，对后来的辑佚实践的展开、辑佚方法的完善、辑佚理论的发展皆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辑佚工作的状况和水平，即当时的辑佚一般说来还仅限于据同类书辑亡佚之书。

囿于当时辑佚工作的状况和水平，加之郑氏对辑佚又缺乏躬行实作，他的论述不可能十分精辟，把辑佚工作看得过于简单容易，未免失之轻率。故而清人章学诚在《校仇通义·补郑篇》中对其发出诘难：

> 郑樵论书，有“名亡实不亡”，其见甚卓！然也有发言太易者。如云：郑玄“《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则今按以《三礼正义》，其援引郑氏《目录》多与刘向篇次不同，是当日必有说矣，而今人不得见也，岂可曰取之《三礼》乎？又曰：“《十三代史目》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考艺文所载《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谏及殷仲茂两家，宗谏之书凡十卷，仲茂之书止三卷，详略不同如此，其中亦必有说，岂可说“取诸十三代史”而已乎？其余所论多不出此。若求之于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旁求于今有之书则可矣。如云古书虽亡而实不亡，谈何容易耶！

章氏并没有否定郑樵辑佚书的基本思想，只是批评其所谓亡书复见并非难事的思想倾向，且举例说明辑佚书是一件审慎精细的工作，并不是一件易事。

总之，郑樵的辑佚思想还是十分粗浅的，他是人们认识辑佚的最初阶段的理论概括，表述还不是非常清晰明确，总结思考也不细密，这是与辑佚的时代水平相一致的。

## 二、明人的辑佚思想

明代嘉靖以后，辑佚活动有一定的发展，人们对辑佚的认识也相对有所提高，论述也较宋人明确具体，已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其中胡应麟、祁承㸁二人通过对佚书的研究和自身的辑佚实践，对辑佚所作的论述也最具有典型性。

### 1. 胡应麟的辑佚思想

胡应麟（1551—1602）的辑佚工作，在《宋元明的辑佚》一章中已有论述。胡氏在自己辑佚实践和治学研究中有不少有关辑佚的思想、观点及对佚书、辑佚书的论述。主要在如下五个方面：

（1）对佚书的考辨。佚书是辑佚学研究之重要内容。胡氏《经籍会通（三）》专述古籍之"遗轶"，考论古佚之书颇多，且较为详实，于辑佚书颇有资考。其他散见之论也多，文多论繁，不便一一赘述，兹仅举一例。如宋人洪迈于《容斋随笔》中举列在宋代已亡佚的子部古佚书30余种，并称"亦有不知其名（佚书作者之名）者矣"。胡氏于诸书作者之名、前人载论及讹误，俱为考辨之，最后综之曰：

> 景卢（洪迈之字）谓"诸书今皆不传于世"，此殊失考。诸书非至宋始不传，自隋世已湮没。考《隋经籍志》，洪（迈）所列三十余家，存者惟……，盖不过十之三，自余皆梁世所有，隋一不存。修史者附见其目，列注自明。郑渔仲（樵）一概抄入，不复辨其有亡，大误后学。若马氏（总）《意林》所录，自是从（庾）仲容《子钞》纂出，诸子本书虽亡，其引用于《子钞》者，唐世故在。洪（迈）雅名博洽，然于诸史艺文志不甚究心，故有此误，政与论《太平御览》书目同科。

今《意林》六十家，洪（迈）所列外，尚有一二僻者：《化清经》十卷蔡洪撰，《笃论》四卷杜恕撰，《物理论》十六卷杨泉撰，并隋世已亡，附见诸子注中；又《体论》四卷亦杜恕撰，《傅子》一二〇卷傅玄撰，并隋世尚存者。此外有《湘东王鸿烈》十卷，杨伟《桑丘先生书》二卷，陆澄《缺文》十三卷，张显《古今训》十一卷，卢辩《称谓》五卷，《桓子》一卷，《何子》五卷，《郭子》三卷，隋世或存或亡，今率湮没无考。大抵唐以前子书，僻者略尽此矣。[1]

胡氏在这里所研究探讨的子部古佚书及佚文的保存，对辑佚者颇有启发，明清时多有辑佚本。

（2）对佚文搜辑途径的论述。胡氏在自己的辑佚实践和治学中，已清楚地认识到辑佚是一项大有可为的事业，提出应广泛搜辑先秦至唐宋的古佚书，而越是时代久远的古佚书越应搜辑，并总结了搜辑古佚书的途径。其在《经籍会通（三）》中引《困学纪闻》之语而论之曰：

汉《七略》所录，若《齐论》之《问王知道》、《孟子》之《外书》四篇，今皆亡传，《庄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鸿烈》多袭其语，唐世司马彪注犹存，《后汉书》、《文选》、《世说》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间见之。断圭碎璧，足为匣椟之珍，博识君子，或有取焉。[2]

胡氏兹论虽然是复述王应麟的观点，但表达的也是他的认知，

① 《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本，第48、49页。
② 《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本，第38页。

意在强调辑佚的方法和途径。

（3）对时人辑佚现象的总结。古佚之书，至明往往重出，其中不乏辑佚之作，或辑佚、作伪兼而并存，清人于此皆以“伪书”妄断之。而胡氏对此现象则以自身的体验，在《经籍会通（四）》中总结说：

> 洪景卢（迈）云：“国初……编次《（太平）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此论未然。《太平御览》盖因袭唐诸类书《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书目，非必宋初尽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时往往迭出者，又以抄拾类书得之。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1]

其所谓“余所自验”，即其亲身辑古佚书之事。在《甲乙剩言》中记述其所辑干宝《搜神记》时，也有类似的论述：

> 此（《搜神记》）不过从《法苑（珠林）》、《（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诸书中录出耳……大抵后出之异书，皆此类也。[2]

这一论断源自胡氏的切身体验，颇为真确，对重新认识清人所谓明人“好造伪书”及明代突然出现的许多久已亡佚的“异书”，是极富启发性的。实际上，许多被后人认定的所谓“伪书”，其中确有辑佚而成者，也有在辑佚的基础上加工补充而成者，即

①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本，第61页。

② 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搜神记》提要转引。

真伪相杂，不可能全部内容皆是伪造。其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复杂，笔者一时尚难说清，但其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大部分的明人对辑佚之事尚不十分明确，对辑佚之法也不完全清楚，故其书多不明著“辑”者，遂有作伪之嫌。

(4) 重视类书的辑佚作用。胡氏对一些重要类书在辑佚书中的作用极为重视，这从前面的引文中已可看到。此外，对类书的意义、作用、价值等仍有许多审视和论述：

> 宋初辑三大类书，《（太平）御览》之庞赜，《文苑（英华)》之芜冗，《（太平）广记》之怪诞，皆艺林所厌薄，而不知其有助于载籍者不鲜也。非《御览》，西京以迄六代诸史乘煨烬矣。非《英华》，典午以迄三唐诸文赋烟埃矣。非《广记》，汉家以迄五朝诸小说乌有矣。

又论类书曰：

> 所录本书，今十九不存，间存者往往赖此而完帙仅半，余恍忽睹其名耳。宋人杂说单行，本朝垂百数种，舍此遂无可别稽。故是编虽芜冗，世莫得而废也。[1]

清朝乾隆年间所修《四库全书总目》，在类书类的小叙及诸类书的提要中十分强调类书的辑佚价值，从文字到内容都明显有受胡应麟影响的痕迹。

(5) 论及辑佚之法的作用。胡氏在文献学、考据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辨别伪书即其一得，并著有《四部正讹》3卷，提出许多辨别伪书的卓见。如其在辨别宋传《子夏易》10卷本之真伪

① 此与上俱见《少室山房类稿》卷一〇四。

时有云：

> 《子夏易》10卷，陈振孙云：《汉志》无卜氏《易》，至《隋志》始有《子夏易》二卷，其为依托甚明，且隋唐时已残缺，宋安得有十卷？其经文、彖、象、爻辞，俱用王弼本。又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隋《子夏易》语，今本十卷中皆无之，岂直非汉世书，并非隋唐之旧矣。余（胡应麟）案：《子夏易》载《（文献）通考》者，今亦不传，据陈氏（振孙）所论推之，当是汉末人依托，至隋残缺，唐宋人复因隋目，取王氏（弼）本伪撰此书，正犹《乾坤凿度》，本汉世伪撰，至隋唐亡逸，宋人复伪撰以行。伪之中又有伪者矣。[①]

此实乃以辑佚之法而考辨伪书者也。此法即：甲书亡佚之前，乙书曾征引之而乙书至今犹存，然据乙书所辑甲书之佚文，今传本（伪）甲书中却无，由此可定今传之甲书为伪。

清人辨别伪书，遍用此法。至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总结前人辨伪之法凡12条，其六曰：

> 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检查。已佚的书，后人伪造，若从别的书发现所引原书佚文为今本所无，便知今本靠不住。试举其例：（例一）……《竹书纪年》……（例二）……东晋晚出《古文尚书》孔传……（例三）崔鸿《十六国春秋》……[②]

---

① 《少室山房笔丛》卷三〇，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本，第385页。

②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7页。

后梁氏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中又略加润色，并调整为第五条，其文曰：

> 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例如《古本竹书纪年》有……而《今本（竹书纪年）》记……全与彼相反，其年代又托始于黄帝，故知（《今本》）决非汲冢之旧也。

此法已成为辨别伪书的成法之一，久被学界普遍征引、运用，胡应麟之功可谓巨矣。

胡应麟有关辑佚的思想观点，多散见于其各种著述中，其对佚书、辑佚的研究远不及辨伪学系统完整，其对辑佚的理论阐述也远不及辨伪学深刻精辟，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学术环境中，已是极为难得，颇可称道，对清人的辑佚影响不小。

**2. 祁承㸁的辑佚思想**

祁氏是晚明著名的藏书家，他在辑佚方面的成绩本书第四章第五节已经述及，他对辑佚也作了一些阐述和总结，提出了一些辑佚思想和观点。其在《澹生堂藏书约》中立目有四：读书训、聚书训、购书训、鉴书训，在《购书训》的第二条中，于郑樵求书八法之外，又提出三种方法，其第一法是：

> 书有著于三代而亡于汉者，然汉人之引经多据之；书有著于汉而亡于唐者，然唐人之著述尚存之；书有著于唐而亡于宋者，然宋人之纂集多存之。每至检阅，凡正文之所引用，注解之所证据，有涉前代之书而今失传者，即另从其书各录出。如《周易坤灵图》……之类，则于《太平御览》中得之；如《会稽典录》、张璠《汉纪》之类，则于《北堂书钞》间得之；如晋《简文谈疏》……

之类，则于《太平广记》间得之。诸如此类，皆当收罗，此不但吉光片羽自足珍重，所谓举马之一体，而马亦未尝不立于前也。

民国刘咸炘在《目录学·存佚》篇中就明确指出，“祁氏三说，第一为辑佚”。祁氏在《鉴书训》中还论述道：

书籍与代日增而亦与代日亡之物。概按籍而求…有得一书而即可概见其余者，有得其数见即可凑合其全文者……汉人之谈经在训诂，读注疏而汉之释既可也；晋人之词旨尚隐约，阅《世说（新语）》而晋人之谈论可想也。所谓得一而既可见其余者也。如《北梦琐言》、《酉阳杂俎》之类，今刊本虽盛行矣，然据《太平广记》之所载，更有溢其全帙之外者，此所谓得其数见而既可凑合其全文者也。

祁氏从藏书家求书的角度，论述了辑佚的问题，较郑樵、胡应麟之说又有所发展。首先，郑氏只注意到从同类书中去求亡佚之书，祁氏继胡氏之后则明确指出古类书在辑佚中的作用。其次，郑氏、胡氏所论是全佚之书的辑佚问题，没有注意到缺佚之书、辑补脱佚的问题，而祁氏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从而丰富了古代的辑佚理论和方法。三是他还认识到通过辑得的佚文，可以了解到佚书的概况，对辑佚的意义也有所阐述。

但是，他与胡氏一样，所作的仍然是一些零散的粗浅的论述，远没有达到完整、系统、深入的理性高度，仍属于经验性的感性认识。

## 三、清人的辑佚学概念

在汉学家治学重考据的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清人的辑佚工作也逐渐精密起来，他们的辑佚成果得以刊刻印行，这就要求他们在辑佚书的前言、叙跋、凡例中对辑佚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及处理的方法，不能不有所交待和说明，从而也就阐述了辑佚的原则和方法、目的和意义、佚书的流传、前人辑本的优劣、取资的依据等诸多问题，涉及到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是，由于这些思想观点多散见于辑佚书的序跋、凡例及对佚文的校注、按语之中，仍然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所以，我们认为在清代的二百多年间，清人的辑佚意识是极其明确的，在感性经验的指导下其辑佚方法也是较为科学的，但是他们对辑佚仍没有作出理性的总结和阐述，辑佚的系统理论仍未形成。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清末经学家皮锡瑞（1850—1908），他在《经学历史》一书中提出了两个概念——辑佚学、辑佚书学派：

> 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一曰辑佚书…至国朝而此学极盛。[①]

> 王应麟辑《三家诗（考）》与郑（玄）《易注》，开国朝辑古佚书派。[②]

皮氏把辑佚与校勘、训诂这两门古老的学科等同视之，而且认为在清代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辑佚书学派，也提出了“此

① 中华书局1959年校注本，第330页。

② 同上，第300页。

学”即辑佚学的概念。这种思想观点和概念的提出，在今天看来是十分简单的，但其意义在于它是前人所未有的，从此“辑佚学”的概念也就产生了，尽管其含义和特指还有别于今天“辑佚学”的内涵，皮氏对“此学”也未加阐释和限定，其主观认识也未必清晰。如今看来，其“辑佚学”所指不过是一种特定的文献现象，还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概念，但他对后来研究文献和辑佚者的启发却是极大的，是辑佚从被视作一种简单的文献活动，到被认为是一门有别于其他文献活动（如校勘、训诂等）的相对独立的科学的发展过程中颇为重要的一步，功不可没。

## 第二节　民国间对辑佚的总结

民国初年，学界已经开始注意总结清代的文化成就和特点，相继撰写出版了一批专门的学术论著。作为清代文化学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辑佚，自然是不能被忽略的，特别是在20—30年代，学术界曾一度出现过国学热，很多学人撰写《国学概论》、《古书读校法》一类的著作，对辑佚也多有不同程度地阐发，但绝大多数学者还只限对清代辑佚成绩的总结和介绍，其中以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以刘咸炘先生的《目录学·存佚》最与众不同，二人对辑佚的探讨也较为深入。

### 一、梁启超的泛化研究

梁启超（1873—1929）治学，以思维敏捷、论述宏阔见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原是他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院校任教的讲稿，约撰于1923年冬—1925年春间，凡16章，现在

所见的最早印本是民国 18 年（1929）上海民智书局本，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四）》四章（13 章—16 章），曾先在民国 13 年（1924）6—9 月间出版的《东方杂志》上连载发表[①]。其中第 14 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辑佚书》一节，以近万字的篇幅总结论述了清代的辑佚。70 多年过去了，其中的一些观点至今仍然不断地被引证，仍然影响着今人对辑佚、辑佚学的研究。梁氏在《辑佚书》一节里，在总结清代官、私及经、史、子、集四部辑佚成绩的同时，概括出了辑佚"所凭之重要资料"、"鉴定辑佚书优劣之标准"，并对清代辑佚的不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所确定的"鉴定辑佚书优劣之标准"是：

> （一）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确遵此例者优，否者劣。
>
> （二）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例如《尚书大传》，陈（寿祺）辑优于卢（文弨）、孔（广林）辑。
>
> （三）既须求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例如秦（嘉谟）辑《世本》劣于茆（泮林）、张（澍）辑。
>
> （四）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杂乱排列者劣。例如邵二云（晋涵）辑《（旧）五代史》，功等新编，故最优。
>
> 此外，更当视原书价值如何。若寻常一俚书或一伪书，搜辑虽备，亦无益费精神也。[②]

---

① 第 21 卷第 12、13、15－18 期。

②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06 页。

其标准实为五条，至今仍然是辑佚工作所遵循的主要标准。

## 二、刘咸炘的探微研究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四川双流人。曾任敬亚学院哲学系主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生年虽短，却是现代非常有成就的史学家、文献学家和书法家。早在民国17年（1928），他就用文言文撰写了一部《目录学》[①]，第二章题名《存佚》，以近万字的篇幅阐述了古书之亡佚、辑佚的问题，引论古今，举例证言，颇多精见。其中载有其《辑佚书纠缪》一文，最为精辟，把清人辑佚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四弊，即“漏”、“滥”（又分二端）、“误”（又分二端）、“陋”（又分三端），然综合分析其所述例，实为十事：

一曰“漏”，即所辑佚文多有遗漏。“此弊人皆知之，而能免者实少。如马（国翰）辑颜延之《庭诰》，泛采逸文而不录本传所载长篇；辑《古今乐录》，于《乐府诗集》所引半取半不取，则不可解者也。”

二曰“臆断附会”（一）：妄定书名而致“滥”，即本无其书，而辑佚者仅据某书中一语，附会其意，采辑有关资料而妄为一书。“此弊最易犯而最隐。如马骕《绎史》载《吕览》、《农书》四篇，谓‘盖古农家野老之言’，本是疑词，马氏（国翰）遂据采之，以当《野老书》。《别录》称，《尹都尉书》有《种瓜》、《葵》、《蓼》诸篇，马（国翰）遂采《齐民要术·种瓜》诸篇为《尹都尉书》。因《汉书·律历志》引《易传》有‘辰有五子之语’，遂录其文以当《古五子》，且录其下文《易九厄传》之说，实与推五子无关也。因《汉书·天文志》载十八妖星有五残，遂录其文当《五残杂变

① 成都大学民国23年（1934）铅印本。

星书》。"

三曰"臆断附会"(二):"名实不符"而致"滥",即或某人虽有某书,凡所见其人之语概视为其书之佚文。如"《通典》所引六朝诸人论礼之文,多出何承天所辑《礼论》,故(《通典》引录)止标(人)名,马氏(国翰)则概取以充其所著书,谯周则人《然否论》,束晰则入《五经通论》,袁准则人《正书》。"或某人虽有此书,而妄采他人内容相近的彼书之文而概视作此书之佚文。如"颜真卿《韵海镜源》逸文无存,黄氏(奭)乃以干宝《字书分韵》以当之,二人(干、颜)虽叔侄(意为著作相袭承),而字书、韵书已各成体,宁得断为彼此相同!且即以《字书分韵》列之,而全无训说,则辑如未辑耳"。

四曰"本非书文"而致"滥",即或以史书所载人之对话而妄作其撰成之书篇。如:"东京以后,书皆自作,乃以《魏志》所载王肃对问当《正论》,王基对问当《新书》,此皆随口之语,非如他书答问之成文,以当书篇殆不可也";即或以单篇之文、某书中之一部分而当作一书者。如:"有本非专书,目录不见,而徒诗多种,遂妄立名目者。如……常景《鉴戒象赞》、李谧《明堂制度论》、元行冲《释疑论》,本俱非一书(皆不是独立行世的一部书);虞溥《历学》虽见《御览·引用书目》,彼目固兼数单篇也,尽列为书,无乃太张皇乎!"

五曰"不审时代"而致"误",即不考辨佚书、佚文所反映的时间。如"《宋书·州郡志》连称《太(康三年)地记》、王隐(《晋书·地道记》)云,盖合二书言之,而黄氏(奭)辑《太康地记》,悉钞人之,遂使《太康三年》之书而有太康七年改合浦属国都尉为宁浦之事。"又如:"邯郸淳《笑林》之后,复有一《笑林》,《(太平)御览》、《广记》及殷芸《小说》引《笑林》,乃有吴沈珩、张温二条,非淳书所及也,不可据为淳书。"

六曰"据误本"而致"误",即辑佚所据之书的板本不善,本

身就多有讹误。如："俗本《意林》（所存之）《傅子》，与杨泉《物理论》互讹，孙氏（星衍）、黄氏（奭）辑《物理论》，据而不察，则《傅子》入之矣。《御览》传写多讹，尤不可恃，如《古今乐录》，陈沙门智匠撰，而《御览》引其文称隋文帝云云。若此之类，所在有之。"

七曰"不审体例"（一）：不审辑佚所据之书的体例特点而致"误"。如："《史记索隐》引《鲁连子》下（有）云：'共，今卫州共城县'，（此语）乃司马贞（所加）'按'；《艺文类聚》引刘向《别录》：'《尹都尉书》有《种树篇》'下（有）云：'曹公既与先主'云云，显系另一书，而马氏（国翰）遂连抄入《鲁连子》、《尹都尉书》。"

八曰："不审体例"（二）：不知此书与彼书间体例、性质之差别而致"陋"。如："马（国翰）辑何承天《礼论》，以《通典》所载承天《驳难》入之"，而"《礼论》乃是纂录旧说，非自定己文，以此当彼，殆不免误。"又如："乐资《春秋后传》，本纪事之书，《玉海》引《春秋后传》皆说经语，必别一书，而黄氏（奭）牵入乐书，亦非也。"

九曰"不考源流"而致"陋"，即不考佚书作者的著述源流。如："马（国翰）辑谯周《五经然否论》，以诸书所引谯周《礼祭集志》及诸论礼之文入之，不知谯周曾继蔡邕、董巴而撰《汉志》，诸文或是彼文，不尽《然否论》也。"

十曰"臆定次序"而致"陋"，即不考知佚书之体例特点和篇第次序，辑者所成之辑本对佚文妄定归属、妄分篇次。如："马（国翰）辑《韩氏周易》谓盖宽饶引'五帝官天下'一语，当是《系辞》'苟非其人'二句下说；余萧客《古经解钩沈》，以褚少孙引《春秋大传》说'社'语，属庄公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下。按：古传说多依经起义，不必专说某句，强配者不知体例也。余书此弊尤甚。""汪继培辑《尸子》、严可均辑桓谭《新论》，皆望

文而定其属何篇，亦未安也。”

刘氏的论述，较梁氏更为丰富详实，非专心披览、学识渊博者所不能言也。

## 三、王重民的个案研究

民国年间，也有一些学者对清代的辑佚家进行个案研究，写专文加以论述辨证。其中王重民（详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二）撰文较多。其在民国年间先后发表有：

《〈补晋书艺文志〉书后》
《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1卷5期　1928年10月
《读〈汉书艺文志拾遗〉》
《北平图书馆月刊》3卷3期　1929年9月
《孙渊如外集·序》
《图书馆学季刊》5卷3、4期　1932年12月
《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
《辅仁学志》3卷1期　1932年1月
《补晋书艺文志》
《学文》1卷5期　1932年5月
《张澍辑佚书》
《学文》1卷5期　1932年5月
《苍颉篇辑本述评》
《辅仁学志》4卷1期　1933年12月
《〈永乐大典〉的续纂及其价值》（1963年修定）
《社会科学战线》　1980年2期
《〈七志〉与〈七录〉》
《图书馆杂志》　1962年1期

这9篇文章，或记述自己的辑佚工作，如《孙渊如外集·序》；或

探讨佚书和辑佚书，有《补晋志书后》、《读拾遗》、《苍颉篇》、《七志》等5篇；或研究清代辑佚书家，有《评传》《张澍》2篇；或论述类书及其在辑佚中的作用，有《永乐大典》1篇。毫无疑问，他的研究是较为广泛和深入的。其中《清代两大辑佚书家评传》一文，长达3万字，专门论述章宗源、马国翰，对章、马二人的生平家世、学术修养，辑佚的年代和过程、辑佚的成就和数量等做了极其深入的研究和考辨，并对“马窃章”这一流传甚广的历史疑案进行了有力的辨白，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马非窃章。按着当时的研究状态，王先生本应在辑佚学研究方面有更大的建树，后因出国13年（1934—1947），无奈终断了对辑佚的研究，后来主要从事目录学研究，对辑佚的研究基本没有再涉足。

另外，程会昌先生在《图书馆学季刊》9卷2期（1935年6月）上发表的《清孙冯翼〈四库全书辑永乐大典本书目〉钞本跋》一文中提到，他曾撰有《清代辑佚考（发凡起例）》，不知是否完成。

陈垣先生对《旧五代史》辑本极为重视，曾遍检《册府元龟》，与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成的《旧五代史》相比勘，从而发现了《大典》本《旧五代史》存在的许多问题，相继撰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并计划以《册府元龟》校《旧五代史》辑本，写出《以〈册府〉补薛〈史〉计划》，三篇文章后均收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陈先生对《旧五代史》辑本的研究成果和想法，在今天流传的中华书局校点本中并未得到很好的利用和借鉴，所以对《旧五代史》的进一步整理仍有参考价值。

## 第三节　当代辑佚学的演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辑佚、辑佚学的研究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0—1985年，主要是在梁启超、刘咸炘、王重民等确立的研究路径和范围内，仍然把辑佚视为一种文献现象做泛化叙述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1986年以来，已突破了前人的路径和范围，主要是把辑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理性研究的时期。

### 一、泛化叙述时期

辑佚本来与校勘、注释（训诂）等是同位类、同性质的学科，可辑佚工作的繁兴是清代的事情，远不如校勘、注释的历史悠久漫长，人们对辑佚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性的研究是民国年间的事，梁启超是第一人，继之而起的是刘咸炘和王重民，他们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研究方式方法。梁启超对清人的辑佚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虽然其中不乏卓见，可他的研究还是较为粗犷的，是叙述性的泛化之谈。刘咸炘指责清人辑佚之弊切中要害，论证精微透辟，也不乏其他高见，可他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精专，尤缺乏整体性。王重民只是对清人辑佚做了几个深入的个案研究，在宏观方面也未能系统总结。

由于梁启超特殊的社会政治影响和学术地位，加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学术价值较大，所以梁氏之说在民国年间就已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影响力一直沿续到今天。通过阅读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从30年代到80年代，在长达半个多世纪内，几乎所有著作在述及“辑佚”时，大都没有突破梁、刘二人的路径和范

围，基本框架还是梁氏的，或发一点议论，或稍有补充，甚至有的叙述还不如前人系统完整。这也足以说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个学术界对辑佚的研究十分薄弱，而著作者们又不可能对述及的诸方面和问题都做一番重新研究，因此就形成了这种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1950—1985 年间对辑佚的研究可称为"泛化叙述时期"。这里有四点需要明确：

一是虽然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对辑佚叙述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多循梁氏，但其中或也不无新见。

二是这种局面的存在，完全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

三是客观地讲，本世纪从民国建立到 80 年代中期，学者们能安下心来专志从事研究的时间究竟有多少？可以说颇为有限。

四是正是由于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对辑佚的宣传，人们认识到了辑佚、辑佚学研究的意义。辑佚学的发展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这些前辈学者功不可没。

下面仅就所见，将这一时期某些研究介绍过辑佚的学者和他们的新见作以简略介绍。

1. 张舜徽（1911—1992）教授，是当代的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早在民国 34 年（1945）初印、1962 年中华书局重印的《广校雠略》一书中就有《搜辑佚书论五篇》：（1）辑佚之依据，（2）古人援引旧文不可尽据，（3）辑佚之难于别择，（4）辑佚之必须有识，（5）辑佚为学成以后之事。1962 年又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专列《辑佚》一章（约 3000 字），后又将这部分内容移入《中国文献学》[1] 一书。在这里，张先生所使用的资料基本是梁启超、刘咸炘所使用过的。

2. 胡道静先生（详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在 1962 年就发表

---

[1] 中州书画社 1982 年。

了《由地方志的佚流谈到清人辑佚工作》[1]一文。在1966年夏完成并交到中华书局而直到1982年才得以出版的《中国古代的类书》一书中，专门论述了类书在辑佚中的特殊作用，其中举列了不少借助类书辑抄古佚书的新资料，特别指出“明人辑佚的通病，是不把出处注明”，还列举了王仁俊以下鲁迅、余嘉锡[2]、张国淦、范行准、赵万里、唐圭璋、隋树森[3]等人的辑佚书的书名。1983年又发表了《为什么要搞辑佚？怎样搞辑佚》[4]一文，把辑佚分“辑录佚文”和“佚书”两类，所谓“辑录佚文”就是“其书尚存，但不完全，有佚文可供辑补”，还列举了实例加以论述。

3. 李宗邺教授，著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一书，先于1957年由沈阳师范学院作为教材内部印行，20多年后复加修订，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书中论述了《竹书纪年》、《世本》、《东观汉记》、《十六国春秋》、《别录》、《七略》、《古史考》、《帝王世纪》、《七录》、《旧五代史》这些古佚史书及辑本，还专列《历史的科学研究·古书的辑佚》一小节，并认为：

> 到了南宋，就有人开始辑佚，如高似孙的《子略》、《史略》、《纬略》、《骚略》、《剡录》等书，王应麟的《玉海》、《困学纪闻》等书。明朝吴琯的《古今逸史》，屠乔孙、项琳之的《十六国春秋》，范钦的《今本竹书纪年》，孙瑴的《古微书》，都是辑佚范围的工作。[5]

这里以辑佚的眼光重新审视了某些所谓的“伪书”，启迪人们

① 《文汇报》1962年6月5日。

② 《余嘉锡论学杂著·殷芸小说辑证》，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 《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④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业务》1983年第3期。

⑤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7页。

重新理解“辑佚”的内涵。李先生还试图解释“辑佚学”这一学科概念，这当然不是他这样一位旧式学者所能完成的，但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

4. 赵振铎教授，在198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文献知识》一书中，也专列《搜辑阙佚》一章，从图书的流传、形式、亡佚谈到辑佚，颇具新意。其学术内涵较梁启超、刘咸炘虽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但举列的例证时有新资料。

5. 吴枫教授，1982年出版有《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这是中国最早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之一，有人称之为“中国文献学的奠基工作”。吴先生在这部著作中也列有“辑佚书”一节，并以《类书、丛书与辑佚书》为题，在《历史教学》1980年第4期发表，其中有两点尤当注意：一是认为“早在晋代，梅赜就辑过伪《古文尚书》”，这一点与李宗邺先生不谋而合，从辑佚的角度重新审视所谓的“伪书”；二是提出了辑佚三派的观点：

> 清代辑佚古书可分为三派：一是辑佚，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与黄奭的《汉学堂丛书》；二是辑佚之外另加评议，如邵瑛的《春秋左传校注规过》，从《左传》注疏中辑出；三是辑佚之外另加引申，如陈寿祺的《尚书大传》辑本与《驳五经异义》辑本，李贻德的《左传贾服注》辑本。[1]

这种分类方法对研究辑佚者大有启发，对辑佚的研究不断细密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6. 吴孟复（1919—1995）教授，在1982年撰写的《古书读校法》一书中，也专列《辑佚与辑佚书》一节，在梁启超指出的

① 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46页。

辑佚"所凭借之重要资料"五类之外，又指明有"地方志"、"杂纂、杂钞"、"报刊"三类，同时指出"不仅古代有佚书、佚文，近代、现代也有。"这与胡道静先生不谋而合。其又认为：

> 辑佚要从实际研究的课题出发，如研究农、医的辑古农书、古医书……有人说，辑佚应在学问成熟后再做，以免蹴等，此言也有深意。但我们认为：辑佚本应是在读书、查资料时发现佚文随时抄录，积有一定数量，再加排比整理，不应有为辑佚而辑佚之事。[1]

这些思想、观点都极有深意，丰富了辑佚学研究的内容，指出了现代辑佚工作的新原则，否定了"辑佚为学成以后之事"的观点，主张辑佚应与研究相结合。

7. 刘节先生，1982年在《中国史学史稿》[2] 中也专列《重辑旧史各派》一节，专门叙介清人的辑佚，分别介绍了《世本》、《竹书纪年》、诸家《后汉书》、《东观汉记》、《十六国春秋》、《旧五代史》、《宋会要辑稿》的辑佚本。

8. 陈光贻教授，1983年在《辑佚学的起源，发展和工作要点》[3] 一文中，也提出两点新的见解。一是：

> 宋以前所辑录散佚古书，不是细致地真正从事搜辑佚书，由于宋以前，"辨伪"、"校雠"、"考证"等整理古籍的基本学说还未发展，对辑录佚书没有科学方法。

---

① 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② 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③《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

这就是说，陈先生认为先宋已经存在辑佚，只是方法未密、意识不明而已。二是总结出辑佚工作的步骤：

> 第一步骤，先要明悉搜辑佚书逸文，辑录于今存的何种书籍……
>
> 第二步骤，为辨证古书的真伪和逸文的真伪……
>
> 第三步骤，辨别二书同名或数书同名，即同一书名而是二种书，或几种书同一书名……同一作者，著同样书名的二种书……一书有二名者……

尽管此说还不精细，又是从刘咸炘之说中引申出来的，但他毕竟探讨了辑佚工作的程序，对人们仍有启发。

9. 戴南海教授，在1985年撰写的《校勘学概论》一书中，也列有《辑佚》一章，认为“辑佚总是和校勘工作连结在一起，自古皆然。同时亦可看出辑佚也是整理古代文献的具体工作之一”。也谈到了地志在辑佚中的作用：

> 从方志中辑佚有两种情况，一是从未刊行过的佚文佚诗，唯方志中见存……二是一些曾经编撰成书或甚至刻行过，但随着年代流逝而亡佚的文字，也由于方志的引用而保存下来……①

这种认识较胡道静先生、吴孟复先生的认识又深入细致了一步，辑拾漏佚、辑汇散佚的工作证明，这种认识是非常正确的。

以上所举九家，都是对辑佚、辑佚书做泛化性的叙述介绍。此外，这一时期也有几家对辑佚做个案研究的。

---

①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168页。

10. 赵俪生先生发表有《张澍的生平及其著作》[①] 一文，对张澍的辑佚成绩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评价，较王重民先生半个世纪前发表的《张澍辑佚书》（《学文》1932 年）更为深入详实。

11. 洪焕椿先生刊行有《乌城严可均著书辑书考略》[②] 一文，不仅介绍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列举了其他辑佚书的书名，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了严氏的辑佚成就。

12. 笔者在 1984 年撰成《四库全书采辑“永乐大典本”数量辨》[③] 一文，考定《四库全书总目》中注明的“《永乐大典》本”实为 516 种，其中“著录”388 种，“存目”128 种，并辨证了自《四库全书总目・永乐大典》提要以来诸家列述“《大典》本”数量之误，现已被学界广泛征引。

13. 张忱石先生在 1985 年编写了《永乐大典史话》[④] 一书，其中列有《永乐大典的价值及利用》一节，专门叙述了自清代以来从《大典》中辑录古佚书的情况，较全面地搜集、总结了从《大典》辑出刊行和未刊行的图书。

总之，这一时期泛说辑佚、辑佚书者不少，而较深入的个案研究成果还不多。

## 二、理性探讨时期

自梁启超先生以来，辑佚研究经过 60 年的量变过程，到 1986 年出现了两个新的研究动态，一是徐德明先生在 1986 年发表了

---

① 《兰州大学学报》1980 年第 4 期。

② 洪氏论文集《浙江文献丛考》，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③ 1985 年作为提交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六届年会的论文油印，后首先发表在《图书馆学研究》1986 年第 1 期。

④ 中华书局 1986 年 3 月。

《辑佚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一文，二是笔者在1986年初春撰成的《古籍辑佚》一稿中专列了《辑佚学的研究》一节。这种动态的出现，标志着人们从对辑佚活动的现象研究开始转向把辑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理性研究。自1986年以来，文献学界不仅对辑佚的泛化论介更加用心用力，个案研究更加广泛深入，而且一批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开始以强烈的理性观念来审视、研究辑佚这种特定的文献、文化现象，力图建立起一个符合学科内在逻辑规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并且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一是东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自1987年以来，在全国率先为古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开设了《中国古籍辑佚学》这门课程，迄今已有多届学生受课；二是笔者在1988年出版了《古籍知识手册·古籍辑佚》(3万余字)；三是华中师大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王玉德先生在1989年出版了《古籍整理研究（八种）·辑佚学稿》(7万多字)；四是笔者在1990年发表了《辑佚与辑佚学》一文。从而使在古文献学诸分支学科中唯一尚未独立、一直处于校勘学附庸地位的辑佚学，终于摆脱了附庸地位，真正地成了一门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注释学等同样的独立学科，使辑佚学终于向成熟迈进了一大步。

**1. 笔者对辑佚、辑佚学的探讨**

笔者自1982年开始注意到辑佚的问题，1984年写成、1986年公开发表了第一篇有关辑佚方面的文章，1986年春完成《古籍辑佚》一稿，自1987年起承担了东北师大古籍所古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的《中国古籍辑佚学》这门课程。近十年来，相继公开发表的属于辑佚学研究领域的成果有：

(1)《〈四库全书〉采辑“〈永乐大典〉本”数量辨》

是文撰成于1984年秋，1985年曾作为提交在南京召开的中

---

①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第2期。

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六届年会的论文打印，后首先被《图书馆学研究》(1986 年第 1 期) 发表，随后又被张舜徽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 (二)》、全国高校古委会主办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 4 期) 相继收载。

(2)《古籍辑佚》(载于 1988 年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古籍知识手册》)

是稿撰成于 1986 年初春，原稿 4 万余字，1986 年初秋交到出版社，出版所见约 3 万字。今据出版所见列目如下：

一、古籍的散佚和辑佚

1. 古籍的亡佚　　2. 辑佚、辑佚书

二、辑佚的历史

1. 辑佚的起源　　2. 宋代的辑佚书

3. 元明的辑佚活动　　4. 清代的辑佚工作

5. 现代的辑佚工作

三、辑佚学的研究

1. 古代的辑佚理论　　2. 现代的辑佚学研究

四、辑佚书的资料源渊

1. 辑佚与类书　　2. 辑佚与史书

3. 辑佚与诗文总集　　4. 辑佚与地志

5. 辑佚与古书注　　6. 辑佚与杂纂杂抄

7. 辑佚与金石考古文献　　8. 辑佚与同类书

五、辑佚学的相关知识

1. 目录学与辑佚　　2. 校勘学与辑佚

3. 辨伪学与辑佚

原稿中有“辑佚书的总结”一大节 (包括“旧辑存在的问题”、“辑佚应循的原则”二小节) 被整个削去。仅就刊行部分而言，其字数虽然超过前人，但这里基本还是总结、条理前人的论述和资料，现在看来还很粗糙，只有三、五节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其中有些东西又被削去了。书出后发现刀削过甚，于是据手头复印底稿将被削去的两部分抽出，修订增补成下面两篇文章。

(3)《辑佚与辑佚学》(《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 年第 2 期)

文中对辑佚的类型作了探讨，分辑佚为“辑佚书”“辑佚文、诗”(又细分为辑补缺佚、辑拾漏佚、辑补脱佚三类)、“辑佚书目”；又运用现代逻辑学的方法，对辑佚学及其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特征和外在现象领域做了诠释。这些观点基本保留在本书的第一章二、三节中。

(4)《辑佚起源新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 年第 4 期)

文中较系统地梳理了“起源宋代说”的各家观点，其中较有意义的是考定了自叶德辉以来被诸家反复征引的所谓“陈尊师辑《相鹤经》”一说中的“陈尊师”即陈景元，并明确提出了某些所谓伪书的辑佚性质；又认为晋代杨方的《五经钩沈》一书是辑佚书，为了阐述自己的这一观点，又撰写了下文。

(5)《东晋辑佚家杨方及其逸著辑存》(《东疆学刊》1992 年第 3 期)

(6)《黄奭生卒年考》(《东北师大学报》1990 年第 6 期)

文中考定清道光间辑刊古佚书大家黄奭生于嘉庆十四年(1809)，约卒于咸丰三年(1853)，享年约 45 岁。

(7)《黄奭研究(1——5)》五篇(《图书情报论坛》1990 年 1、2 期)

五篇文章分别探讨了黄奭的家世、师承、辑佚书板本和数量、著述、刻书等。凡三万余字。

(8)《黄奭及其辑佚活动始末考》(《东北师大学报》1992 年 5 期)

文中对《黄奭研究》中有关部分复加修订增补而成。

（9）《〈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辑佚〉校注失误十一则》（《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2辑，1991年）

文中就朱维铮先生校注、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中注误或梁氏本误而未注之处而发。

（10）《汉唐间文献聚散存佚说》（1993年三秦出版社《汉唐史籍与传统文化》文集）

本文为本书第二章的一部分，1991年曾作为提交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打印，主要探讨了汉、魏、晋、南北朝、唐各历史时期图书文献散佚的情况和存、佚的数量。

（11）《王隐家世及其〈晋书〉》（《史学史研究》1995年2期）

王隐《晋书》已佚，清人有辑本。本文探讨佚书的作者和辑本的作用。

（12）《陈寿〈益部耆旧传〉成书年代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3期）

陈寿是书已佚，有辑本。是为陈寿系列研究论文之一。

（13）《清乾道间补史艺文志的形成与发展》（《东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

（14）《晚清补史艺文志的繁兴》（《社会科学探索》1994年第2期）

（15）《"〈永乐大典〉本"书目考释》（《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4辑，1993年）

（16）《四库全书大典本辑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第2期）。初稿撰于1984年。

（17）《中国古代文献学家研究（马国翰、黄奭）》（1996年广西师大出版社）

以上所列仅是发表的，尚有定稿未定稿的论文十余篇待发表。

就已发表的成果而言，涉及泛化述说、理论问题、辑佚家、辑佚书、辑佚书目、文献亡佚等几个方面。

**2. 王玉德的《辑佚学稿》**

载于《古籍整理研究（八种）》[1] 一书中的由华中师大王玉德先生撰写的《辑佚学稿》一稿（凡 7 万多字），与载于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2] 一书中的由中国民族大学邱久荣先生撰写的《辑佚学》一章（凡 1 万字），是迄今所见最先以“辑佚学”独立命名的著述之一，此前仅见有陈光贻、徐德明、曹书杰 3 人，而陈氏《辑佚学的起源，发展和工作要点》所谈实际上还是辑佚问题；徐氏虽然最先喊出了“辑佚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口号，但其文仅以 2500 字来说明辑佚工作的重要性，对辑佚学没作任何理性论述；邱氏以“学”命章，且试图对什么是辑佚学加以解说，然面其阐释仍在说什么是辑佚，不具理性色彩；笔者虽然有《辑佚学的研究》、《辑佚与辑佚学》两题，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加以探讨，对辑佚学的阐释也较王氏为密，但毕竟篇幅有限。唯有王氏此作，不仅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在一部书中又相对独立，可称得上是第一部问世的辑佚学专著，它的问世是现代辑佚学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辑佚学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全书共分 12 章，章目如下：

| | | |
|---|---|---|
| 第一章 | 绪论 | 四节 |
| 第二章 | 辑佚的兴起 | 四节 |
| 第三章 | 明代的辑佚 | 二节 |
| 第四章 | 清代的官方辑佚 | 二节 |
| 第五章 | 清代的私家辑佚 | 三节 |
| 第六章 | 当代的辑佚 | 三节 |

①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89 年版。

王氏《辑佚学稿》首先冲出了辑佚学研究的陈迹，第一次在整个文献学界面前大胆地公开地富有创造性地勾勒了辑佚学学科体系的构架，使我们终于看到了辑佚学研究的新起点，对辑佚学学科的成熟无疑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我至今仍不能忘记，1994年10月在河南驻马店市召开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期间，当我从王玉德的同事杨昶先生那里闻知此书时的惊喜，约在11月间收到含有此稿的《古籍整理研究（八种）》一书时，持书在手如宝在握，因为这是我热衷于十余年的研究课题，秉烛翻阅，通宵达旦。全书以第七、八两章较为充实。可能是限于文字量的要求，其他各章节论述还有待细密深入，资料也需要充实，体系构建也有待完善，比较令人遗憾的是在全稿唯一论述“辑佚学”的第一章第四节《辑佚学的学术地位》中，仅仅使用了二百字的篇幅来阐述这一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全书的理论性和概括性也有待加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前人对辑佚的研究实在薄弱，加之作者首创体系、系统阐述而出手又过于仓猝，凡此尤不可苛求于首作。

**3. 宣传介绍较为热烈。**

这一时期继续宣传介绍辑佚的学者和著作尚有多家：王余光先生在1987年撰写成的《中国历史文献学》[1] 一书中，也专列《史书的辑佚与补阙》一章。孙钦善先生在1988年撰写成的《中

① 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国古文献学史》(上、下册)[①] 一书中，也介绍了清人在"辑佚方面"的成绩。张富祥先生在张家璠、黄宝权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②] 一书中撰写了《古代史籍的辑佚》一节。邱久荣先生在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③] 一书中撰写了《辑佚学》一章。张大可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④] 一书也列有《辑佚》一小节。洪湛侯先生在1993年撰写成的《中国文献学新编》[⑤] 一书中不仅列有《辑佚》一章四节，还在其他章中设有《始有辑佚专书》、《辑佚走向成熟》、《辑佚风靡一时》三节。

诸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介绍了辑佚，其中以洪湛侯先生的论述比较充分。

**4. 个案研究也较活跃**

自1986年以来，对辑佚的专题、专人、专书研究也颇有收获。白新良先生在《清代前期的辑佚活动》[⑥] 一文中简略地列述了自康熙朝所修《全金诗》、《全唐诗》至道光朝一百多年间的辑佚活动，王士让先生在《鲁迅古籍研究概述》[⑦] 一文中举列了鲁迅的辑佚成果，李德勤先生发表了专门论述谶纬辑佚书的《谶纬的散佚和明清时期的辑佚》[⑧]，褚赣生先生发表有《王谟及其文献辑佚活动评述》[⑨]，徐德明先生继《辑佚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又发

① 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④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⑤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⑥ 《南开学报》1986年第2期。
⑦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第4期。
⑧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1期。
⑨ 《文献》1987年第2期。

表了《严可均辑佚方法初探》[1]、《严可均辑佚方法再探》[2]。90年代，张升先生相继发表了《清代辑佚研究》[3]、《对清代辑佚的两点认识》[4]、《论清代辑佚学兴盛的原因》[5]等系列论文，闻悉其尚撰有一部《清代辑佚学史》（待出版）。郝继东同志发表了《汤球及其辑佚成就》[6]一文。

这些专题研究成果的相继发表，反映出辑佚、辑佚学已经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研究已经走向较深较高的层次，研究的问题和领域也更加广阔，对辑佚学科的成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

①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1期。

②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1期。

③ 《北京师大学报》1992年增刊。

④ 《文献》1994年第1期。

⑤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5期。

⑥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1期。

# 第九章　辑佚方法绪论

辑佚学作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与校勘学、注释学、版本学、目录学、辨伪学等诸分支学科一样，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学科，方法论——辑佚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技术方法是其学科构成的重要内容之一。

若从宋代算起，辑佚工作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在清代已成显学，至今方兴未艾。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探索，已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辑佚工作程序和方法。以下三章就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努力对其做出较为系统、全面的归纳和总结。

## 第一节　方法论研究的意义

辑佚方法论的形成，乃基于对以往辑佚活动的整体认识，是在研究、分析、总结前人辑佚工作实践、辑佚物质成果（书）的基础上，归纳、概括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并区别于其他相关学科的一般规律——辑佚活动所特有的原则和方法。辑佚方法论的

研究和总结，其主要意义有三：

一、以往的辑佚活动和成果，是中国古代学术、历史文化、古籍文献、古籍整理的一部分，故而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萧一山先生在《清代通史》、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俱设专章或专节来研究论述，今后仍是学者长期研究、论述的内容之一。对辑佚的方法做出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能为人们重新审视、研究、评价前人辑佚工作的成败、辑佚成果的优劣，提供一个可以相对取法的统一标准。

二、辑佚作为古籍整理研究的方式之一，是大有发展前途的。正如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所说：

> 有些古籍，有书名，有作者，或者还有卷数，或大体上知道是什么内容，但就是没有这个原书。古人从许多丛书、类书中沙里淘金似地辑出了不少佚书，对学术贡献很大。如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今后还有许多工作好做。[1]

对以往辑佚工作的经验、教训和实施程序、工作内容、技术方法的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使今后的辑佚工作者有所借鉴，少走弯路，取得高水平、高质量的辑佚成果。

三、辑佚的方法是各种古籍整理研究、历史文献编纂、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普遍运用的方法之一。已故著名史学家金毓黻先生在其《中国史学史稿》中曾谈到自己的切身体会：

> 余之研史，亦喜辑佚，向纂《渤海国志长编》，即由群书抄纂比次而成，后纂《王黄华（庭筠）先生年谱》，

① 《人民日报》1982年1月20日

亦用辑佚之法,《金史》之误,凡得数事,悉为正之,此辑佚之效也。[①]

另外，在民国以来的有关校勘学、训诂学、版本学、目录学的著作中，对辑佚都有一定的论述，可见辑佚的方法作为在传统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具有普通意义的科学方法,已被学界认识到。所以，对辑佚方法做出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对诸有关学科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辑佚方法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其在辑佚工作中的应用问题,也要研究其在其他相关学科、领域中的应用问题。

## 第二节 辑本质量的分析

古今从事辑佚工作者人数众多，辑佚的成果数以千计，但辑佚工作的水平却有高低、上下之分,辑佚成果的质量也有优劣、好坏之别，有的差异还很大。

### 一、鉴定质量的标准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辑佚书》中，对辑佚质量的优劣、好坏，提出了五条鉴定标准（详见第八章第二节）。在近六十年间，梁氏概括的标准被有关著作不断引录，足见其影响之大。梁氏提出的五条标准无疑是对的，但并不完善、全面。综观古今的辑佚工作和成果，笔者以为鉴定辑本质量优劣、好坏的标

① 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第 179 页。

准应有以下 10 条：

一、辑佚能详考佚书、作者而撰写叙言者优，否则次之。叙言学术水平高者优，否则次之。

二、辑佚能博取群书，所辑佚文遗漏少者优，否则次之。

三、佚文出处必须详为注明，凡注明出处者优，否则劣；出处详明者优，简略者次之。

四、若对互见佚文加以缀合者，其缀合的方法科学者优，否则次之。

五、所辑佚文能详为校勘者优，否则次之。

六、所辑佚文能详辨其真伪者优，否则次之。

七、于所辑佚文中的史事、典故、文字能详为考辨、注释者优，否则次之。

八、佚书原来体例、篇第可考而能苦心考求排比，尽量还其本来面貌者优，否则次之。原来体例、篇第不可考而能科学排比佚文者优，否则次之。

九、辑佚综结工作做得完善者优，否则次之。

十、规模较大的辑佚成果有索引者优，否则次之。

辑佚成果愈接近这些标准，其辑佚工作做得就愈完善，辑佚的水平、质量相对来说也就愈高。

## 二、影响质量的因素

上列 10 条，对辑佚工作者来说是相当高的标准。综观前人的辑佚工作，达到上述标准绝非易事。要达到上述标准，辑佚者必须具备很多主客观的条件，即影响辑佚工作的质量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分析起来大致有八点：

一是辑佚者的知识结构和学识水平。辑佚工作是需要一定的学识水平为基础的，而越是高质量的辑佚工作，所需知识越渊博、

学识水平越高（详见本章第五节）。

二是辑佚者的心态。辑佚工作是一件极为枯燥、琐碎、细致的工作，需要辑佚工作者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很强的韧性和耐力，要甘于寂寞，而且在辑佚工作中要有认真细心、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绝不可掉以轻心、草率从事，急于求成。

三是辑佚者的学风。辑佚工作对辑佚者的知识、能力有很高的要求，而每一位辑佚者的学识、能力、阅历、判断力都是有一定局限的，这就要求辑佚者能虚心向有关的专家、学者求教，以弥补自己的不足，这就要求辑佚者应该具有严谨踏实、实事求是的学风。

四是辑佚者的物质条件。主要是所具有的图书条件和工作环境。清代大辑佚家王谟，学识水平不可谓低，心态、学风不可谓差，可他的图书条件不佳，手边无善本，从而影响了他的辑本质量。

五是辑佚者的精力。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辑佚者是集中精力专门从事一部书或一类书的辑佚，还是分散精力不论经、史、子、集见到什么就辑什么的泛泛辑佚，也将影响其辑佚成果的质量。

六是辑佚者的前期准备。辑佚工作开始之前，需要做一些周密的计划和调查研究工作。审视以往的辑佚工作，其前期的准备工作多不够充分，从而影响了辑佚工作的质量。如清代几位大辑佚家，如马国翰、黄奭、王谟等，他们不是事前计划好了要辑什么，而是干起来后遇到什么就辑什么，最后凑合成帙。

七是辑佚者的动机和目的。辑佚者为什么要从事辑佚，其辑佚工作的预期标准如何？这都将影响其辑佚工作的质量。如清修《四库全书》时，被委派从事辑佚工作的馆员们，大多对辑佚没有兴趣，为了个人仕途而被迫工作，所以其辑本大都不够完善，遗漏甚多。私家辑佚者，或为学术研究，或为出书扩大自己的影响，或为辑佚而辑佚一味贪多，其动机目的不同，质量也不同。

八是辑佚的技术方法。辑佚工作中有很多技术、方法问题，这是前人经过长期摸索、总结出来的，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辑佚者应很好地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掌握辑佚的技术和方法，否则也将影响辑佚的质量。

另外，辑佚者所处的学术氛围、辑佚发展的时代水平，也不同程度地影响辑佚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 第三节　辑佚工作的程序

辑佚工作多种多样，其程序和内容也有所差异。但全面、综合地审视以往的高质量的规模较大的各种方式、类型的辑佚工作和成果，其整体的工作内容和程序大致可相对分成前期的准备、佚文的辑录、佚文的整理、后期的综结四个阶段，其展开的程序和包涵的内容可相对分成 20 项。

### 一、准备阶段的工作

前期准备阶段的工作，是指搜辑佚文之前应做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其包括的工作程序和内容大致有如下六项：

程序和内容之一：查考认定单位文献之存佚，即首先是认定欲辑之对象（书、文）是否为真的佚文献，以保证其辑佚工作有意义和价值，否则徒费精力，劳而少功或无功。

程序和内容之二：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前人有关辑佚对象（佚文献及作者）的研究、论述、评说、著录的资料，这对研究、考证辑佚的对象是绝对不可少的，对佚文的搜辑、整理、辑佚工作的综结也是大有意义的。

程序和内容之三：研究、考证辑佚对象的全面情况，这对佚

文搜集范围的确定、佚文的整理、辑佚工作的综结都是有意义的。否则所辑定会多有遗漏、真伪杂错，综结工作也很难尽善。

程序和内容之四：调查、搜集前人相同或相近、相关的辑佚成果，统计其资料来源，认真分析、总结其成败得失，使自己的辑佚工作在吸收前人的成果、借鉴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得更加科学完善。

程序和内容之五：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之上再查阅有关的资料，初步搞清佚文保存的主要图书文献及佚文可能保存或散见的大致图书文献范围，草拟一个初步查阅的基本的主要的书目及调查书目，并在调查、查阅过程中不断扩展，以确保佚文搜辑尽量无遗。

程序和内容之六：辑佚工作方案的拟定，即在开始搜辑佚文之前，对辑佚工作中要遇到的一些问题的处理原则、方式、方法做出统一的规定，并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完善，以便在辑佚工作实施过程的技术处理上有所遵循，避免重复劳作，保证全书体例的统一。

## 二、辑录阶段的工作

佚文辑录阶段的工作，是指在佚文的搜辑过程中应做的几项必要的工作。其包括的程序和内容大致有如下三项：

程序和内容之七：佚文的查找，即对保存佚文或可能保存佚文的图书逐一地仔细认真地查阅过程，要尽可能网罗一尽，不要有所疏漏。

程序和内容之八：佚文的移录（抄录、复印、剪贴等），内容要完整、准确，格式标准要统一，并要详注出处。

程序和内容之九：所辑佚文的初步厘定编排，即根据佚文献的类型和辑佚的类型，将所辑得的佚文按一定的原则、方式排列起来，使内容、性质相同或相近的佚文相对集中。

## 三、整理阶段的工作

佚文整理阶段的工作，是指佚文的考究加工过程中应做的几项工作，以保证辑本的内容更加完善，使之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其包括的程序和内容主要有如下四项：

程序和内容之十：佚文的校勘，包括互见佚文（从两种以上的图书中搜辑到的同一条佚文）的校勘。

程序和内容之十一：佚文的补缀，即对佚文、特别是对记述不完整的佚文，一定要精审详核，以确定其归属，并科学地补缀，使文意明确。

程序和内容之十二：佚文内容的辨证，即有些佚文的文字和内容或误或异，需要做进一步地深入辨别考证，可以“按语”“注释”的方式辨明。

程序和内容之十三：伪篇、虚文的辨识，即搜辑到的佚文中或有伪篇和虚文，要认真辨识，对其中的伪篇、虚文要删除淘汰或注明，以确保所辑佚文的真实可靠。

## 四、综结阶段的工作

最后综结阶段的工作，是指辑佚成果最后编辑成书时应做的几项工作。其包括的程序和内容大致有如下七项：

程序和内容之十四：对经过整理、初步排列的佚文做最后的调整和综合排列。

程序和内容之十五：撰写书序（前言）或后跋。

程序和内容之十六：撰写全书的凡例，编写正文的目录。

程序和内容之十七：编制辑佚、校勘、考证、注释的征引、利用过的主要《征引（参考）书目》。

程序和内容之十八：内容索引的编制。

程序和内容之十九：附录资料的整理和编排。

程序和内容之二十：全书全部内容、资料最后的终排，并形成全书目录。

## 五、影响程序的因素

上列程序的次第并非绝对一成不变，有些程序内容间并无绝对界限，有的必须按程序分先后进行，有的则同时交杂进行，这里把辑佚工作的整体过程，相对分为四个阶段和二十项程序、内容，只是为了认识、研究、阐述的需要和方便。另外，审视以往的单位（每一次、每一家、每一部分）辑佚工作实现过程，其完全具备、符合上述程序和内容的也并不多，其主要原因有如下几方面：

1. 辑佚的类型不同。辑佚有辑集亡佚之书、辑补缺佚之书、辑校脱佚之文、辑汇散佚之篇、辑拾漏佚之文、辑汇佚书之目等六种类型，不同的类型其辑佚工作过程的起始点、包含的内容、其综结的方式是不同的。

2. 辑佚工作的规模不同。综观以往的辑佚活动，大致可相对分为：泛辑、类辑、专辑三派。

泛辑派，是广涉经、史、子、集四部之辑佚。如马国翰、黄奭及朱祖延的《北魏遗书考》。

类辑派，是所辑非泛涉四部，又非专辑一书，其辑佚工作限定在一定的类型范围之内。有专辑一人之书者，如袁钧的《郑氏逸书》；有专辑一类之书者，如任大椿的《小学钩沈》、陈运溶的《麓山精舍丛书》（古方志）、汤球的《九家晋书辑本》、鲁迅的《古小说钩沈》。其他如诗文总集中的辑佚，也属于此派。

专辑派，是在一定时间内集中精力专集一部书。如朱右曾的

《汲冢纪年存真》，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等。

3. 辑佚工作的取材范围不同。有仅据一书辑佚的，如陶栋的《辑佚丛刊》，栾贵明的《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傅朗云的《金史辑佚》等。有仅据辑佚常用的几种图书辑佚的，如姚之骃的《后汉书补逸》八种。有博取群书辑佚的，这在清人的辑佚中并不是特别多见。

4. 辑佚书规模大小不同。许多辑佚书虽然列名为一种，实所得仅数条、十数条，个别的仅一条，甚至仅几个字。如朱祖延《北魏佚书考》中的刘昞《周易注》，所得实仅一个字，也列为一种。

5. 辑佚工作的起点不同。许多辑佚工作是在前人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辑或补辑。如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补编》，周天游的《八家后汉书辑注》，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等。

6. 辑佚工作的动因、目的不同。辑佚者有为治学而辑佚，如惠栋的《易汉学》；有为刻书而辑佚，如黄奭的后期辑佚；有为辑佚而辑佚，如王谟之辑佚；有为收藏而辑佚，如明代藏书家范钦、祁承㸁之辑佚。

7. 佚文整理的形式不同。佚文整理的形式有辑编、辑存、辑复、辑证、辑增、辑合等类型，其表现出的程序和内容固然不同。

此外，还有辑佚者的学识、工作态度、精力、物质条件等诸多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影响着辑佚工作的程序和内容。

## 第四节　辑本整理的形式

总结以往的辑佚成果，我们会发现古今从事辑佚工作的人数众多，辑佚的成果也多达数千种，可是佚文搜集的范围有宽有窄，有仅据一书辑佚者；辑得的佚文有多有少，少者仅以一条或数条

充一种者；同一种佚书有多家辑本，多有在前人辑佚的基础上重辑或补辑。诸家在对辑佚成果的处理、加工的形式上更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表现出的水平、价值也大有差异。分析古今的辑佚成果，从整理形式所表现出的特点来分析，其大致可分为六大类型。

## 一、辑编性的辑佚

辑编形式的辑佚，是指那些对佚文的整序编排，不需对书体的结构作精心的考究，只需按一个较为固定的程式化的原则把它们组合到一起的成书形式。其大致可包括：

**1. 诗、文的辑佚**

一般说来，诗、文的整序是按一定的文体（别集）、人物（总集）来集中佚文，只要按文体的形式、人物的时序来集中佚诗、佚文即可，其整序编排不需要什么创意。

**2. 书目的辑佚**

一般说来，辑录佚书之目在编排上有成法可寻，只要按一定的分类系统、作者时代来整序编排即可。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不同的时代书目的体系是有差别的。

**3. 字书的辑佚**

与书目一样，字书也有较为固体的编排原则，或按一定的字形结构（部首），或按一定的音序，或按一定的义类（这种形式并不多见），只要循其固则定规来整序编排即可。

## 二、辑存性的辑佚

辑存性的辑佚，或称辑抄性的辑佚，是指在佚文整序编排上勿需在体例结构上作深究或需要作而勿去作的辑佚。其大致包括如下几种形式的辑佚：

**1. 规模较小的辑佚书**

规模较小的辑佚书，即所得佚文较少的辑佚书。有些辑佚书虽列为一种，然其所得佚文实仅数条或十数条，有的甚至仅一条或几个字，在整序编排上自然比较简单。由于所得佚文甚少，自然不能再现原书的旧貌，只能算是辑而存之，凑为一种。这种现象在辑佚书中并不鲜见。如南朝刘宋人武敏之《三十国春秋》原书100卷，《广雅书局丛书》所刊清人汤球辑本1卷，然所得佚文仅"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杀檀道济及其参军高进之与薛彤"1则。又如东汉末侯瑾《汉皇德传》30篇，清人张澍《二酉堂丛书》辑本所得佚文仅5则。而今人朱祖延《北魏佚书考》中所辑刘昞《周易注》佚文仅有1个字。

**2. 辑补脱佚、漏佚的辑佚**

时存古书多有脱文，后人辑得脱佚之文，一般无需用较大的心思去考虑整序排比问题，只需作比较简单的排列即可。前人辑本的佚文多有漏佚未尽，故王仁俊有《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之作，在马氏所辑诸书之外所得佚文各列为1卷，所谓1卷者多者十数条，少者仅几个字，自然不存在整序排比问题。以上两类辑佚，多属辑存性辑佚。

**3. 编排无序的辑佚**

有些辑佚书所得佚文颇具规模，可其编排杂乱无序，有失原书体例结构。如清人姚之骃所辑《东观汉记》8卷，所得佚文不谓不多，然其仅按帝王、后妃、诸王、一般人物来编排佚文，"显得杂乱失次"，去原书旧貌甚远。所以，所得佚文虽多而编排失序的辑佚书，也只能视为辑存性的辑佚。

**4. 遗漏过多的辑佚**

辑佚本应广搜博采，网罗待尽，可有些辑佚搜集不广，佚文遗漏甚多，此类辑佚只能视为辑存性的辑佚。如民国陶栋《辑佚丛刊》中诸书，其中《东观汉记》仅据李贤《后汉书注》，其他诸

书仅据《文选注》，无论体例还是规模，都远未复旧观。

**5. 所得甚易的辑佚**

有些佚文献，从佚文的数量到佚书的体例都在某书中得以较为集中的保存，辑佚者一般只要抄录出来即可，得来较易。如据《永乐大典》辑补的《续资治通鉴长编》520 卷，自《永乐大典》抄出的《宋会要辑稿》500 卷，此类实为抄录而已，只可视为辑存。

## 三、辑复性的辑佚

辑复性的辑佚，是指所得佚文不仅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能详考原书体例篇次，佚文的整序编排基本得以恢复原书旧貌的辑佚。其大致又可分为两个层次：

**1. 单纯性的辑本**

所谓单纯性的辑佚本，即所得佚文颇具规模，考其整序编排也颇近原书旧貌，然其无校勘之工，或只据互见异文做一点简单的校勘。如汤球所辑臧荣绪《晋书》17 卷、何法盛《晋中兴书》7 卷，即属此类。

**2. 校注性的辑本**

校注性的辑佚本，是在单纯性辑本的基础上，又对佚文作较为精细的校勘，有的还作较为简单的训注或按语。如鲁迅先生辑的《嵇康集》，周天游先生辑的《八家后汉书辑注》，即属此类。也有一些规模虽然较小的辑佚书，但也能做到这一点，如王叔武先生辑的《云南古佚书钞》。

## 四、辑证性的辑佚

校勘致精、注释致深即是考证。实事求是地讲，古今辑佚书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见。首先，辑佚做到这一层必须是造诣较

深的某一方面专家，所以吴孟复先生说："研究农、医的辑古农书、古医书"，正是这个道理。而为辑佚而辑佚者就难做到这一层次。其次，辑佚做到这一层必须有十分广博的古代文化知识，因为考证中遇到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张舜徽先生说，"辑佚是学成之后事"，正是这个道理。最后，辑佚要做到这一层还必须深通考据之法。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辑佚书中，如方诗铭、王修龄辑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可属此类，然其已是经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三家过手，《辑证》是在三家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它实际上是几代学人共同努力的最后结果。可见辑证性的辑佚是何等的不易，它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辑佚范畴。

## 五、辑增性的辑佚

辑增性的辑佚，即在辑复性辑佚的基础上，又据诸书增附许多与佚书内容有关的史实或资料，以补辑本之不足。如四库馆臣邵晋涵所辑《旧五代史》，即属此类。这种辑佚非识博学深之士不能为，其实际上是以辑佚为骨架，做的是资料汇集的工作。秦嘉谟所辑《世本辑补》约属此类。王梓所辑《世本集览》，其书虽不得见正文，然据其目次、序文可知也属此类，正如《世本八种·出版说明》所说："《世本集览》意在创作，不欲恢复《世本》之旧观，是另外一个类型的"；张寿镛《先师王子行状》也称："《世本集览》，上自皇古，下逮战国，遇未见书足资考证者，靡不荟萃其中。"[①] 此乃辑增之法也。

---

① 《世本八种》本卷首，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

## 六、辑合性的辑佚

辑合性的辑佚，即将众家佚书的佚文汇为一编。如惠栋《九经古义》，每经正文之下，“皆搜采旧文，互相参证”。其他如余萧客《古经解钩沈》，每经正文之下所采注文，凡“其书尚存者不载，或名存而其说不传者亦不载，余则自诸家经解所引，旁及史传类书，凡唐以前之旧说，有片语单词可考者，悉著其目，虽有人名而无书名、有书名而无人名者，亦皆登载。又以传从经，钩稽排比”。[①] 如《汉书》有23家旧注，将逐家一一辑出，各自独成书，这样做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似乎意义不大，若合23家旧注而为一书，仿《古经解钩沈》之法，则更利于研读《汉书》者。

在辑本的诸种形式中，“辑证性”、“辑增性”的辑佚难度最大；“辑合性”、“辑增性”的辑佚意义相同，难度则有别。总之，凡辑佚都应做到详为校勘，而对那些有特殊意义的佚书，应提倡做“辑证性”、“辑增性”的辑佚，增加辑本的信息量，增强辑佚的学术性，以便于学人研究利用。

# 第五节　辑佚的知识准备

自清代乾嘉以来，很多人都做过辑佚工作，产生了数以千计的辑佚成果。可这些成果的质量水平、学术价值却有较大的差异。可以肯定地说，辑佚学者的学术造诣、知识积累与辑佚成果的质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九经古义》提要。

量、水平成正比。在本章第二节《辑本质量的分析》中，粗略地分析了影响质量的诸多因素。这里专门探讨高质量的辑佚工作，其辑佚者应具备的知识积累、即高深层次的辑佚所涉及到的知识领域。

## 一、古籍文献知识

辑佚是一种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活动，这一活动是古籍文献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过程。所以，辑佚者应具备一定的古籍文献学知识，它包括：

（1）整理研究古籍文献的基础知识：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目录学、辨伪学、考据学、史源学等。

（2）整理古籍文献的基本方法：校勘学、注释学、编纂学等，当然也包括辑佚学。

（3）古籍图书的知识和阅读积累：中国古籍数以万计，种类繁多，其大者有经、史、子、集四部之分，其次者有类书、经注、正史、史注、方志、字书、总集、别集、丛书等数十类，辑佚者不仅应对古籍图书有整体上的宏观了解，而且应对某些具体的古籍图书有深层的研读，宏观了解的渊博、通达程度，微观研读的数量积累和精深程度，都将直接影响辑佚工作的质量。如孙诒让《墨子间诂》所附《墨子佚文》，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佚文》，不仅要对《墨子》、《荀子》精熟，而且还要有大量的图书文献的阅读积累，不如此不足以实现此类的辑佚。

（4）古籍文献的检索知识，包括检索的途径和方法，此即可补充积累之不足，又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些反映佚文载体——文献的知识，是辑佚活动最基本的知识。而且“辑佚”本身也是古文献学、古籍知识构成的一部分。

## 二、特定专业知识

成功的辑佚证明，辑佚只有与学者的专业研究相结合，才可能实现高水平的辑佚。如辑地理古佚书，应同时对历史地理做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或应该具有较高的历史地理专业知识水平，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辑佚效果，也可收到双重的成果：一是辑佚成果，二是专业研究成果，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周天游先生，先从事秦汉史研究，并从秦汉史研究的需要出发而整理《汉官六种》、《七家后汉书》等辑佚书，进而重辑《八家后汉书辑注》，所以他的《八家后汉书辑注》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所以，我们认为辑佚工作者在辑佚的同时应对所辑佚书涉及的专业做较为深入地研究，或中青年同志应辑录与自己研究专业有关的佚书。

## 三、历史文化知识

成功的辑佚证明，实现一种理想的辑本，这和其他古籍整理研究活动一样，它所涉及到的历史文化知识是方方面面、多种多样的，如天文星象、年代历法、政区舆地、姓氏名号、礼仪习俗、职官科举、民族宗法、宗教文化、典章制度、徭役赋税、名物器具、数字等等。从佚文真伪的考证，到佚文文字的校勘、内容讹误的辨别、疑难问题的考注，都是历史文化知识的综合运用过程，对辑佚者的学识水平、知识积累都是一种检验。具体事例，请参见第十一章的有关内容。

所以，历史文化知识是辑佚活动的基础知识，而且愈是高质量、高水平的辑佚，历史文化知识的作用愈重要。

总之，一个学者——辑佚者的学术水平、知识渊博程度，都将直接影响辑佚工作的质量。也只有那些高素质、高水平的学者，才有可能实现质量较高的辑本。

## 第六节　辑佚成果的总结

一部较好的辑佚书，必须通过撰写自序（前言）、后记、凡例、引用书目等这些辑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来总结其辑佚工作，使读者通过这些资料对佚书、作者及辑本的特点、价值等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 一、序（说明）跋（后记）

辑佚工作完成之后，都应有一篇学术性很强的自《序》（《说明》）、《后跋》或《后记》，以此使读者了解该书的作者生平、学识著述、时代背景，该书撰著始末、学术价值、历代流传（文献征引、书目著录、亡佚的时间），前人是否有辑本及自己辑佚的动机、缘起始末、辑佚的基本方式等。如吴树平先生为其辑本撰写的《东观汉记校注序》就颇有学术性，很值得借鉴。李步嘉同志在其《韦昭〈汉书音义〉辑佚》中，书前有《前言》，书后有《后记》。

有一些大型的辑佚丛书，如《玉函山房辑佚书》之类，全书有总序，内中的每一种书也有书序。如王叔武先生的《云南古佚书钞》14 种，全书前有《叙言》，其 14 种书又各有《叙例》，颇为可取。也有一些收书较少的辑佚丛书，仅有总叙而无书序，然其在总序中于每一书则加以分别叙论。如周天游先生的《八家后汉书辑注・说明》即是如此。

## 二、凡　例

凡例，也有称作"叙例""简例"等，主要是对其辑佚及校勘、注释等基本原则和方法的说明。它以简明的条款，介绍其处理辑、校、注、考等所采取的通则，以提示读者在阅读、引用时注意。

因辑佚、辑佚书的情况各不相同，辑者的情况、习惯不同，其凡例也难能统一。但凡例也确有高下之分，也是作者学识水平、业务能力的反映，绝不可草率为之。

## 三、征引书目

征引书目，或称作"引用书目"。它的编制似乎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但就目前见到的多不理想。笔者以为，辑本的征引书目应分成两部分：

一是《辑佚征用书目》，而对那些经过查检而无佚文的古籍文献应附存于后，这样可使读者知其搜辑佚文的范围，以方便后人再辑补漏佚时参用。于此必须实事求是，决不可妄言。

二是《非辑佚征用书目》，即研究、注释、考证等所用的图书文献。

征引书目应采用表格式，应有序号、书名、作者、版本、刊印时间、简称等几项组成，做到一目了然。目前达到这一标准的并不多。

征引书目的编制看似简单，但它也是一个人学识水平的反映，如征用书的选择和范围，征用书版本的选择等。

## 四、附 录

一部完整的辑佚书，还应搜集与佚书及作者有关的各种资料，对卷帙较大、价值较高的辑佚成果还应编制必要的索引。这些对佚书的研究和利用都是有意义的。这部分内容一般都以附录的形式附存书后，以备资用。其包括：

1. 作者的传记资料。整理古籍，应对作者的生平事迹等传记资料有所搜集和研究，以备利用、研究者参考，辑佚书尤当如此，特别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辑佚书。如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书后附有“八家后汉书著者传略”，收列《三国志》、《晋书》中有关作者本传，对张璠则以“《魏志》三少帝纪裴松之注所载张璠事略”补史传之缺无。又如清末汪宗沂（1837—1906）《卫公兵法辑本》（唐·李靖），附有《旧唐书李靖传考证》，考补史料颇多。又如今人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晋·皇甫谧），附有《晋书·皇甫谧传》，且以夹注的方式订补 20 余处。这些附录的传记资料，不仅是辑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极有价值。对其他散见的传记资料，也应注意搜集。

2. 佚书的记述、评论资料。此项内容大约包括三方面的资料：一是书目文献的著录和提要。如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附录列“著录”一项，而清人秦嘉谟《世本辑补》专列“《世本》篇目”一项，录《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志》、《新唐书·艺文志》四家的著录文字。二是各种文献的论述资料。如《八家后汉书辑注》附录列“评论”一项，面《世本辑补》专列“诸书论述”一项，录《史记集解》、《索隐》，《汉书·梅福传》、《司马迁传》、《后汉书·司马彪传》、《周官》、《礼记大传》郑玄注、《颜氏家训》、《隋书·经籍志·谱系篇》小叙，以及《史通》、《左传孔氏疏》、庞元英《文昌杂录》、《崇文总目·氏族

类》原叙、欧阳修《帝民次图序》、刘恕《通鉴外纪》、《通志·氏族略序》等文献中的有关论述，茆泮林《世本·诸书论述》搜集的资料，较秦氏又有增多。三是古今人跋文和书目提要。这主要是宋代以来的古佚书。如邱汉生所辑的王安石《诗义钩沉》，不仅卷首有王安石自撰的《序》、《国风解》、《周南诗次解》，书后还附有王安石自撰的"《诗义》表奏"五篇。

3. 旧辑本序跋。在旧辑的基础上时有新辑，以求得更好的辑本，如《竹书纪年》、《世本》、《东观汉记》、诸家《后汉书》等。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附录专列"清代诸家后汉书辑本序跋及目录"，收录姚之骃、孙志祖、王谟、黄奭、汪文台、王仁俊六家辑本自撰或他撰的序跋及目录。此项资料是研究辑佚本的资料，可以使研究者省去许多翻查之劳。

4. 其他的有关资料。如孔凡礼先生的《范成大佚著辑存》书末有二个附录：一是《佚著存目表》，即知而未见者，列举《辑存》仍未搜辑到的佚诗、文凡 34 篇。二是《范成大著作目录》，举列所知、见的范成大平生著述。邱汉生《诗义钩沉》书末"附编二"为"王安石论《诗》书信及诗"，所收书信六通，诗四首。这都是极有价值的资料。

5. 索引（佚文编号）。如周天游整理校点的《汉官六种》即编有《职官索引》，《八家后汉书辑注》编有《（人名）索引》。贺次君《括地志辑校》编有《地名索引》。这是当代辑佚应作的一项工作。根据书的不同性质、特点、内容、作用等，可编出人名、地名、书名、职官名、主题词、语词等索引。

6. 征用书目（见前）。

# 第十章　佚文献的搜辑

辑佚工作中的佚文搜辑阶段，其包括三个过程：一是确定那些图书文献保存或可能保存有特定的佚文。二是查阅图书文献，对特定的佚文做出认定，即查寻佚文。三是将查寻到的佚文逐一地科学地移录下来。这些看起来十分简单，但实际做起来也并不轻松，这其中不仅有一些技术方法问题，也需要一定的学识功力。

## 第一节　佚文搜辑的准则

### 一、佚逸认定的准则

辑佚工作的首务就是搞清存、佚，也就是所辑确否真是佚文献，如果所辑不是佚文献，而是世间尚存之书或集（别集、总集）内、书内已有之文，其工作虽然也不无意义，即成果可供校勘之用，辑“佚”之法也存，但其工作已非辑佚之事，甚至徒劳无功。所以，辑佚首先就要认定欲辑对象（图书、篇章）的存佚。

佚文献，在第一章《绪论》中已经述及，从辑佚的对象角度

其可分为亡佚、缺佚、脱佚、散佚、漏佚，但从辑佚活动对佚文献认定的过程的角度，其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从认定书佚开始的辑佚，一是从认定文佚（篇、段）开始的辑佚。

**1. 文佚的认定**

这里所讲的文佚是指辑校脱佚、辑拾漏佚、辑汇散佚时对佚文献的认定过程。如辑校脱佚之文的辑佚活动，其辑佚的对象是时存之书，只是该书在流传过程中已有脱文，其脱佚之文一般是辑录其他古籍所引该书之文与该书传本之文相校勘时发现的，它的辑佚是从认定文佚开始的；辑拾别集、总集以及旧辑本未收的漏佚之文，也是这个道理。如辑汇散佚之篇而成总集、别集中的辑佚活动，如果是辑编断代的诗、文或其他文体的总集，首先要认定的是作者的时代、作品的文体，然后便是有见必录，无论存佚；如果该作者已有别集传世，那就是辑拾漏佚，是从辨别诗、文是否已经存于别集开始的；如果前此其某些作品已见于某一总集，如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之前，丁福保已有类似的总集，余下的也是辑拾漏佚和校勘的问题。这些辑佚工作都是从认定文佚开始的。

从认定“文佚”开始的辑佚工作，一般说来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逐一查核比勘。如果说有也就是利用一下篇名目录，文句、篇名、作者索引一类的工具书，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朝文篇目、作者索引》、《全唐诗篇名、作者索引》等，但并不可靠。

关于“文佚”认定的基本原则或标准，这在第一章中也已分散述及，这里再集中地略加说明。文佚认定的标准有如下六点：

（1）旧存个人诗文全集（非选集）的集外之篇。

（2）没有全集只有选集的集外之篇。

（3）通代、断代总集的集外之篇。

（4）完整流传下来诸书的见于他书的（非同书的不同版本）书外脱文。

（5）现存的残缺之书的书外之文。

**2. 书佚的认定**

辑佚书，所辑应是真正的已佚之书。如清四库馆臣翁方纲自《永乐大典》辑出宋人郭雍《郭氏传家易说》11卷，并由内府以武英殿聚珍板排印，后浙江郑大节家进呈旧抄本，故《四库全书》所收又以抄本取代辑本。《四库全书》抄成后又陆续发现此类现象多达49种，约占《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本388种的八分之一多。可见搞清存佚并不是一件容易简单的事情。

（1）书佚认定的原则

凡见于前代书目著录、文献征引、古籍标记的书名而其书没有流传下来的即为佚书。佚书的见存之文，即是佚书的遗文。这说起来极为简单，可有些书要认定下来并不轻松。书佚认定的基本途径主要有二：

一是凡见于前代文献称引，而后代书目不著录者，一般可认定为书佚。如先秦、汉初文献称记、征引的图书，而《汉书·艺文志》未著录者；汉魏文献称引的图书，而《隋书·经籍志》未著录者；六朝文献称引的图书，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未著录者；隋唐文献称引的图书，而《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以及《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等宋代私家书目未著录者，一般可以认定为书佚。

二是凡见于前代书目著录的图书，而后代书目却不见著录者，一般可认定为书佚。如《汉书·艺文志》有著录，而《隋书·经籍志》却未著录；《隋书·经籍志》有著录，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未著录；《新唐书·艺文志》有著录，而《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等书目却未著录，一般可认定为书佚。

（2）佚书查找的途径

查找佚书书名的途径和方法，一般说来主要有三：

一是可把历史分成先秦至唐五代、宋元、明清三大段：(1) 五代及前著作的存佚情况，经后人特别是清人的梳理已完全清楚，凭借现有的书目完全可以解决。(2) 宋元著作的存佚情况，经清人和今人的梳理，也基本清楚，凭借现有的书目一般可以解决。(3) 明清人著作的存佚情况，特别是晚清的著作，有许多稿本、写本尚在存、佚之间，仅凭借现行的常用书目是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另寻他途。

二是专题、专类书目的利用。清代以来，许多专门的书目兼记存、佚、阙、未见，据而基本可知有关书之存佚。应注意的是其注为"佚"者，未必尽佚。

三是据存求佚，即依据当代国内外编制的各种藏书目录，来确定知而未见之书的存佚。当代私家藏书有限，现存古籍图书文献基本归于公藏，公藏较富者又限于几十家，大都编有藏书目录和专题、专类的联合目录。中国古籍流传海外者不少，也应注意。这里应注意的问题是应分清那些是原本，那些是辑佚本。

(3) 辑佚书查找的途径

从事古籍的辑佚，不仅要搞清佚书，还要搞清前人有关的辑佚本，使你的辑佚工作一是可以避免重复劳动，二是可以借鉴前人的成果，使你的辑佚工作做得更好。因此，欲事辑佚，对前人有关的辑佚成果应做到心中有数。

目前，尚未有一部《中国古籍佚书辑本总目》，只能借助现有的综合书目和其他书目。如现存的清人及以前的辑佚书、辑补书，大都见于《中国丛书综录》，但有些尚需辨识。据《永乐大典》完成的辑佚成果，《〈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书目》(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附) 大都包括。

民国以来的辑佚成果，多散见各种书目内；而历代辑补缺佚、辑校脱佚、辑拾漏佚等辑佚成果，虽有单行，但大都附存原书之后，或与旧诗文集相合，书目又难于一一反映；也有一些辑佚成

果存于有关著作中，当代的一些辑佚成果也不乏在杂志上、文集中发表者，凡诸如此类，皆需逐一查找。

## 二、搜辑的基本原则

在佚文献的整个搜辑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如下5条基本原则：

1. 求尽，即尽可能扩大佚文的搜辑范围，把各种书中保存的佚文尽可能网罗无遗。实际上任何一次辑佚活动，要把所有的佚文全部搜辑无遗是不可能的，它受着主客观的许多因素制约，所以只能说“尽可能”。

2. 求准，即摘抄时一定要准确无误，勿多勿缺。古籍征引他书的语言文字，其起迄往往难于鉴别，摘抄时应注意辨识。有些引文只有借助上下语言环境或叙事内容，才能知道引文的准确意思和内容，摘抄时应注意标明；摘抄后应注意核校原书，切莫徒增脱、衍、倒、讹等新误。

3. 求善，即所据图书文献一定要选择最好的版本。一种图书往往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其间有优劣、善差之别，所以辑佚时一定要注意据书版本的选择。若有新式标点本当然好，但应注意不可轻信前人的标点断句，其间时常有误。

4. 求佳，即辑佚应注意选择有价值的佚书。佚书有可辑者，也有不可辑者，有些价值不大的佚书，下很大力气去搜寻其佚文，实得不偿失，更不要仅得只言片语（补辑者不属此类）便凑合一种，徒增种数。

5. 求捷，即搜辑佚文的方法要科学，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作。搜集资料、查阅图书、摘抄佚文，故然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但也有一定的技术和方法问题。技术方法得当，可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作，事半功倍。

## 第二节　佚文搜辑的方法

### 一、佚文查寻的方法

**1. 资料选定的依据**

根据古今学者的辑佚实践，可以说辑佚取据的资料遍及经、史、子、集各类图书文献，但任何一次辑佚工作都不可能查遍所有的图书，要有所选择，要有一定的目标，要做到有的放矢，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盲目乱翻，瞎查一气，定会事倍功半，徒费时间和精力。确定辑佚资料的搜查范围，其依据主要有四：

一是时间的依据。即以佚书的成书年代，流传、亡佚的时代等这些具有明确限界的时间范围为依据，来确定那些书中可能保存有一定的佚文。佚书在其成书后、亡佚前的流传过程中，往往被这时限内的他书征引，其后转引者也普遍存在。

二是佚书类型的依据。即以佚书的类型（图书分类的部类）等这些明显的内容特点为参考依据，来确定哪些书中可能保存有一定的佚文。某佚书在流传过程中，被同类型图书征引的可能性很大。

三是辑佚类型的依据。从搜查资料的角度分析，辑佚的 6 种类型可相对分成书和诗文二大类，经、史、子部书的佚文和集部诗、文中的佚篇，其保存的图书范围有一定的差别，如诗文总集则以保存佚诗、文为多，保存其他部类佚书的佚文相对较少。

四是作者的依据。即以作者活动的区域（如仕官、游历）、交往、师徒等为依据，来确定那些地方、那些人的书中可能保存其佚文、佚篇。（详参见第十一章第二节“作者的考究”部分）

**2. 资料查找的途径**

辑佚查找资料的范围确定之后，那么在此范围之内有哪些图

书呢？怎样查知有那些图书呢？这就是图书资料的查找、检索问题。其查找的途径就是巧妙地利用各种书目、索引。其检索的方法主要有：

（1）盲检法。即在检索的目的、范围明确，但没有明确具体的检索对象的情况下，利用书目、索引查找可能保存佚文、佚篇的图书资料的方法。它可分为：

A. 类检法。即从一定的部类入手，查出同类中可能保存佚文（篇）的有关图书文献。

B. 区检法。即从一定的区域入手，查找出特定区域内可能保存佚文（篇）的有关图书文献。

C. 时检法。即按一定的时间顺序查出一定时间内可能保存佚文（篇）的有关图书文献。

这三种方法有时不能截然分开，常常同时进行。

（2）直检法。即在具有明确、具体的检索对象的情况下，查找辑佚所需资料更具体的内容、事项的方法。它可分为：

A. 人检法。即从一定的人名入手，查找出其可能保存佚文（篇）的有关著作和资料。

B. 书检法。即从一定的书名入手，查阅出其作者、内容、流传、版本、收藏等问题。

（3）扩展法。即任何一种资料的查找过程，都不是一次完成的，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所以，在查找的过程中要注意发现新的查找线索和途径。

## 二、佚文查录的方法

佚文的查录，含佚文的查阅和移录两个过程，其方法大致如下。

**1. 佚文查阅的技术方法**

佚文的查阅搜寻，一般说来只能通过有关图书文献逐一地仔细地翻阅，要特别注意避免遗漏。但有些图书文献编有征引图书、诗文的《书名、篇名索引》和《作者索引》，这就为佚文（篇）的查找提供了方便。对没有“索引”的图书，如有新式标点本的则应注意使用，其多用专名号标出作者、书名及引文，这对佚文（篇）的查阅寻找也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对查找到的佚文（篇），不同的辑佚者有着不同的技术处理方法，其处理方法主要有：

（1）一次定成法。即随见随抄或随见随剪贴。

（2）签注法。即查到一条便在书中标识出来，然后夹上纸条签注之，最后统一移录。

（3）索引法。即查到一条便在书上标识出来，然后在另纸上记明其册、卷、页等，一书查阅完毕，索引自成，最后统一移录。

**2. 佚文移录的技术方法**

佚文移录的方式有：抄录、原书剪贴、复印剪贴、输入微机。移录不仅要准确、完整、无误，其中也有一些技术方法问题：

（1）抄录要有统一的格式和标准，要考虑到校勘、训释、考辨等所需的空间。

（2）佚文离开征引语言环境后，其内容若欠完整、明确，应注意括注增补一些必要的文字，使佚文移录后仍具有完整性、明确性。

（3）佚文在抄录到另纸后，应在各纸同一位置以主题词的方式标明其内容的归属、特点，以备下一步排比时有所遵循，避免重复劳作，节省时间和精力。

（4）移录时应以统一的方式详注出处，包括书名（或书名简称）、册、卷、页、栏及部类、注某等。

（5）抄录、剪贴一般应一条一纸，最好能使用统一（或特定）的纸张。

（6）抄录过程中应同时做出初步的标点、断句。

佚文查录的方式方法，也是受辑佚的规模、佚文的长短、辑佚活动的方式、辑佚的物质条件、辑佚者的时间和精力等多种因素制约的。一次完成则最好，若不能也应在审阅后尽量标识清楚、明确。

## 三、佚文整序的方法

全部佚文编排成书，应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科学合理，二是尽可能符合佚书原有的体例次第。但由于佚书的类型、所得佚文的情况的不同，全部佚文编排成书的技术方法也有所不同。

1. 从所得佚文的情况来看，有些佚文归属依据不足，只能附存于书末。

A. 如诗之残句，或五言，或七言，其为律诗，为绝句，难以确定，只能附存卷（书）末。

B. 如文之残句，只知作者而不知篇名，或只知时代而不知作者，在辑编别集、总集时也只能附存于书末。

C. 如清人汪文台辑《七家后汉书》，所得佚文有不知为何家者，或七家以外者，只有成无名氏《后汉书》1卷，附存书末。

D. 如周天游先生在《八家后汉书辑注》中有“散句”一例，凡每家佚文有无从归属者，皆附存各家书末。《东观汉记校注》书末也有“散句”一体。

2. 从图书的类型来看，不同类型的图书，其佚文的编排方法也不尽相同。

A. 注释型图书，如汉·郑玄《论语注》、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国吴·韦昭《汉书音义》等，这类图书所注之原书大都见存，最好的编排方法是按原书的顺序加以编排。张衍田辑

《〈史记正义〉佚文辑校》[1] 较佳。

B. 类编型图书，如字书、类书、书目之类的图书。字书如清·任大椿辑《通俗文》、《仓颉篇》，今人钱剑夫所辑王安石《字说》[2]等，类书如清人孙冯翼辑《皇览》，书目如民国赵士炜辑《中兴馆阁书目》、清人钱东垣辑《崇文总目辑释》等，在佚文编排的技术上都有可取之处。

C. 编年类图书，如《竹书纪年》、晋人张璠《汉记》等，一般则应以佚文所反映的史事年代为编排次序。

D. 传记类图书，如晋人陈寿《益部耆旧传》之类，则应以人物为单位集中编排佚文。

E. 地理类图书，如《太康三年地道记》、《括地志》之类，则应以当时的政区划分来编排佚文。

F. 诗、文别集、总集类的图书，一般则以诗体、文体相对分类组织排列，同类中的诗、文则以撰写时间的先后为序。

上所举述，仅是体例特征较为明显者。总之，佚文的组织排列，应尽可能符合原书旧貌，如其原书体例篇第无从考知，则可参考同类书中体例佳善者来厘析组织排列所得佚文。

## 四、出处标注的方法

全书编成后，如何说明互见佚文的出处，一般也有两种技术方法：

1. 并注法，即一条佚文凡所见征引诸书一并注明。如《八家后汉书辑注》：

---

①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② 《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276—279 页。

〔郑弘为临淮太守〕，消息繇赋……〔后弘果为太尉〕。

——范（晔）《书》本传注◯《书钞》卷50　《类聚》卷46　又卷95　《初学记》卷11　《御览》卷19　又卷207　又卷260　又卷543　《书钞》卷75（2）　又卷85　《事类赋注》卷23　《晏公类要》卷20

其于《凡例》云：

古类书、古注书所引，即使内容相同，而文字往往繁简各异。为避免重复冗杂，故不一一列出。各条辑文均择比较完善者为主……每条辑文均于折号下注明出处，“○”号以上为主要依据；“○”号以下为参考出处，概以文字多寡为序；如文字大体相同，则以成书先后为序。凡出处下用小圆括号标阿拉伯数字者，系该卷中相同内容引文出现的次数。

2. 校注法，即每条佚文无论见于多少处征引，一般只注明一处出处，余则在校注中说明。如《东观汉记校注·叙例》云：

七、一条文字往往有几处引征，详略不一，文字正误情况也不尽相同，凡遇见这种情况，择其详者，如果详略相同，则取其文字无错讹或错讹较少者。

八、各篇正文采用的每条文字，文末皆注明出处。未被采用的各条文字，一律作为校勘的资助，在校注中作出说明。

这种方法虽然较前一种方法节省文字，但是各处征引情况难能一

目了然。

### 五、符号使用的方法

这里所说的符号，仅限于“[ ]”、“【 】”、“〔 〕”、“（ ）”等被赋予特定意义的符号。如能巧妙地科学地使用这些符号，会使辑佚成果更加清晰顺畅，和谐中有区别。这虽是一个细小问题，却出不得半点差误。

另外，校勘、注释、考证中的技术方法问题，将在下章中设专节论述。

## 第三节　辑佚的主要资源

佚文虽说散见于经、史、子、集各部类的图书文献中，但从保存佚文（篇）的角度来看，有些类型的图书由于其编纂上的特点和特殊的方式方法，决定其保存的佚文较多。这部分图书文献我们称之谓辑佚的资源，或称“辑佚的基本资料”或“基本图书文献”。对此，梁启超先生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辑佚书》中总结说：

> 欲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曾经著录而今已佚者次第辑出，其所凭借之重要资料，则有如下诸类：
>
> 一、以唐、宋间类书为总资料。——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贴》、《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山堂考索》、《玉海》等。
>
> 二、以汉人子、史书及经注为辑周秦古书之资

料。——如《史记》、《汉书》、《春秋繁露》、《论衡》等所引古子家说，郑康成（玄）诸经注、韦昭《国语注》所引纬书及古系谱等。

三、以唐人义疏等书为辑汉人经说之资料。——如从《周易集解》辑汉诸家《易》注，从孔、贾诸疏辑《尚书马郑注》[1]、《左氏贾服注》[2]等。

四、以六朝、唐人史注为辑逸文之资料。——如裴松之《三国志注》，裴骃以下《史记》注，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李善《文选注》等。

五、以各史传注及各古选本、各金石刻，为辑遗文之资料。——古选本如《文选》、《文苑英华》等[3]。

梁氏是在前人辑佚实践基础上做了如上的总结，但梁氏所谈仍不够全面。总结古今的辑佚实践，辑佚可依据的“基本图书文献”主要有：类书、古注、史书、总集、地志、字书、杂钞、书目等，由于这些书在成书方式上多具有征引群书的特点，故保存佚文较多。

## 一、辑佚与类书

类书是一种特殊的文献类型，从辑佚的角度来看，它是保存佚文最多的图书类型之一。所以，自明代以来从事辑佚者无不最先把目光盯在类书上，借助类书辑得大量佚文。早在明代的胡应麟就有很深的认识：“宋世不存而近世往往迭出者，又以抄拾类书

① 孙星衍补集有《古文尚书》马融、郑玄注。
② 马宗琏有《春秋左传贾（逵）服（虔）注》。
③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7、398页。

得之。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叙说："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清人孙星衍也有很深的体会，他在《孙忠愍侯祠堂藏书记》一文中对"类书类·事类"之属的概括说："古书亡佚，独赖唐、宋人采录，存其十五，非独獭祭词章，实亦羽仪经史[①]。"类书的这一特殊作用，是由类书的编纂特点决定的。

**1. 类书的特点**

随着书籍日渐增多，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无力遍读一切书籍，出于统治的需要，便命知识分子割裂一时主要书籍，按类（或其他方法）集中，列举标题，以备随时抽取参阅。所以人们把它称为古代的"百科全书"。有人把类书概括为"荟萃成言，裒次故实，兼收众籍，不主一家，而区以部类。"类书的特点主要有四：

（1）从内容上来说，一部大型的类书聚数百千余种书籍而成，内容包罗万象，几乎是无所不在其中。

（2）从时间上来说，它所搜集的书籍资料纵贯古今，历朝历代竭尽收录，绵延不断。

（3）从方式上来说，摘录诸家之文一般都是原文抄录，并注明出处。而晚出的类书也有不注出处的，如《册府元龟》就不注出处。私家类书也有另一番景象，往往割裂删节原文，如《北堂书钞》。

（4）从编排上来说，一般不外天、地、人、事、物等，每大类之下更分若干小类、又小目。晚起的类书也有不按类分排的，如《永乐大典》是按洪武正韵为序。

而类书久经传抄，讹误迭出，书商谋利，任情省节。故传世古类书多存讹误脱衍，与原书已多不尽相同，更有其他诸弊。

---

① 《五松园文稿》卷一。

### 2. 类书的利用

类书始于魏文帝曹丕（187—226）命王象、刘劭等编的《皇览》，后世代有编纂。后编者又多在前代类书的基础上，增补新书，删削旧条而成。据历代书目著录，古代的类书凡有六百余种，魏、晋、六朝间的类书多已亡佚，今存隋唐以来的类书凡约二百种左右。

由于类书具有抄录诸书、注明出处的特点，所以许多亡佚图书的佚文借助类书得以保存。清末周星诒《初学记·跋》说：

> 《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及此（《初学记》），古经、史、子、集今不传者，于四书可得十三四，学者必读之书也。[1]

清代学者有“存一书即存众书”的思想，如阮元《仿宋刻〈太平御览〉序》说：“存《御览》一书，即存秦、汉以来佚书千余种矣。”所以，类书是古代文献之渊薮，辑佚最重要之宝库。关于类书的这一价值，宋人洪迈（1123—1202）就已看得非常清楚：“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976—984）中编次《（太平）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卷首，而古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2]。”王应麟辑郑玄《周易注》《三家诗考》，虽然不以类书为主，但于类书也有利用。明人辑佚书已经开始广泛地利用类书，而且主要也是利用类书，这在本书第四章中已有述及，此不赘言，仅举一例：吕兆禧（1573—1590）在读书记中说到：“刘梅国《广文选》潘尼《火赋》直十之三，其七见《初学

---

① 据罗振玉《善本书所见录》卷三转引。

② 《容斋五笔》卷七。

记》。孙楚《及金人铭》亦遗五十余言，见《太平御览》。"[1] 吕氏只活到18岁，如此小的年龄就有如此认识，足见明人依托类书进行辑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明人辑佚不注出处，所以很难搞清他们的辑佚书来源于类书者占多大比例。

清人利用类书辑佚，以乾隆朝修《四库全书》为最巨，自《永乐大典》中辑录出大量宋、元佚书，以后学者接踵辑出的古佚书为数也不少。现存《大典》虽然尚不足原书百分之四，仍大有可为。清人私家辑佚，于类书有唐宋四大古类书之说，即唐代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此外唐官修的《初学记》、白居易编的《白氏六帖》30卷也很珍贵。宋代类书见于书目著录者凡七十余种，今存近半。其中《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重广会史》、《事类赋》等尤被辑佚者看重，其他诸书也弥足珍贵，清人利用不多。金、元时期类书不多，存世者金朝仅有王明（一作"朋"）寿的《类林杂说》15卷，元代仅有《群书通要》、《群书类编故事》、《经世大典》（辑本）数种，而《经世大典》又残存无多。明清两朝类书今多传，其对辑佚也不无价值。此难一一列举，有关详情可参阅张涤华《类书流别》[2]、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3]、施延镛《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类书类》（民国间印本）。现仅将唐四大类书、宋两大类书略作介绍。

《北堂书钞》160类，唐人虞世南（558—638）编。书成于隋末，是现今完存最早的类书，摘录隋以前书籍中的词句、故事、典制而成，可惜未能尽注出处。世久无精校本。光绪十四年（1888）南海孔广陶刻本较好，今有影印本。

---

① 《吕锡侯笔记》卷一。
②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③ 中华书局1982年版。

《艺文类聚》100卷，唐高祖时欧阳询（557—641）奉敕编。据一千四百多种古籍编成，每小类史事居前，诗文列后，是类书中最善者。往往整篇地引录诗文，所引唐以前的古籍十之八九皆佚。明冯惟讷辑《诗纪》、梅鼎祚辑《文纪》、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从此书中收获的佚文最多。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排印本，后附《引书索引》。

《初学记》30卷，唐玄宗时徐坚（659—729）奉敕编。这是一部以知识为重点的类书，兼顾词藻典故和文章名篇。"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①]。1962年中华书局新校点本最佳，另有《初学记索引》一册。

《白氏六帖》30卷，唐人白居易（772—846）编。专备词藻之用，取唐以前的经传百家书中的典故、词藻和诗文中的佳句，分门辑录，内容颇类《北堂书钞》，但比《书钞》更为零散琐碎，且不注出处，至北宋晁仲衍（1012—1053）始为之添注出处，现北京图书馆藏残本一册（卷17—20）。后宋人将其与宋人孔传《孔氏六帖》合刊为《白孔六帖》。有《四库全书》本，1933年张氏影印本。

《太平御览》1000卷，宋人李昉（925—996）等奉敕编。是书以《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为蓝本增删而成。据今人统计，引用资料达2500种以上，其中十之七八都已亡佚，保存汉人传记约100种，又有地理书约300种，是保存佚文最多的类书。明清以来，几乎所有的辑佚者都利用过这部书，把它视为辑佚的宝山，类书之冠。然其久经传抄、刊刻，多有脱衍讹误。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本较佳。

《册府元龟》1000卷，宋王钦若（962—1025）等奉敕编。这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初学记》提要。

是一部史籍类书，所采以“正史”为主，兼及经书诸子，小说之类不收。所采史籍皆是北宋以前的古本，唐、五代史料尤详，然其不注出处，但对辑佚、校勘也极有价值。

## 附：辑佚常用重要类书简表

| 朝代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版本 | 备注 |
|---|---|---|---|---|---|
| 魏 | 皇览 | 1000 | 王象等 | 清孙冯翼、黄奭有辑本 | 佚。 |
| 北齐 | 修文殿御览 | 360 | 祖珽等 | 鸣沙石室佚书初编本 | 残。存1卷 |
| ? | 瑚玉集 | 15 | 佚名 | 古佚丛书、丛书集成本 | 残。存2卷 |
| 隋 | 编珠 | 4 | 杜公瞻 | 四库全书本 | 残。存2卷 |
| 唐 | 北堂书钞 | 160 | 虞世南 | 清光绪间孔氏刻本 | |
| 唐 | 艺文类聚 | 100 | 欧阳询 | 1982年上海古籍校点本 | |
| 唐 | 初学记 | 30 | 徐坚等 | 1962年中华书局校点本 | |
| 唐宋 | 白孔六帖 | 100 | 白居易 | 1933年张氏影印本 | 孔为宋·孔传 |
| 宋 | 太平御览 | 1000 | 李昉等 | 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 |
| 宋 | 事类赋 | 30 | 吴淑 | 四库全书本 | |
| 宋 | 重广会史 | 100 | 佚名 | 1984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 |
| 宋 | 册府元龟 | 1000 | 官修 | 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 不注出处。 |
| 宋 | 锦绣万花谷 | 120 | 佚名 | 明刊本 | 三集 |
| 宋元 | 古今事文类聚 | 500 | 祝穆等 | 明、清刊本(六集) | 元人补 |
| 宋 |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 | 366 | | 明刊本 | 五集 |
| 宋 | 皇朝类苑 | 78 | 江少虞 | 清武进董氏刊本 | 一名《事实类苑》 |
| 宋 | 玉海 | 200 | 王应麟 | 明、清刊本，影印本 | |
| 宋 | 小学绀珠 | 10 | 王应麟 | 明、清刊本，影印本 | |
| 宋 | 山堂考索 | 212 | 章如愚 | 明、清刊本，影印本 | 四集 |
| 宋 | 记纂渊海 | 100 | 潘自牧 | 四库全书本 | |
| 宋 | 源流至论 | 40 | 林駉等 | 四库全书本 | 四集 |
| 宋 | 六帖补 | 20 | 杨伯岩 | 四库全书本 | |
| 宋 | 海录碎事 | 22 | 叶廷珪 | 四库全书本 | |
| 宋 | 群书会要截江网 | 35 | 胡煦 | 四库全书本 | |
| 宋 | 全芳备祖 | 58 | 陈景沂 | 四库全书本 | |
| 元 | 群书通要 | 73 | 佚名 | 宛委别藏本 | |
| 明 | 永乐大典 | 22877 | 官修 | 1959中华书局影印本 | 残存202册 |

## 二、辑佚与史书

中国的史书有所谓的正史、杂史等诸多类体，征引资料十分广泛丰富，特别是唐以前所修诸史皆保存着大量的佚文，宋、元、明所修史书保存佚文也多。仅以“正史”为例，本纪、世家、列传多收诏令、奏疏、文赋、词藻之类，诸志也每每征引古语，所以尤是辑佚的重要依据。

先秦史籍《世本》，世久亡佚，自南宋高似孙以来，明清辑《世本》者有十数家之多。《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司马迁作《史记》，确实利用了《世本》，故后世辑《世本》者无不取资《史记》。王谟《世本·序录》云：“要知此书本极断烂，易致混淆，转写多误，尤难厘正。今所抄辑，率据《史记》，与《正义》、《索隐》参互考订”。司马迁《史记》并不曾明言征用《世本》，因为自“刘向校正之后，才有《世本》这一种书名出现”[①]，而刘向校定《世本》一书的底本，如《谱牒》、《五帝系牒》、《世记》、《列封》、《史记》、《功令》、《世家》等篇名，却多次提到，所以，班彪才说司马迁删据《世本》等书作《史记》[②]，班固才说司马迁“宗《世本》”。所以后世辑《世本》者利用《史记》是必然的。

《史记》中还保存了古代的诗歌。如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伯夷、叔齐的《采薇歌》（载《史记·伯夷列传》）等，都因载于《史记》而得以流传至今。刘邦《大风歌》，当时必是朝野抄诵，然世无传者，唯见《史记·高祖本纪》有载：

---

① 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② 原文见《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

十二年(前195)十月，高祖已击(英)布军会甀，布走，令别将追之。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若无《史记》书载，如此豪放雄迈之诗后世何以得见？其他如战国荆轲的《易水歌》，见载于《战国策·燕策》；东汉梁鸿的《五噫歌》，见载于《后汉书》本传。

诸葛亮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前出师表》，历代传诵不绝，实乃上乘佳作，其文《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之一字不漏，被后人辑入《诸葛亮集》。至于史书中遗存的诏令、奏议、表文、书名之类就更多了。严可均辑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采自《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及南北朝诸史者颇多。

史书征引古语，往往是经过史家润色的，特别是一些对话，并非完全是原文，甚至就是口语，此也是初事辑佚者当知之事。如《史记》卷四三记载赵朔之妻将儿子放在绔中时有几句祈祷语：

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

这12个字，一是凝炼优雅，是标准的书面语言，明显是经过史家润色之语。灭门之灾即在眼前，赵妻说出的话绝不会如此凝炼优雅。二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赵家宗族如果灭亡，你就哭；如不亡，你就别出声”，这分明是一句口语。可是严可均却辑入《全上古三代文》，认定是说话人的作品，并标名氏，此乃未必合适。

今传《诸葛亮集》中有一篇《隆中对》，原在《三国志》本传中是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对刘备讲的一番话，十分精采，后人作为诸葛亮的一篇佚文辑出，编入集中，其未必是诸葛氏的原文，但由此也可看出史书深受辑佚者的重视。

## 三、辑佚与总集

总集是与“别集”相对而言，其分有二：一种是汇集历代多人多种文体而成，始创于晋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流传至今的则以南朝梁人萧统的《文选》为最古。一种是汇录多人同一体裁的作品而成，始创于《诗经》和《尚书》，其他传世久远、部头较大者如南朝陈人徐陵的《玉台新咏》10 卷、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100 卷、南宋·赵闻礼编的词总集《阳春白雪》8 卷、元人杨朝英编的散曲总集《阳春白雪》10 卷等，而宋代官修的《文苑英华》1000 卷、《太平广记》500 卷，最为宏规巨帙。

由于总集是汇编众家作品而成，其中某一家的“别集”亡佚，此人的佚文佚诗就借总集得以保存，这是极浅显易明的道理。所以总集是辑佚书、诗、文、小说、词曲等的重要资料来源。而地方性的总集如《宛雅》、《四明文献》等、专题专类如《唐大诏令集》、《梅苑》之类的总集，保存的佚诗、佚文也多。

唐以前别集原本见存者唯有阮籍、嵇康、陆云、陶潜、鲍照、江淹六家，然其中又多有散佚漏缺；蔡邕集乃宋人重编，其余现在流传的汉、魏、六朝别集，自董仲舒、扬雄、东方朔、曹植、徐陵、庾信等 24 家，皆明人辑佚之本。这些辑本，除取资于类书、史传之外，多辑录于各类总集。总集以唐宋及前编的最为珍贵，元明时编的也大有益于辑佚。有关总集的情况，可参见潘树广编著

的《古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1] 一书。

需要说明的是，自清代以来，《全唐诗》、《全唐文》、《全唐五代词》、《全金元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宋词》《全元散曲》以及正在编辑陆续出版的《全宋诗》《全宋文》等，基本包括了古代重要诗文总集的内容。当然，清以来的所谓诸《全》，也颇有遗漏和误收。

## 四、辑佚与地志

地志又称"志乘"、"图经"，有专志（山、水、寺、院等）、地方志和一统志之分。仅就地方志而言，有省、州、府、县、乡之分，它广泛而详密地记录了一方的建置、沿革、区域、山川、形势、关隘、古迹、寺观、物产、田赋、灾异、风俗、职官、人物、碑石、艺文等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和诗赋文章，被视为"博物之书"（司马光语），"一方之全书"（章学诚语）。近人瞿宣颖在《方志考稿·序文》[2] 中把方志的功用归纳为六点，其三是：

> 遗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方为纲有所统摄。

章学诚在《方志立三书议》中说：

> 凡欲经记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英华）》之体而作文征。

①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大公报》社 1930 年版。

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①]

方志以一地一域为限，记人记事追古溯源，文必有据，言必有托，又设“艺文”一门，势必保存一些古代遗文、遗诗。清代方志学又分为新派、旧派。旧派主张“无一语不出于人”，大致循朱彝尊《日下旧闻》之例，搜辑旧文，排比资料，注明出处，显示“述而不作”的宗旨。这种志例古已有之，保存的佚文更为丰富。《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太平寰宇记》提要说：“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祐《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所以来新夏先生在《方志学概论》[②] 中论述旧方志的作用时说：

旧方志中的艺文、金石、古迹等类目中，著录了大量当地人撰写或与当地有关的诗文、书目、题名、碑刻、民歌、谣谚等。这部分的内容往往种类繁多，数量惊人，其中不少具有珍贵价值，可以补正史和流行诗文集的不足，可以作为研究古代文化艺术的资料。如从方志中可以找到《全唐诗》未曾收入的唐人作品，可以找到许多历史人物在本地留下的零星题咏、散失诗文、书画刻石等，为各类研究提供佐证。

这里谈的是方志中保存着大量的文化艺术资料，但他正好说出了方志在辑佚中的作用。如胡道静先生所辑《沈括诗词辑存》，收沈氏集外诗词凡 58 首，翻查图书凡 27 种，其中地志 13 种，占辑佚用书之半。利用地志进行辑佚，戴南海先生在《校勘学概论

① 《文史通义》卷六《外篇一》

②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辑佚》[1] 中言之颇周，他认为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从未刊行过的佚文佚诗，唯方志中见存。《朝邑县后志》中有顾亭林《寄王仲复先生书》一文，为顾氏集外之文；《常州府志》、《余姚县志》等有高明《华孝子故址记》、《余姚州筑城志》等佚文4篇，唯见于地方志；冯梦龙《寿宁待志》中收录其未刊行的诗8首；《（开庆）四明续志》中收载南宋宰相吴潜诗词多达339首之巨，"皆世所未见"者。清人法式善从各地方志中辑录明人诗作并加以汇编，如仅从《山西通志》中就辑得康海诗5首、吕柟诗6首、刘定之诗3首、刘龙诗25首、张以诚诗2首；从《四川通志》和《长宁县志》分别辑得周洪谟诗4首和19首，在参与编《全唐文》时他也曾利用过方志。又如南宋蒋祈《陶记》一文，是记述瓷都景德镇窑业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世界最早的瓷器论著，可从未单独刊行，唯见《（康熙）浮梁县志》、《饶州府志》、《江西通志》载录。

二是一些亡佚之书的佚文，也借地志得以保存。如宋《太平寰宇记》"征引繁富，多南宋所未见本"，仅亡佚地志就有晋《太康土地志》、南朝梁人顾野王《舆地记》、唐人李泰《括地志》等百余种。又如宋人史弥坚编纂的《嘉定镇江志》22卷，保存着唐人孙处玄《润州图经》、《祥符镇江图经》、《润州类集》、《京口集》等佚书多种，虽"零圭碎璧，尤可宝惜"。

有关地志的情况，请参考仓修良先生《方志学通论》[2] 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3]、《中国古方志考》[4]。

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大量地利用地志，其中尤以唐人李

---

[1]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齐鲁书社1990年版。
[3] 中华书局1985年版。
[4] 张国淦著，中华书局1962年版。

吉甫（758—814）的《元和郡县图志》40卷、宋人乐史（930—1007）的《太平寰宇记》193卷、王存（1023—1101）的《元丰九域志》10卷、欧阳忞的《舆地广记》38卷、祝穆的《方舆胜览》70卷、王象之的《舆地纪胜》200卷，《大元一统志》残存40余卷，《明一统志》70卷、明·陈循等的《寰宇通志》119卷等最为珍贵。今存元以上地志约八十余种，皆有益于辑佚，而元以下地方志数千种，于辑佚也不可废。因后世新修地方志多转引旧志，代代相袭，即使旧志亡佚可其曾引录过的更早的资料，往往已被新志转录保存，所以后世新志也不可废，特别是旧志的序、跋皆被新志收录。

## 五、辑佚与古注

古人记事行文著书，文简、字省、事略，加之古字的形、音、义多异于后世，其间又杂有远古方言，更是不易理解，故有注释一家，其名称不一，最早称"故"、"训"、"传"、"说"，后又有"诂"、"注"、"解"、"笺"、"章句"、"义疏"、"集解"、"正义"、"索隐"，"训诂"、"注释"等各种名目，渐成专门的学问，旧称训诂学，今称注释学。

我国对古籍文献的注释，历史非常悠久，先秦时已有之，如《春秋左氏传》。可那时做注释工作的人还不多，也不成系统。到了汉代渐成显学，其时主要是注释儒家经典。汉武帝出于统治的需要，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著作逐渐成为经典，立于学官，设有博士。那时学贵专门，专讲一经，注经的人渐多。到了东汉时，经学大师郑玄遍注群经，注释遂成专门之学，绵延至今不绝。注家既多，异说林立；时间既久，古注难懂，于是又出现了荟萃众家旧注的"集解"、"集注"。在注经风气的影响下，注释的范围不断拓宽，有些学者对史部、子部以

及集部的名著也用工加以注释，其中流传至今、最有名的有四种：南朝宋人裴松之（372—451）《三国志注》65卷，北魏人郦道元（466或472—527）《水经注》40卷，南朝梁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3卷，唐人李善（629—689）《文选注》（另有《文选六臣注》）60卷，号称“四大古注”，最为有名。此外尚有《史记》三家注：南朝宋人裴骃《集解》、唐人司马贞《索隐》、唐人张守节《正义》，唐人颜师古（581—645）《汉书注》，元人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晋人杜预《春秋（左传）经传集解》30卷，三国吴人韦昭《国语注》，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17卷等，皆是传世之名注。

古人注书最大的特征是荟萃众说，博引群书，解说文字之音、义，疏通语句，补充史事，且注明出处。如《三国志注》，征引魏晋著作二百余种，唐修《隋书》时亡佚已四分之三，宋以后已是十不存一。如《水经注》，补述河流水道1 252条，几近《水经》原记137条的10倍，注文20倍于原书，引书达433种，其书今多不传，书中还载录了不少汉魏时期的碑刻。如《文选注》，引书达1 700种左右，以博洽著称，其书今也十不传一，后出的“五臣注”偏重于语词的注释，保存的资料远不及李善注。如《世说新语注》，引书也多达四百余种，其书也多为绝传之书。正是凭借这些古注，才使后人得见久已失传亡佚古籍之涯略。这些古注尤为辑佚家看重，成为辑佚的又一宝山。

辑佚利用古注，早在北宋陈景元辑《相鹤经》时就曾借重《文选注》，南宋王应麟辑郑玄《易注》、《三家诗考》就以古注为主要依据，高似孙辑《古世本》主要取材于《春秋左氏传》疏。到了清代，姚之骃、惠栋以下众家事辑佚者，无不以古注为大宗。今人辑佚也注重古注，然其间仍有许多佚文被遗漏，如逯钦立先生辑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三国志·蜀书·谯周传》注有一首李通的佚诗，即不见于逯辑。

## 六、辑佚与字书

字书旧属经部，以其用于经文注音、释义、析形之故也。今存以《尔雅》、《说文解字》为最古，其解释字的形、音、义往往引录旧文为说。其中保存资料以《玉篇》、《经典释文》、《一切经音义》最为丰富。

《玉篇》原30卷，残存4卷，南朝梁人顾野王（519—581）撰。原本收字16 917个，释字以音、义为主，于《说文解字》多有增补，每字之先注反切，再引群书以训诂，解说颇详。宋以后流行的《重修玉篇》，是宋人陈彭年等重修，又称《大广益会玉篇》，收字虽多，注释较简。清末黎庶昌从日本得唐写本《玉篇》4卷，刻人《古逸丛书》，其数仅存原书十之二三，可它征引的古籍今多不传，故从事辑佚者更注重残存原本《玉篇》。

《经典释文》30卷，唐人陆德明（556—627）撰。是书所取有《易》、《书》、《诗》、《三礼》、《三传》、《孝经》、《论语》、《尔雅》及《老子》、《庄子》，书中征引汉、魏、六朝音切凡230余家，兼载诸儒训诂，考证各本文字异同。征载诸书大部分都已失传，佚文佚注往往赖此得存。

《一切经音义》（又称《大藏音义》）100卷，唐人（释）慧琳撰。前此，唐贞观年间，（释）玄应曾撰有一部《一切经音义》（又称《众经音义》、《玄应音义》）25卷，注释佛经450部许，引古书甚多，除佛经不计外尚达百余种，其中大部分已经失传，如郑玄《尚书注》、《论语注》，贾逵《春秋左传注》，孙炎《尔雅注》以及《苍颉篇》、《字林》、《声类》、《通俗文》、《文字指归》等等，都是久已失传的古书。慧琳在玄应的基础上，共注释佛经约1 300部，5 700余卷，包括了《开元释教录》入藏的全部佛经。凡佛经的前人旧注一并收人，未经注释的佛经自为之注，历时20余

年，征引极其宏富，所引之书十不传二。

清人任大椿辑《小学钩沈》，就是以这些字书为主。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从这些字书中也多有收获。所以，古字书也是辑佚者必采之书。

## 七、辑佚与杂抄

杂抄，或称杂纂，是摘录古书的某些资料，或类编而分类不如类书严格细密，摘录资料多信手而成，注明出处，故与类书难相区分；或节抄图书又仍保留原书之名，然删节过甚，只存精言轶事，颇类今天读书摘录笔记。其要者如《意林》、《群书治要》、《元和姓纂》、《太平广记》、《仕学规范》、《类说》、《事实类苑》等。

《群书治要》原50卷，今存47卷，唐人魏征（580—643）等奉敕编。是书国内久佚，今传本为为晚清时从日本抄回。这是一部记古今兴衰、治国要略之书，以备皇帝阅览。所载不事修辞，专主治要，凡关于政术、劝戒者，无不汇而辑录。既采旧籍，也取唐初善政良策，其中书文多与传世者不同，且多为亡佚之书。如《晋书》2卷，是唐《晋书》尚未编修以前的18家《晋书》之旧本。其他如"桓谭《新论》、崔寔《政要论》、仲长统《昌言》、袁准《正书》、蒋济《万机论》、桓范《政要论》，近多不传，亦藉此以存其梗概。洵（诚）初唐古籍也"[①]。有《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本。由于是书清末方出，故清人辑佚基本没用是书。

《意林》5卷，唐人马总编。是书采先秦以来71家之言而成，每家多者十余句，少者仅一二句。所采诸子今多不传者，惟赖此书得存梗概，传于今者如《老子》、《庄子》、《管子》、《列子》等诸家，也多与今本不同。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本，已非

① 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二。

原旧，颇有缺佚。清人辑补缺佚之作有：周广业辑《逸文》1卷，李遇孙辑《补》2卷，孙星华辑《拾遗》、张海鹏辑《补遗》各一卷。

《元和姓纂》10卷，唐人林宝撰。是书久已散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抄出。这是一部专门论姓氏起源的书，乃据本于《世本》、《风俗通》、《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诸书，皆详注出处，不传于今者，多赖此得保存。

《太平广记》500卷，宋人李昉等奉敕撰。这是一部汇集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之类而成的分类故事总集。引书凡475种，皆注明出处，其中传于今者仅235种，且多为明人辑刊之本。有1961年中华书局校点本。是书或视为类书，凡分92大类，约1 500余小目。民国间邓嗣编有《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

《类说》60卷，宋人曾慥编。是书采录汉代以来笔记小说而成，略仿《意林》，每一书各摘录原文，取其奇丽之语，仍存原书名于条首。采录汉魏以来百家小说凡261种，其间多有不传于今者，赖是书略得保存。有《四库全书》本。

《绀珠集》13卷，旧题宋人朱胜非编。是书与《类说》相类，取笔记小说凡137种。有《四库全书》本。

古人辑佚，早在北宋陈景元辑《相鹤经》时，就曾利用《意林》，明清人辑子部佚书也多取资此书。而《太平广记》、《类说》更是辑古佚小说之渊薮，鲁迅辑《古小说钩沈》，于《太平广记》颇有采获。

## 八、辑佚与金石

金石一类的书籍，种类繁多，实与“总集”相似。清人王昶(1724—1806)《金石萃编》160卷，搜罗最备，收录三代至辽、金

及宋末石刻文1 500余件，按时代编次，摹录原文，间加训释，保存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常为辑汇散佚者所采摭。其他如方履篯《金石萃编补正》4卷、王言《金石萃编补略》2卷、陆耀遹《金石续编》21卷、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130卷，皆为补续《萃编》之作。近人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铭集释》12卷，提供碑石文也多。

清人辑编一些大型诗文总集，就注意到从金石文中网罗散佚之篇。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辑录金石文222篇，绝对数量虽然不多，但其价值却极高。如《全秦文》所录李斯《泰山刻石》一文，严氏据刘跂《泰山篆谱》、《绛帖》本和李处巽重摹本与《史记·秦始皇本纪》相校勘，发现诸多异同，为功于史不小，对古文字学的研究也极有价值。《全唐文》也收录了一些金石文。

今人尤重视金石文的搜辑，这其中包括古文字学家和史学家。如《全辽文》的辑汇，由于辽朝的禁书令甚严，凡将辽书传入中原者处死，又不许私家刻书，故辽朝书籍少有流传，至元代修《辽史》时就深感文献不足，故而书成仓卒，一朝人物典制不足具见；其有国长达300余年之文，清末曾有王仁俊《辽文萃》、缪荃孙《辽文存》为之辑汇，所得仅7卷、6卷；民国辑拾漏佚者又有黄任恒《辽文补录》1卷，罗福颐又成《续拾》2卷、《补遗》1卷，今人陈述汇合诸家而增补之，成《辽文汇》12卷，后又校补成《全辽文》13卷[1]，是为迄今辑汇辽朝之文最全最多者，而综观诸家都不得不致力于金石文的辑佚。在《全辽文》中碑石散佚之文占有很大的比例，此乃辑汇散佚也。

---

[1] 中华书局1982年版。

## 九、辑佚与书目

古籍书目一类，于辑佚尤为重要，其作用主要有二端：一是考查书之存佚，佚书之书名、篇卷、作者姓名、历代流传、前人辑本及查寻保存佚文的图书等，此端前已述及，第十一章第一、二节中也将有涉，兹不赘述。二是“辑录佚书之目”类型的辑佚，固然要利用各种类型的图书，可古籍书目一类的图书必是大宗，而从中所得也最多。如今人张固也的《新唐书艺文志补》，征引利用各类图书约 210 种，其中书目类书占约 80 种；辑录绝大部分是唐人佚书，凡 1 638 种，其中约十之七得于书目。所以，古籍书目也是辑佚所要利用的重要文献。

## 十、辑佚与同类书

辑佚除利用上述诸种类型的古籍图书外，还必须注意取资欲辑之佚书的同类型图书。如所辑是地志类之佚书，必须注意利用现存的地志书；所辑是小说类之佚书，必须注意利用现存古小说书；所辑是经部诸书，必须注意利用现存的古经书注；所辑是诗话类之佚书，必须注意利用现存的诗话书；所辑是小学、医药之佚书，必须注意利用现存的字书、医书；所辑是戏曲之佚书，必须注意利用现存的有关戏曲文献；所辑是诗、文别集、总集之佚篇，必须注意利用现存的诗、文类书。

从这一角度讲，从事某一部、一类佚书的辑佚，其同类型的图书文献就是其搜辑佚文的最基本文献，是其最主要的资料源之一，切不可顾彼失此。

此外，石窟秘藏、出土佚书、海外保存的佚书，对旧有的诗、文总集而言，它们都具有辑补漏佚的作用；考古新发现而刊载于

杂志上的金石文，对旧有的别集、总集、残缺之书而言，它们更是辑拾漏佚、辑汇散佚、辑补缺佚的珍贵资料。

# 第十一章　佚文献的考究

所谓佚文献的考究即考证和研究，就是对佚书、佚文、佚篇的深层整理和研究。现存的古籍文献需要考证，陈垣先生有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① 而佚文献较现存的古文献疑惑、舛误更多，尤需考证。在整个辑佚活动中，佚文献的考究是学术性最强的工作，是属于较高层次的辑佚活动的工作内容，其中也有一些技术方法问题。

## 第一节　考究的原则途径

### 一、考究的基本原则

考究佚文献，概括说来就是"广集资料，鉴别真伪，究明正

① 《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序录》。

诂，分类归纳"[1]，具体说来考究应坚持如下六条基本原则：

1. 求真，即对辑录的佚文要辨别真伪，莫将彼书之文误作此书之佚文；莫将彼人之作误为此人之作；莫将非佚文、佚篇误作佚文、佚篇。有些佚文、佚篇，保存它的图书虽然明标为某书、某人之文，一般说来大多没有问题，但也时有舛误。凡此之类，皆应辨别，去伪存真。

2. 求实，即考究问题要详实可靠，言之有据，证之博恰，不用孤证，不妄下断言。

3. 求博，即考证搜集资料要广博，穷搜博采，而使用资料要精，从需要出发，不可逞奇炫博。

4. 求当，即考究问题要适当，当考则考，当深考则深考，不当考则不考，既要避免疏略又要避免泛泛，既要避免肤浅又要避免烦琐，分清轻重难易，一味泛考深究无意义。

5. 求法，即考究问题要遵循成法，要循守校勘、辨伪等诸考证之法，尤其是辑佚之法。前后体例要统一，统一即法。

6. 求简，即考究问题要简明扼要，言简意赅，不可枝蔓拖沓，要使用学界公认的名词术语。

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保证考究工作的质量，实现考究的目的，取得较好的辑本。

## 二、考究的基本方法

在佚文的考究过程中，古籍的各种整理研究的方法、古史研究的方法无不经用，表现出明显的综合性特征，故而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有言："考证之学跟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之学有密切关联。它们离不开考证的方法，但不通这

[1]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1 页。

些学问，也难以做到取材博、用材精、训释正、类例明，从而有正确的考据。可以说，考据之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目录、版本等文献之学的综合运用，而考据的方法又是文献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时所不可少的。”[1] 此说极符合实际。总结以往的辑佚工作，对佚文献的考究最常用的方法，有两个方面：

一是从文献的学科角度来分析：

1. 目录学的方法。目录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最重要的途径，就辑佚而言，佚文献的流传、相关的文献等问题的考究，多凭借目录学的方法来完成。

2. 版本学的方法。版本是发现古籍文献的差异、比较异同的重要途径，就辑佚而言，佚文献的文字、内容等问题的考究，首先是利用版本学的方法来实现的。

3. 校勘学的方法，校勘是古籍整理的最基本的方法，就辑佚而言，对佚文的校勘尤不可免，尤为重要，也尤为烦琐。

4. 辨伪学的方法。辨伪是古籍研究的特殊方法之一，就辑佚而言，佚书、佚文真伪的考辨至关重要。

5. 注释学的方法。注释是古籍整理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之一，就辑佚而言，对佚文的疑点、异点、难点的注释疏通势在必然。

6. 史源学的方法。溯源是史料研究的特殊方法之一，就辑佚而言，对某些佚文的渊源的追溯性研究势不可免。

7. 考据学的方法。考据是与义理之学相对而言，它并非是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如前所述，它是诸多研究方法的综合和延伸，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注释、史源等方法本身就含有考据的内容，这些方法的展开或深层展开就是考据。就辑佚而言，对佚文献的深层追求就是考据。所以，愈追求高层次的辑本与考据的关系就愈密切。

---

[1]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2 页。

二是从考据形式上分析，可相对分为：书证、物证、理证。

1. 书证，即以文献典籍的资料作为考究的证据。其又相对分为内证、外证二途。内证，又称为“本证”，即在考证某书时而以本书内的资料作为考究的证据，就辑佚而言，它包括两种图书，一是以本佚书内的前后佚文、互见佚文为证，二是以保存某条佚文的图书之内的资料为证。

外证，即以本证以外的图书资料作为考究的证据。就辑佚而言，它包括各种异书的资料，可以不同佚书间的佚文相互为证，如《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之间相互比勘辨证。可以现存的相关图书资料作为佚文考究的证据，如考究《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的文字、内容，可以范晔《后汉书》的相关部分为证。

书证就是以同书、异书间内容重叠或相关的部分，相互为证。这是考究使用最多的方法，特别是对秦汉以后的佚文献，书证是考究的最基本的形式。

2. 物证，即以书证以外的考古发掘、各种器物、金石铭文、甲骨刻辞、简牍帛书、山川古迹、天文星象等与佚文的记载相互比勘、验证，从中寻求证据，辨正异误，可补书证资料之不足，特别是对先秦佚文献和有关先秦史事的佚文献的考究，此法尤为重要。此法必须注意，作为物证的实物的真伪和年代、铭文立定的准确、山川古迹的时代变迁、天象推测的科学等等，否则会以误证误，甚至会以非证是。

3. 理证，即“凡无证而以理推之者，谓之理证”。[①] 理证是以学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知识积累为基础，来推论疑惑，指出是非。此法风险较大，即便是公认的大学者也难免有所失误，所以一般不可轻易使用，特别青年学者不宜采用，否则会使佚文的考究变成了假说或瞎说。

---

①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

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种考证方法很难截然分开，往往是综合运用。就辑佚而言，并非事事皆需亲作考究，要注意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学界公认的定论和名家的结论，但注意不要迷信权威，更不能生吞活剥、囫囵吞枣。

## 三、考究的基本途径

佚文献考究的基本途径和步骤，一般说来主要有：问题的发现（或提出）、考证资料的搜集、资料的分析综合、问题的究明释正。

**1. 问题的发现或提出**

问题的类型有：一是辑佚中自然存在的问题，即佚书共同存在的客观要素，其包括书名、作者、体例、流传四项。二是从文献构成的元素——字、词、句来分析，有脱、衍、倒、讹四类。三是从文献的内容分析，有异、疑、惑、误（伪）四类。

问题发现或提出的途径有：一是在佚文审视阅读中发现的问题，这主要靠辑佚者的学术素养、知识积累、读书阅历。二是在文献相互比较中发现的问题，"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三是在研究考证中发现的新问题。四是辑佚中自然存在的问题（即"类型"一）。

**2. 考证资料的搜集**

资料包括书证、物证资料。广泛占有各种相关的资料，是一切考究的基础。清代著名考据家王鸣盛在记述他的考证工作时说："恒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既读，亦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雠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之文书，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

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1] 王氏的考证取材范围之广由此可知，所以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3. 资料的分析综合**

将搜集到的资料相互比照鉴别、综合分析，并与佚文相对照，即王鸣盛所谓“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参伍错综”，朱熹有较为准确精恰的解释：“错综自是两事。错者，杂而互之也。综者，条而理之也。参伍、错综，又各自是一事。参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简而疏。错综，所以极之，其治之也繁而密。”[2] 其意为，“参伍”即连类排比，意在对照会通，故而较为简单疏略；“错综”即综合分析，意在辨别判断，故而较为复杂缜密。

**4. 问题的考辨释正**

从资料出发，异者考之，疑者辨之，惑者释之，误者正之。或改正，或补缀，或校记，或注释，或按语，方式方法有异，而考究之理法则同，最终要落实到文字上，写在辑本中。

## 第二节 佚书考究的意义

为了确保辑佚工作的有效进行和辑本的质量，首先就应对所辑佚书的书名、体例、成书时间、篇卷、流传、作者及后人的研究、论述等有关情况，尽可能地做一番考证和研究，它不仅直接影响着佚文的搜辑，也关乎佚文的整理和考证。所以，对佚文献有关情况的考究是高质量、高层次的辑佚必不可缺的工作，研究考察得愈深入细致，愈详实真确，佚文搜辑、考究进行的就愈明

---

① 《十七史商榷》自序。

② 《朱文公文集》卷五四《答王伯丰》。

确、顺利，辑本的质量水平就可能愈高。

## 一、作者的考究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1] 辑佚更是如此。考察研究佚书作者的字号别称、生卒年代、籍贯、家世、仕历年代、师徒交游、平生著述等，这对辑佚工作的实施（佚文的搜集和整理）、辑佚成果的总结（总编成书）都是有意义的。

**1. 字号别名在辑佚中的作用**

古人除本名外，还有别名，还有字、号，还有谥号、室号，还有官爵、地望等，这些在古籍中都可称谓其人。研究考证清楚佚文献作者的名、字、号等各种称谓，在辑佚工作中是有一定作用的。

古之图书同名异书（即书名同而作者不同）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不搞清作者别名异称，往往会将一书误作"同名异书"。如鲁迅先生在辑《会稽记》时，所见征引或作"孔灵符《会稽记》"，或作"孔晔《会稽记》"，或作"孔皋《会稽记》"，鲁迅认为三者实为同一书，其在《孔灵符〈会稽记〉序》考辨曰：

> 孔灵符《会稽记》，《隋书·经籍志》及新、旧《唐·志》皆不著录。《宋书·孔季恭传》云：季恭，山阴人；弟灵符……。诸书所引《会稽记》，或云"孔灵符"，或云"孔晔"。"晔"当是灵符之名。如"射的请"一条，《御览》引作"灵符"，《寰宇记》引作"晔"，而文辞无甚异，知为一人。《艺文类聚》引或作"孔皋"，则"曅"（晔异体）字传写之误。[2]

[1] 《孟子·万章下》。

[2] 《会稽郡故书杂录集·孔灵符〈会稽记〉序》。

从而避免了把一书误辑作二书、三书的错误。

**2. 生卒年代在辑佚中的作用**

刊刻、传抄古籍常见有将后人补续、传注的内容与原书、正文相混的现象，后人征引或沿袭其误，或又增新误，原书既佚已不可见，然其佚文所记有涉时间可考者，若在作者生卒年代之外，特别是佚文所记为作者卒年之后事，是佚文定非作者所作。如《太平御览》或称引“王隐《晋书》”者，这种现象便间有之。

**3. 籍贯、仕历、行迹在辑佚中的作用**

古人行迹所致，常有题记、吟咏之作，特别是显官名士之作，考其行迹所及的地方志中、其家乡的地方志中常保存其佚文。故于作者籍贯、寄居、行迹所及也不可无考。

**4. 交游、师徒在辑佚中的作用**

古人与亲友、同窗、师生间常有唱合、相互题记等一类的文字往来，往往见于彼之著作中；又如先师之佚文常见于弟子著作中。故于作者之交游、师徒、同窗、同僚等，也不可无考。

相关著作在辑佚中的作用：与作者相关的著作有五：一是与作者生平家事有关的著作，如作者的史传、碑传、年谱、家族谱之类。二是与作者有交往者的现存著作及其年谱、家传、家谱等（及上所述）。三是作者的其他著作。四是足迹所至之地的方志。五是其后人的著作。这都是佚文搜集的范围。

如朱熹《康塘三瑞堂记》、《康塘百琴楼歌》两篇佚文，均见于《康塘洪氏族谱》，今朱熹文集《晦庵集》（《四库》本）、《晦庵先生朱文正文集》（《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本）及《朱熹佚文辑考》[1] 皆漏佚不载。据龚剑锋考证：朱熹与康塘（原属浙江遂安，后并入淳安）洪志曾（名廷佑，行三十二）及其儿子有不解

① 束景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之缘，洪志曾尝新建洪氏宗祠“三瑞堂”，其父又建有“百琴楼”，朱熹曾数赴康塘，并为之写此二篇，而后被载入《康塘洪氏宗谱》，故世不传知也[①]，遂成集外佚文，惟《洪氏族谱》载录。

## 二、书名的考究

古籍的书名，本有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的现象，给辑佚工作带来许多麻烦，稍有不慎便会徒增讹误。故辑佚对佚书之书名，必须特别当心，且不可望“名”生义。

**1. 同书异名现象对辑佚的影响**

同书异名，即同一种书有不同的书名。古籍的封面、牌记、卷端、书口所题书名往往有异，不同抄本、版本题名有异；或不同书目著录的标准、版本不同而致异；或不同时代、著者据引时所见版本不同而致异；或称引、转引时任意省称、妄改、误写而致异；或后世传抄、刊刻时又徒增讹误而致异。

如《世本》，唐避太宗李世民讳改作《系本》、《代本》。

如《东观汉记》，汉人习称作《汉记》，《文心雕龙》省称作《东观》，《水经注》征引或作《东观记》。

如《晋书・地道记》，后世称引、载记有《地志》、《地记》、《地理记》、《土地记》等四名。

同书异名现象，常使辑佚者将一书误辑作二书，即便大学者也时有不免。如宋人王中行的《潮州图经》，《宋史・艺文志》著录作“王中行《潮州记》一卷”，《舆地纪胜》引作“《潮阳图经》，郡守常祎序”，《永乐大典》引作《潮州图经》。其实，《潮州图经》、《潮州记》、《潮阳图经》三书实为一书，为郡教授王中行撰、郡守常祎序。然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载之作两种：一作

① 《朱熹、吕祖谦、陈亮诗词文拾遗》，《文献》1994年第1期。

"《潮阳图经》，宋·常祎纂"，一作"《潮州记》，宋·王中行纂"。

于此，若能详加辨识考证，则可避免此类之误。如《南中八郡志》，见诸书所引有：

《南中八郡志》（《唐会要》《御览》《寰宇记》等）

《南中八郡记》（《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南中八群志》（《御览》）

《南中八部志》（《御览》）

《南中八志》（《文选注》）

《南征八郡志》（《初学记》）

《南北八郡志》（《路史》《国名纪》等）

《南中志》（《后汉书》注、《本草纲目》等）

《南中八郡异物志》（《御览》）

王云武依据所辑佚文，于《叙例》中考定认为：诸书同为一书，"并为《南中八郡志》之讹。惟《太平御览》卷二十四引作《南中八郡异物志》，或即此书之全称，因此书所记多为南中物产"。[1]由此可见，辑佚不考究书名是不可以的。

**2. 同名异书现象对辑佚的影响**

同名异书，即书名相同而实非同一书，也即不同作者撰著不同两种或多种图书而书名完全相同。同名异书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或原本即同名异书，或书名相近而后人征引、著录、刊刻时误书、简书、略书、误刻而致同名，或原书亡佚后人伪作仍题旧名而致同名，或后人刊刻或因其他原因妄改书名而致同名，或一书本有异名后人征引、著录、刊刻时所据版本、取据标准不一而致同名等等。胡应麟在《经籍会通（三）》中论之曰：

---

[1] 《云南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6页。

先秦两汉间子书，名同者甚众，盖皆以姓为称故尔。然其书传者甚希，又非文义所急，故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虽博雅之士，或知其二未必知其三、四也。今据刘氏《七略》、郑氏《通志》及《御览》、《元龟》等类书，条载十数类于左，自备忘忽云尔，非示诸大方也。[1]

为见同名异书之繁乱，现取摘胡氏举述之要者如下：

1《孟子》　——邹人孟轲，7篇；—阴阳家，1篇。

2《庄子》　—庄周，52篇；—庄助，4篇；—庄安，1篇。

3《李子》　——李克，3篇；—李悝，32篇；——李良，3篇；—兵家，10篇。

4《孙子》　——道家，16篇；——孙武，82篇；—孙膑，89篇；—孙轸，9篇；又晋孙绰，10篇。

5《公孙子》—公孙尼，——公孙固，—公孙弘，—公孙龙，—公孙发，——公孙浑邪，又《汲冢》有公孙段。

同名异书的现象，常使辑佚者误将彼书为此书，使二书、三书之佚文误辑成一书。更有书名相同，内容相近，古籍征引又不记作者姓名而无从辨识者。如《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家）类，载有《食经》7种，民国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又增补1种：

1《崔氏食经》4卷　　后魏·崔浩

2《食经》14卷　　佚名

3《食经》2卷　　梁有，隋亡。

4《食经》1卷　　齐·刘休。隋亡。

5《四时御食经》1卷　　佚名

6《太官食经》5卷　　梁有，隋亡。

---

[1]《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3页。

7《食经》3卷　　　　□·马　琬

8《淮南王食经》120卷　隋·诸葛颖。见《补》。

后七家《食经》皆佚，辑《食经》佚文者二家，一是元末陶宗仪《说郛》辑本，作“谢讽撰”，一是今人朱祖延辑《崔氏食经》。朱氏于卷首按曰：

> 《隋·志》著录《食经》有五家，俱亡佚。《齐民要术》、《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王桢《农书》诸书引《食经》凡四十余节，所记皆食物制作储藏之法，与崔浩叙《食经》之旨合，殆为《崔氏食经》佚文。[①]

朱氏所辑凡43条，其中多见于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其中有一条“蜀中藏梅法”，见贾书及元人王祯《农书》，然崔浩东武城（今河北清河县境）人，故此条与其《食经·叙》所说不合，且《齐民要术》去时久远，后人多有窜乱。

## 三、流传的考究

佚书的成书年代、流传情况、亡佚时代问题，其对辑佚工作及成果的质量也有一定的影响，辑佚者于此也当着力考究。

佚书的成书年代问题，对辑佚活动的影响有二：一是确定搜集佚文的时间上限，二是考证佚文的真伪。如王隐《晋书》，约成于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后又有所递修，递修本最迟不会晚于穆帝升平（357—361）年间，然《太平御览》载其佚文有记此后之事，据而可断定此佚文定非王隐《晋书》者。

佚书的流传问题，对辑佚活动的影响也不可轻视，如今传范

① 《北魏佚书考》，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

晔《后汉书》原无表、志，南朝梁刘昭注《后汉书》时，取晋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以补配之，今《后汉书》八志30卷即彪所撰，后彪《书》亡佚，然其八志借此得传。清康熙间姚之骃辑《后汉书补逸》时，于此流传情况不查，于司马彪《续汉书》八志的佚文也加辑佚，故《四库全书总目》讥之曰：

> 司马彪《书》虽佚，而章怀太子尝取其十《志》以补范《书》之遗，今《后汉书》内刘昭所著即彪之书。而(姚)之骃不究源流，谓之范《志》，乃别采他书之引司马《志》者录之，字句相同，曾莫之悟。其谬实为最甚。然洪迈博极群书，而作《容斋随笔》亦以司马《志》为范《志》。则其误有所承矣。[1]

诸如此类，也是辑佚者所当知。

佚书亡佚的时代问题，对辑佚的影响也大。如《竹书纪年》，清代学者考定其北宋时已亡佚，遂不信《（今本）竹书纪年》，重为辑佚，取资仅限于北宋及以前图书征引者，余皆不取，定名为《古本竹书纪年》。

## 四、体例的考究

辑佚书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尽量考究其原来体例、篇第，以求还其原貌。所以，辑佚书所得佚文较多者，当尽量考求其原本之体例特点和篇第次序，使佚文的排比更近似原貌。如《东观汉记》，有清代姚之骃、四库馆臣、民国陶栋、今人吴树平四家辑本，姚辑虽早，但其于原书体例、篇第未加详考，凭个人主观臆

[1] 卷五〇《后汉书补逸》提要。

断排次佚文，故《四库全书总目》讥之曰：

> 姚本随文抄录，谬戾百出，且《汉记》目录虽佚，而纪、表、志、传、载记诸体例，《史通》及各书所载，梗概尚一一可寻。姚本不加考证，随意标题，割裂颠倒，不可殚数。[1]

四库馆臣辑本，虽避免了姚本之陋，然其佚文的排比也未尽善，故吴树平先生评之曰：

> 《四库全书》馆馆臣辑集的《东观汉纪》，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馆臣对帝纪、列传、载记部分有关某一人的遗文，不是根据事发生的先后，逐条排比，而是把全部遗文连缀成一篇。在连缀过程中，于所获遗文或增或删，有失原貌。[2]

欲恢复原书旧貌，对辑佚书来说并非易事，有些可考知其体例、篇第之梗概，有些则极不容易，辑佚者当着力考求，特别是所得佚文较多的辑佚书，其原书体例大都可考知梗概。

佚书体例考究的方法和途径：一是可借助前人的研究结论，如报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二是其书在亡佚前得亲见其书者的记述或书目的著录解题。三是查阅作者的传记资料，其中或有记述。四是查阅与作者时代相近、类型相同的图书，其中或有记述。五是根据佚文的记述，其中也可考见原书的体例。

---

[1] 《东观汉记》卷五〇提要。

[2] 《东观汉纪校注·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第三节 佚文真伪的考识

影响辑本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其中有伪文或伪篇。清人既提出："文籍日兴，散无流记，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①] 此乃就辑汇散佚之篇而言，其所谓"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即剔除辑录到的佚文（篇）中的伪作，以确保辑本的可靠性。

### 一、伪文产生的原因

辑佚中的所谓伪文（篇），包括辑本中的下列六种情况：(1) 将彼书之文误为此书之佚文而收入其辑本者。(2) 将彼人之诗文误为此人之诗文而收人其别集及总集此人名下者。(3) 将彼朝代之人之作误为此朝代之人之作而收人断代诗文总集者。(4) 将一书、一人误为两书、两人者。(5) 将托名之伪作误为真作而辑入者。(6) 将佚文中的释文、衍文误为正文而不加区别地收入其辑本者。凡此之类，皆属辑佚中的伪文、伪篇。

总结明清以来的辑佚文献，其伪文、伪篇产生的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客观方面的原因粗略分析起来主要有：

(1) 因佚书同名异书而致伪，即将数书误作一书。

(2) 因佚书同书异名而致伪，即将一书误作两书。

(3) 因作者同名异人而致伪，即将两人误作一人。如晋有两个王澄，一字道深，一字平子，严可均《全晋文》卷二八所收王澄（道深）《与人书》实为另一王澄（平子）之文。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集部·总集类叙。

(4) 因作者同人异名而致伪，即将一人误作两人。

(5) 因同篇作者有异而致伪，即同一篇诗、词、文，而不同的图书记其作者却不同。

(6) 因诗文本是伪作而致伪，即将伪作误为真作。

(7) 因据本窜乱引文而致伪，即辑录所据书版本不佳，保存的佚文已有窜乱或伪误。

(8) 因据书征引不明而致伪，即辑录所据书其征引佚文的出处标识不明确，或有书名、篇名而无作者，或有作者而无书名、篇名，或人名不用正名而用字号，或书名不用全名而用简名，简名又随意书写，前后不统一，或引文起迄不明确，或标识本误等。

主观方面的原因粗略分析起来主要有：

(1) 辑佚者有意作伪而致伪。

(2) 辑佚者不守家法而致伪。

(3) 辑佚者轻信据书而致伪。

(4) 辑佚者贪多不专而致伪。

(5) 辑佚者学力不足而致伪。

(6) 辑佚者辑录疏误而致伪。如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五六有疏勒王《致魏文帝书》一文："金胡瓶欧登于明堂，周鼎潜乎深泉"，注辑自《太平御览》卷七五八，核《御览》原文是："《西域记》曰：疏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瓶二枚，银胡瓶二枚"，在"金胡瓶"的"瓶"字相接的下一行是征引《楚辞》"瓶瓯登于明堂，周鼎潜乎深泉"之文，严可均在抄录时由于一时疏忽，正好在"瓶"字下抄串了行，就成了"《西域记》曰：疏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瓶瓯（误作"欧"）登于明堂，周鼎潜乎深泉"。这样一段文字当其独立存在时，"金胡瓶瓯"以下文字就很容易被理解为是致书中的内容，故而严可均在抄误的前题下再误为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疏勒王《致魏文帝书》。辑佚者的一时疏误，便导致了这一伪文的产生。

当然，除此之外还可能列举一些，但常见的主要的致伪原因大致如此。客观存在的致伪因素，经过辑佚者的主观努力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

## 二、辨识伪文的途径

这里主要探讨客观存在的伪文、伪篇的辨识方法和途径，即客观存在的致伪因素，通过主观的努力来加以避免。上已举列，伪文产生的客观原因有八，其辨识的方法和途径也各不相同，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其最常用的方法和途径有四：

**1. 考据书而识伪**

考据书而识伪，即研究搜辑佚文、佚篇所依据的图书的真伪、流传、版本等，从中辨别其所征引保存的所谓佚文、佚篇的真伪。兹仅举二例。

一是卞孝萱先生辑拾漏佚而成《郑板桥集外词》[①]，曾见到一首题名“板桥居士郑燮”的《贺新凉·七夕词》，载于民国年间上海大德书局印本的《板桥笔记小说》(四卷）卷首，经过考究发现，所谓的《板桥笔记小说》实“乃抄袭唐、宋、明、清至民国之笔记小说（包括翻译小说），拼凑成书。书商托名‘板桥郑燮’，以求畅销。”因此，卞先生“对这首佚词，暂不肯定为郑板桥作品”，故而不收入《郑板桥集外词》中，只是附录于卷末，以备读者参考。此是考究据书真伪而辨识佚文之伪。

二是《北堂书钞》这部类书，是清人辑佚凭据的重要文献，然是书在晚明之前仅有抄本流传，至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始有陈禹谟校刊本行世，可陈氏校是书时，对《书钞》中征引的资料，凡“其书世无传，不复可校者则删，或改引他书”，“如谢承、袁

---

① 《文献》1994年第2期。

松山等《后汉书》则改引范（晔）《（后汉）书》，十八家《晋书》则改引房玄龄《（晋）书》。"[1]，可他"改注文而不改书名。"[2]清代流传的刊本就是陈氏校刊本，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才有孔广陶据传抄宋人旧本校注刊行，方取代陈本。可此前，清人辑佚所据皆为陈本，辑佚者又多不识陈本之弊端，致使其辑本多存伪文。如康熙年间姚之骃所辑司马彪《续汉书》4卷，其卷一中有据陈本《北堂书钞》卷五四"太仆"类所辑"曹褒馇粥"一条佚文，实为陈氏以范晔《后汉书》之文冒充司马彪《续汉书》之文，而姚之骃不识陈本之弊，信以为真，辑入司马彪《续汉书》，遂成伪文。

又如陈本《北堂书钞》卷九一"藉田"类"王沐浴"、"庶众也"、"风气和"3条《国语》贾逵《注》佚文，实皆是陈禹谟以韦昭《注》文冒充贾逵《注》文。清人汪远孙（1794—1836）辑《国语三君注辑本》4卷[3]，不识陈本之弊，将这3条信为真贾注佚文，辑入卷一，遂成伪文。汪远孙著有《国语考异》4卷、《国语发正》21卷，对《国语》的研究不可谓不专，可仍难免有此误，实因其不辨据书之版本流传所致。而汤球辑《九家旧晋书辑本》，已知陈本《书钞》之弊，对《书钞》中的9家晋书之佚文认真辨识，此是考据本特点而辨识佚文之伪。但是，将《九家旧晋书辑本》中辑自《书钞》的佚文与孔本《书钞》、唐《晋书》相比勘，仍有属于唐《晋书》的条文，可见辨识伪文之难。

**2. 考年代而识伪**

考证佚书的成书年代、作者的生卒年代，研究佚文所记的人物、史事、典制的所属年代，将二者相对照，凡佚文所属的年代

---

① 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八。

② 清光绪十四年孔氏校刊《北堂书钞》凡例二。

③ 三君者：东汉·贾逵、吴·虞翻、唐固。

晚于佚书成书、作者在世的年代者，一般可认定为伪。兹举两例。

一是东晋·王隐约卒于354年（穆帝永和十年）前后，其《晋书》约初成于340年（成帝咸康六年）前后，后或有增补。《太平御览》卷一四九引王隐《晋书》有："安僖皇后氏……"之佚文，安僖皇后384—412年在世，王隐根本不可能记述其人其事。所以，《御览》此条所谓王隐《晋书》之佚文定伪无疑。

二是严可均《全梁文》卷四〇中有沈麟士《述祖德碑》一文，辑自清人郑元庆（1660—？）《湖录·金石考》。然后人考是文认为："无论从文章风格上或遣辞用字上，都足以证明不是梁代沈麟士自己的原文。最明显的例证是文中有'诰曰'两字。追封称诰，是赵宋以后的制度，可见依托的时代已在赵宋以后。"[1] 文章风格是软的，而"诰曰"则是硬的。将沈麟士的时代与"诰"制产生的时代相对照，又参证文章风格，便知是文作为沈氏之佚文定伪无疑，其当是宋代以后沈姓之人托名之作。

**3. 考内容而识伪**

特定的佚书、佚篇，其所表达的思想倾向、记述的人物事件、使用的词汇文法、体现的文章风格等无不带其时代特有的印迹和个人特征。凡所辑录的佚文其所表达的与佚书的基本内容及作者的时代主要特征、个人基本风格不相吻合者，皆属可疑，应该认真考证辨识。如《姚郡世守高氏源流总派图》引录有一段佚文：

岳侯高智升，初仕段氏为大布燮。（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命平姚州杨永贤之乱，［大宋］封鄯阐演习，赐爵匡国总事岳侯，旌表。好善好施，开昆明之灵迹，建

---

[1]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

东省东西两寺、双塔寺。[1]

很明显，这段文字记述的是北宋时期云南段氏大理国的历史人物，可《总派图》却记为“事载《白虎通》及《南诏野史》”。《白虎通》是一部汉籍，记诸儒论辩五经之事，这段引文的内容、时代与《白虎通》绝不相涉，所以王叔武先生认为“《白虎通》”当《白古通》之讹。此是辨内容而识其伪之一例。

因书名相近、相同而致伪的现象，在辑佚中最常见。书名相近或相同而其内容相远者还容易辨识，而有些书名、内容皆相近、相同的古佚书，其佚文真伪的辨识就颇为不易。如刘歆《七略》与阮孝绪《七录》，同为书目类之佚书，书名也极相近，因而导致严可均、马国翰两家的《七略》辑本中杂人了《七录》的文字。张舜徽先生曾指斥道：

> 自来辑《别录》、《七略》者……其显见者约有二失，一曰误以原书之文为刘氏叙录语也。……二曰误以近似之书为刘氏《七略》也。《史记正义》引阮氏《七录》，通行本往往误为《七略》，并有称阮孝绪《七略》者。[2]

又如《隋书·经籍志》、《初学记》及《周书》等载有：

《西京杂记》2卷　见《隋志》史部·旧事篇，不著撰人。传本或题汉·刘歆，或题晋·葛洪撰。

《西京记》3卷　见《隋志》史部·地理篇，不著撰人。

《西京记》3卷　后周·河东薛寘　见《周书》卷三八《薛寘传》。

---

① 据《白古通记》辑本转引，197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古佚书钞》本第69页。

② 《广校雠略》卷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8页。

按：疑与上为一书。

《西京记》 北魏·崔鸿 见《初学记》卷六称引。

今人朱祖延在《北魏佚书考》中辑有崔鸿《西京记》佚文 7 条，分见于《初学记》3 条、《太平寰宇记》1 条、《长安志》1 条、《白氏六帖》2 条，除见于《初学记》卷六的“吐谷浑观垫江源”一条明标“崔鸿《西京记》”外，余皆仅标书名而无作者；又除《初学记》3 条外，余所记皆为汉代故事，其中见于《太平寰宇记》的“梁孝王好宫室园苑之乐”一条，与传本《西京杂记》所记文字稍异，所以很难说这些佚文就是所谓的“崔鸿《西京记》”之佚文。崔鸿是否有《西京记》一书也是问题。仅见于《初学记》的所谓崔鸿（271？—525?）《西京记》：“吐谷浑观垫江源”一段文字，与北齐人魏收（506—572）于天宝五年（554）成书的《魏书·吐谷浑传》所记稍有省文或删节，其事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或《西秦》等录似当有涉，而史书并未记载崔鸿有《西京记》一书，所以《初学记》引录的所谓“崔鸿《西京记》”，或为《西凉》或《西秦》传写之讹也未可知。另外，北周孝闵帝时（557 年）的薛寘《西京记》所记的内容与所谓的崔鸿《西京记》所记的内容大致相类。总之，《北魏佚书考》所辑的《西京记》7 条佚文，绝非尽是崔鸿之文，但要辨识清楚也确非易事。

**4. 考同异而识伪**

辑录佚文、佚篇时，常有文同书异、篇同人异的现象，其中必有真有伪。凡此之类，皆应注意辨识，此即考同异而识伪。

文同书异，即同属一条佚文而有两种以上图书征引，征引诸书所记出处——佚书之名却有异。凡此之类，既有同书异名者，也有书名抄刻之讹者，也有异书先后沿袭转述者。如上举“梁孝王好宫室园苑之乐”之文，《太平寰宇记》作《西京记》，又见于《西京杂记》，此《西京记》当是《西京杂记》传写之讹。又如上举“吐谷浑观垫江源”一条，《初学记》称见于崔鸿《西京记》，又

见于魏收《魏书》，也当见于崔浩始修、崔鸿续修的《魏书》。兹再举一例：曹操命杨修释说《曹娥碑》"黄娟幼妇，外孙韲臼"之文的故事，《学林》、《草堂诗笺》、《类林杂说》、《琱玉集》引注出于晋人裴启《裴子语林》，而《说郛》所记故事略同，可杨修却变成了弥衡，称见于萧梁人殷芸《小说》。一般说来，《裴子语林》成书在先，《小说》成书在后，当是《小说》转述《语林》，但也有可能二者各有源出。

篇同人异，即同一篇佚诗、词、文而见于两种以上图书载录，载录诸书所记作者姓名却有异。凡此之类，既有同人异名者，也有人名传抄刊刻致讹者，更多的则是有意作伪所致，特别是明代以来所见。如唐圭璋辑编的《全宋词》，于每位词家词作之后多附有"存目词"，所列皆属此类，仅柳永名下"存目词"就多达17首，一一指明何书作柳永词，实为何人词及依据[1]。又如曾枣庄先生所撰《三苏文校理札记》一文[2]，其中指出孔繁礼校点辑补本《苏轼文集》中"疑伪互见之文"凡25篇，如《飓风赋》、《思子台赋并引》二文，既见《苏轼文集》卷一，又见苏轼（1036—1101）之子苏过（字叔党，1072—1123）的《斜川集》卷四。曾先生根据《宋史·苏过传》及晁说之（1059—1129）《苏叔党墓志铭》所记："有《斜川集》20卷，其《思子台赋》、《飓风赋》则早行于世"，认为兹二篇赋入《苏轼文集》则属伪篇，当删。此乃有确凿的文献依据可证者，然此类并非都能有实证。如《苏轼文集》卷十收有《讲田友直字叙》一文，又见于黄庭坚（1045—1105）《山谷内集》卷一六，题作《田益字序》。二者必有一伪，然无文献依据确定孰真孰伪。曾先生认为：一是《苏集》源自明末茅维刊75卷本，茅刊本收文最多而间有伪篇；《山谷内集》源自宋乾道刊本《豫章

① 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重编本册一第55页。

② 《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

黄先生文集》，实为“《内集》，庭坚之甥洪炎所编，即庭坚手定之内篇，所谓退听堂本”[1]。从版本学角度推测，是文当属黄氏。二是苏、黄二集所载文字稍异：

> 黄《集》：韩城田益，字迁之。黄庭坚以谓（其字）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田子曰：“益者三友，何独取诸此？”庭坚曰：“夫友直者，三言之长也。”
>
> 苏《集》：（以上同）更之曰“友直”。或曰：“益者三友，何独取诸此？”某曰：“夫直者，刚者之长也。”

苏轼文称黄庭坚多用其字“鲁直”，很少直呼其名，此中却直书“黄庭坚”，可疑一也。黄《集》“田子曰”、“庭坚曰”，苏《集》作“或曰”、“某曰”，此改易之痕，可疑二也。黄《集》题作《田益字序》，而苏轼文避其祖父苏序之名讳而不用“序”字，往往改用“叙”、“引”字，可疑三也。所以，曾枣庄先生疑此文当属黄庭坚之作。

辑佚中的辨伪，比辨别伪书更难，故辑佚文献中常有伪文，辑佚者尤当谨慎对待。

## 第四节　佚文文字的校理

古籍文献在长期的辗转传抄、刊刻过程中，文字、语句难免产生各种差异舛误，严重地影响了文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于是

---

[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山谷内集》提要。

校勘之业应运而生，成为古籍整理的首要工作。而辑录的佚文较之一般古籍的差异舛误更甚，校勘尤在必行，也更为复杂。所以，佚文的校勘既要运用一般古籍校勘的常法，也有其特殊的校理方式方法。

## 一、佚文校勘的常法

佚文校勘的常法是指佚文的校勘与一般古籍的校勘运用相同的正常的方法。自清代以来，凡属古籍文字校正方面的工作，专称为校勘。

**1. 校勘的内容**

古籍文字上的差异舛误很多，可相对分为脱、衍、倒、误，也是校勘所要考究的主要内容。

脱文，即抄刻时脱漏的文字或文句，简称为“脱”，又称为“夺”。古人又以“郭公夏五”指代脱文，其源于《春秋》一书的两处典型的脱文事例：一是桓公十四年“夏五，郑伯使其弟来盟”，“夏五”下显脱一“月”字；二是庄公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郭公。”“郭公”下显有脱文。脱文多者可达数十字，甚至上百字。凡此，皆补之。

衍文，即抄刻时衍生增多的文字、文句。一般说来，可能有大段的脱文，很少有大段的衍文，但古籍中往往有注文被误作正文者，这时衍文的字数或较多。凡此，皆去之。

倒文，即在抄刻时文字的位置颠倒，简称为“倒”。倒文常见上下两字颠倒，如“子弟”、“起兵”被写成“弟子”、“兵起”。偶而也有上、下两句颠倒，前后简册书页错位。凡此，皆正之。

讹文，即在抄刻时文字被写错，又称“误字”、“讹字”，简称为“讹”、“误”。古人又以“鲁鱼帝（虚）虎”、“鲁鱼亥豕”指代讹文，分别源于《抱朴子·遐览》：“书三写，鱼成鲁、帝（虚）成

虎”，《吕氏春秋·察传》：“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至晋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讹文形成的原因，前人总结有：形近而误，音近而误，分字（将一字分作二字）而误，合字（将二字作一字）而误，脱半（简册上的字剥落剩半）而误。凡此，皆订之。

**2. 校勘的方法**

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一书中，在总结清人校勘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归纳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法。

1. 对校，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处，则注于其旁”。此法就是同书不同版本间的相互对比。就辑佚而言，此法有二：一是互见佚文的对校。此类在下面列专节详述。二是保存佚文的图书不同版本佚文的对校，如《水经注》有《永乐大典》本、朱谋玮、全祖望、戴震、赵一清等校本，其保存《竹书纪年》的佚文有：

> 梁惠成王十三年，郑厘侯使许息来致地：平丘、户牖、首垣诸邑及郑驰地。我取枳道，与郑鹿。[1]

其中的“十三年”或作“十一年”、“驰地”或作“驰道”。在校勘的四种方法中，对校法最简便，纯属机械操作，其主旨在于校异同，不在校是非。以往的辑佚本能做到“对校”的并不多。

2. 本校，即“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

3. 他校，即“以他书校本书”。

---

① 《水经》卷五《河水注》，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9 页。

4. 理校，即据理推测正误。

就辑佚而言，本校、他校、理校已属历史考证的范畴，将在下节专论。

## 二、互见佚文的校理

古人征引图书，往往随意删节或改窜，各家征引、转引时删节改窜自不相同，后在传抄、刊刻中又增新误。所以同一条佚文，或见于二种以上图书同时征引，或见于同一图书前后征引者，其文字或略有差异，语句或长短不一，文句内容或差异甚大。对这种现象，不同的辑佚者处理的技术方法是不同的。一般说来，根据差异的大小，前人有六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1. 异同并存法**

所谓异同并存法，即诸书所见同一条佚文，无论同异一并照录。如方诗铭所辑《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即如此，其《夏纪》"以鼋为梁"一条佚文，在《广韵》、《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事类赋》、《通鉴外纪》等8种图书中互见凡13次之多，皆一并录存[1]。《辑证・序例・四》说：

> 今从观古堂（叶德辉）辑佚书之例，直钞原书，各条归各条，独立户头，不相合并。庶可见各所引之原貌，于异同之中尚可略寻荀（勖）、和（峤）本及束晰本之痕迹。

**2. 删重校异法**

所谓删重校异法，即互见佚文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个别文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0页。

字、语句略有差异，辑佚者一般选择最先征引者或保存佚文比较完善者为底本，其余重见诸家皆不录存，但将诸家文字、语句之异者以校注的方法保存在辑本中。其校异保存的方法有二：

一是以随文夹注的方式说明其文字、语句之差异、改补。古之刻本多用此方式。

二是在每条佚文之末（或页下）以校记、注释、案语的方式说明其差异、改补。

**3. 从善缀合法**

所谓从善缀合法，即互见佚文各家征引均有脱漏、删节，但可根据上下文义将几家保存的佚文缀合为一。如严可均在《全晋文》卷七一所辑皇甫谧《让征聘表》，此文并见于《晋书·皇甫谧传》、《艺文类聚》卷三七、《太平御览》卷七四〇，三家各有删节，而文字互有异同。其中《晋书》本传保存此文较完整，但校以《艺术类聚》所引，知本传所载尚有两处删节，严可均根据上下文义将两家所存合而为一，其表如下：

> 臣以尪弊……称寿阙外。伏自惟忖，瓶瓠琐器，实非瑚琏之求，稊稗之贱，不中粢盛之用。而小人无良……久浊清流。臣闻邹子一叹，霜为之降，杞妻一感，城为大崩。以臣况之，乃知精诚不可以贱致，古人言为虚也。

严可均以《晋书》所载为底本，又据《艺文类聚》所载补入61字。这种缀合法在辑佚中并不是个别现象，只应用一定的方式加以标识，如用“[ ]”“（ ）”“【 】”等符号以示区别。对这种现象，吴树平先生在其《东观汉记校注·叙例·七》中说：

> 一条文字往往有几处引征，详略不一，文字正误情

况也不尽同，凡遇这种情况时，则取其详者。如果详略相同，则取其文字无错讹或错讹较少者。如果凡处引征的文字都有一些不足之处，笔者则把几条文字汇为一条，这种辑录（缀合）方法在全书中并不多见。

#### 4. 异者存异法

所谓“异者存异”法，即诸家征引的互见佚文虽是同一段文字，但诸家删节、改窜差异较大，非“校异法”所能说清，用“缀合法”也实难定其先后，只能诸家并存。如后汉杜林的《奏谏从梁统增科禁》的佚文，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杜林传》俱有保存，然两家征引差异甚大，今引录如下：

袁宏《后汉纪》作：夫人情挫辱，则节义之心损，刑网繁密，则苟免之行生。圣帝明王知其如此，故深识远虑，动居其厚。故汤去三面之网，易著三驱之义，所以德刑参，而示民有耻。汉德宽厚，民无二心，军士左袒，乐为刘氏，多恩之所致也。至其后世，不能以德而勤于法，故有吹毛求疵，诋欺无限。桃李之馈，集以成事。于是家无全行，国无廉夫，上下相遁，法不能止，而仁义之风替矣。陛下览得失之要，深知其原，故破觚

范晔《后汉书》作：夫人情挫辱，则节义之风损，法防繁多，则苟免之行兴。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知远虑，动居其厚，不务多辟。周之五刑，不过三千。大汉初兴，详览失得，故破矩为圆，斫彫为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网，海内欢欣，人怀宽德。及至其后，渐以滋章，吹毛求疵，诋欺无限。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藏，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故国无廉士，家

| | |
|---|---|
| 为圆，建为斫析。法简易遵，网疏易从，海内颂政，不胜其喜。宜如旧制。（见卷六） | 无完行，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弊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见《杜林传》，又见《通典》卷一六六） |

故而严可均在《全后汉文》中两并存之，一一照录，以待来者考定之。此法与“异同并存法”之差别是，并存法是不论异同而一照录并存，此法是只限于“异”之大者。

**5. 疑者存疑法**

所谓“疑者存疑”法，即对那些古书征引虽然明标为某书、某人之文，实非或疑其非本书（或本作者）之佚文，但一时又难以考定其真伪者（或可定其伪者），则在辑本中以一定的方式保留存疑，以备来者参考或后再误辑。如鲁迅先生在其所辑《虞预〈会稽典录〉序》中说：

> 今搜辑逸文，尚得七十二人，略依时代次第，析为二卷。有虑非本书者，别为存疑一篇，附于末。[1]

又如王叔武先生在其所辑明代陆氏（佚名）《滇纪·叙例》中说：

> 《滇云历年传》所引的《滇记》，所记为历史制度，既非《滇载记》（一名《滇记》，杨慎著。）之文，也不类本书，或系袁氏（懋功）《滇纪》（也佚）之文亦未可知。今以陆、袁二氏之书体例不可考，未能遽断《历年传》所

① 《会稽郡故书杂集》中第二种。

> 引是那一种，谨以‘存疑’之目附于编末，以备参考。[1]

故王先生将见于《滇云历年传》的四条佚文，以“存疑”的方式附存于篇末。

**6. 残缺增补法**

所谓残缺增补法，即对那些首尾残缺、不成句子、中间有明显脱字的佚文，则根据其他现存资料或上下文义，来增加一定的文字、语句，使之语义相通，意思连贯。《东观汉记校注·叙例·九》云：

> 有的古注……有时引《东观汉记》，仅一两字或一言半语，为了使文义明白，辑录时则参考范晔《后汉书》作了一些增补，具体情况都在校注中说明。即使笔者增补不当，读者也可根据校注提供的情况加以纠正。

增补法一般说来其技术处理方法有二：

一是小字夹入法。如《旧五代史》辑本就是采用此法，其《凡例》说：

> 《后妃列传》，《永乐大典》中惟《周·后妃传》全帙俱存，余多残缺，今采《五代会要》、《通鉴》、《契丹国志》、《北梦琐言》诸书以补其缺，用双行分注，不与本文相混也。

这样会使故事、文义更完整，但使用不好会使佚文与增补文相混。

---

① 《云南古佚书钞》中第14种。

二是括注法。如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对那些首尾不完备的佚文，则采用方括号的方式为之补文，使之意思明确。又如《北堂书钞》卷七四保存了谢承《后汉书》中有关王龚之子王畅的一条佚文，然其佚文中并无“王畅”字样，在《书钞》特定的上下文环境中则知为王畅之事，但辑出后脱离这一特定环境，若不补字则所述文义不明，故周天游先生辑本为之补文作：

〔畅〕拜南阳太守，下车振厉威风。

此增补一“畅”字，并注明所补“畅”字之依据和出处。总之，增补法的使用应特别慎重，并要做到两点：（1）要注明依据和出处，（2）在抄写刊印中必须采用一定的方式加以区别，而括号法最宜提倡。

## 第五节　佚文内容的考证

任何时代、作者的古籍图书文献，在成书之时就可能存在诸多失误舛异，在流传过程中又会产生种种错讹，而佚文献的佚文尤甚。其中许多问题非雠校所能解决，故有学者认为：对古籍文献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史实是第二级”①。就辑佚而言，在佚文文字校理的基础上，还要对佚文所记载的内容、史实等的可靠性、完整性做出尽可能符合实际的证明。

① 《古史辨》第四册《顾颉刚先生序》。

## 一、内容考证的要点

从原则上讲，对佚文中非校理所能解决的歧异矛盾、错讹舛误、记载欠明、疑惑不解等处，应认真审察，广泛取证，仔细斟酌，逐一辨明。同时，对一些重要的史事、观点、典故、语汇而又不易理解或鲜为人知者，也要注意考释疏通。其切入点为考异、考疑、考误、考惑，考缺。

异者，即佚文与其他文献记载的差异之点。疑者，即佚文中的可疑之点。误者即佚文中的讹误之点。惑者，即佚文中的迷惑不解之点。缺者，即佚文中缺略不详之点。佚文内容的考究，应主要着眼于如下六个方面：

1. 数字。古籍文献中的数字差异性最大，而在流传过程中也最容易产生讹误。所以，对佚文中的各种数字，特别是一些关键数字，应严格注意核查。

2. 时空，即时间和空间。时间含年号、甲子、王年和表示时间的数字。空间含政区、山川、城邑、驿塞等。时间和空间是人类历史的定位因素，文献在记载或流传过程中常有差异、讹误，一字之差误，会差之千里，误之百年。所以，对佚文中的时、空应格外留心。

3. 人名。古代人名的称谓颇为复杂，在文献中同人异名，同名异人的现象较为常见，一字之别会使一人成为二人或二人成为一人。所以，对佚文中出现的人名及用字不可掉以轻心，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人名及用字。

4. 典制。各朝代的典章制度，前后既有承袭也有改革创新，而各家书写多有省略，常常疑惑不明。所以，对佚文中记述的或关涉到典章制度之处应注意查证。

5. 事件。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一定的时间、空间、人物和演

变过程、结局，而不同的图书文献记述常有差异，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很多问题。所以，对佚文记述的历史事件应尽可能参照其他图书文献中的重叠或相关资料，以发现佚文记载上的问题，进而也可订正他书之误。

6. 专用名，如书名、篇名、官名、部族名、器物名、星象名等。古籍文献中出现的专用名时常有误，所以对佚文中的各类专用名也要注意。

此外，像各种成语典故、学术用语等专用之语也要留意。总之，佚文中的一切都可能成为考证的对象。

## 二、内容考证的意义

佚文内容考证的意义，概括说来就是提高辑本的质量，使其在历史、学术、文化研究中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具体说来其意义有四：

一是增强辑本内容的可靠性。无论辑自何类、何时的图书文献中的佚文，大都存在许多非雠校所能解决的讹误及舛异之处。要提高佚文的利用价值，必须对佚文中的讹误、舛异之处尽可能加以考订辨正。如《晋书·束晰传》有："益干启位，启杀之"，语出《竹书纪年》。对这一史事，是禹"传天下于益"，还是"益干启位"，很久以来，文献记述就各有异辞。《战国策·燕策一》：

> 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之略同。《孟子·万章上》：

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史记·夏本纪》记之略同。后世多宗此说，以为是禹之子启干益位且杀益，以为《纪年》等书所记为"妄"。故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三云："《竹书纪年》载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盖列国之史，异说如此。"此即《韩非子·显学》篇所认识到的：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

其意是说：儒家、墨家由于政治思想不同，他们都论说尧舜而各取所需，所以很难断定谁真谁假；不经过核实考证就轻易断定谁真谁假，这是愚昧不明；在不能断定（谁真谁假的情况下）就引以为据，这是诬枉不实。早在二千多年前，人们就认识到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是需要考证的，而佚文的可靠性尤需考证。

二是增强辑本内容的完整性。见于现存文献记述的内容不仅时有舛异，而且某一史事仅就一种文献的记载往往也不甚完整，那么见于诸种图书文献征引的零散佚文就更欠完整。要提高辑本佚文的使用参考价值，必须对佚文所记述的零碎不甚完整的内容尽可能加以考证明白，以方便一般学者的利用。如见于《水经·涑水注》的一条《竹书纪年》的佚文：

齐师逐郑太子齿奔城张阳南郑。

由于记述欠完整，不知所云，且《水经注》各种版本的文字也有异，故历来众说纷纭。清人林春溥《竹书纪年补证》卷四引郑环之说，以为：

“齐”乃“晋”之讹，“逐”乃“送”之讹，“齿”乃“兰”之讹，“奔”乃“于”之讹，即《左传·僖公三十年》所记晋文公围郑，纳公子兰事。

时在郑文公四十三年（公元前630年）。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十系于晋献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53年），以为：

“齐师”即伐郑之师，“太子齿”即世子华也。“华”、“齿”二字形似，故误。……据《左传（僖公七年）》：是年春，齐人伐郑；夏，郑杀申侯以说于齐；秋，盟于宁母，郑伯使太子华听命于会，华谓齐侯：若去泄氏、孔氏、子人氏，我以郑为内臣。齐侯将许之，管仲斥言子华之奸，使无列于会，子华由是得罪于郑。盖齐桓因管仲之言，恶华之为人，逐之，不使在会。华知其言已泄，难以复国，乃奔于晋之张城，又徙于秦之南郑，卒且归郑而婴戮也。[1]

时在郑文公二十年（公元前653年）。对林、雷两家之说，方诗铭

---

[1] 以上两条引文皆据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转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

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认为：二家“皆属猜拟之辞，未足取信。疑《涞水注》所引文有讹舛”。此可以说明，由于佚文记事之不完整，要考明其本事有时是很困难的。就这条佚文来说，如果不能考明其本事，这条佚文便无法利用，辑等于没辑。所以，对佚文内容的考证尤显必要。

三是增强辑本内容的明确性。见存的零散佚文不仅时有舛误、记事不完整，而且其中也时有冷僻难以理解的典故等，使佚文的内容变得扑朔迷离，直接影响了对佚文内容的理解。要扫除辑本佚文中的阅读障碍，必须对其冷僻难以理解的地方加以考证疏通，以方便一般学者对佚文的理解和利用。如见于《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的一条《竹书纪年》的佚文：

> 汤有七名而九征。

“七名”、“九征”，是这段佚文的核心内容，可一般人很难知晓，故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征》考释疏通说：

> 汤有“七名”，古有此说，《金楼子·兴王篇》云：“（成汤）凡有七号，一名姓生，二云履长，三云鼎肚，四云天成，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七云成汤。”或出纬书，不尽可信。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云：“……今汤名可知者，汤（卜辞作唐）、太乙、履三名而已。”（页 35）《孟子·滕文公下》：“（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帝王世纪》：“（成汤）凡二十七征，而德施于诸侯。”《广弘明集》卷十一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所云：“汤凡九征二十七战”，则综合《纪年》、《世纪》之文。所谓“九征”、“十一征”、“二十七征”，皆言其征伐之频繁。《（汲冢纪年）存真》一一为之从典籍勾稽“九征”之名，

以征蒿、有洛、豕韦、顾、昆吾、夏、三朡当之，而以“余二征未详”，似泥。[1]

正是通过这样的考证疏通，其冷僻难以理解的典故得以明确，这段佚文的内容也就明确了，利用起来也就方便了。

四是增加辑本的史料性。见存佚文记事往往都很简略，缺少系统性，有些相关史料可以补其未备。要提高辑本的利用价值，必须对记事较为简单粗略的佚文尽可能做一些史料的考证增补，以利于人们的参考使用。如见于《永乐大典》卷一三三五二的一条《旧五代史·梁书·元贞张皇后》传的佚文：

元贞皇后张氏，乾化中追谥。

这段佚文凡11字，所记过于简略，实不足以反映张氏的人生过程，故邵晋涵在《旧五代史》辑本此条下考证增补：

案《五代会要》：太祖皇后张氏早崩，开平二年，追封贤妃，至乾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追册曰元贞皇后。又，《北梦琐言》云：梁祖魏国夫人张氏，砀山富室女，父蕤，曾为宋州刺史。……又案《五代会要》所载，内职有梁太祖昭仪陈氏、昭容李氏，欧阳《史》（欧阳修《新五代史》）并见《家人传》。[2]

正是通考这样的考证增补，丰富了辑本的内容，大大地提高了辑本的参考价值。

---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② 《旧五代史》卷一一，中华书局1976年校点本册一第156页。

# 附录一

## 据《永乐大典》辑本书目四种

一、本附录包括四种书目：一是《〈四库全书〉中‘〈大典〉本’书目》，二是《〈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中‘〈大典〉本’书目》，三是《〈四库〉馆臣辑自〈大典〉之散见书目》（略），四是《古今私家据〈大典〉辑出之书目》。

二、本目编辑主要参考下列几种书目资料：

1. 清·孙冯翼《四库全书辑永乐大典书目》，《辽海丛书》本。

2. 清·缪荃孙《四库著录、存目记大典本书目》，见《艺风堂续集》卷四《永乐大典考》。

3. 赵万里《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见1929年《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二卷二、三期合刊（《大典》专号）。

4. 民国·郝庆柏《永乐大典书目考》四卷，《辽海丛书》本。

5. 民国·郭伯恭《永乐大典内辑出佚书目一览表》，见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永乐大典考》。

6. 曹书杰《四库全书中大典本辑目》，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第2期。

7. 张忱石《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书目》，见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永乐大典史话》（附录一）。

三、在各家书目以外又搜集到若干种近年出版的新辑本。但近年来参用《大典》者较多，限于知见，难尽其全。

# 一、《四库全书》中"大典本"书目

〔说明〕1."类属"为在《四库全书总目》各部中的类属。

2."页码"为在《四库全书总目》1965年中华书局影印本中之页码。

## 经部：

凡71种，其中《总目》不标明《大典本》者1种，未佚者6种，残存者1种，据《大典》校补者8种。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易一 | 周易口诀义 | 6 | 唐·史征 | 4上 | |
| 易二 | 温公易说 | 6 | 宋·司马光 | 5下 | |
| | 易学辨惑 | 1 | 宋·邵伯温 | 6下 | 存,见《邵康节外纪》。 |
| | 读易详说 | 10 | 宋·李光 | 8上 | |
| 易三 | 周易窥余 | 15 | 宋·郑刚中 | 9上 | |
| | 易变体义 | 12 | 宋·都絜 | 10上 | |
| | 易原 | 8 | 宋·程大昌 | 11上 | |
| | 易说 | 4 | 宋·赵善誉 | 13下 | |
| | 易传灯 | 4 | 宋·徐总干 | 15上 | |
| | 厚斋易学 | 52 | 宋·冯椅 | 15中 | 附录2卷。 |
| | 易象意言 | 1 | 宋·蔡渊 | 17中 | |
| | 周易详解 | 16 | 宋·李杞 | 19上 | |
| | 读易举要 | 4 | 宋·俞琬 | 20下 | |
| | 周易象义 | 16 | 宋·丁易东 | 21上 | 存残宋本1卷。 |
| 易四 | 易纂言外翼 | 8 | 元·吴澄 | 23上 | |
| | 易精蕴大义 | 12 | 元·解蒙 | 26上 | |
| | 易学变通 | 6 | 元·曾贯 | 26上 | |
| 易附录 | 乾坤凿度 | 2 | 汉·郑玄注 | 46上 | 存,有明刊本。 |
| | 周易乾凿度 | 2 | 汉·郑玄注 | 46中 | 据校补。 |
| | 易纬稽览图 | 2 | 汉·郑玄注 | 46中 | |
| | 易纬辨终备 | 1 | 汉·郑玄注 | 46下 | |
| | 易纬通卦验 | 2 | 汉·郑玄注 | 46下 | |
| | 易纬乾元序制记 | 1 | 汉·郑玄注 | 47上 | |
| | 易纬是类谋 | 1 | 汉·郑玄注 | 47中 | |
| | 易纬坤灵图 | 1 | 汉·郑玄注 | 47中 | |
| 书一 | 洪范口义 | 2 | 宋·胡瑗 | 90上 | |
| | (尚书全解) | 40 | 宋·林之奇 | 90中 | 校补,未标《大典》本。 |

| 类　属 | 书　　名 | 卷数 | 作　　者 | 页　码 | 备　　注 |
|---|---|---|---|---|---|
| | 禹贡指南 | 4 | 宋・毛　晃 | 91 上 | |
| | 禹贡山川地理图 | 2 | 宋・程大昌 | 91 中 | 存,陆心源有题跋。 |
| | 尚书讲义 | 20 | 宋・史　浩 | 91 下 | |
| | 尚书详解 | 26 | 宋・夏　僎 | 92 上 | 据校补。 |
| | 禹贡说断 | 4 | 宋・傅　寅 | 92 中 | 据校补。 |
| | 五诰解 | 4 | 宋・杨　简 | 93 上 | |
| | 絜斋家塾书钞 | 12 | 宋・袁　燮 | 93 中 | |
| | 尚书精义 | 50 | 宋・黄　伦 | 94 上 | |
| | 融堂书解 | 20 | 宋・钱　时 | 94 下 | |
| | 洪范统一 | 1 | 宋・赵善湘 | 95 上 | |
| 诗　一 | 慈湖诗传 | 20 | 宋・杨　简 | 123 中 | |
| | 续吕氏家塾读诗记 | 3 | 宋・戴　溪 | 124 中 | |
| | 絜斋毛诗经筵讲义 | 4 | 宋・袁　燮 | 124 中 | |
| | 毛诗讲义 | 12 | 宋・林　岊 | 124 下 | |
| 诗　二 | 诗缵绪 | 18 | 元・刘玉汝 | 128 上 | |
| 礼　一 | 周官新义 | 16 | 宋・王安石 | 149 下 | 附《考工记解》为郑宗颜辑王说。 |
| | 周官总义 | 30 | 宋・易　祓 | 152 上 | |
| | 周官集传 | 16 | 元・毛应龙 | 153 中 | |
| 礼　二 | 仪礼识误 | 3 | 宋・张　淳 | 159 上 | |
| 礼　三 | 仪礼集释 | 30 | 宋・李如圭 | 159 中 | |
| | 仪礼释宫 | 1 | 宋・李如圭 | 159 下 | 存,误入《朱子文集》。 |
| | 月令解 | 12 | 宋・张　虙 | 169 上 | 据校改。 |
| 春秋一 | 春秋释例 | 15 | 晋・杜　预 | 212 上 | |
| 春秋二 | 春秋传说例 | 1 | 宋・刘　敞 | 216 上 | |
| | 春秋辨疑 | 4 | 宋・萧　楚 | 217 上 | 存,陆心源有《校误》1 卷。 |
| | 春秋经解 | 12 | 宋・崔子方 | 217 中 | |
| | 春秋例要 | 1 | 宋・崔子方 | 218 上 | |
| | 春秋通训 | 6 | 宋・张大亨 | 218 中 | |
| | 春秋考 | 16 | 宋・叶梦得 | 218 下 | |
| | 春秋谳 | 22 | 宋・叶梦得 | 219 上 | 左 10,公 6,谷 6。 |
| | 春秋集注 | 40 | 宋・高　闶 | 220 上 | |
| | 春秋左氏传续说 | 12 | 宋・吕祖谦 | 221 上 | |
| | 春秋讲义 | 4 | 宋・戴　溪 | 222 中 | |
| | 春秋说 | 30 | 宋・洪咨夔 | 223 下 | |
| 春秋三 | 春秋三传辨疑 | 20 | 元・程端学 | 226 下 | 据校补。 |
| 春秋附录 | 春秋繁露 | 17 | 汉・董仲舒 | 244 上 | 据校补。 |
| 孝经一 | 孝经述注 | 1 | 明・项　霦 | 265 下 | |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四书一 | 尊孟辨、续辨、别录 | 6 | 宋·余允文 | 293 中 | 卷数分别为 3、2、1。 |
| | 蒙斋中庸讲义 | 4 | 宋·袁　甫 | 296 上 | |
| 乐　一 | 琴谱 | 6 | 元·熊朋来 | 322 中 | |
| | 韶舞九成乐补 | 1 | 元·余　载 | 323 上 | |
| | 律吕成书 | 2 | 元·刘　瑾 | 323 中 | |
| 小学一 | 方言 | 13 | 汉·扬　雄 | 339 下 | 晋·郭璞注。据校补。 |
| 小学三 | 切韵指掌图 | 2 | 宋·司马光 | 359 中 | 附《检例》一卷。存，有影宋旧抄本。 |

**史部**：凡 42 种(别出 1 种未计)，其中《总目》不标《大典》本者 1 种，据《大典》校补者 7 种，残存者 3 种，未佚者 3 种。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正史二 | 旧五代史 | 150 | 宋·薛居正 | 411 上 | 又目录 2 卷。 |
| | 五代史记纂误 | 3 | 宋·吴　缜 | 412 上 | |
| 编年一 | 中兴小记 | 40 | 宋·熊　克 | 423 中 | |
| | 续资治通鉴长编 | 520 | 宋·李　焘 | 423 下 | 据补神、哲两朝。 |
| |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 200 | 宋·李心传 | 426 上 | |
| | 两汉年纪 | 30 | 宋·王益之 | 426 下 | |
| | 两朝纲目备要 | 16 | 宋·佚　名 | 427 上 | 存，有影宋本。 |
| 别史一 | 东观汉记 | 24 | 汉·刘珍等 | 446 中 | 此辑兼用大典校补旧辑。 |
| | 续后汉书 | 90 | 元·郝　经 | 451 上 | |
| 杂史一 | 咸淳遗事 | 2 | 宋·佚　名 | 465 中 | |
| | 大金吊伐录 | 4 | 金·佚　名 | 465 中 | 存，有影抄金刊本。 |
| | 汝南遗事 | 4 | 元·王　鹗 | 465 下 | |
| 奏议一 | 谠论集 | 5 | 宋·陈次升 | 496 下 | |
| 传记一 | 魏郑公谏续录 | 2 | 元·翟思忠 | 516 中 | |
| | 庆元党禁 | 1 | 宋·沧州樵叟 | 520 下 | |
| | 京口耆旧传 | 9 | 宋·佚　名 | 521 下 | |
| 传记二 | 唐才子传 | 8 | 元·辛文房 | 523 上 | 存，日本复归 10 卷本。 |
| 载记一 | 邺中记 | 1 | 晋·陆　翙 | 584 上 | |
| | 蛮书 | 10 | 唐·樊　绰 | 584 下 | |
| | 江南余载 | 2 | 宋·郑文宝 | 586 中 | |
| 地理二 | 水经注 | 40 | 后魏·郦道元 | 610 上 | 据校补并自序一篇。 |
| | 河防通议 | 2 | 元·沙克什 | 611 下 | |
| | 治河图略 | 1 | 元·王　喜 | 611 下 | |
| 地理三 | 岭表录异 | 3 | 唐·刘　恂 | 623 中 | |
| | 岭外代答 | 10 | 宋·周去非 | 625 中 | |
| | 吴中旧事 | 1 | 元·陆友仁 | 626 中 | 据校补。 |
| 地理四 | 河朔访古记 | 2 | 元·纳　新 | 629 中 | |
| | 诸蕃志 | 2 | 宋·赵汝适 | 631 上 | |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 --- | --- | --- | --- | --- |
| 职官一 | 麟台故事 | 5 | 宋·程俱 | 682下 | 据校补。 |
| | 南宋馆阁录、续录 | 10 | 宋·陈骙 | 683中 | 据校补。下同。 |
| | (南宋馆阁续录) | 10 | 宋·佚名 | | 与上一帙,提要也一。 |
| | 州县提纲 | 4 | 宋·陈襄 | 686下 | |
| 政书一 | 宋朝事实 | 20 | 宋·李攸 | 694下 | |
| 政书二 | 汉官旧仪、补遗 | 2 | 汉·卫宏 | 701下 | 仪、补各1卷。 |
| | 大金德运图说 | 1 | 金·官修 | 703上 | |
| | 庙学典礼 | 6 | 佚名 | 703中 | |
| | 熬波图 | 1 | 元·陈椿 | 709中 | |
| | (营造法式) | 34 | 宋·李诫 | 712下 | 据补20余图,然不作《大典》本。 |
| 目录一 | 崇文总目 | 12 | 宋·王尧臣 | 728中 | |
| | 直斋书录解题 | 22 | 宋·陈振孙 | 730中 | 存元刻残本。 |
| 目录二 | 宝刻类编 | 8 | 宋·佚名 | 738上 | 存宋抄残本。 |
| 史评一 | 经幄管见 | 4 | 宋·曹彦约 | 753上 | |
| | 旧闻证误 | 4 | 宋·李心传 | 754上 | 存宋刻残本。 |

**子部**:凡102种(别出四种未计),其中未佚者30种,据《大典》校补者10种。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 --- | --- | --- | --- | --- |
| 儒一 | 傅子 | 1 | 晋·傅玄 | 773下 | |
| | 帝范 | 4 | 唐·太宗 | 774下 | 存,原本由日本复归。 |
| 儒二 | 儒言 | 1 | 宋·晁说之 | 779上 | 存,有明刊本。 |
| | 省心杂言 | 1 | 宋·李邦献 | 779下 | |
| | 袁氏世范 | 3 | 宋·袁采 | 780中 | 据校。 |
| | 戒子通录 | 8 | 宋·刘清之 | 782中 | |
| | 知言 | 6 | 宋·胡宏 | 782中 | 附录一卷。存,明刊本。 |
| | 明本释 | 3 | 宋·刘荀 | 782下 | |
| | 少仪外传 | 2 | 宋·吕祖谦 | 783上 | |
| | 项氏家说 | 10 | 宋·项世安 | 786上 | |
| | 准斋杂说 | 2 | 宋·吴如愚 | 787上 | |
| | 朱子读书法 | 4 | 宋·张洪等 | 788中 | |
| | 家山图书 | 1 | 宋·佚名 | 788中 | |
| 兵一 | 守城录 | 4 | 宋·陈规等 | 839上 | 作者汤玮。存,原本。 |
| 法一 | 折狱龟鉴 | 8 | 宋·郑克 | 849上 | 据补。 |
| 农一 | 农桑辑要 | 7 | 元·官修 | 852下 | 存,有明刊本。 |
| | 农桑衣食撮要 | 2 | 元·鲁明善 | 853上 | 存,有元刊本。 |
| | 农书 | 22 | 元·王祯 | 853上 | 据校改。 |
| 医一 | 颅顖经 | 2 | 宋·佚名 | 860中 | |
| | 博济方 | 5 | 宋·王衮 | 861上 | |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 苏沈良方 | 8 | 宋·苏轼等 | 861 中 | 沈括。存,明刊、旧抄。 |
| | 脚气治法总要 | 2 | 宋·董 汲 | 861 下 | |
| | 旅舍备要方 | 1 | 宋·董 汲 | 862 上 | |
| | 伤寒微旨 | 2 | 宋·韩祗和 | 862 下 | |
| | 全生指迷方 | 4 | 宋·王 贶 | 864 上 | |
| | 卫生十全方 | 3 | 宋·夏 德 | 865 上 | |
| | (奇疾方) | 1 | 宋·夏 德 | | 与上同帙,提要也一。 |
| | 卫济宝书 | 2 | 宋·东轩居士 | 865 下 | |
| | 太医局程文 | 9 | 宋·佚 名 | 866 中 | |
| | 产育宝庆方 | 2 | 宋·郭稽中 | 867 上 | |
| | 集验背疽方 | 1 | 宋·李 迅 | 867 中 | |
| | 济生方 | 8 | 宋·严用和 | 867 中 | 存,由日本复归。 |
| | 产宝诸方 | 1 | 宋·佚 名 | 867 下 | |
| | 急救仙方 | 6 | 宋·佚 名 | 868 中 | 存,有道藏、传抄本。 |
| 医 二 | 瑞竹堂经验方 | 5 | 元·沙图穆苏 | 870 下 | 存,有明刊足本 15 卷。 |
| 天算一 | 周髀算经 | 2 | 汉·赵婴注 | 891 中 | 存,有影宋本。 |
| | (周髀算经音义) | 1 | 唐·李 籍 | | 与上同帙,提要也一。 |
| 天算二 | 原本革象新书 | 5 | 元·赵友钦 | 892 下 | 钱大昕称见元刊本。 |
| | 九章算术 | 9 | 晋·刘徽等注 | 902 下 | 存,有影宋本。 |
| | 孙子算经 | 3 | 唐·李淳风注 | 903 上 | 存,有影宋本。 |
| | 海岛算经 | 1 | 晋·刘 徽 | 903 下 | 李淳风注。 |
| | 五曹算经 | 5 | 北周·甄鸾注 | 903 下 | 存,有影宋本。 |
| | 夏侯阳算经 | 3 | □·夏侯阳 | 904 上 | 存,有影宋本。 |
| | 五经算术 | 2 | 北周·甄鸾注 | 904 中 | 作者佚名。 |
| | 数学九章 | 18 | 宋·秦九韶 | 905 下 | 存,有明抄、清刻本。 |
| | 益古演段 | 3 | 元·李 治 | 906 下 | |
| 术数一 | 皇极经世索隐 | 2 | 宋·张行成 | 916 上 | |
| |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 | 9 | 宋·张行成 | 916 中 | |
| | 易通变 | 40 | 宋·张行成 | 916 中 | 据校。 |
| | 洪范皇极内篇 | 5 | 宋·蔡 沈 | 917 下 | 存,清初刻本。 |
| | 大衍索隐 | 3 | 宋·丁易东 | 918 下 | 据校补。 |
| 术数二 | 李虚中命书 | 3 | 旧题谷鬼子 | 925 下 | |
| | 玉照定真经 | 1 | 晋·郭 璞 | 926 上 | |
| | 徐氏珞琭子赋注 | 2 | 宋·徐子平 | 926 下 | 存,有影宋本。 |
| | 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注 | 2 | 宋·释昙莹 | 927 上 | 存,有影宋本。 |
| | 三命指迷赋 | 1 | 宋·岳珂注 | 927 中 | |
| | 星命总括 | 3 | 辽·耶律纯 | 927 中 | |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 月波洞中记 | 2 | 佚名 | 928下 | |
| | 玉管照神局 | 3 | 南唐・宋齐邱 | 928下 | |
| | 太清神鉴 | 6 | 后周・王朴 | 929上 | |
| | 人伦大统赋 | 1 | 金・张行成 | 929中 | 存,有影元本。 |
| 艺术一 | 宝真斋法书赞 | 28 | 宋・岳珂 | 960中 | |
| | 竹谱 | 10 | 元・李衎 | 961中 | 存,有明抄7卷本。 |
| | 衍极 | 2 | 元・郑杓 | 962上 | 据校。 |
| 艺术二 | 元元棋经 | 1 | 宋・晏天章 | 972上 | 存,有元刻本。 |
| | 棋诀 | 1 | 宋・刘仲甫 | 972中 | 存,有元刊本。 |
| 谱录一 | 墨法集要 | 1 | 明・沈继孙 | 987上 | |
| | 宣和北苑贡茶录 | 1 | 宋・熊蕃 | 989上 | |
| | (北苑别录) | 1 | 宋・赵汝砺 | | 与上同帙,提要也一。 |
| 杂家一 | 金楼子 | 6 | 梁・孝元帝 | 1009下 | |
| | 刍言 | 3 | 宋・崔敦礼 | 1012上 | |
| 杂家二 | 苏氏演义 | 2 | 唐・苏鹗 | 1016下 | |
| | 云谷杂记 | 4 | 宋・张淏 | 1019上 | |
| | 瓮牖闲评 | 8 | 宋・袁文 | 1020下 | |
| | 考古质疑 | 6 | 宋・叶大庆 | 1022中 | |
| | 颍川语小 | 2 | 宋・陈昉 | 1023上 | |
| | 坦斋通编 | 1 | 宋・邢凯 | 1024下 | |
| | 爱日斋丛钞 | 5 | 宋・叶□ | 1025上 | |
| 杂家四 | 吕氏杂记 | 2 | 宋・吕希哲 | 1038中 | |
| 杂家五 | 石林燕语 | 10 | 宋・叶梦得 | 1040下 | 据校补。 |
| | (石林燕语考异) | 1 | 宋・宇文绍奕 | | 与上同帙,提要也一。 |
| | 辨言 | 1 | 宋・员兴宗 | 1042中 | |
| | 常谈 | 1 | 宋・吴箕 | 1044上 | |
| | 密斋笔记、续记 | 6 | 宋・谢采伯 | 1045上 | 记5卷,续1卷。 |
| | 涧泉日记 | 3 | 宋・韩淲 | 1045下 | |
| | 琴堂谕俗编 | 2 | 宋・郑玉道等 | 1046下 | |
| 杂家六 | 敬斋古今黈 | 8 | 元・李冶 | 1050中 | 存,有明刊14卷本。 |
| | 日闻录 | 1 | 元・李翀 | 1050下 | |
| 杂家七 | 言行龟鉴 | 8 | 元・张光祖 | 1061下 | |
| 类书一 | 古今同姓名录 | 2 | 梁・孝元帝 | 1141上 | |
| | 元和姓纂 | 18 | 唐・林宝 | 1143上 | |
| | 实宾录 | 14 | 宋・马永易 | 1146上 | |
| | 古今姓氏书辨证 | 40 | 宋・邓名世等 | 1147上 | |
| 小说一 | 帝王经世图谱 | 16 | 宋・唐仲友 | 1147中 | 残存原本8卷。 |
| | 金华子 | 2 | 南唐・刘崇远 | 1187上 | |
| | 贾氏谈录 | 1 | 宋・张洎 | 1188中 | 存,有旧抄本。 |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小说二 | 东斋记事 | 6 | 宋·范镇 | 1191上 | 存,有原10卷本。 |
| | 珍席放谈 | 2 | 宋·高晦叟 | 1194中 | |
| | 唐语林 | 8 | 宋·王谠 | 1196上 | 据校补。 |
| | 萍州可谈 | 3 | 宋·朱彧 | 1197上 | 据校补。 |
| | 高斋漫录 | 1 | 宋·曾慥 | 1197中 | 据校补。 |
| | 张氏可书 | 1 | 宋·张知甫 | 1198中 | 存,有旧抄本。 |
| | 步里客谈 | 2 | 宋·陈长方 | 1199下 | |
| | 东南记闻 | 3 | 佚名 | 1202上 | |
| 小说三 | 江淮异人录 | 3 | 宋·吴淑 | 1211下 | 存,有道藏本。 |
| 道家 | 文字缵义 | 20 | 宋·杜道坚 | 1247下 | 存,有道藏本。 |

## 集部：凡175种,其中未佚者10种,据《大典》校补者4种。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别集五 | 逍遥集 | 1 | 宋·潘阆 | 1306上 | |
| | 南阳集 | 6 | 宋·赵湘 | 1307中 | |
| | 文庄集 | 36 | 宋·夏竦 | 1309上 | |
| | 宋元宪集 | 40 | 宋·宋庠 | 1309下 | |
| | 宋景文集、补遗 | 64 | 宋·宋祁 | 1310中 | 集62,补2,另附1卷。 |
| | 文恭集、补遗 | 51 | 宋·胡宿 | 1310下 | 集50卷,补1卷。 |
| | 祠部集 | 36 | 宋·强至 | 1313上 | |
| 别六 | 华阳集 | 60 | 宋·王珪 | 1314中 | 另附录10卷。 |
| | 金氏文集 | 2 | 宋·金君卿 | 1316中 | |
| | 公是集 | 54 | 宋·刘敞 | 1316下 | |
| | 彭城集 | 40 | 宋·刘攽 | 1317上 | |
| | 都官集 | 14 | 宋·陈舜俞 | 1317下 | |
| | 陨溪集 | 30 | 宋·郑獬 | 1318中 | |
| | 净德集 | 38 | 宋·吕陶 | 1319上 | |
| | 忠肃集 | 20 | 宋·刘挚 | 1320下 | |
| | 王魏公集 | 8 | 宋·王安礼 | 1321中 | |
| 别七 | 济南集 | 8 | 宋·李荐 | 1330下 | |
| | 画墁集 | 8 | 宋·张舜民 | 1332下 | |
| | 陶山集 | 14 | 宋·陆佃 | 1333上 | |
| 别八 | 云溪居士集 | 30 | 宋·华镇 | 1335下 | |
| | 潏水集 | 16 | 宋·李复 | 1336中 | |
| | 学易集 | 8 | 宋·刘跂 | 1336下 | |
| | 西台集 | 20 | 宋·毕仲游 | 1337下 | |
| | 北湖集 | 5 | 宋·吴则礼 | 1338中 | |
| | 溪堂集 | 10 | 宋·谢逸 | 1338下 | |
| | 日涉园集 | 10 | 宋·李彭 | 1339上 | |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 灌园集 | 20 | 宋·吕南公 | 1339 中 | |
| | 摛文堂集 | 15 | 宋·慕容彦逢 | 1340 上 | 另附录 1 卷。 |
| | 襄陵集 | 12 | 宋·许翰 | 1340 中 | |
| | 东堂集 | 10 | 宋·毛滂 | 1340 下 | |
| | 浮沚集 | 8 | 宋·周行己 | 1341 上 | |
| | 竹隐畸士集 | 20 | 宋·赵鼎臣 | 1341 下 | |
| | 洪龟父集 | 2 | 宋·洪朋 | 1342 下 | |
| | 跨鳌集 | 30 | 宋·李新 | 1343 上 | |
| | 忠愍集 | 3 | 宋·李若水 | 1343 中 | |
| 别九 | 初寮集 | 8 | 宋·王安中 | 1345 上 | |
| | 横塘集 | 20 | 宋·许景衡 | 1345 下 | |
| | 老圃集 | 2 | 宋·洪刍 | 1346 上 | 存，有《三洪合集》抄本。 |
| | 丹阳集 | 24 | 宋·葛胜仲 | 1346 中 | |
| | 毗陵集 | 15 | 宋·张守 | 1346 下 | |
| | 浮溪集 | 36 | 宋·汪藻 | 1347 上 | |
| | 庄简集 | 18 | 宋·李光 | 1347 下 | 存，有明抄本。 |
| | 忠正德文集 | 10 | 宋·赵鼎 | 1348 上 | |
| | 东窗集 | 16 | 宋·张扩 | 1348 上 | |
| | 忠惠集 | 10 | 宋·翟汝文 | 1348 中 | 另附录 1 卷。 |
| | 栟溪居士集 | 12 | 宋·刘才邵 | 1349 下 | |
| | 忠穆集 | 8 | 宋·吕颐浩 | 1350 中 | |
| | 紫微集 | 36 | 宋·张嵲 | 1350 下 | |
| | 东牟集 | 14 | 宋·王洋 | 1351 中 | |
| | 相山集 | 30 | 宋·王之道 | 1351 下 | |
| | 三余集 | 4 | 宋·黄彦平 | 1352 上 | |
| 别十 | 大隐集 | 10 | 宋·李正民 | 1352 中 | |
| | 鄱阳集 | 4 | 宋·洪皓 | 1353 中 | |
| | 澹斋集 | 18 | 宋·李流谦 | 1353 下 | |
| | 庵山集 | 3 | 宋·朱翌 | 1354 中 | |
| | 云溪集 | 12 | 宋·郭印 | 1354 下 | |
| | 北海集 | 46 | 宋·綦崇礼 | 1355 中 | 另附录 3 卷 |
| | 崧庵集 | 6 | 宋·李处权 | 1356 中 | |
| | 藏海居士集 | 2 | 宋·吴可 | 1356 下 | |
| 别十一 | 茶山集 | 8 | 宋·曾几 | 1359 上 | |
| | 芦川归来集 | 10 | 宋·张元干 | 1359 下 | 据校补。另附录 1 卷。 |
| | 邓绅伯集 | 2 | 宋·邓深 | 1360 中 | |
| | 浮山集 | 10 | 宋·仲并 | 1362 上 | |
| | 湖山集 | 10 | 宋·吴芾 | 1362 下 | |
| | 文定集 | 24 | 宋·汪应辰 | 1363 上 | |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 唯是集 | 4 | 宋·陈长方 | 1364上 | 另附录1卷。 |
| | 汉滨集 | 16 | 宋·王之望 | 1364中 | |
| | 云庄集 | 5 | 宋·曾协 | 1365中 | |
| | 竹轩杂著 | 6 | 宋·林季仲 | 1365中 | |
| 别十二 | 雪山集 | 16 | 宋·王质 | 1369中 | |
| | 方舟集 | 24 | 宋·李石 | 1370上 | |
| | 香山集 | 16 | 宋·喻良能 | 1371中 | |
| | 宫教集 | 12 | 宋·崔敦礼 | 1371下 | |
| | 蒙隐集 | 2 | 宋·陈棣 | 1372上 | |
| | 定庵类稿 | 4 | 宋·卫博 | 1372下 | |
| | 澹轩集 | 8 | 宋·李吕 | 1373上 | |
| | 尊白堂集 | 6 | 宋·虞俦 | 1373下 | |
| | 东塘集 | 20 | 宋·袁说友 | 1374上 | |
| | 涉斋集 | 18 | 宋·许及之 | 1374下 | |
| 别十三 | 乾道、淳熙、章泉稿 | 26 | 宋·赵蕃 | 1375下 | 乾1、淳20、章5卷。 |
| | 止堂集 | 20 | 宋·彭龟年 | 1376中 | |
| | 缘督集 | 20 | 宋·曾丰 | 1376中 | 存,明抄40卷本,缺4卷。 |
| | 絜斋集 | 24 | 宋·袁燮 | 1377中 | |
| | 定斋集 | 20 | 宋·蔡戡 | 1378上 | |
| | 九华集 | 25 | 宋·员兴宗 | 1378中 | 另附录1卷。 |
| | 应斋杂著 | 6 | 宋·赵善括 | 1379上 | |
| | 云庵类稿 | 6 | 宋·李洪 | 1379中 | |
| | 南湖集 | 10 | 宋·张镃 | 1382下 | |
| | 南涧甲乙稿 | 22 | 宋·韩元吉 | 1383上 | |
| | 自鸣集 | 6 | 宋·章甫 | 1383中 | |
| | 客亭类稿 | 15 | 宋·杨冠卿 | 1383下 | |
| 别十四 | 莲峰集 | 10 | 宋·史尧弼 | 1384中 | 据校补。 |
| | 烛湖集 | 20 | 宋·孙应时 | 1385上 | 别附编2卷。 |
| | 昌谷集 | 22 | 宋·曹彦约 | 1385中 | |
| | 省斋集 | 10 | 宋·廖行之 | 1385下 | |
| | 山房集 | 9 | 宋·周南 | 1386下 | |
| | 后乐集 | 20 | 宋·卫泾 | 1387中 | |
| 别十五 | 性善堂稿 | 15 | 宋·度正 | 1389上 | |
| | 东山诗选 | 2 | 宋·葛绍体 | 1392中 | |
| | 蒙斋集 | 18 | 宋·袁甫 | 1393上 | |
| | 鹤林集 | 40 | 宋·吴泳 | 1393下 | |
| | 东涧集 | 14 | 宋·许应龙 | 1394上 | |
| | 浣川集 | 10 | 宋·戴栩 | 1394下 | |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 渔墅类稿 | 8 | 宋·陈元晋 | 1395上 | |
| | 沧州尘缶编 | 14 | 宋·程公许 | 1395中 | |
| 别十六 | 篔窗集 | 10 | 宋·陈耆卿 | 1396中 | |
| | 臞轩集 | 16 | 宋·王　迈 | 1398中 | |
| | 敝帚稿略 | 8 | 宋·包　恢 | 1399上 | |
| | 泠然斋集 | 8 | 宋·苏　泂 | 1400中 | |
| | 涧泉集 | 20 | 宋·韩　淲 | 1401上 | 存，替于此。 |
| 别十七 | 庸斋集 | 6 | 宋·赵汝腾 | 1402上 | |
| | 彝斋文编 | 4 | 宋·赵孟坚 | 1402中 | |
| | 张乐拙轩集 | 6 | 宋·张　侃 | 1402下 | |
| | 灵岩集 | 10 | 宋·唐士耻 | 1403中 | |
| | 梅埜集 | 12 | 宋·徐元杰 | 1403下 | |
| | 耻堂存稿 | 8 | 宋·高斯得 | 1404上 | |
| | 潜山集 | 12 | 宋·释文珦 | 1406上 | |
| | 字溪集 | 11 | 宋·阳　枋 | 1406下 | 另附录1卷。 |
| 别十八 | 须溪集 | 10 | 宋·刘辰翁 | 1409下 | |
| | 苇航漫游稿 | 4 | 宋·胡仲弓 | 1410上 | |
| | 碧梧玩芳集 | 24 | 宋·马廷鸾 | 1411上 | |
| | 阆风集 | 12 | 宋·舒岳祥 | 1412上 | |
| | 秋声集 | 6 | 宋·卫宗武 | 1413上 | |
| | 庐山集、英溪集 | 6 | 宋·董嗣杲 | 1415中 | 庐5卷、英1卷。 |
| | 则堂集 | 6 | 宋·家铉翁 | 1416上 | |
| | 百正集 | 3 | 宋·连文凤 | 1417上 | |
| | 自存堂稿 | 4 | 宋·陈　杰 | 1419中 | 存，有足本8卷。 |
| | 心泉学诗稿 | 6 | 宋·蒲寿宬 | 1419下 | |
| 别十九 | 拙轩集 | 6 | 金·王　寂 | 1420中 | 据校补。 |
| | 归田类稿 | 24 | 元·张养浩 | 1422下 | |
| | 剩语 | 2 | 元·艾性夫 | 1424下 | |
| | 墙东类稿 | 20 | 元·陆文圭 | 1425上 | |
| | 青山集 | 8 | 元·赵　文 | 1425中 | |
| | 紫山大全集 | 26 | 元·胡祗遹 | 1427中 | |
| | 金渊集 | 6 | 元·仇　远 | 1428下 | |
| | 小亨集 | 6 | 元·杨宏道 | 1429下 | |
| | 青崖集 | 5 | 元·魏　初 | 1430下 | |
| | 养吾斋集 | 32 | 元·刘将孙 | 1431上 | |
| | 双溪梦隐集 | 8 | 元·耶律铸 | 1431下 | |
| | 东庵集 | 4 | 元·滕安上 | 1432上 | |
| | 畏斋集 | 6 | 元·程端礼 | 1432中 | |
| | 牧庵文集 | 36 | 元·姚　燧 | 1433中 | |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 陈秋岩诗集 | 2 | 元·陈宜甫 | 1434 下 | |
| | 兰轩集 | 16 | 元·王　旭 | 1435 上 | |
| | 西岩集 | 20 | 元·张之翰 | 1436 下 | |
| | 中庵集 | 20 | 元·刘敏中 | 1438 中 | 存，有元刊 25 卷本。 |
| 别二十 | 王文忠集 | 6 | 元·王　结 | 1439 上 | |
| | 勤斋集 | 8 | 元·萧　𣂏 | 1439 下 | |
| | 榘庵集 | 15 | 元·同　恕 | 1440 上 | |
| | 伊宾集 | 24 | 元·王　沂 | 1442 中 | |
| | 积斋集 | 5 | 元·程端学 | 1445 上 | |
| | 瓢泉吟稿 | 5 | 元·朱晞颜 | 1446 下 | |
| | 子渊诗集 | 6 | 元·张仲深 | 1450 上 | |
| 别廿一 | 羽庭集 | 6 | 元·刘仁本 | 1452 上 | |
| | 吾吾类稿 | 3 | 元·吴　皋 | 1457 中 | |
| | 性情集 | 6 | 元·周　巽 | 1461 上 | |
| | 樗隐集 | 6 | 元·胡行简 | 1461 中 | |
| | 庸庵集 | 14 | 元·宋　禧 | 1463 上 | 据校补。 |
| 别廿二 | 密庵集 | 8 | 明·谢　肃 | 1468 上 | 存，有明刊、抄 10 卷本。 |
| | 临安集 | 6 | 明·钱　宰 | 1470 上 | 存，有旧抄 10 卷本。 |
| | 蓝山集 | 6 | 明·蓝　仁 | 1471 上 | 存，有明刊、旧抄本。 |
| | 蓝涧集 | 6 | 明·蓝　智 | 1471 中 | 存，有明刊、旧抄本。 |
| | 樗庵类稿 | 2 | 明·郑　潜 | 1475 上 | |
| | 鹅湖集 | 6 | 明·龚　敩 | 1478 下 | |
| 总集一 | 文选颜鲍谢诗评 | 4 | 元·方　回 | 1686 中 | |
| 总　二 | 江湖后集 | 24 | 宋·陈　起 | 1701 下 | |
| 总　三 | 宛陵群英集 | 12 | 元·汪泽民 | 1709 上 | |
| 诗文评 | 藏海诗话 | 1 | 宋·吴　可 | 1783 下 | |
| | 岁寒堂诗话 | 2 | 宋·张　戒 | 1784 中 | |
| | 环溪诗话 | 1 | 宋·吴　□ | 1786 中 | |
| | 余诗录 | 4 | 宋·王正德 | 1787 下 | |
| | 文章精义 | 1 | 宋·李耆卿 | 1789 中 | |
| | 浩然斋雅谈 | 3 | 宋·周　密 | 1790 上 | |
| | 文说 | 1 | 元·陈绎曾 | 1791 上 | |
| | 作义要诀 | 1 | 元·倪士毅 | 1791 下 | |

## 二、《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中“大典本”书目

〔说明〕1. 本目所收仅为《四库全书总目》各类“存目”所标“大典本”者，故“类属”栏所标“书一”即“书存目一”。余同。

2. “页码”栏所标为在《四库全书总目》1965年中华书局影印本中之页码。

**经部**：凡9种，其中未佚者2种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书一 | 古洪范 | 1 | 宋·贺大成 | 107中 | |
| 礼附录 | 周礼井田谱 | 20 | 宋·夏休 | 188下 | |
| 春秋一 | 春秋握奇图 | 1 | 金·利鎣孙 | 245上 | |
| | 春秋经疑问对 | 2 | 元·黄复祖 | 245中 | |
| | 春秋合题著说 | 3 | 元·杨维贞 | 245中 | |
| | 春秋透天关 | 4 | 元·晏兼善 | 245下 | 存，元刊12卷，缺1卷。 |
| | 麟经指南 | 1 | 佚名 | 246上 | |
| 小学一 | 蒙古译语 | 1 | 佚名 | 372中 | |
| | 华夷译语 | 1 | 明·火源洁 | 372下 | 存，有明刊本。 |

**史部**：凡38种，其中未佚者二种。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别史一 | 历代帝王纂要谱括 | 1 | 佚名 | 453下 | |
| 杂史一 | 艺祖受禅录 | 1 | 宋·赵普 | 468中 | |
| | 龙飞记 | 1 | 宋·赵普 | 468中 | |
| | 景命万年录 | 1 | 佚名 | 468中 | |
| | 重明节馆伴语录 | 1 | 宋·倪思 | 471下 | |
| | 诛吴录 | 1 | 宋·张单之 | 472中 | |
| | 丁卯实编 | 1 | 宋·毛方平 | 472中 | |
| | 平叛录 | 1 | 宋·郭士宁 | 472中 | |
| 传记一 | 孔子世家补 | 12 | 宋·欧阳士秀 | 531中 | |
| | 孔氏实录 | 1 | 佚名 | 531中 | |
| | 三苏年表 | 2 | 宋·孙汝听 | 536上 | 洵、辙各1卷，无轼，有《藕香零拾》本。 |
| | 东坡年谱 | 1 | 宋·王宗稷 | 536中 | 库本《东坡全集》卷首 |

| 类 属 | 书 名 | 卷数 | 作 者 | 页 码 | 备 注 |
|---|---|---|---|---|---|
| | 綦崇礼年谱 | 1 | 宋·綦 焕 | 536 下 | |
| | 吕忠穆公遗事 | 1 | 佚 名 | 536 下 | |
| | 吕忠穆公年谱 | 1 | 佚 名 | 536 下 | |
| | 尹和靖年谱 | 1 | 佚 名 | 536 下 | |
| | 饶双峰年谱 | 1 | 佚 名 | 537 下 | |
| | 许鲁斋考岁略 | 1 | 元·耶律有尚 | 538 上 | |
| | 辜君政绩书 | 2 | 元·陶 凯 | 538 上 | |
| 传记三 | 忠传 | 4 | 明·佚 名 | 548 下 | 《涵芬楼秘籍》影印本。 |
| | 逢辰记 | 1 | 佚 名 | 571 上 | |
| | 勤王记 | 1 | 宋·臧 梓 | 571 中 | |
| | 西征道里记 | 1 | 宋·郑刚中 | 571 中 | 有《金华丛书》本。 |
| 地理四 | 浙江水利议答录 | 10 | 元·任仁发 | 650 上 | |
| | 江东地理论 | 1 | 宋·陈 武 | 656 上 | |
| | 边防控扼形势图论 | 1 | 宋·江 默 | 656 上 | |
| 地理六 | 西湖繁胜录 | 1 | 宋·西湖老人 | 671 中 | 有据《大典》重辑本。 |
| 职官一 | 太常沿革 | 2 | 元·任 栻 | 688 下 | |
| | 南台备要 | 2 | 元·刘保孟等 | 688 下 | 有现存《大典》影印本 |
| 政书二 | 宝钞通考 | 8 | 元·武 祺 | 721 上 | |
| | 永徽法经 | 30 | 元·郑汝翼 | 726 上 | |
| | 至正条格 | 23 | 元·官 修 | 726 中 | 存，有影印明抄本。 |
| | 金玉新书 | 27 | 佚 名 | 726 下 | |
| | 官民准用 | 7 | 佚 名 | 726 下 | |
| | 明律 | 30 | 明·官 修 | 727 上 | 存，有明刻原本。 |
| | 元内府宫殿制作 | 1 | 佚 名 | 727 中 | |
| 史评一 | 叙古颂 | 2 | 元·钱天祐 | 759 上 | |
| | 事偶韵语 | 1 | ·凌 纬 | 759 中 | |

## 子部：凡 71 种，其中未佚者 6 种

| 类 属 | 书 名 | 卷数 | 作 者 | 页 码 | 备 注 |
|---|---|---|---|---|---|
| 儒家一 | 通言 | 1 | 宋·吴 沆 | 804 上 | |
| | 庸言 | 1 | 宋·杨万里 | 805 下 | 存，见《诚斋集》。 |
| | 明伦集 | 3 | 宋·涂近正 | 805 下 | |
| | 子家子 | 1 | 宋·家 颐 | 805 下 | |
| | 言子 | 3 | 宋·王 㟲 | 806 上 | |
| | 太极辨 | 3 | 元·孙自强 | 806 中 | |
| 兵家一 | 十六策 | 1 | 蜀·诸葛亮 | 841 中 | |
| | 江东十考 | 1 | 宋·李 道 | 842 下 | |
| | 南北十论 | 1 | 宋·许学士 | 842 下 | |
| 法家一 | 洗冤录 | 2 | 宋·宋 慈 | 850 中 | 存，有明刊本。 |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 政刑类要 | 1 | 元·彭天锡 | 850下 | |
| | 名公书判清明集 | 17 | 佚名 | 850下 | |
| | 唐律文明法会要录 | 1 | 佚名 | 850下 | |
| 医家一 | 流注指微赋 | 1 | 元·何若愚 | 883下 | |
| 医附 | 水牛经 | 3 | 唐·造父 | 890下 | |
| | 安骥集 | 3 | 佚名 | 890下 | 存，有元明刊本。 |
| | 痊骥集 | 2 | 佚名 | 891上 | |
| 天冥一 | 宫历刻漏图 | 2 | 宋·王普 | 910中 | |
| 术数一 | 翼元 | 12 | 宋·张行成 | 932上 | 有《函海》本等。 |
| | 皇极经世书类要 | 9 | 宋·钟过 | 932中 | |
| 术数二 | 汉原陵秘葬经 | 10 | 佚名 | 940上 | 据大典卷8199重辑本。 |
| | 九天玄女六壬课 | 1 | 唐·袁天纲 | 943上 | |
| | 皇极大定动数得一论 | 1 | 元·吴正 | 943下 | |
| | 皇极数 | 3 | 佚名 | 945上 | |
| | 皇极生成鬼经数 | 1 | 佚名 | 945上 | |
| | 九天玄妙课 | 1 | 佚名 | 945中 | |
| | 相掌金龟卦 | 1 | 旧题鬼谷子 | 946上 | |
| | 贵贱定格三世相书 | 1 | 旧题鬼谷子 | 946上 | |
| | 易衍 | 2 | 汉·东方朔 | 946上 | |
| | 贵贱定格五行相书 | 1 | 唐·袁天刚 | 946中 | |
| | 康节内秘影 | 1 | 宋·邵子 | 946中 | |
| | 九宫八卦遁法秘书 | 2 | 佚名 | 946下 | |
| | 成数大定 | 1 | 佚名 | 946下 | |
| | 洪范政鉴 | 12 | 宋·仁宗 | 947下 | 存，有宋抄本 |
| | 神机相字法 | 1 | ·景齐 | 951中 | |
| | 龟鉴易影皇极数 | 1 | ·邵居正 | 951中 | |
| 艺术一 | 叉陆谱 | 1 | 广角道人 | 981上 | |
| 谱录一 | 无厨聚珍妙馔集 | 1 | 佚名 | 1002中 | |
| 杂家一 | 鸣道集说 | 1 | 金·李之纯 | 1066下 | |
| | 中说 | 3 | 元·敖渊 | 1067上 | |
| 杂家八 | 女教书 | 4 | 元·许熙载 | 1117上 | |
| | 有官龟鉴 | 19 | 元·苏霖 | 1117中 | |
| | 忍经 | 1 | 元·吴亮 | 1117中 | 存，有元刊本。 |
| | 劝善书 | 20 | 明·仁孝皇后 | 1118上 | 存，有原刊本。 |
| | 永鉴录 | 2 | 明·官修 | 1118中 | |
| | 历代驸马录 | 2 | 明·官修 | 1118中 | |
| | 公子书 | 3 | 明·官修 | 1118中 | |
| | 帝王宝范 | 3 | 明·马顺孙 | 1118中 | |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类书一 | 四六膏馥 | 7 | 宋·杨万里 | 1162中 | |
| | 两汉蒙求 | 11 | 宋·刘班 | 1162中 | |
| | 群书类句 | 27 | 宋·詹光大 | 1162下 | |
| | 古今诗材 | 8 | 宋·萧元登 | 1162下 | |
| | 训女蒙求 | 1 | 宋·徐伯益 | 1163上 | |
| | 八诗六帖 | 29 | 宋·王状元 | 1163上 | |
| | 三场通用引易活法 | 9 | 佚名 | 1163下 | |
| | 启札云锦裳 | 8 | 佚名 | 1163下 | |
| | 启札锦语 | 7 | 佚名 | 1163下 | |
| | 启札渊海 | 2 | 佚名 | 1163下 | |
| | 聚课琼珠诗对 | 9 | 佚名 | 1163下 | |
| | 对属发蒙 | 2 | 佚名 | 1164上 | |
| | 赋学剖蒙 | 2 | 佚名 | 1164上 | |
| | 启札青钱 | 18 | 佚名 | 1164上 | |
| | 古赋题、后集 | 15 | 元·刘□ | 1164中 | 题10卷,后5卷。 |
| 小说一 | 燕丹子 | 2 | 佚名 | 1215下 | 有《平津馆丛书》等本 |
| 小说二 | 峡山神异记 | 1 | 宋·王辅 | 1228中 | |
| | 笑海丛珠 | 1 | 唐·陆龟蒙 | 1232下 | |
| | 古今谚 | 1 | 宋·周守忠 | 1233中 | |
| | 滑稽小传 | 2 | 乌有先生 | 1233中 | |
| | 笑苑千金 | 1 | 宋·张致和 | 1233下 | |
| | 醉翁滑稽风月谈 | 1 | 佚名 | 1233下 | |
| | 玉堂诗话 | 1 | 佚名 | 1234上 | |

**集部**：凡10种,其中未佚者1种。

| 类属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页码 | 备注 |
|---|---|---|---|---|---|
| 别集一 | 锦绣论 | 2 | 宋·杨万里 | 1540下 | |
| | 渔父词集句 | 2 | 宋·释少嵩 | 1542中 | |
| 总集一 | 桃花源集 | 1 | 宋·姚孳 | 1736上 | |
| | 发蒙宏纲 | 3 | 宋·罗黄裳 | 1736中 | |
| | 大全赋会 | 50 | 佚名 | 1736中 | 今残存《大典》赋字韵2册即此书一部分。 |
| | 启札锦绣 | 1 | 清旷赵先生 | 1736下 | |
| | 中州启札 | 2 | 元·吴宏道 | 1737中 | 存,有元刊4卷足本 |
| | 尺牍筌蹄 | 3 | 元·陈桱编 | 1738下 | |
| 诗译一 | 少陵诗格 | 1 | 宋·林越 | 1797中 | |
| 词曲一 | 烟波渔隐词 | 2 | 宋·宋伯仁 | 1831下 | |

## 三、《四库》馆臣辑自《大典》之散见书目（略）

〔说明〕乾隆朝修《四库》时，馆臣自《大典》辑出的某些书即并未收入《四库全书》，也未著于"存目"，却在社会上流传。今据知见而编此目，以见当时辑佚之状况。其数凡18种，详目见本书的第五章第三节《四库馆臣的辑佚·二、馆辑的数理和内容》所列。

## 四、古今私家据《大典》辑出之书目

〔说明〕本目仅就知见列清乾隆朝《四库全书》馆臣以外诸私家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图书，其包括四部分：(1) 馆臣之前清代私家所辑，简称"前清"；(2) 馆臣之后清代私家所辑，简称"后清"；(3) 民国间所辑，简称"民国"；(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辑，简称"共和"。

| 时代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辑者 | 备注 |
|---|---|---|---|---|---|
| 前清 | 礼记外传 | | 唐·成伯玙 | 三礼馆 | 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序》。 |
| | 学易蹊径 | | 宋·田畴 | 全祖望 | 与李绂辑，复佚，下同。《鲒埼亭集外编》卷23《题词》。 |
| | 易凝拟题 | | 元·涂溍生 | 全祖望 | 《外编》卷27《题涂氏…》。 |
| | 尚书讲义 | 20 | 宋·史浩 | 全祖望 | 《外编》卷24《鄮峰真隐漫录题词》。 |
| | 曹放斋诗说 | | 元·曹粹中 | 全祖望 | 《外编》卷23《序》。 |
| | 周官新义 | 16 | 宋·王安石 | 全祖望 | 《外编》卷23《题词》。 |
| | 古礼 | 17 | 宋·张淳 | 全祖望 | 《鲒埼亭集》卷31《序》。 |
| | 古礼释文 | 1 | 宋·张淳 | 全祖望 | 同上。 |
| | 古礼识误 | 3 | 宋·张淳 | 全祖望 | 同上。 |

| 时代 | 书　名 | 卷数 | 作　者 | 辑　者 | 备　注 |
|---|---|---|---|---|---|
| | 春秋义宗 | | 宋·高元之 | 全祖望 | 《外编》卷32《序》。 |
| | 春秋鲁十二公年谱 | | 佚　名 | 全祖望 | 《仪顾堂续跋》卷三。 |
| | 明永乐宁波府志 | | 佚　名 | 全祖望 | 《外编》卷24《题词》。 |
| | 公是先生文抄 | | 宋·刘　敞 | 全祖望 | 《外编》卷24《序》。 |
| | 唐说斋文抄 | | 宋·曹仲友 | 全祖望 | 《外编》卷24《序》。 |
| | 二先生文抄 | | 宋·袁燮等 | 全祖望 | 另为袁甫。《外编》卷24《引》，实未辑成。 |
| 后清 | 伪齐录 | 2 | | 徐　松 | 《藕香零拾》本。 |
| | 中兴政要 | 1 | | 文廷式 | 《振绮堂丛书(二)》本。 |
| | 曾公遗录 | 3 | 宋·曾　布 | 缪荃孙 | 《藕香零拾》本。 |
| | 十三处战功录 | 1 | 宋·李　璧 | 缪荃孙 | 《藕香零拾》本。 |
| | 三苏年表 | 2 | 宋·孙汝昕 | 缪荃孙 | 《藕香零拾》本。 |
| | 宋状元及第图 | 1 | | 文廷式 | 北京大学藏抄本。 |
| | 淳祐临安志 | 16 | 宋·施　谔 | 胡　敬 | 缪荃孙校抄本1—6卷，阮元有5—16卷。 |
| | 寿昌乘 | 1 | | 文廷式 | 光绪末武昌柯氏刊本。 |
| | 元河南志 | 4 | | 徐　松 | 《藕香零拾》本。 |
| | 明永乐顺天府志 | 8 | | 缪荃孙 | 北大出版社影印本。 |
| | 明泸州志 | 2 | | 缪荃孙 | 民国间成都排印本。 |
| | 交州记 | 1 | | 文廷式 | 北京大学藏有稿本。 |
| | 中兴行在杂买物杂卖场提辖官题名 | 1 | | 缪荃孙 | 《藕香零拾》本。 |
| | 中兴东宫官僚题名 | 1 | 宋·何　异 | 缪荃孙 | 《藕香零拾》本。 |
| | 中兴三公年表 | 1 | | 缪荃孙 | 《藕香零拾》本。 |
| | 宪兴三公、续集 | 各1 | | 董　康 | 《中国学报》本。 |
| | 宋会要辑稿 | 500 | 宋·官　修 | 徐　松 | 1959年中华影印本。 |
| | 大元官制杂记 | 1 | 元·官　修 | 文廷式 | 《广仓学窘丛书》本。 |
| | 大元海运记 | 2 | 元·官　修 | 胡　敬 | 《雪堂丛刊》本。 |
| | 元高丽纪事 | 1 | 元·官　修 | 文廷式 | 《广仓学窘丛书》本。 |
| | 皇元征缅录 | 1 | 元·佚　名 | | 《守山阁丛书》本。 |
| | 招捕总录 | 1 | 元·官　修 | | 《守山阁丛书》本。 |
| | 大元马政记 | 1 | 元·官　修 | 徐　松 | 《广仓学窘丛书》本。 |
| | 大元仓库记 | 1 | 元·官　修 | 文廷式 | 《广仓学窘丛书》本。 |
| | 大元毡罽工物记 | 1 | 元·官　修 | 文廷式 | 《广仓学窘丛书》本。 |
| | 元代画塑记 | 1 | | 文廷式 | 《广仓学窘丛书》本。 |
| | 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 | 150 | 宋·官　修 | 徐　松 | 见朱维曾《开有益斋读书志》卷三。 |
| | 宋秘书省续编四库阙书目 | 2 | 宋·官　修 | 徐　松 | 叶氏观古堂刊本。 |

| 时代 | 书　　名 | 卷数 | 作　　者 | 辑　者 | 备　　注 |
|---|---|---|---|---|---|
| | 经史百家制度 | 1 | | 文廷式 | 北京大学藏有抄本。 |
| | 国渚百录 | 2 | | 缪荃孙 | 见前列缪氏《书目》。 |
| | 稼轩集、词补遗 | 4、1 | | 法式善<br>辛启泰 | 嘉庆间辛氏刊本。 |
| | 宏词纲要 | 1 | | 文廷式 | 北京大学藏有抄本。 |
| | 无弦琴谱 | | 元・仇　远 | 孙尔准 | 《西泠词萃》本。 |
| | 盐铁论 | 12 | 汉・桓　宽 | 卢文弨 | 据校补，见《群书拾补》。 |
| | 王元功集补遗 | | 唐・王　绩 | 孙星衍 | 赋1、赞13。《岱南阁丛书》本。 |
| 民国 | 陈了翁年谱 | | 元・陈宣子 | 赵万里 | 见前列赵氏《书目》。 |
| | 元一统志 | | 元・官　修 | 赵万里 | 1966年中华书局校点本。 |
| | 析津志(辑佚) | | 元・熊梦祥 | 赵万里等 | 赵氏等旧辑。北图善本组增补1983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本。 |
| | 薛仁贵征辽事略 | | | 赵万里 | 1962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本。 |
| | 南台备要 | 2 | 元・刘孟保 | 傅增湘 | 傅氏影印《大典》。 |
| | 宋吏部条法 | 2 | 宋・官　修 | 罗振玉 | 《吉石庵丛书四集》本。 |
| | 湖山类稿补遗 | | 宋・汪元量 | 王国维 | 《北海图书馆月刊》二卷3—4号。 |
| | 经世大典・站赤门 | | | | 影印、《国学文库》本。 |
| | 经世大典・驿站门 | | | | 影印、《国学文库》本。 |
| | 张协状元 | 1 | | | 以下3种有民国古今小 |
| | 小孙屠 | 1 | | | 品书籍印行会排印本， |
| | 宦门子弟错立身 | 1 | | | 中华书局校点本。 |
| | 古方志张氏辑本 | | | 张国淦 | 张氏《中国古方志考》中，多有"蒲圻张氏《大典》辑本"，于指明见于《大典》卷几、凡引几条。总数约数百种。其成或在民国间。 |
| 共和 | 析津志辑佚 | | 元・熊梦祥 | 北　图 | 1983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此辑参用他书。 |
| | 范成大佚著辑存 | | 宋・范成大 | 孔凡礼 | 1983年中华书局。参用《大典》。 |
| | 四库辑本别集拾佚 | | | 栾贵明 | 1983年中华书局。此据残存《大典》辑补，《四库全书》别集之漏遗，凡158种。 |

| 时代 | 书名 | 卷数 | 作者 | 辑者 | 备注 |
|---|---|---|---|---|---|
| | 山西古方志辑佚 | | | 李裕民 | 《山西地方志论丛》第一辑,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辑古志凡24种,间用《大典》。 |
| | 潮州三阳图志辑稿 | 5 | 明·鲍与侃 | 陈香白 | 1989年中山大学出版社。 |
| | 潮州三阳图志辑稿 | 12 | | 陈香白 | 同上。 |
| | 永乐潮州图经志辑稿 | 9 | | 陈香白 | 《潮州文化述论选》,1993年中大出版社。 |

# 附录二

## 王谟、马国翰、黄奭、王仁俊辑本一览表

一、本表所收嘉道间四大辑佚家的辑刊之古佚书，由于数量较多，兹汇为一表，以见异同。其包括有：

王　谟　《汉魏遗书钞》原刻本。

　　　　《重订汉唐地理书钞》，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增补70种本。

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光绪十五年刻本。

黄　奭　《黄氏逸书考》民国二十三年黄氏补刊本。

王仁俊　《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　简称为“续”。

　　　　《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　简称为“补”。

　　　　《十三经汉注四十种辑佚》，简称为“汉”。

　　　　《经籍佚文》，　　　　　　简称为“佚”。

　　　　王氏四种，皆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二、在下表中，王谟简称为“谟”，王仁俊简称为“王”，马国翰简称为“马”，黄奭简称为“黄”。

三、四家名下的数字是其辑本的卷数，“0”表示不独立成卷者，无辑本者空之。

四、各家辑刻本书名差异大者注于“备注”中。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经部·易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子夏易传 | 周 | 卜　商 | | 2 | 1 | | |
| 周易史氏义 | 周 | 史　默 | | | | 1续 | |
| 周易黄氏义 | 周 | 黄　歇 | | | | 1续 | |
| 周易吕氏义 | 秦 | 吕不韦 | | | | 1续 | |
| 周易古五子传 | | | | 1 | | | |
| 周易韩氏传 | 汉 | 韩　婴 | | 2 | | | |
| 周易丁氏传 | 汉 | 丁　宽 | | 2 | | | |
| 周易淮南九师道训 | 汉 | 刘　安 | | 1 | | | |
| 周易贾氏义 | 汉 | 贾　谊 | | | | 1续 | |
| 周易董氏义 | 汉 | 董仲舒 | | | | 1续 | |
| 周易施氏章句 | 汉 | 施　雠 | | 1 | | | |
| 周易章句 | 汉 | 孟　喜 | 1 | 2 | 1 | | |
| 周易梁丘氏章句 | 汉 | 梁丘贺 | | 1 | | | |
| 周易京氏章句 | 汉 | 京　房 | | 1 | 1 | 1续 | |
| 易传 | 汉 | 京　房 | 1 | | | 1续 | |
| 费氏易 | 汉 | 费　直 | | 1 | | | |
| 蔡氏易说 | 汉 | 蔡景君 | | 1 | | | |
| 周易刘氏义 | 汉 | 刘　向 | | | | 1续 | |
| 周易郑司农注 | 汉 | 郑　众 | | | | 1续 | |
| 周易王氏义 | 汉 | 王　充 | | | | 1续 | |
| 周易鲁恭义 | 汉 | 鲁　恭 | | | | 1续 | |
| 周易赵氏义 | 汉 | 赵　温 | | | | 1续 | |
| 周易徐幹义 | 汉 | 徐　幹 | | | | 1续 | |
| 易下邳传甘氏义 | 汉 | 甘　容 | | | | 1续 | |
| 周易彭氏义 | 汉 | 彭　宣 | | | | 1续 | |
| 周易班氏义 | 汉 | 班　固 | | | | 1续 | |
| 周易马氏传 | 汉 | 马　融 | | 3 | 1 | | |
| 周易贾氏义 | 汉 | 贾　逵 | | | | 1续 | |
| 周易刘氏章句 | 汉 | 刘　表 | | 1 | 1 | | |
| 周易宋氏注 | 汉 | 宋　衷 | | 1 | 1 | | |
| 周易荀氏注 | 汉 | 荀　爽 | | 3 | 1 | | 黄作《易言》 |
| 九家易解 | | | 1 | | 1 | | 黄作《集注》 |
| 周易注 | 汉 | 郑　玄 | | | 1 | | |
| 周易薛氏记 | | 薛　虞 | | 1 | | | 黄作《音注》 |
| 周易王氏注 | 魏 | 王　肃 | | 2 | 1 | | 黄作《易注》 |
| 周易何氏解 | 魏 | 何　晏 | | 1 | | | |
| 周易董氏章句 | 魏 | 董　遇 | | 1 | 1 | |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周易陆氏述 | 吴 | 陆　绩 | | 3 | 1 | | |
| 易注 | 吴 | 虞　翻 | | | 1 | | |
| 周易姚氏注 | 吴 | 姚　信 | | 1 | 1 | | |
| 周易蜀才注 | 蜀 | 范长生 | | 1 | 1 | | |
| 周易统略 | 晋 | 邹　湛 | | 1 | | | |
| 周易卦序论 | 晋 | 杨　乂 | | 1 | | | |
| 周易张氏义 | 晋 | 张　轨 | | 1 | | | |
| 周易向氏义 | 晋 | 向　秀 | | 1 | 1 | | |
| 周易翟氏义 | | 翟　玄 | | 1 | 1 | | |
| 周易张氏集解 | 晋 | 张　璠 | | 1 | 1 | | |
| 易注 | 晋 | 张　璠 | | | 1 | | |
| 周易干氏注 | 晋 | 干　宝 | | 3 | 1 | | |
| 周易王氏注 | 晋 | 王　廙 | | 1 | 1 | | |
| 周易黄氏注 | 晋 | 黄　颖 | | 1 | 1 | | |
| 周易沈氏要略 | 南齐 | 沈驎士 | | 1 | | | |
| 周易刘氏义疏 | 南齐 | 刘　瓛 | | 1 | | 1续 | |
| 周易傅氏注 | | 傅　□ | | 1 | | | |
| 周易崔氏注 | | 崔　觐 | | 1 | | | |
| 周易姚氏注 | | 姚　规 | | 1 | | | |
| 周易大义 | 梁 | 萧　衍 | | 1 | | | |
| 周易伏氏集解 | 梁 | 伏曼容 | | 1 | | | |
| 周易褚氏讲疏 | 梁 | 褚仲都 | | 1 | 1 | | 黄作《易注》 |
| 庄氏易义 | | 庄　□ | | 1 | 1 | | |
| 周易周氏义疏 | 陈 | 周弘正 | | 1 | 1 | | 黄作《易注》 |
| 周易张氏讲疏 | 陈 | 张　讥 | | 1 | | | |
| 周易刘氏注 | 后魏 | 刘　昞 | | 1 | | | |
| 周易刘昼义 | 北齐 | 刘　昼 | | | | 1续 | |
| 周易卢氏注 | | 卢　□ | | 1 | 1 | | |
| 周易王氏注 | | 王凯冲 | | 1 | | | |
| 周易王氏义 | | 王嗣宗 | | 1 | | | |
| 周易朱氏义 | | 朱仰之 | | 1 | | | |
| 易杂家注 | | | | | 1 | | |
| 周易何氏讲疏 | 隋 | 何　妥 | | 1 | 1 | | |
| 周易侯氏注 | | 侯　果 | | 3 | 1 | | |
| 周易探玄 | 唐 | 崔　憬 | | 3 | 1 | | |
| 周易玄义 | 唐 | 李淳风 | | 1 | | | |
| 周易新论传疏 | 唐 | 阴弘道 | | 1 | | | |
| 周易新义 | 唐 | 徐　郧 | | 1 | | | |
| 易纂 | 唐 | 释·一行 | | 1 | | | |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周易译说 | 唐 | 陆德明 | | | | 1续 | |
| 易传 | 唐 | 陆希声 | | | 1 | | |

## 经部·尚书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今文尚书 | | | | 1 | | | |
| 古文尚书 | | | | 3 | | | |
| 尚书大传 | 汉 | 伏胜 | 2 | | | 2佚 | 王：佚文、补遗各一 |
| 尚书大传注 | 汉 | 郑玄 | | | 1 | | |
| 书贾氏义 | 汉 | 贾谊 | | | | 1续 | |
| 今文尚书说 | 汉 | 欧阳生 | 1 | 1 | 1 | | 马、黄作《章句》 |
| 尚书大夏侯章句 | 汉 | 夏侯胜 | | 1 | | | |
| 尚书小夏侯章句 | 汉 | 夏侯建 | | 1 | | | |
| 尚书百两篇 | 汉 | 张霸 | 1 | | 1 | | |
| 五家要说章句 | 汉 | 明帝 | | | | 1续 | |
| 尚书马氏注 | 汉 | 马融 | 1 | 4 | | | |
| 尚书古文注 | 汉 | 郑玄 | | | 1 | | |
| 古文尚书训 | 汉 | 贾逵 | | | | 1续 | |
| 书古文训 | 汉 | 贾逵 | | | | 1续 | |
| 古文尚书训旨 | 汉 | 卫宏 | | | | 1续 | |
| 尚书王氏注 | 魏 | 王肃 | | 2 | | 1续 | |
| 尚书集注 | 晋 | 李颙 | | | | 1续 | |
| 书范氏集解 | 晋 | 范宁 | | | | 1续 | |
| 尚书刘氏义疏 | 隋 | 刘焯 | | 1 | | | |
| 尚书述义 | 隋 | 刘炫 | | 1 | | | |
| 尚书顾氏疏 | | 顾彪 | 1 | 1 | 1 | | 谟作《古文》，黄作《义疏》。 |
| 古文尚书舜典注 | 晋 | 范宁 | | 1 | | | |
| 洪范五行传 | 汉 | 刘向 | 2 | | 1 | | |
| 古文尚书音 | 晋 | 徐邈 | | 1 | | | |
| 书赞 | 汉 | 郑玄 | | | | 1续 | |
| 尚书佚文 | | | | | | 2佚 | |

## 经部·诗经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毛诗马氏注 | 汉 | 马融 | | 1 | 1 | | |
| 毛诗贾氏义 | 汉 | 贾逵 | | | | 1续 | |
| 毛诗先郑义 | 汉 | 郑众 | | | | 1续 | |
| 毛诗义问 | 汉 | 刘桢 | | 1 | | | |
| 毛诗王氏注 | 魏 | 王肃 | | 4 | 1 | | |
| 毛诗问难 | 魏 | 王肃 | | 1 | | | |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毛诗义驳 | 魏 | 王肃 | | 1 | | | |
| 毛诗奏事 | 魏 | 王肃 | | 1 | | | |
| 毛诗申郑义 | 魏 | 王基 | | 1 | 1 | | 马作《毛诗驳》 |
| 毛诗答问难 | 吴 | 韦昭等 | 1 | 1 | | | |
| 毛诗异同评 | 晋 | 孙毓 | 1 | 3 | 1 | | |
| 难孙氏毛诗评 | 晋 | 陈统 | | 1 | | | |
| 毛诗舒氏义疏 | | 舒瑗 | | 1 | | | |
| 毛诗周氏注 | 刘宋 | 周续之 | | 1 | | | |
| 毛诗题纲 | | | | 1 | | | |
| 毛诗隐义 | 梁 | 何胤 | | 1 | | | |
| 集注毛诗 | 梁 | 崔灵恩 | | 1 | | 1续 | 王作《毛诗集注》 |
| 毛诗沈氏义疏 | 北周 | 沈重 | 1 | 2 | | 1续 | |
| 毛诗述义 | 隋 | 刘炫 | | 1 | | | |
| 施氏诗说 | 唐 | 施士丐 | | 1 | | | |
| 毛诗十五国风义 | 梁 | 萧纲 | | 1 | | | |
| 毛诗拾遗 | 晋 | 郭璞 | | 1 | | | |
| 毛诗徐氏音 | 晋 | 徐邈 | | 1 | | | |
| 毛诗笺音义证 | 后魏 | 刘芳 | 1 | 1 | | | |
| 毛诗序义 | 刘宋 | 周续之 | 1 | | | | |
| 毛诗序义疏 | 南齐 | 刘瓛 | | 1 | | | |
| 郑氏诗谱 | 汉 | 郑玄 | 1 | | 1 | | 黄作《毛诗谱》 |
| 毛诗谱注 | 吴 | 徐整 | 1 | 1 | | | 马作《谱畅》 |
| 鲁诗传 | 汉 | 申培 | 1 | 3 | 1 | | 马作《诗故》 |
| 鲁诗韦氏说 | 汉 | 韦玄成 | | | | 1续 | |
| 齐诗传 | 汉 | 后苍 | | 2 | | | |
| 齐诗传 | 汉 | 辕固 | | | 1 | | |
| 韩体故 | 汉 | 韩婴 | | 2 | | | |
| 韩诗内传 | 汉 | 韩婴 | 1 | 1 | 1 | | |
| 韩诗外传佚文 | 汉 | 韩婴 | | | | 1佚 | |
| 韩诗说 | 汉 | 韩婴 | | 1 | | | |
| 薛君韩诗章句 | 汉 | 薛汉 | | 2 | | | |
| 韩诗翼要 | 汉 | 侯苞 | 1 | 1 | | 1续 | |
| 韩诗赵氏学 | 汉 | 赵煜 | | | | 1续 | |

## 经部·周礼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周礼郑大夫解诂 | 汉 | 郑兴 | | 1 | | | |
| 周礼郑司农解诂 | 汉 | 郑众 | | 6 | | | |
| 周礼杜氏注 | 汉 | 杜子春 | | 2 | | | |
| 周礼贾氏解诂 | 汉 | 贾逵 | | 1 | | 1续 | 王作《贾氏注》 |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周官传 | 汉 | 马融 | 1 | 1 | 1 | | |
| 周礼班氏义 | 汉 | 班固 | | | | 1汉 | |
| 周官礼干氏注 | 晋 | 干宝 | 1 | 1 | 1 | | 黄作《周官注》 |
| 周官礼异同评 | 晋 | 陈邵 | | 1 | | | |
| 周官礼义疏 | 北周 | 沈重 | | 1 | | | |
| 答临孝存周礼难 | 汉 | 郑玄 | | | 1 | 1续 | 王作《临硕周》 |
| 周礼郑氏音 | 汉 | 郑玄 | | 1 | | | |
| 周礼徐氏音 | 晋 | 徐邈 | | 1 | | | |
| 周礼李氏音 | 晋 | 李轨 | | 1 | | | |
| 周礼刘氏音 | | 刘昌宗 | | 2 | | | |
| 周礼聂氏音 | | 聂□ | | 1 | | | |
| 周礼戚氏音 | 陈 | 戚衮 | | 1 | | | |

# 经部・仪礼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仪礼班氏义 | 汉 | 班固 | | | | 1汉 | |
| 冠礼约制 | 汉 | 何休 | | 1 | | | |
| 郑氏婚礼 | 汉 | 郑众 | | 1 | | | |
| 婚礼谒文 | 汉 | 郑玄 | | | | 1续 | |
| 凶礼 | 晋 | 孔衍 | | 1 | | | |
| 葬礼 | 晋 | 贺循 | | 1 | | | |
| 丧服变除 | 汉 | 戴德 | 1 | 1 | | | 马作《大戴…》 |
| 丧服经传马氏注 | 汉 | 马融 | 1 | 1 | 1 | | 黄作《仪礼…》 |
| 郑氏丧服变除 | 汉 | 郑玄 | | 1 | 1 | | |
| 新定礼 | 汉 | 刘表 | | 1 | 1 | | |
| 丧服经传王氏注 | 魏 | 王肃 | | 1 | 1 | | 黄作《仪礼丧服注》 |
| 丧服要记 | 魏 | 王肃 | 1 | 1 | 1 | 1续 | |
| 丧服变除图 | 吴 | 谢慈 | 1 | 1 | 1 | | |
| 丧服要集 | 晋 | 杜预 | | 1 | | | |
| 丧服经传袁氏注 | 晋 | 袁准 | | 1 | | | |
| 集注丧服经传 | 晋 | 孔伦 | | 1 | | | |
| 丧服经传陈氏注 | | 陈铨 | | 1 | | | |
| 丧服释疑 | 晋 | 刘智 | 1 | 1 | | | |
| 出后者为本父母服议 | 晋 | 王廙 | | | | 1续 | |
| 孙曾为后议 | 晋 | 何琦 | | | | 1续 | |
| 蔡氏丧服谱 | 晋 | 蔡谟 | | 1 | | | |
| 贺氏丧服谱 | 晋 | 贺循 | | 1 | | 1续 | |
| 贺氏丧服要记 | 晋 | 贺循 | | 1 | | | |
| 丧服要记注 | | 谢徽 | | 1 | | |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葛氏丧服变除 | 晋 | 葛　洪 |  | 1 |  |  |  |
| 集注丧服经传 | 刘宋 | 裴松之 |  | 1 |  |  |  |
| 丧服经传略注 | 刘宋 | 雷次宗 | 1 | 1 | 1 |  |  |
| 丧服难问 | 刘宋 | 崔　凯 |  | 1 |  |  |  |
| 周氏丧服注 | 刘宋 | 周续之 |  | 1 |  |  |  |
| 逆降义 | 刘宋 | 颜延之 |  | 1 |  |  |  |
| 丧服古今集记 | 南齐 | 王　俭 |  | 1 |  |  |  |
| 丧服世行要记 | 南齐 | 王逡之 |  | 1 |  |  |  |

# 经部·礼记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礼记佚文 |  |  |  |  |  | 1佚 | 汉·戴圣集 |
| 礼记马氏注 | 汉 | 马　融 |  | 1 |  |  |  |
| 小戴礼记注 | 汉 | 卢　植 | 1 | 1 | 1 |  | 黄作《解诂》 |
| 礼传 | 汉 | 荀　爽 |  | 1 |  |  |  |
| 礼记佚文 | 汉 | 郑　玄 |  |  |  | 1佚 |  |
| 礼记王氏注 | 魏 | 王　肃 |  | 1 |  |  |  |
| 礼记孙氏注 | 魏 | 孙　炎 |  | 1 |  |  |  |
| 礼记略解 | 刘宋 | 庾蔚之 |  | 1 |  |  |  |
| 礼记隐义 | 梁 | 何　胤 |  | 1 |  |  |  |
| 礼记新义疏 | 梁 | 贺　玚 |  | 1 |  |  |  |
| 礼记皇氏义疏 | 梁 | 皇　侃 |  | 4 |  |  |  |
| 礼记义证 | 后魏 | 刘　芳 |  | 1 |  |  |  |
| 礼记沈氏义疏 | 北周 | 沈　重 |  | 1 |  |  |  |
| 礼记熊氏义疏 | 北周 | 熊安生 |  | 4 |  |  |  |
| 礼记外传 | 唐 | 成伯玙 |  | 1 |  | 1续 | 唐·张幼伦注 |
| 月令佚文 |  |  |  |  |  | 1佚 |  |
| 月令章句 | 汉 | 蔡　邕 | 1 | 1 | 1 | 1续 |  |
| 明堂月令论 | 汉 | 蔡　邕 | 1 |  | 1 |  |  |
| 月令问答 | 汉 | 蔡　邕 |  | 1 | 1 |  |  |
| 王度记 | 周 | 淳于髡等 | 1 |  |  |  | 附《三正记》 |
| 孔子三朝记 |  |  |  | 1 |  |  | 上以二种为大戴礼 |

# 经部·三礼总义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石渠礼论 | 汉 | 戴　圣 | 1 | 1 | 1 |  |  |
| 荀氏礼传 | 汉 | 荀　爽 |  |  |  | 1续 |  |
| 皇览逸礼 | 魏 | 缪　袭 | 1 |  |  |  | 附《中霤礼》 |
| 五礼驳 | 晋 | 孙　毓 | 1 |  |  |  |  |
| 礼难问 | 晋 | 范　宁 |  | 1 |  |  |  |
| 杂礼仪 | 晋 | 吴　商 |  | 1 |  |  |  |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礼论难 | 晋 | 范宣 | | 1 | | | |
| 礼论答问 | 晋 | 徐广 | | 1 | | | |
| 礼论 | 刘宋 | 何承天 | | 1 | | | |
| 礼论条牒 | 刘宋 | 任预 | | 1 | | | |
| 礼义答问 | 南齐 | 王俭 | | 1 | | | |
| 礼论钞略 | 南齐 | 荀万秋 | | 1 | | | |
| 礼统 | 梁 | 贺述 | 1 | 1 | | | |
| 礼疑义 | 梁 | 周捨 | | 1 | | | |
| 三礼义宗 | 梁 | 崔灵恩 | 1 | 4 | 1 | 1续 | |
| 释疑论 | 唐 | 元行冲 | | 1 | | | |
| 鲁礼禘祫志 | 汉 | 郑玄 | 1 | 1 | 1 | | |
| 明堂制度论 | 后魏 | 李谧 | | 1 | | | |
| 三礼图 | 汉 | 郑玄 | | 1 | | | |
| 三礼图 | 汉 | 阮谌 | 1 | | 1 | | |
| 梁氏三礼图 | | 梁正 | | 1 | | | |
| 张氏三礼图 | 唐 | 张镒 | | 1 | | | |
| 三礼目录 | 汉 | 郑玄 | 1 | | 1 | | |

## 经部·乐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乐经 | 汉 | 阳成子长 | 1 | 1 | | | |
| 乐记 | 汉 | 刘向 | | 1 | | | |
| 乐元语 | 汉 | 刘德 | 1 | 1 | | | |
| 琴清英 | 汉 | 扬雄 | 1 | 1 | | | |
| 乐书 | 后魏 | 信都芳 | | 1 | | | |
| 乐部 | | | | 1 | | | |
| 钟律书 | 汉 | 刘歆 | 1 | | 1 | | |
| 乐社大义 | 梁 | 武帝 | | 1 | | | 萧衍 |
| 钟律纬 | 梁 | 武帝 | | 1 | | | 萧衍 |
| 乐律义 | 北周 | 沈重 | | 1 | | | |
| 乐谱集解 | 隋 | 萧吉 | | 1 | | | |

## 经部·春秋左传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春秋左氏传吴氏义 | 周 | 吴起 | | | | 1续 | |
| 春秋左氏传章句 | 汉 | 刘歆 | | 1 | | | |
| 春秋牒例章句 | 汉 | 郑众 | | 1 | | | |
| 春秋左氏传解诂 | 汉 | 贾逵 | 1 | 2 | 1 | | |
| 春秋左氏长经章句 | 汉 | 贾逵 | | 1 | | | |
| 春秋左氏传延氏注 | 汉 | 延笃 | | | | 1续 | |
| 春秋左氏许氏义 | 汉 | 许慎 | | | | 1汉 | |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左氏膏肓 | 汉 | 何休 | 1 | | | | |
| 春秋左氏传解谊 | 汉 | 服虔 | 1 | 1 | 1 | 1续 | |
| 春秋成长说 | 汉 | 服虔 | | 1 | | | |
| 春秋左氏膏肓释疴 | 汉 | 服虔 | | 1 | | | |
| 箴左氏膏肓 | 汉 | 郑玄 | | | 1 | | |
| 春秋左传郑氏义 | 汉 | 郑玄 | | | | 1汉 | |
| 左氏奇说 | 汉 | 彭汪 | | 1 | | | |
| 春秋左传许氏注 | 汉 | 许淑 | | 1 | | | |
| 春秋左氏经传章句 | 魏 | 董遇 | | 1 | | | |
| 春秋左传王氏注 | 魏 | 王肃 | | 1 | | | |
| 春秋左氏传义注 | 晋 | 孙毓 | | 1 | | | |
| 春秋左氏函传义 | 晋 | 干宝 | | 1 | | | |
| 春秋左氏传刘氏注 | 晋 | 刘兆 | | | | 1续 | |
| 春秋左氏经传义略 | 陈 | 王元规 | | 1 | | | |
| 春秋传驳 | 后魏 | 贾思同等 | | 1 | | | |
| 难杜 | 后魏 | 卫冀隆 | 1 | | | | |
| 春秋左氏传述义 | 隋 | 刘炫 | 1 | 2 | 1 | | |
| 春秋攻昧 | 隋 | 刘炫 | | 1 | | | |
| 春秋规过 | 隋 | 刘炫 | 1 | 2 | 1 | | |
| 春秋左传义疏 | | 苏宽 | | 1 | | | |
| 春秋长历 | 晋 | 杜预 | 1 | | | | |
| 春秋井田记 | | | | 1 | | | |
| 春秋土地名 | 晋 | 京相璠 | 1 | 1 | 1 | | |
| 春秋释例 | 汉 | 颍容 | 1 | 1 | | | |
| 春秋左氏传嵇氏音 | 魏 | 嵇康 | | 1 | | | |
| 春秋徐氏音 | 晋 | 徐邈 | | 1 | | | |

## 经部·春秋公羊传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公羊传佚文 | | | | | | 1佚 | |
| 公羊严氏春秋 | 汉 | 严彭祖 | | 1 | | 1续 | 王作《义》 |
| 春秋公羊颜氏记 | 汉 | 颜安乐 | | 1 | | | |
| 春秋公羊眭生义 | 汉 | 眭生 | | | | 1续 | |
| 春秋公羊贡氏义 | 汉 | 贡禹 | | | | 1续 | |
| 解疑论 | 汉 | 戴宏 | | 1 | | | |
| 春秋文谥例 | 汉 | 何休 | | 1 | | | |
| 驳春秋释疴 | 汉 | 何休 | | | | 1续 | |
| 春秋汉议 | 汉 | 何休 | | | | 1续 | |
| 公羊墨守 | 汉 | 何休 | 1 | | | | |
| 发公羊墨守 | 汉 | 郑玄 | | | 1 | |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春秋公羊郑氏义 | 汉 | 郑　玄 | | | | 1汉 | |
| 春秋公羊孔氏传 | 晋 | 孔　衍 | | | | 1续 | |
| 春秋公羊王门子注 | 晋 | 王愆期 | | | | 1续 | |
| 春秋公羊刘氏注 | 晋 | 刘　兆 | | | | 1续 | |
| 春秋繁露佚文 | 汉 | 董仲舒 | | | | 1佚 | |
| 春秋决事 | 汉 | 董仲舒 | 1 | 1 | 1 | | 黄作《治狱》 |
| 春秋盟会图 | 汉 | 严彭祖 | 1 | | 1 | | |

## 经部·春秋谷梁传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春秋谷梁传章句 | 汉 | 严更始 | | 1 | | | |
| 春秋谷梁传说 | 汉 | 刘　向 | | 1 | | 1续 | 王作《刘更生义》 |
| 春秋谷梁段氏注 | 汉 | 段　肃 | | | | 1续 | |
| 谷梁废疾 | 汉 | 何　休 | 1 | | | | |
| 释谷梁废疾 | 汉 | 郑　玄 | | | 1 | | |
| 春秋谷梁传縻氏注 | 魏 | 縻　信 | 1 | 1 | 1 | | |
| 春秋谷梁传徐氏注 | 晋 | 徐　乾 | | 1 | | | |
| 春秋谷梁传注义 | 晋 | 徐　邈 | | 1 | | | |
| 答薄氏驳谷梁义 | 晋 | 范　宁 | 1 | 1 | | | 马作《答薄叔元问》 |
| 春秋谷梁传郑氏说 | 晋 | 郑　嗣 | | 1 | | | |
| 春秋谷梁刘氏注 | 晋 | 刘　兆 | | | | 1续 | |
| 谷梁传例 | 晋 | 范　宁 | 1 | | 1 | | |
| 春秋谷梁传序 | | | | | | 1续 | |

## 经部·春秋总义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春秋大传 | 汉 | 佚　名 | | 1 | | 1续 | |
| 春秋三传异同说 | 汉 | 马　融 | | 1 | | | |
| 春秋家经本训诂 | 汉 | 贾　逵 | | | | 1续 | |
| 春秋公羊谷梁传集解 | 晋 | 刘　兆 | 1 | 1 | | | |
| 春秋公羊谷梁二传评 | 晋 | 江　熙 | | 1 | | | |
| 春秋集传 | 唐 | 啖　助 | | 1 | | | |
| 春秋阐微纂类义统 | 唐 | 赵　匡 | | 1 | | | |
| 春秋折衷论 | 唐 | 陈　岳 | | 1 | | | |
| 春秋例统 | 唐 | 啖　助 | | 1 | | | |
| 春秋通例 | 唐 | 陆希声 | | 1 | | | |

## 经部·论语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论语孔氏训解 | 汉 | 孔安国 | | 11 | | 1续 | 王作《注》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论语马氏训说 | 汉 | 马　融 | | 2 | | | |
| 论语郑氏注 | 汉 | 郑　玄 | 1 | 10 | 1 | 1续 | |
| 论语包氏章句 | 汉 | 包　咸 | | 2 | | 1续 | |
| 论语周氏章句 | 汉 | 周　□ | | 1 | | | |
| 论语何氏注 | 汉 | 何　休 | | | | 1续 | |
| 论语麻氏注 | 汉 | 麻　达 | | | | 1续 | |
| 论语王氏义说 | 魏 | 王　肃 | | 1 | | | |
| 论语陈氏义说 | 魏 | 陈　群 | | 1 | | | |
| 论语王氏说 | 魏 | 王　朗 | | 1 | | | |
| 论语周生氏义说 | 魏 | 周生烈 | | 1 | | | |
| 论语释疑 | 魏 | 王　弼 | | 1 | | 1续 | 王作《王氏注》 |
| 论语义疏 | 梁 | 皇　侃 | 1 | | | | |
| 论语谯氏注 | 蜀 | 谯　周 | | 1 | | | |
| 论语卫氏集注 | 晋 | 卫　瓘 | | 1 | | | |
| 论语旨序 | 晋 | 缪　播 | | 1 | | | |
| 论语缪氏说 | 晋 | 缪　协 | | 1 | | | |
| 论语体略 | 晋 | 郭　象 | | 1 | | | |
| 论语乐氏释疑 | 晋 | 乐　肇 | | 1 | | | |
| 论语虞氏赞注 | 晋 | 虞　喜 | | 1 | | | |
| 论语庾氏释 | 晋 | 庾　翼 | | 1 | | | |
| 论语李氏集注 | 晋 | 李　充 | | 1 | | | |
| 论语范氏注 | 晋 | 范　宁 | | 1 | | | |
| 论语孙氏集解 | 晋 | 孙　绰 | | 1 | | | |
| 论语梁氏注释 | 晋 | 梁　觊 | | 1 | | | |
| 论语袁氏注 | 晋 | 袁　乔 | | 1 | | | |
| 论语江氏集解 | 晋 | 江　熙 | | 1 | | | |
| 论语殷氏解 | 晋 | 殷仲堪 | | 1 | | | |
| 论语张氏注 | 晋 | 张　凭 | | 1 | | | |
| 论语蔡氏注 | 晋 | 蔡　谟 | | 1 | | | |
| 论语颜氏说 | 刘宋 | 颜延之 | | 1 | | | |
| 论语琳公说 | 刘宋 | 释慧琳 | | 1 | | | |
| 论语沈氏训注 | 南齐 | 沈驎士 | | 1 | | | |
| 论语顾氏注 | 南齐 | 顾　欢 | | 1 | | | |
| 论语梁武帝注 | 梁 | 武　帝 | | 1 | | | 萧衍 |
| 论语太史氏集解 | 梁 | 太史叔明 | | 1 | | | |
| 论语褚氏义疏 | 梁 | 褚仲都 | | 1 | | | |
| 论语沈氏说 | | 沈　峭 | | 1 | | | |
| 论语熊氏说 | | 熊　埋 | | 1 | | | |
| 论语隐义注 | | 佚　名 | 1 | 1 | | 1 |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古论语 | | | | 6 | | | |
| 齐论语 | | | | 1 | | | |
| 逸论语 | | | 1 | | | | |

## 经部·孟子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孟子刘中垒注 | 汉 | 刘　向 | | | | 1续 | |
| 孟子程氏章句 | 汉 | 程　曾 | | 1 | | | |
| 孟子章指 | 汉 | 赵　岐 | 2 | 2 | | | 马有《叙篇》1卷 |
| 孟子刘氏注 | 汉 | 刘　熙 | 1 | 1 | 1 | 1续 | |
| 孟子郑氏注 | 汉 | 郑　玄 | | 1 | | 1汉 | |
| 孟子高氏章句 | 汉 | 高　诱 | | 1 | | | |
| 孟子古注 | 魏晋 | 佚　名 | | | | 1续 | |
| 孟子綦毋氏注 | 晋 | 綦毋邃 | | 1 | | | |
| 孟子陆氏注 | 唐 | 陆善经 | | 1 | | | |
| 孟子张氏音义 | 唐 | 张　镒 | | 1 | | | |
| 孟子丁氏手音 | 唐 | 丁公著 | | 1 | | | |

## 经部·孝经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孝经传 | 周 | 魏文侯 | 1 | 1 | | | |
| 孝经长孙氏说 | 汉 | 长孙氏 | | 1 | | | |
| 孝经后氏说 | 汉 | 后　苍 | | 1 | | | |
| 孝经安昌侯说 | 汉 | 张　禹 | | 1 | | | |
| 孝经董氏义 | 汉 | 董仲舒 | | | | 1续 | |
| 孝经马氏注 | 汉 | 马　融 | | | | 1续 | |
| 孝经注 | 汉 | 郑　玄 | 1 | | 1 | | 黄作《解》 |
| 孝经郑氏注 | 魏 | 郑　偁 | | | | 1续 | |
| 孝经王氏解 | 魏 | 王　肃 | | 1 | | | |
| 孝经解赞 | 吴 | 韦　昭 | | 1 | | | |
| 孝经殷氏注 | 晋 | 殷仲文 | | 1 | | | |
| 集解孝经 | 晋 | 谢　万 | | 1 | | | |
| 齐永明诸王孝经讲义 | 南齐 | | | 1 | | | |
| 孝经刘氏说 | 南齐 | 刘　瓛 | | 1 | | | |
| 孝经义疏 | 梁 | 武　帝 | | 1 | | | 萧衍 |
| 孝经严氏注 | 梁 | 严植之 | | 1 | | | |
| 孝经皇氏义疏 | 梁 | 皇　侃 | | 1 | | | |
| 古文孝经述义 | 隋 | 刘　炫 | | 1 | | | |
| 孝经训注 | 隋 | 魏真己 | | 1 | | | |
| 御注孝经疏 | 唐 | 元行冲 | | 1 | | | |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经部·尔雅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尔雅佚文 | | | | | | 1佚 | |
| 尔雅许君义 | 汉 | 许慎 | | | | 1续 | |
| 尔雅注 | 汉 | 佚名 | 1 | | | | |
| 尔雅犍为文学注 | 汉 | 佚名 | | 3 | 1 | 1汉 | 王作《舍人注》 |
| 尔雅刘氏注 | 汉 | 刘歆 | | 1 | 1 | | |
| 尔雅樊氏注 | 汉 | 樊光 | | 1 | 1 | | |
| 尔雅李氏注 | 汉 | 李巡 | | 3 | 1 | 1续 | |
| 尔雅郑君注 | 汉 | 郑玄 | | | | 1续 | |
| 尔雅孙氏注 | 魏 | 孙炎 | | 3 | 1 | 1续 | 黄与下合作《音注》 |
| 尔雅孙氏音 | 魏 | 孙炎 | | 1 | | | |
| 尔雅音义 | 晋 | 郭璞 | | 1 | 1 | | |
| 尔雅刘氏注 | 晋 | 刘兆 | | | | 1续 | |
| 集注尔雅 | 梁 | 沈旋 | | 1 | 1 | | 黄作《尔雅集注》 |
| 尔雅顾氏音 | 梁 | 顾野王 | | 1 | 1 | | |
| 尔雅施氏音 | 陈 | 施乾 | | 1 | 1 | | |
| 尔雅麻氏注 | | 麻杲 | | | | 1续 | 孙炎注附 |
| 尔雅谢氏音 | 陈 | 谢峤 | | 1 | 1 | | 黄作《音注》 |
| 尔雅众家注 | | | | | 2 | | |
| 尔雅裴氏注 | 唐 | 裴瑜 | | 1 | | | |
| 尔雅图赞 | 晋 | 郭璞 | 1 | 1 | 1 | | |

# 经部·群经总义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五经通义 | 汉 | 刘向 | 1 | 1 | 1 | 1续 | |
| 五经要义 | 汉 | 刘向 | | | | 1续 | |
| 五经通义 | 汉 | 许慎 | | | | 1续 | |
| 五经异义 | 汉 | 许慎 | 1 | | | | 汉郑玄驳 |
| 驳五经异义 | 汉 | 郑玄 | | | 1 | | |
| 六艺论 | 汉 | 郑玄 | 1 | 1 | 1 | | |
| 郑志 | 魏 | 郑小同 | | | 1 | | |
| 五经章句后定 | 汉 | 刘表 | | | | 1续 | |
| 圣证论 | 魏 | 王肃 | 1 | | | | 晋马昭驳、晋孔晁答、南齐张融评 |
| 五经析疑 | 魏 | 邯郸绰 | 1 | | | | |
| 五经然否论 | 蜀 | 谯周 | 1 | 1 | 1 | | |
| 五经通论 | 晋 | 束皙 | 1 | 1 | | | |
| 五经钩沈 | 晋 | 杨方 | 1 | 1 | | | |
| 五经大义 | 晋 | 戴逵 | | 1 | | |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七经诗 | 晋 | 傅　咸 | 1 | | | | |
| 五经要义 | 刘宋 | 雷次宗 | 1 | 1 | 1 | | 马题汉·雷□ |
| 六经略注序 | 后魏 | 常　爽 | | 1 | | | |
| 五经疑问 | 后魏 | 房景先 | 1 | | 1 | | |
| 七经义纲 | 北周 | 樊　深 | 1 | 1 | | | |
| 石经 | | | 1 | | | | 汉 |
| 石经尚书 | | | | 1 | | | 汉 |
| 石经鲁诗 | | | | 1 | | | 汉 |
| 石经仪礼 | | | | 1 | | | 汉 |
| 石经公羊 | | | | 1 | | | 汉 |
| 石经论语 | | | | 1 | | | 汉 |
| 三字石经尚书 | | | | 1 | | | 魏 |
| 三字石经春秋 | | | | 1 | | | 魏 |

# 经部附小学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史籀篇 | 周 | 太史籀 | | 1 | | | 古文之属 |
| 字书 | | | | | 1 | | 以下字典 |
| 要用字苑 | 晋 | 葛　洪 | | 1 | | | |
| 文字集略 | 梁 | 阮孝绪 | | 1 | 1 | 1续 | |
| 字略 | 后魏 | 宋世良 | | | 1 | | |
| 字统 | 后魏 | 杨承庆 | | 1 | 1 | | |
| 桂苑珠丛 | 隋 | 诸葛颍等 | | 1 | 1 | | |
| 新字林 | 唐 | 陆善经 | | | 1 | | |
| 开元文字音义 | 唐 | 玄　宗 | | | 1 | | 李隆基 |
| 古文官书 | 汉 | 卫　宏 | | 1 | | | 以下字体 |
| 古今文字表 | 后魏 | 江　式 | | 1 | | | |
| 演说文 | | 庾俨默 | | 1 | | | |
| 文字指归 | 隋 | 曹　宪 | | 1 | 1 | | |
| 分毫字样 | 唐 | | | 1 | | | |
| 仓颉篇 | | | | | 1 | | 以下蒙学 |
| 仓颉训诂 | 汉 | 杜　林 | | 1 | | | |
| 苍颉篇 | 魏 | 张　揖 | | 1 | | | 揖训诂,郭璞解诂 |
| 苍颉解诂 | 晋 | 郭　璞 | | | 1 | | |
| 三苍 | 魏 | 张　揖 | | 1 | | | 揖训诂,郭璞解诂 |
| 三苍解诂 | 晋 | 郭　璞 | | | 1 | | |
| 凡将篇 | 汉 | 司马相如 | | 1 | 1 | | |
| 苍颉训纂(篇) | 汉 | 扬　雄 | | 1 | 1 | | 马作《训纂篇》 |
| 劝学篇 | 汉 | 蔡　邕 | | 1 | 1 | 1续 | |
| 埤苍 | 魏 | 张　揖 | | 1 | 1 | |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广苍 | 魏 | 樊　恭 | | 1 | 1 | | |
| 始学篇 | 吴 | 项　竣 | | 1 | | 1续 | |
| 发蒙记 | 晋 | 束　晰 | | 1 | | | |
| 启蒙记 | 晋 | 顾恺之 | | 1 | | | |
| 庭诰 | 刘宋 | 颜延之 | | 1 | | | |
| 诂幼 | 刘宋 | 颜延之 | | 1 | | | |
| 声类 | 魏 | 李　登 | | 1 | 1 | | 以下音韵 |
| 韵集 | 晋 | 吕　静 | | 1 | 1 | | |
| 音谱 | 刘宋 | 李　概 | | | 1 | | |
| 声谱 | 刘宋 | 李　概 | | | 1 | | |
| 韵略 | 北齐 | 阳休之 | | 1 | 1 | 1续 | |
| 切韵 | 唐 | 李　舟 | | | 1 | | |
| 唐韵 | 唐 | 孙　愐 | | | 2 | | |
| 韵海镜源 | 唐 | 颜真卿 | | | 1 | | |
| 考声 | | | | | | 1续 | 以下训诂 |
| 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 | 唐 | 释・神珙 | | 1 | | | |
| 小尔雅佚文 | 汉 | 孔　鲋 | | | | 1佚 | |
| 广雅佚文 | 魏 | 张　揖 | | | | 1佚 | |
| 通俗文 | 汉 | 服　虔 | | 1 | 1 | | |
| 辨释名 | 吴 | 韦　昭 | | 1 | 1 | | |
| 纂文 | 刘宋 | 何承天 | | 1 | 1 | 1续 | |
| 纂要 | 梁 | 元　帝 | | 1 | 1 | | 萧绎 |
| 杂字指 | 汉 | 郭　训 | | 1 | | | 以下字诂 |
| 古今字诂 | 魏 | 张　揖 | | 1 | 1 | | |
| 杂字 | 魏 | 张　揖 | | 1 | | | |
| 杂字解诂 | 魏 | 周　成 | | 1 | | | |
| 异字 | 吴 | 朱　育 | | 1 | | | |
| 字指 | 晋 | 李　彤 | | 1 | 1 | | |
| 小学 | | | | | 1 | | |
| 方言佚文 | 汉 | 扬　雄 | | | | 1佚 | 此方言 |

## 经部・谶纬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河图 | | | | | 1 | | |
| 河图括地象 | | | 1 | | 1 | | 黄本附《括地图》 |
| 河图始开图 | | | | | 1 | | |
| 河图挺佐辅 | | | | | 1 | | |
| 河图稽耀钩 | | | | | 1 | | |
| 河图帝览嬉 | | | | | 1 | | |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河图握矩记 | | | | | 1 | | |
| 河图玉版 | | | | | 1 | | |
| 龙鱼河图 | | | | | 1 | | |
| 河图合古篇 | | | | | 0 | | |
| 河图赤伏符 | | | | | 0 | | |
| 河图阖苞授 | | | | | 0 | | |
| 河图禄运法 | | | | | 1 | | |
| 河图说命征宋注 | 魏 | 宋均 | | | 0 | 1续 | 黄作《河图说征》 |
| 河图会昌符 | | | | | 0 | | |
| 河图帝通纪 | | | | | 0 | | |
| 河图真钩 | | | | | 0 | | |
| 河图秘征 | | | | | 0 | | |
| 河图稽命征 | | | | | 1 | | |
| 河图要元 | | | | | 0 | | |
| 河图考灵曜 | | | | | 0 | | |
| 河图叶光纪 | | | | | 0 | | |
| 河图天灵 | | | | | 0 | | |
| 河图圣洽符 | | | | | 1 | | |
| 河图提刘 | | | | | 0 | | |
| 河图绛象 | | | | | 0 | | |
| 河图著命 | | | | | 0 | | |
| 河图皇参持 | | | | | 0 | | 上"0"合为一卷 |
| 雒书 | | | | | 1 | | |
| 洛书郑注 | 汉 | 郑玄 | | | | 1续 | |
| 雒书灵准听 | | | | | 1 | | |
| 雒书甄曜度 | | | | | 1 | 1续 | |
| 雒书摘六辟 | | | | | 1 | | |
| 易纬 | | | | | 1 | | |
| 易乾凿度佚文 | | | | | | 1佚 | |
| 易乾凿度郑氏注 | 汉 | 郑玄 | | | 1 | | |
| 易纬通卦验郑注佚文 | 汉 | 郑玄 | | | | 1佚 | |
| 易坤灵图郑氏注 | 汉 | 郑玄 | | | 1 | 1续 | |
| 易稽览图郑氏注 | 汉 | 郑玄 | | | 1 | | |
| 易是类谋郑氏注 | 汉 | 郑玄 | | | 1 | | |
| 易辨终备郑氏注 | 汉 | 郑玄 | | | 1 | 1续 | 王作《易经备》。 |
| 易乾元序制记郑氏注 | 汉 | 郑玄 | | | 1 | | |
| 尚书纬 | | | | | 1 | |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尚书纬考灵曜 | 汉 | 郑玄注 | | 1 | 1 | 1续 | 黄无"纬" |
| 尚书纬帝命验 | 汉 | 郑玄注 | | 1 | 1 | | 黄无"纬" |
| 尚书帝命验宋注 | 魏 | 宋　均 | | | | 1续 | |
| 尚书纬璇机钤 | 汉 | 郑玄注 | | 1 | 1 | | 黄无"纬" |
| 尚书纬刑德放 | 汉 | 郑玄注 | | 1 | 1 | 1续 | 黄无"纬" |
| 尚书纬运期授 | 汉 | 郑玄注 | | 1 | 1 | | 黄无"纬" |
| 尚书中候 | | | | | 1 | 1续 | |
| 尚书中候马注 | 汉 | 马　融 | | | | 1续 | |
| 尚书中候郑注 | 汉 | 郑　玄 | 1 | 1 | | 1续 | |
| 诗纬 | 魏 | 宋均注 | | | 1 | 1续 | 王作宋均注 |
| 诗纬含神雾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诗纬推度灾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诗纬汜历枢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黄不作宋均注 |
| 礼纬 | | | | | 1 | | |
| 礼纬含文嘉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礼纬稽命征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礼纬斗威仪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黄不作宋均注 |
| 乐纬 | | | | | 1 | 1续 | |
| 乐纬动声仪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黄不作宋均注 |
| 乐纬稽耀嘉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 |
| 乐纬叶图征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黄作"协图" |
| 春秋(纬) | 魏 | 宋均注 | | | 1 | 1续 | 黄不作宋均注 |
| 春秋纬演孔图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春秋纬元命苞 | 魏 | 宋均注 | | 2 | 1 | 1续 | |
| 春秋纬文耀钩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春秋纬运斗枢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春秋纬感灵符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春秋纬合诚图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春秋纬考异邮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春秋纬保乾图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春秋纬汉含孳 | 魏 | 宋均注 | | 1 | | | |
| 春秋纬佐助期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春秋纬握诚图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 |
| 春秋纬潜潭巴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春秋纬说题辞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春秋命历序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春秋内事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 |
| 春秋玉版谶 | | | | | | 1续 | |
| 春秋说命征 | | | | | | 1续 | |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论语谶 | 魏 | 宋均注 | | | 1 | 1续 | |
| 论语比考谶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 |
| 论语撰考谶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 |
| 论语摘辅象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 |
| 论语摘衰圣承进谶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 黄无“承进谶”。 |
| 论语素王受命谶 | 魏 | 宋均注 | | 1 | 0 | | |
| 论语崇爵谶 | 魏 | 宋均注 | | 1 | 0 | | |
| 论语纠滑谶 | 魏 | 宋均注 | | 1 | 0 | | |
| 论语阴嬉谶 | 魏 | 宋均注 | | 1 | 0 | | 上“0”合为一卷 |
| 孝经 | | | | | 1 | | |
| 孝经纬援神契 | 魏 | 宋均注 | | 2 | 1 | 1续 | |
| 孝经中契 | 魏 | 宋均注 | | 1 | 0 | | |
| 孝经左契 | 魏 | 宋均注 | | 1 | 0 | | |
| 孝经右契 | 魏 | 宋均注 | | 1 | 0 | | |
| 孝经契 | | | | | 0 | | |
| 孝经纬钩命决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1续 | |
| 孝经内事图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 |
| 孝经中黄谶 | | | | | | 1续 | |
| 孝经威嬉拒 | 魏 | 宋均注 | | | 0 | | |
| 孝经古秘 | 魏 | 宋均注 | | 1 | 0 | | |
| 孝经雌雄图 | 魏 | 宋均注 | | 1 | 1 | | |
| 孝经章句 | 魏 | 宋均注 | | 1 | 0 | | 以上“0”合为一卷 |

# 史部·正史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史记佚文 | 汉 | 司马迁 | | | | 1佚 | |
| 汉书佚文 | 汉 | 班 固 | | | | 1佚 | |
| 汉书许义 | 汉 | 许 慎 | | | | 1续 | |
| 汉书音义 | 隋 | 萧 该 | | | | 1续 | |
| 汉书旧注 | | | | | | 1续 | |
| 续汉书佚文 | | | | | | 1佚 | |
| 三国志佚文 | 晋 | 陈 寿 | | | | 1佚 | |
| 晋书佚文 | 唐 | 官 修 | | | | 1佚 | |
| 梁书佚文 | 唐 | 官 修 | | | | 1佚 | |
| 北齐书佚文 | 唐 | 李百药 | | | | 1佚 | |
| 南史佚文 | 唐 | 李延寿 | | | | 1佚 | |
| 北史佚文 | 唐 | 李延寿 | | | | 1佚 | |

# 史部·别史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帝王世纪 | 晋 | 皇甫谧 | | | | 1续 |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帝王世家 | | | | | | 1续 | |
| 世本 | | | 2 | | | 1续 | |
| 周书佚文 | | | | | | 1续 | |
| 汲冢书钞 | 晋 | 束　晳 | | 1 | | | |
| 古文琐语 | | | | 1 | | 1续 | |
| 东观汉记 | 汉 | 刘珍等 | | | | 1续 | |
| 后汉书 | 吴 | 谢　承 | | | 1 | 1补 | |
| 汉后记 | 晋 | 薛　莹 | | | 1 | | |
| 后汉书 | 晋 | 华　峤 | | | 1 | 1补 | |
| 后汉书 | 晋 | 谢　沈 | | | 1 | | |
| 后汉书 | 晋 | 袁山松 | | | 1 | 1补 | |
| 吴书抄 | | | | | | 1补 | |
| 吴录 | 晋 | 张　勃 | | | | 1补 | |
| 晋书 | 晋 | 王　隐 | | | 1 | 1补 | |
| 晋书 | 晋 | 虞　预 | | | 1 | | |
| 晋书 | 晋 | 朱　凤 | | | 1 | | |
| 晋纪 | 晋 | 徐　广 | | | 1 | | |
| 晋中兴书 | 刘宋 | 何法盛 | | | 1 | 1补 | 黄本附《征祥说》 |
| 晋中兴征祥说 | 刘宋 | 何法盛 | | | 0 | 1补 | |
| 晋书 | 刘宋 | 谢灵运 | | | 1 | | |
| 晋书 | 南齐 | 臧荣绪 | | | 1 | 1补 | |
| 众家晋史 | | | | | 1 | | 合以下“0”35种一卷 |
| ·晋纪 | 刘宋 | 裴松之 | | | 0 | | |
| ·晋书 | 梁 | 萧子云 | | | 0 | | |
| ·晋史草 | 梁 | 萧子显 | | | 0 | | |
| ·晋书 | 梁 | 沈　约 | | | 0 | | |
| ·晋录 | | | | | 0 | | |
| ·晋要事 | | | | | 0 | | |
| ·晋朝杂事 | | | | | 0 | | |
| ·建武故事 | | | | | 0 | | |
| ·晋世谱 | | | | | 0 | | |
| ·晋官品令 | | | | | 0 | | |
| ·王朝目录 | | | | | 0 | | |
| ·晋泰始起居注 | 晋 | 李　轨 | | | 0 | | |
| ·晋咸宁起居注 | 晋 | 李　轨 | | | 0 | | |
| ·晋泰康起居注 | 晋 | 李　轨 | | | 0 | | |
| ·晋山陵故事 | | | | | 0 | | |
| ·晋武帝起居注 | | | | | 0 | | |
| ·晋永安起居注 | | | | | 0 | |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晋建武起居注 | | | | | 0 | | |
| ·晋太兴起居注 | | | | | 0 | | |
| ·晋咸和起居注 | | | | | 0 | | |
| ·晋咸康起居注 | | | | | 0 | | |
| ·晋康帝起居注 | | | | | 0 | | |
| ·晋永和起居注 | | | | | 0 | | |
| ·晋孝武帝起居注 | | | | | 0 | | |
| ·晋太元起居注 | | | | | 0 | | |
| ·晋隆安起居注 | | | | | 0 | | |
| ·晋义熙起居注 | | | | | 0 | | |
| ·晋书 | | | | | 0 | | 《三国志注》引 |
| ·晋书 | | | | | 0 | | 《世说注》引 |
| ·晋书 | | | | | 0 | | 《群书治要》引 |
| ·晋纪 | | | | | 0 | | 《文选注》引 |
| ·晋纪 | | | | | 0 | | 《北堂书钞》引 |
| ·晋纪 | | | | | 0 | | 《初学记》引 |
| ·晋纪 | | | | | 0 | | 《白帖》引 |
| ·晋纪 | | | | | 0 | | 《御览》引 |
| 晋抄 | | | | | | 1补 | |
| 宋书 | 刘宋 | 王智深 | | | | 1补 | |

# 史部·编年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竹书纪年 | | | | | 1 | | |
| 竹书佚文 | | | | | | 1佚 | |
| (后)汉记 | 晋 | 张　璠 | | | 1 | | |
| 晋书 | 晋 | 陆　机 | | | 1 | | |
| 晋纪 | 晋 | 干　宝 | | | 1 | | |
| 汉晋春秋 | 晋 | 习凿齿 | | | 1 | 1续 | |
| 晋阳秋 | 晋 | 孙　盛 | | | 1 | 1补 | |
| 续晋阳秋 | 刘宋 | 檀道鸾 | | | 1 | | |
| 晋纪 | 晋 | 邓　粲 | | | 1 | | |
| 晋纪 | 晋 | 曹嘉之 | | | 1 | | |
| 晋纪 | 刘宋 | 刘谦之 | | | 1 | 1补 | |
| 晋安帝纪 | 刘宋 | 王韶之 | | | 1 | | |
| 晋起居注 | 刘宋 | 刘道荟 | | | 1 | | |
| 晋录 | | | | | 0 | 1补 | 黄见前 |
| 晋惠帝起居注 | 晋 | 陆　机 | | | 1 | | |
| 晋起居注 | | | | | 0 | 1补 | 黄众家起居注见前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宋纪 | | | | | | 1补 | |
| 宋起居注 | | | | | | 1补 | |
| 梁起居注 | | | | | | 1补 | |
| 梁天监起居注 | | | | | | 1补 | |
| 梁大同起居注 | | | | | | 1补 | |

## 史部·杂史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国语佚文 | | | | | | 1佚 | |
| 国语章句 | 汉 | 郑　众 | | 1 | 1 | | 黄作《解诂》。 |
| 国语贾氏注 | 汉 | 贾　逵 | 1 | 1 | 1 | 1续 | 马作《解诂》。 |
| 国语章句 | 魏 | 王　肃 | | | 1 | | |
| 国语虞氏注 | 吴 | 虞　翻 | | 1 | 1 | 1续 | 马作《春秋外传…》 |
| 国语唐氏注 | 吴 | 唐　固 | | 1 | 1 | | 马作《春秋外传…》 |
| 国语孔氏注 | 晋 | 孔　晁 | | 1 | 1 | | 马作《春秋外传…》 |
| 国语音 | | | | 1 | | | |
| 战国策佚文 | | | | | | 1佚 | |
| 春秋后语 | 晋 | 孔　衍 | 1 | | 1 | 1续 | |
| 春秋前传 | | | | | | 1续 | |
| 春秋后传 | 晋 | 乐　资 | 1 | | 1 | | |
| 楚汉春秋 | 汉 | 陆　贾 | | | 1 | | |
| 魏略 | 晋 | 鱼　豢 | | | | 1补 | |
| 江表传 | 晋 | 虞　溥 | | | | 1补 | |
| 九州春秋 | 晋 | 司马彪 | | | 1 | | |
| 晋后略 | 晋 | 荀　绰 | | | 1 | | |
| 晋八王故事 | 晋 | 卢　綝 | | | 1 | | |
| 晋四王故事 | 晋 | 卢　綝 | | | 1 | | |

## 史部·琐记之属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康部抄 | | | | | | 1补 | |
| 后汉抄 | | | | | | 1补 | |
| 魏文帝杂事 | | | | | | 1补 | |
| 晋阳抄 | | | | | | 1补 | 黄有晋四种见前 |
| 卓异记 | 唐 | 李　翱 | | | | 1补 | |
| 北梦琐言佚文 | 唐 | 孙光宪 | | | | 1佚 | |
| 语林佚文 | 宋 | 王　谠 | | | | 1佚 | |

## 史部·载记类、考订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吴越春秋佚文 | 汉 | 赵　晔 | | | | 1佚 | |
| 越绝书佚文 | 汉 | 袁　康 | | | | 1佚 | |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蜀王本纪 | 汉 | 扬雄 | | | | 1补 | |
| 三十国春秋 | | | | | | 1补 | |
| 十六国春秋佚文 | 后魏 | 崔鸿 | | | | 1佚 | |
| 前赵录 | 后魏 | 崔鸿 | | | | 1补 | |
| 赵书 | | | | | | 1补 | |
| 后赵录 | 后魏 | 崔鸿 | | | | 1补 | |
| 蜀录 | 后魏 | 崔鸿 | | | | 1补 | |
| 后蜀录 | 后魏 | 崔鸿 | | | | 1补 | |
| 前燕录 | 后魏 | 崔鸿 | | | | 1补 | |
| 后燕录 | 后魏 | 崔鸿 | | | | 1补 | |
| 北燕录 | 后魏 | 崔鸿 | | | | 1补 | |
| 南燕录 | 后魏 | 崔鸿 | | | | 1补 | |
| 前凉录 | 后魏 | 崔鸿 | | | | 1补 | |
| 秦书 | | | | | | 1补 | |
| 前秦录 | 后魏 | 崔鸿 | | | | 1补 | |
| 后秦录 | 后魏 | 崔鸿 | | | | 1补 | |
| 西秦录 | 后魏 | 崔鸿 | | | | 1补 | |
| 九国志佚文 | 宋 | 路振 | | | | 1佚 | |
| 南唐近事佚文 | 宋 | 郑文宝 | | | | 1佚 | 以上载记 |
| 五历记 | 吴 | 徐整 | | 1 | | 1补 | |
| 古史考 | 蜀 | 谯周 | | | 1 | | 以上考订 |

## 史部·传记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illegible]贤传 | | | | | | 1补 | |
| 怀旧志序 | 梁 | 元帝 | | | | 1补 | 萧绎 |
| 全德志论 | 梁 | 元帝 | | | | | 以上通代 |
| 春秋公子谱 | | | | | | 1续 | |
| 海内先贤传 | 魏 | 佚名 | | | | 1补 | |
| 英雄记 | 汉 | 王粲 | | | 1 | | |
| 晋诸公赞 | 晋 | 傅畅 | | | 1 | | |
| [illegible]先贤传 | | | | | | 1补 | 以上断代 |
| 三辅决录(注) | 汉 | 赵岐 | | | 1 | 1续 | 晋·挚虞注。 |
| [illegible]国先贤传 | | | | | | 1补 | |
| 鲁国先贤志 | | | | | | 1补 | |
| [illegible]州先贤传 | | | | | | 1补 | |
| 会稽典录 | 晋 | 虞预 | | | | 1续 | |
| 陈留耆旧传佚文 | 魏 | 苏林 | | | | 1佚 | |
| 汝南先贤传 | 晋 | 周斐 | | | | 1补 | |
| 楚国先贤传 | 晋 | 张方 | | | | 1补 | |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襄阳耆旧传 | 晋 | 习凿齿 | 1 | | | 1补 | 误作《襄阳记》 |
| 襄阳耆旧记佚文 | 晋 | 习凿齿 | | | | 1佚 | |
| 益都耆旧传 | 晋 | 陈寿 | | | | 1补 | 以上郡邑 |
| 羊氏家传 | | | | | | 1补 | |
| 孙氏世录 | | | | | | 1补 | |
| 祖氏家传 | | | | | | 1补 | |
| 颍川枣氏文士传 | | | | | | 1补 | 以上家乘 |
| 风俗通姓氏篇佚文 | 汉 | 应劭 | | | | 1佚 | |
| 皇甫谧说 | 晋 | 皇甫谧 | | | | 1补 | |
| 姓苑 | 刘宋 | 何承天 | | | | 1补 | |
| 何承天说 | 刘宋 | 何承天 | | | | 1补 | |
| 百家谱 | 梁 | 王僧孺 | | | | 1补 | |
| 英雄传 | | 贾执 | | | | 1补 | |
| 姓书 | | | | | | 1补 | |
| 姓纂 | 唐 | 林宝 | | | | 1补 | 以上姓氏 |
| 忠臣传序 | 梁 | 元帝 | | | | 1续 | 萧绎 |
| 丹阳尹传 | 梁 | 元帝 | | | | 1续 | |
| 燕太子传 | | | | | | 1续 | |
| 钟离意别传 | | | | | | 1续 | |
| 陶侃别传 | | | | | | 1补 | 以上仕宦 |
| 冲波传 | | | | | | 1补 | |
| 孔门弟子目录 | 汉 | 郑玄 | 1 | 1 | 1 | | |
| 墨子传 | | | | | | 1补 | |
| 郑君(玄)别传 | | | | | | 1续 | 以上学林 |
| 文士传佚文 | 晋 | 张隐 | | | | 1佚 | 以上文士 |
| 列女传佚文 | 汉 | 刘向 | | | | 1佚 | |
| 师旷纪 | | | | | | 1续 | |
| 史说 | | | | | | 1续 | |
| 蔡琰别传 | | | | | | 1补 | 以上列女等 |
| 圣贤高士传 | 魏 | 嵇康 | | 1 | | 1补 | |
| 高士传佚文 | 晋 | 皇甫谧 | | | | 1佚 | |
| 达士传 | 晋 | 皇甫谧 | | | | 1补 | |
| 逸士传 | | | | | | 1补 | |
| 列士传 | | | | | | 1补 | 以上隐逸 |
| 孝子传 | 汉 | 刘向 | | | 1 | 1续 | |
| 孝子传 | 晋 | 萧广济 | | | 1 | | |
| 孝子传 | 刘宋 | 师觉授 | | | 1 | | |
| 孝子传 | | 宋躬 | | | | 1续 | |
| 孝子传 | 刘宋 | 郑缉之 | | | | 1续 | |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 --- | --- | --- | --- | --- | --- | --- |
| 孝子传 | | | | | | 1续 | |
| 孝德传序 | 梁 | 元帝 | | | | | 以上孝子 |
| 史系 | | | | | | 1补 | |
| 列仙传 | | | | | | 1补 | |
| 刘仙传佚文 | 晋 | 葛洪 | | | | 1佚 | |
| 神仙传 | 晋 | 葛洪 | | | | | 以上释道 |

## 史部·政书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 --- | --- | --- | --- | --- | --- | --- |
| 汉礼器制度 | 汉 | 叔孙通 | 1 | | | 1续 | |
| 南北郊冕服议 | 汉 | 刘苍 | | | | 1续 | |
| 胡广汉制度 | 汉 | 胡广 | 1 | | | | |
| 宗议 | 晋 | 贺循 | | | | 1续 | |
| 答庾亮问宗议 | 晋 | 贺循 | | | | 1续 | |
| 魏尚书奏王侯在丧袭爵议 | | | | | | 1续 | 以上典礼 |
| 问礼俗 | 魏 | 董勋 | 1 | 1 | 1 | | |
| 后养议 | 晋 | 干宝 | | 1 | | | |
| 通疑 | 晋 | 虞喜 | | 1 | | | |
| 广林 | 晋 | 虞喜 | | 1 | | | |
| 释滞 | 晋 | 虞喜 | | 1 | | | |
| 祭典 | 晋 | 范汪 | | 1 | | | |
| 杂祭法 | 晋 | 虞谌 | | 1 | | | 以上杂礼 |
| 谥法刘熙注 | 汉 | 刘熙 | | | | 1 | 补遗一卷 |
| 谥法 | 梁 | 贺琛 | 1 | | | | 以上谥法 |
| 汉官 | 汉 | 佚名 | | | 1 | | |
| 汉官解诂 | 汉 | 王隆 | | | 1 | | 汉·胡广注 |
| 汉旧仪 | 汉 | 卫宏 | | | 1 | 1续 | |
| 汉官仪(佚文) | 汉 | 应劭 | | | 1 | 1佚 | 王为《佚文》 |
| 汉官典仪 | 汉 | 蔡质 | | | 1 | | |
| 汉仪 | 吴 | 丁孚 | | | 1 | | |
| 晋百官名 | | | | | 1 | | |
| 晋公卿礼秩 | 晋 | 傅畅 | | | 1 | 1续 | 黄附《晋故事》 |
| 晋百官表注 | 晋 | 荀绰 | | | 1 | | |
| 御史台记佚文 | 唐 | 韩琬 | | | | 1佚 | 以上职官 |
| 十二州箴 | 汉 | 扬雄 | 1 | | | | 此官箴 |
| 伏侯古今注 | 汉 | 伏无忌 | | 1 | 1 | | |
| 独断佚文 | 汉 | 蔡邕 | | | | 1佚 | |
| 帝王要略 | 吴 | 环济 | | 1 | | | |
| 玉堂嘉话 | 元 | 王恽 | | | | 1佚 | 以上掌故琐记 |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謨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四民月令 | 汉 | 崔寔 | 1 | | | 1续 | |
| 唐明皇月令注解 | 唐 | 李林甫 | | | 1 | | 以上时令 |

# 史部·地理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謨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地理书抄 | 南齐 | 陆澄 | 1 | | | | |
| 地理书抄 | 梁 | 任昉 | 1 | | | | |
| 帝王经界纪 | 晋 | 皇甫谧 | 1 | | | | |
| 禹受地记 | | | 1 | | | | |
| 四方令 | | | 1 | | | | |
| 周公城名录 | | | 1 | | | | |
| 奏上论 | 周 | 唐勒 | 1 | | | | |
| 括地图 | | | 1 | | | 1补 | |
| 秦地图 | | | 1 | | | | |
| 汉舆地图 | | | 1 | | | | |
| 地理风俗记 | 汉 | 应劭 | 1 | | | | |
| 张氏地土记 | | 张□ | 1 | | | | |
| 郡国志 | 晋 | 袁山松 | 1 | | | | |
| 地图 | | | | | | 1补 | |
| 吴地理志 | 晋 | 张勃 | 1 | | | | |
| 晋(书)地道记 | 晋 | 王隐 | 1 | | 1 | | |
| 晋太康三年地记 | 晋 | 佚名 | 1 | | 1 | 1补 | 謨、王无"三年" |
| 十四州记 | 晋 | 黄恭 | 1 | | | | |
| 畿服经 | 晋 | 挚虞 | 1 | | | | |
| 九州要记 | 晋 | 乐资 | 1 | | | 1补 | 王无"要"字。 |
| (宋)永初山川记 | 南齐 | 刘澄之 | 1 | | | 1补 | |
| 山川记 | | | | | | 1补 | |
| 舆地志 | 梁 | 顾野王 | 1 | | | 1补 | |
| 十三州志 | 后魏 | 阚骃 | 1 | | | 1补 | |
| 大魏诸州记 | 后魏 | 佚名 | 1 | | | | |
| 周地图记 | 北周 | 佚名 | 1 | | | | |
| 隋区宇图志 | 隋 | 虞茂 | 1 | | | | |
| 隋州郡图经 | 隋 | 郎蔚 | 1 | | | | |
| 括地志 | 唐 | 李泰 | 2 | | 1 | 1补 | |
| 十道志(佚文) | 唐 | 梁载言 | 2 | | | 1佚 | 王为《佚文》。 |
| 贞元十道录 | 唐 | 贾耽 | 1 | | | 1补 | 王作《记》。 |
| 郡国县道记 | 唐 | 贾耽 | 1 | | | 1补 | |
| 古今地名 | 唐 | 佚名 | 1 | | | | |
| 太平寰宇记佚文 | 宋 | 乐史 | | | | 1佚 | 以上总志 |
| 三秦记(佚文) | | 辛□ | 1 | | | 1佚 | 王为《佚文》。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 --- | --- | --- | --- | --- | --- | --- |
| 两京记 | 唐 | 韦　述 | | | | 1补 | |
| 三齐略记(佚文) | 晋 | 伏　琛 | | | | 1补、佚 | 两本文稍异。 |
| 丹阳记 | 刘宋 | 山谦之 | 1 | | | | |
| 吴地记(佚文) | 唐 | 陆广微 | 1 | | | 1佚 | 王为《佚文》 |
| 阳羡风土记 | 晋 | 周　处 | 1 | | | | |
| 宣城记 | | 纪　义 | 1 | | | 1补 | |
| 钱塘记 | 刘宋 | 刘道真 | 1 | | | 1续 | |
| 吴兴记 | 刘宋 | 山谦之 | 1 | | | | |
| 西吴枝乘佚文 | 明 | 谢肇淛 | | | | 1佚 | |
| 会稽记佚文 | 刘宋 | 孔灵符 | | | | 1佚 | |
| 临海记 | | 孙　诜 | 1 | | | | |
| 临海异物志(佚文) | 吴 | 沈　莹 | | | | 1佚、补 | |
| 永嘉(郡)记 | 刘宋 | 郑缉之 | 1 | | | | |
| 关东风俗传 | | | 1 | | | | |
| 冀州图经 | | | 1 | | | | |
| 陈留风俗传 | | 圈　称 | | | | 1补 | |
| 荆州记 | 刘宋 | 盛弘之 | 1 | | | 1补 | |
| 荆州记 | 刘宋 | 庾仲雍 | | | | 1补 | |
| 荆州记 | | | | | | 1补 | |
| 荆州记图副 | | | 1 | | | | |
| 荆州记图经 | | | | | | 1补 | |
| 渚宫旧事 | 唐 | 余知古 | | | 1 | | |
| 汉阳郡图经 | | | | | | 1补 | |
| 兴国军图经 | | | | | | 1补 | |
| 襄沔记 | 唐 | 吴从政 | 1 | | | | |
| 南雍州记 | | 鲍　至 | 1 | | | | |
| 荆南志 | 梁 | 元　帝 | | | | 1补 | 萧绎 |
| 宜都山川记 | | 李　□ | 1 | | | | |
| 建安记 | 梁 | 萧子开 | 1 | | | | |
| 湘中记 | 晋 | 罗　含 | | | | 1补 | |
| 湘州记 | 刘宋 | 庾仲雍 | | | | 1补 | |
| 湘州记 | 刘宋 | 郭仲产 | | | | 1补 | |
| 湘州记 | 刘宋 | 甄　烈 | | | | 1补 | |
| 湘州记 | | | | | | 1补 | |
| 湘中记 | | | | | | 1补 | |
| 楚地记 | | | | | | 1补 | |
| 湘水记 | | | | | | 1补 | |
| 湖南风土记 | | | | | | 1补 | |
| 衡州图径 | | | | | | 1补 |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桂阳记 | | | | | | 1补 | |
| 沅陵记 | | | 1 | | | 1补 | 王作《沅州记》。 |
| 武陵(源)记 | 南齐 | 黄　闵 | 1 | | | 1补 | 王作《源》。 |
| 朗州记 | | | | | | 1补 | |
| 豫章记 | 刘宋 | 雷次宗 | | | | 1补 | |
| 南方草木状佚文 | 晋 | 嵇　含 | | | | 1佚 | |
| 广州记 | 晋 | 顾　微 | | | | 1补 | |
| 始兴记 | 刘宋 | 王韶之 | | | | 1补 | |
| 南越志(佚文) | | 沈怀远 | | | | 1补、佚 | |
| 岭表录异记佚文 | 唐 | 刘　恂 | | | | 1佚 | |
| 桂海虞衡志佚文 | 宋 | 范成大 | | | | 1佚 | |
| 华阳国志佚文 | 晋 | 常　璩 | | | | 1佚 | |
| 武昌县道记 | | | | | | 1补 | 以上杂志 |
| 三辅黄图佚文 | 汉 | 佚　名 | | | | 1佚 | |
| 古岳渎经 | | | 1 | | | | |
| 丹壶名山记 | | | 1 | | | | |
| 山书 | | | 1 | | | | |
| 南岳记 | 刘宋 | 徐灵期 | | | | 1补 | |
| 庐山记 | | 宋　渊 | | | | 1补 | |
| 神境记 | 刘宋 | 王韶之 | | | | 1补 | |
| 水经注佚文 | 后魏 | 郦道元 | | | | 1佚 | |
| 周谱 | | | 1 | | | | |
| 江源记 | | | | | | 1补 | |
| 洞庭记 | | | | | | 1补 | |
| 职贡图序 | 梁 | 元・帝 | 1 | | | 1续 | 萧绎 |

## 史部・目录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汉书艺文志考证校补 | | | | | | 10 | 《籀郎簃杂著》本 |
| 补宋书艺文志 | | | | | | 1 | 《籀郎簃杂著》本 |
| 补梁书艺文志 | | | | | | 1 | 《二十五义补编》本 |
| 西夏艺文志 | | | | | | 1 | 《二十五义补编》本 |
| 辽史艺文志补证 | | | | | | 1 | 《二十五义补编》本 |
| 七略别录 | 汉 | 刘　向 | | 1 | | 1续 | |
| 别录补遗 | 汉 | 刘　向 | | | | 1续 | |
| 中经簿 | 晋 | 荀　勖 | | | | 1补 | |
| 金楼子藏书考 | 梁 | 元　帝 | | | | 1续 | 萧绎 |
| 七录 | 梁 | 阮孝绪 | | | | 1续 | |

# 子部·周秦诸子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孔子)家语佚文 | 魏 | 王肃注 | | | | 1佚 | |
| 漆雕子 | 周 | 漆雕□ | | 1 | | | |
| 宓子 | 周 | 宓不齐 | | 1 | | | |
| 晏子春秋佚文 | 周 | 晏　婴 | | | | 1佚 | |
| 公孙尼子 | 周 | 公孙尼 | | 1 | | | |
| 景子 | 周 | 景　□ | | 1 | | | |
| 世子 | 周 | 世　硕 | | 1 | | | |
| 魏文侯书 | 周 | 魏文侯 | | 1 | | | |
| 李克书 | 周 | 李　克 | | 1 | | | |
| 荀子佚文 | 周 | 荀　况 | | | | 1佚 | |
| 谰言 | 周 | 孔　穿 | | 1 | | | |
| 宁子 | 周 | 宁　越 | | 1 | | | |
| 王孙子 | 周 | 王　孙 | | 1 | | 1续 | |
| 李氏春秋 | | | | 1 | | | |
| 董子 | 周 | 董无心 | | 1 | | | |
| 徐子 | 周 | 徐　□ | | 1 | | | |
| 鲁连子 | 周 | 鲁仲连 | | 1 | | | |
| 虞氏春秋 | 周 | 虞　卿 | | 1 | | | 以上儒家 |
| 伊尹书 | 商 | 伊　挚 | | 1 | | | |
| 田子 | 周 | 田　骈 | | 1 | | | |
| 辛甲书 | 周 | 辛　甲 | | 1 | | | |
| 老子佚文 | 周 | 李　耳 | | | | 1佚 | |
| 老子钟氏注 | 魏 | 钟　会 | | | | 1续 | |
| 逸庄子 | 周 | 庄　周 | | | 1 | | |
| 庄子佚文 | 周 | 庄　周 | | | | 1佚 | |
| 庄子注 | 晋 | 司马彪 | | | 1 | 1续 | |
| 公子牟子 | 周 | 魏公子牟 | | 1 | | | |
| 老莱子 | 周 | 老莱子 | | 1 | | | |
| 黔娄子 | 周 | 黔娄先生 | | 1 | | | |
| 鹖冠子佚文 | | | | | | 1佚 | |
| 苏子 | | 苏　淳 | | | | 1续 | |
| 郑长者书 | 周 | 郑长者 | | 1 | | | 以上道家 |
| 内业 | 周 | 管　仲 | | 1 | | | |
| 法经 | 周 | 李　悝 | | | 1 | | |
| 慎子佚文 | 周 | 慎　到 | | | | 1佚 | |
| 申子 | 周 | 申不害 | | 1 | | 1续 | |
| 韩非子佚文 | 周 | 韩　非 | | | | 1佚 | 以上法家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尹文子佚文 | 周 | 尹　文 | | | | 1佚 | |
| 惠子 | 周 | 惠　施 | | 1 | | | 以上名家 |
| 史佚书 | 周 | 伊　佚 | | 1 | | | |
| 田俅子 | 周 | 田　俅 | | 1 | | 1续 | |
| 随巢子 | 周 | 随巢子 | | 1 | | 1续 | |
| 胡非子 | 周 | 胡非子 | | 1 | | | |
| 缠子 | 周 | 缠　子 | | 1 | | | |
| 墨子佚文 | 周 | 墨　翟 | | | | 1佚 | 以上墨家 |
| 鬼谷子 | 周 | 鬼谷子 | | | | 1佚 | |
| 苏子 | 周 | 苏　秦 | | 1 | | | |
| 阙子 | 周 | 阙 | | 1 | | | 以上纵横家 |
| 由余书 | 周 | 由　余 | | 1 | | | |
| 吕氏春秋佚文 | 秦 | 吕不韦 | | | | 1佚 | 以上杂家 |
| 神农书 | | | | 1 | | | |
| 野老书 | 周 | | | 1 | | | |
| 范子计然 | | | | 3 | 1 | | 以上农家 |
| 山海经佚文 | | | | | | 1佚 | |
| 山海经图赞 | 晋 | 郭　璞 | 1 | | | | |
| 青史子 | | | | 1 | | 1续 | |
| 宋子 | 周 | 宋　钘 | | 1 | | | 以上小说家 |

## 子部·儒学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平原君书 | 汉 | 朱　建 | | 1 | | | |
| 刘敬书 | 汉 | 刘　敬 | | 1 | | | |
| 至言 | 汉 | 贾　山 | | 1 | | | |
| 河间献王书 | 汉 | 刘　德 | | 1 | | | |
| 儿宽书 | 汉 | 儿　宽 | | 1 | | | |
| 公孙弘书 | 汉 | 公孙弘 | | 1 | | | |
| 吾丘寿王书 | 汉 | 吾丘寿王 | | 1 | | | |
| 严助书 | 汉 | 严　助 | | 1 | | | |
| 说苑佚文 | 汉 | 刘　向 | | | | 1佚 | |
| 新序佚文 | 汉 | 刘　向 | | | | 1佚 | |
| 潜夫论佚文 | 汉 | 王　符 | | | | 1佚 | |
| 正部论 | 汉 | 王　逸 | | 1 | | | |
| 魏子 | 汉 | 魏　朗 | | 1 | | | |
| 典论 | 汉 | 荀　悦 | | | | 1续 | |
| 中论佚文 | 汉 | 徐　干 | | | | 1佚 | |
| 仲长子昌言 | 汉 | 仲长统 | | | | 1续 | |
| 典论 | 魏 | 文　帝 | | | 1 | 1续 | 曹丕 |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周生子要论 | 魏 | 周生烈 | | 1 | | 1续 | |
| 王氏新书 | 魏 | 王基 | | 1 | | | |
| 法训 | 蜀 | 谯周 | | 1 | 1 | 1续 | |
| 顾子新言 | 吴 | 顾谭 | | 1 | | 1续 | |
| 典语 | 吴 | 陆景 | | 1 | | 1续 | |
| 通语 | 吴 | 殷基 | | 1 | | | |
| 傅子 | 晋 | 傅玄 | | | | 1续 | |
| 袁子正书 | 晋 | 袁准 | | 1 | | 1续 | |
| 孙氏成败志 | 晋 | 孙毓 | | 1 | | 1续 | |
| 夏侯子新论 | 晋 | 夏侯湛 | | 1 | | 1续 | |
| 华氏新论 | 晋 | 华谭 | | 1 | | 1续 | |
| 去伐论 | 晋 | 袁宏 | | 1 | | | |
| 梅子新论 | 晋 | 梅□ | | 1 | | | |
| 顾子义训 | 晋 | 顾夷 | | 1 | | 1续 | 王作《义记》 |
| 厉学 | 晋 | 虞溥 | | 1 | | | |

# 子部·兵家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六韬(佚文) | 周 | 吕望 | | | 1 | 1佚 | 王为《佚文》。 |
| 孙子佚文 | 周 | 孙武 | | | | 1佚 | |
| 司马兵法(佚文) | 周 | 司马穰苴 | | | | 1续、佚 | |
| 黄石公记 | 汉 | 黄石公 | | | | 1续 | |
| 三略 | 汉 | 黄石公 | | | | 1续 | |
| 兵要 | 蜀 | 诸葛亮 | | | | 1续 | |
| 兵书接要 | 魏 | 武帝 | | | | 1续 | 曹操 |
| 战略 | 晋 | 司马彪 | | | 1 | | |

# 子部·农家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尹都尉书 | 汉 | 尹□ | | 1 | | | |
| 蔡癸书 | 汉 | 蔡癸 | | 1 | | | |
| 氾胜之书(佚文) | 汉 | 氾胜之 | | 1 | | 1佚 | 王为《佚文》 |
| 家政法 | | | | 1 | | | |
| (齐民)要术佚文 | 后魏 | 贾思勰 | | | | 1佚 | |
| 农桑衣食撮要佚文 | 元 | 鲁明善 | | | | 1佚 | |
| 相雨书 | 唐 | 田子发 | | | | 1续 | |
| 田家五行志佚文 | 元 | 陆泳 | | | | 1佚 | |
| 蚕经 | 汉 | 刘安 | | | | 1续 | |
| 相马经 | | | | | | 1续 | |
| 相牛经 | 周 | 宁戚 | | | | 1续 | |
| 养羊法 | 汉 | 卜式 | | 1 | | |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养鱼经 | 周 | 范　蠡 | | 1 | | | |
| 相贝经 | 汉 | 朱　仲 | | | | 1续 | |
| 禽经 | 周 | 师　旷 | | | | 1续 | |
| 汉官香方郑注 | 汉 | 郑　玄 | | | | 1补 | 此为工艺书 |

## 子部·医家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素问佚文 | | | | | | 1佚 | |
| 淮南枕中记 | | | | | | 1续 | |
| 神农本草经 | 魏 | 吴普等 | | | 3 | 1续 | |

## 子部·历算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盖天说 | | | | | | | |
| 律历佚文 | | | | | | 1佚 | |
| 难盖天 | 汉 | 扬　雄 | | | | 1续 | |
| 灵宪 | 汉 | 张　衡 | 1 | 1 | | | |
| 浑仪 | 汉 | 张　衡 | | 1 | | | |
| 乾象术 | 汉 | 刘　洪 | | | 1 | | |
| 宣夜说 | 汉 | 郄　萌 | | | | 1续 | |
| 昕天论 | 吴 | 姚　信 | | 1 | | | |
| 浑天象说 | 吴 | 王　蕃 | | | | 1续 | |
| 年历 | 晋 | 皇甫谧 | | 1 | | | |
| 穹天论 | 晋 | 虞　耸 | | 1 | | | |
| 安天论 | 晋 | 虞　喜 | | 1 | | | |
| 论天 | 晋 | 刘　智 | | | | 1续 | |
| 浑天论 | 梁 | 祖　暅 | | | | 1续 | |
| 浑天论答难 | 后秦 | 姜　岌 | | | | 1续 | |

## 子部·术数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太玄佚文 | 汉 | 扬　雄 | | | | 1佚 | |
| 太玄宋氏注 | 汉 | 宋　衷 | | | | 1续 | |
| 太玄经 | 晋 | 杨　泉 | | 1 | | | |
| (易)元包 | 北周 | 卫元嵩 | 1 | | 1 | | 黄"易",题唐人注。 |
| 泰阶六符经 | | | | 1 | | | |
| 五残杂星变书 | | | | 1 | | | |
| 未央术 | | | | 1 | | | |
| 星经 | 汉 | 甘公等 | 1 | | | | 作者尚有石申 |
| 大行十二次分野图 | 唐 | 释一行 | 1 | | | | |
| 请雨止雨书 | | | | 1 | | 1续 | 王作《求雨法》。 |
| 周易分野 | 汉 | 费　直 | | 1 | | |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费氏易林 | 汉 | 费　直 | | 1 | | | |
| 易飞侯 | 汉 | 京　房 | | | | | |
| 易杂占条例法 | 汉 | 京　房 | | | 1 | 1续 | 王作《京氏易占》 |
| 易洞林 | 晋 | 郭　璞 | 1 | 1 | 1 | 1续 | 王作《郭氏易占》 |
| 遁甲经 | | | | | | 1补 | |
| 遁甲开山图 | | | 1 | | 1 | | |
| 淮南王万毕术 | 汉 | 刘　安 | | | 1 | 1续 | |
| 张子房赤霆经 | | | 1 | | | | |
| 梦隽 | 唐 | 柳　灿 | | 1 | | | |
| 宋司星子韦书 | 周 | 司星子韦 | | 1 | | | |
| 邹子(书) | 周 | 邹　衍 | | 1 | | 1续 | 王有"书"字。 |
| 太史公素王妙论 | 汉 | 司马迁 | | 1 | | | |
| 瑞应图 | 梁 | 孙柔之 | | | | 1续 | |
| 白泽图(佚文) | | | | 1 | | 1佚 | 王为《佚文》。 |
| 天镜 | | | | 1 | | 1续 | |
| 地镜 | | | | 1 | | 1续 | |
| 地镜图 | | | 1 | 1 | | | |
| 杂五行书 | | | | 1 | | | |
| 阴阳书 | 唐 | 吕　才 | | 1 | | | |

## 子部·艺术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用笔法 | 秦 | 李　斯 | | | | 1续 | |
| 篆势 | 汉 | 蔡　邕 | | | | 1续 | |
| 非草书 | 汉 | 赵　壹 | | | | 1续 | |
| 笔墨法 | 魏 | 韦　诞 | | | | 1续 | |
| 草书状 | 晋 | 索　靖 | | 1 | | | |
| 四体书势 | 晋 | 卫　恒 | | 1 | | | |
| 书论 | 晋 | 王羲之 | | | | 1续 | |
| 乐论 | 晋 | 阮　籍 | 1 | | | | |
| 古今乐录 | 陈 | 释智近 | 1 | 1 | 1 | | |
| 琴历 | | | | 1 | | | |
| 琴书 | 唐 | 赵惟谏 | | 1 | | | |
| 琴操(佚文) | 汉 | 蔡　邕 | 1 | | 1 | 1续、佚 | 王为《佚文》 |
| 歌录 | | | 1 | | | | |
| 投壶变 | 晋 | 虞　潭 | | 1 | | | |
| 艺经 | 魏 | 邯郸淳 | | 1 | | | |
| 水饰 | 唐 | 杜　宝 | | 1 | | |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子部・杂学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蒯子 | 汉 | 蒯　通 | | 1 | | | |
| 晁氏新书 | 汉 | 晁　错 | | 1 | | | |
| 邹阳书 | 汉 | 邹　阳 | | 1 | | | |
| 终军书 | 汉 | 终　军 | | 1 | | | |
| 淮南子佚文 | 汉 | 刘　安 | | | | 1佚 | |
| 淮南子注 | 汉 | 许　慎 | | | 1 | | |
| 主父偃书 | 汉 | 主父偃 | | 1 | | | |
| 徐乐书 | 汉 | 徐　乐 | | 1 | | | |
| 严安书 | 汉 | 严　安 | | 1 | | | |
| 论衡佚文 | 汉 | 王　充 | | | | 1佚 | |
| 反论 | 汉 | 张　升 | | | | 1续 | |
| 崔氏政论 | 汉 | 崔　寔 | | 1 | | 1续 | |
| 蒋子万机论 | 魏 | 蒋　济 | | 1 | | 1续 | |
| 任子道论 | 魏 | 任　嘏 | | 1 | | | |
| 刘氏政论 | 魏 | 刘　廙 | | 1 | | 1续 | |
| 阮子政论 | 魏 | 阮　武 | | 1 | | | |
| 世要论 | 魏 | 桓　范 | | 1 | | 1续 | |
| 杜氏体论 | 魏 | 杜　恕 | | 1 | | 1续 | |
| 笃论 | 魏 | 杜　恕 | | 1 | | | |
| 钟子刍荛 | 魏 | 钟　会 | | | | 1续 | |
| 诸葛子 | 蜀 | 诸葛亮 | | | | 1续 | |
| 诸葛子 | 吴 | 诸葛恪 | | 1 | | | |
| 裴氏新语 | 吴 | 裴　玄 | | 1 | | 1续 | |
| 默记 | 吴 | 张　俨 | | 1 | | 1续 | |
| 士纬 | 吴 | 姚　信 | | 1 | | | |
| 新义 | 吴 | 刘　廞 | | 1 | | | |
| 秦子 | 吴 | 秦　菁 | | 1 | | | |
| 陈子要言 | 吴 | 陈　融 | | 1 | | 1续 | |
| 唐子 | 吴 | 唐　滂 | | 1 | | | |
| 时务论 | 晋 | 杨　伟 | | 1 | | | |
| 化清经 | 晋 | 蔡　洪 | | 1 | | 1续 | |
| 邹子 | 晋 | 邹　□ | | 1 | | | |
| 苏子 | 晋 | 苏　彦 | | 1 | | | |
| 陆氏要览 | 晋 | 陆　机 | | 1 | | | |
| 陆子 | 晋 | 陆　云 | | 1 | | 1续 | |
| 杜氏幽求新书 | 晋 | 杜　夷 | | 1 | | 1续 | 王作《幽求子》 |
| 干子 | 晋 | 干　宝 | | 1 | | 1续 | |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物理论 | 晋 | 杨泉 | | | 1 | 1续 | 王本附补遗一卷 |
| 析言论 | 晋 | 张显 | | 1 | | 1续 | 马本附《古今训》 |
| 广志 | 晋 | 郭恭 | | 1 | | | |
| 孙(绰)子 | 晋 | 孙绰 | | 1 | | 1续 | |
| 苻子 | 晋 | 苻朗 | | 1 | | 1续 | |
| 文释 | 刘宋 | 江邃 | | 1 | | | |
| 少子 | 南齐 | 张融 | | 1 | | | |
| 洞机真经 | 后魏 | 关朗 | | 1 | | | |
| 新论佚文 | 北齐 | 刘昼 | | | | 1佚 | |
| 君臣政理论 | 唐 | 杨相如 | | | | 1续 | 以上杂论 |
| 博物记 | 汉 | 唐蒙 | | 1 | | | |
| 风俗通佚文 | 汉 | 应劭 | | | | 1佚 | |
| 钱神论 | 晋 | 鲁褒 | | | | 1补 | |
| 元城语录佚文 | 宋 | 马永卿 | | | | 1佚 | 以上杂说 |
| 王子正论 | 魏 | 王肃 | | 1 | | | |
| 袁子正论 | 晋 | 袁准 | | 1 | | 1续 | |
| 古今通论 | 晋 | 王婴 | | 1 | | 1续 | |
| 读书记 | 隋 | 王劭 | | 1 | | | |
| 资暇录佚文 | 唐 | 李匡乂 | | | | 1佚 | 以上杂考 |
| 鉴戒象赞 | 后魏 | 常景 | | 1 | | | 此为善书 |

## 子部·典故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古今善言 | 刘宋 | 范泰 | | 1 | | | |
| 博物记(志)(佚文) | 晋 | 张华 | 1 | | | 1佚 | 王《佚文》作"志"。 |
| 魏皇览 | 魏 | 刘劭,王象 | | | 1 | | |
| 纂要 | 刘宋 | 颜延之 | | 1 | | 1续 | |
| 要雅 | 梁 | 刘杳 | | 1 | | | |

## 子部·小说类

| 书名 | 朝代 | 姓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注 |
|---|---|---|---|---|---|---|---|
| 志林新书(佚文) | 晋 | 虞喜 | | 1 | | 1续、佚 | 王为《佚文》。 |
| 裴子语林 | 晋 | 裴启 | | 2 | | 1补 | |
| 郭子 | 晋 | 郭澄之 | | 1 | | | |
| 说花 | 刘宋 | 刘义庆 | | | | 1补 | |
| 俗说 | 梁 | 沈约 | | 1 | | | |
| 小说佚文 | 梁 | 殷芸 | | | | 1佚 | |
| 古传 | | | | | | 1补 | |
| 传 | | | | | | 1补 | |
| 类林 | | | | | | 1补 | |
| 同贤记 | | | | | | 1补 | |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女史 | | | | | | 1 补 | |
| 朝野佥载佚文 | 唐 | 张　鷟 | | | | 1 佚 | |
| 三水小牍佚文 | 唐 | 皇甫枚 | | | | 1 佚 | |
| 乾𦠆子佚文 | 唐 | 温庭筠 | | | | 1 佚 | |
| 嘉话录佚文 | 唐 | 韦　绚 | | | | 1 佚 | |
| 杂说佚文 | 唐 | 卢　言 | | | | 1 佚 | |
| 闻奇录佚文 | 五代 | 于　狄 | | | | 1 佚 | |
| 玉堂闲话佚文 | 五代 | 范　资 | | | | 1 佚 | |
| 后山谈丛佚文 | 宋 | 陈师道 | | | | 1 佚 | |
| 神异经异佚文 | 汉 | 东方朔 | | | | 1 佚 | |
| 郭氏玄中记 | 晋 | 郭　□ | | 1 | 1 | | |
| 异苑佚文 | 刘宋 | 刘敬叔 | | | | 1 佚 | |
| 齐谐记 | 刘宋 | 东阳无疑 | | 1 | | | |
| 幽明录 | 刘宋 | 刘义庆 | | | | 1 补 | |
| 述异记佚文 | 梁 | 任　昉 | | | | 1 佚 | |
| 河东记佚文 | | | | | | 1 佚 | |
| 汉武故事 | 汉 | 班　固 | | | | 1 补 | |
| 王子晋别传 | | | | | | 1 佚 | |
| 宣室志佚文 | 唐 | 张　读 | | | | 1 佚 | |
| 笑林 | 魏 | 邯郸淳 | | 1 | | 1 补 | |
| 启颜录佚文 | 隋 | 侯　白 | | | | 1 佚 | |

## 子部·道教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灵宝要略 | | | | | | 1 续 | |
| 抱朴子佚文 | 晋 | 葛　洪 | | | | 1 佚 | |
| 夷夏论 | 南齐 | 顾　欢 | | 1 | | | |

## 集部(不分类)

| 书　　名 | 朝代 | 姓　名 | 王谟 | 国翰 | 黄奭 | 仁俊 | 备　　注 |
|---|---|---|---|---|---|---|---|
| 嵇中散集佚文 | 魏 | 嵇　康 | | | | 1 佚 | |
| 陆士衡集佚文 | 晋 | 陆　机 | | | | 1 佚 | |
| 山公集 | 隋 | | | | | 1 补 | |
| 辽文萃 | | | | | | 7 | 《辽海丛书》本。 |
| 豹隐纪谈佚文 | 宋 | 周遵道 | | | | 1 佚 | |

# 附录三

## 《汉魏六朝佚史钞》目录

〔说明〕此据周天游先生所寄手稿复印本，凡541种。

### 正史类 22种

| | | | |
|---|---|---|---|
| 汉事 | 汉·应劭 | 晋书 | 晋·朱凤 |
| 东观汉记校注订补 | | 晋中兴书 | 晋·何法盛 |
| 八家后书辑注订补 | | 晋书 | 宋·谢灵运 |
| 魏略 | 魏·鱼豢 | 晋书 | 宋·臧荣绪 |
| 魏书 | 晋·王沈 | 晋书 | 梁·萧子云 |
| 吴书 | 吴·韦昭 | 晋史草 | 梁·萧子显 |
| 吴纪 | 晋·环济 | 晋书 | 梁·沈约 |
| 吴录 | 晋·张勃 | 宋书 | 宋·徐爰 |
| 三国志评 | 晋·徐众 | 宋书 | 齐·孙严 |
| 晋书 | 晋·王隐 | 通史 | 梁·武帝 |
| 晋书 | 晋·虞豫 | 古史考 | 晋·谯周 |

### 编年类 27种

| | | | |
|---|---|---|---|
| 献帝春秋 | 吴·袁晔 | 汉魏春秋 | 晋·孔衍 |
| 魏氏春秋 | 晋·孙盛 | 晋纪 | 晋·陆机 |
| 魏纪 | 晋·阴澹 | 晋纪 | 晋·干宝 |

晋纪　晋·曹嘉之
汉晋春秋　晋·习凿齿
晋纪　晋·邓粲
晋阳秋　晋·孙盛
晋纪　宋·刘谦之
晋纪　宋·王韶之
崇安记　宋·周祗
续晋阳秋　宋·檀道鸾
晋纪　宋·徐广
晋录
宋略　梁·裴子野
宋纪　齐·王智深
宋春秋　梁·王琰
齐春秋　梁·吴均
三十国春秋　梁·萧方等
梁典　北周·刘璠
梁典　陈·何之元
梁后略　北周·姚最
梁太清纪　梁·萧韶
齐纪　北齐·崔子发
齐志　北齐·王劭

## 杂史类　40种

春秋后国语　晋·孔衍
春秋后传　晋·乐资
楚汉春秋　汉·陆贾
汉语　汉·荀爽
古今注　汉·伏无忌
南越志　宋·沈怀远
汉灵献二帝纪　汉·刘艾
献帝传
山阳公载记　晋·乐资
汉末英雄记　魏·王粲
九州春秋　晋·司马彪
九州春秋抄　梁·刘孝标
魏武本纪
魏阳秋异同　晋·孙盛
吴历　·胡冲
删补蜀记　晋·王隐
蜀世谱　晋·孙盛
魏世谱
晋世谱
魏晋世语　晋·郭颁
汉末传　·袁希之
魏末传
晋诸公赞　晋·傅畅
晋后略记　晋·荀绰
王闳本事
徐江州本事
石崇本事
宋拾遗　梁·谢绰
魏国统　北魏·梁祚
典略　魏·鱼豢

| | | | |
|---|---|---|---|
| 后汉略 | 梁·张 缅 | 续帝王世纪 | ·何茂材 |
| 汉皇德记 | 汉·侯 瑾 | 帝王要略 | 晋·环 济 |
| 洞纪 | 吴·韦 昭 | 周载 | 晋·孟 仪 |
| 帝王世纪 | 晋·皇甫谧 | 先圣本纪 | 梁·刘 绍 |
| 年历 | 晋·皇甫谧 | 历代记 | |

## 霸史类 14种

| | | | |
|---|---|---|---|
| 赵书 | 燕·田 融 | 秦记 | 宋·裴景仁 |
| 二石伪治时事 | 晋·王 度 | 凉州记 | 燕·张 谘 |
| 汉之书 | 晋·常 璩 | 西河记 | 晋·喻 归 |
| 燕书 | 燕·范 亨 | 秦书 | 秦·车 频 |
| 南燕录 | 燕·张 诠 | 凉记 | 凉·段龟龙 |
| 南燕录 | 燕·王景晖 | 敦煌实录 | 北魏·刘昞 |
| 燕志 | 北魏·高闾 | 汉赵记 | 晋·和 苞 |

## 起居注 25种

| | | | |
|---|---|---|---|
| 汉献帝起居注 | | 晋咸和起居注 | 晋·李 轨 |
| 汉明帝起居注 | 汉·明德马后 | 晋咸康起居注 | 晋·李 轨 |
| 晋泰始起成注 | 晋·李 轨 | 晋永和起居注 | |
| 晋咸宁起居注 | 晋·李 轨 | 晋泰元起居注 | |
| 晋泰康起居注 | 晋·李 轨 | 晋隆安起居注 | |
| 晋惠帝起居注 | | 晋义熙起居注 | |
| 晋武帝起居注 | | 晋起居注 | 宋·刘道荟 |
| 晋康帝起居注 | | 宋元嘉起居注 | |
| 晋孝武起居注 | | 宋孝建起居注 | |
| 晋永安起居注 | | 宋泰始起居注 | |
| 晋建武太兴永昌起居注 | | 宋起居注 | |

梁大同起居注
梁天监起居注
梁起居注

## 谱牒类 53种

姓苑 宋·何承天
百家谱 梁·王僧孺
姓氏英贤谱 梁·贾 执
司马氏世本 晋·司马无忌
春秋公子谱
北地傅氏谱
挚氏世本
司马氏谱
诸葛氏谱
谢氏谱
杨氏谱
苏氏谱
嵇氏谱
庾氏谱
孙氏谱
孔氏谱
刘氏谱
陈氏谱
王氏谱
郭氏谱
崔氏谱
周氏谱
吴氏谱
羊氏谱
许氏谱
桓氏谱
冯氏谱
殷氏谱
陆氏谱
顾氏谱
虞氏谱
卫氏谱
魏氏谱
温氏谱
曹氏谱
李氏谱
袁氏谱
索氏谱
戴氏谱
贾氏谱
郝氏谱
郗氏谱
韩氏谱
张氏谱
荀氏谱
祖氏谱
路氏谱
范氏谱

杜氏谱
阳氏谱
蔡氏谱
应氏谱
扬雄家牒

## 旧事类 25种

汉魏吴蜀旧事
魏武故事
江东旧事
晋朝杂事
晋宋旧事
西京故事
晋故事
晋要事
晋武故事
晋修复山陵故事 晋·车灌
晋八王故事
交州杂事
晋四王起事 晋·卢綝
晋东宫旧事 晋·张敞
桓玄伪事
尚书大事 晋·范汪
大司马陶公故事
宋先朝故事
梁旧事 北周·萧大圜
京兆旧事
邺都故事 北齐·杨楞伽
邺城故事
白起故事 魏·何晏
诸葛故事
汉杂事

## 职官类 36种

汉官
汉官解诂 汉·王隆
汉官仪 汉·应劭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 汉·蔡质
汉仪 吴·丁孚
魏官仪 魏·苗攸
晋公卿礼秩故事 晋·傅畅
官仪辨释 吴·韦昭
晋官品 晋·徐宣瑜
百官表注 晋·荀绰
司徒仪 晋·干宝
齐职仪 齐·王珪之
梁选簿 梁·徐勉
职官要录 梁·陶藻

宋百官阶次　齐·苗钦明
百官春秋　·王秀道
魏晋百官名
咸熙百官名
晋百官名
晋武帝百官名
晋武帝泰始百官名
晋怀帝永嘉官名
元康百官名
明帝东宫寮属
晋东宫官名
征西寮属名
庾亮寮属名
庾亮参属名
齐王官属名
大司马寮属名
晋官属名
永嘉流人名
王朝目录
晋官品令
梁尚书职制仪注
职令古今百官注　北魏·郭演

## 仪注类　18种

汉旧仪　汉·卫　宏
晋新定仪注　晋·傅　瑗
甲辰仪　·江　左
宋仪注
宋东宫仪注　宋·张　镜
徐爰家仪　宋·徐　爰
东宫新记　梁·萧子云
梁五礼藉田仪注　梁·周　迁
晋元康仪
皇后亲蚕仪注
梁五礼先蚕仪注
大汉舆服志　魏·董　巴
决疑要注　晋·挚　虞
车服杂注　宋·徐　广
汉礼器制度　汉·叔孙通
汉制度　汉·胡　广
古今舆服杂事
晋卤簿图

## 奏议类　4种

汉名臣奏事
魏主奏事
魏名臣奏事　晋·陈　寿
魏台杂访议　魏·高堂隆

## 杂传类 95 种

| 书名 | 作者 |
|---|---|
| 三辅决录 | 汉·赵岐 |
| 海内先贤传 | |
| 海内士品 | |
| 海内耆旧传 | |
| 海内先贤行状 | |
| 徐州先贤传 | 宋·刘义庆 |
| 山阳先贤传 | 汉·仲长统 |
| 海岱志 | 齐·崔慰祖 |
| 交州先贤传 | 晋·范瑗 |
| 关东风俗传 | 北齐·宋孝王 |
| 益部耆旧传 | 晋·陈寿 |
| 益部耆旧杂传记 | |
| 鲁国先贤传 | 晋·白褒 |
| 楚国先贤传 | 晋·张方 |
| 汝南先贤传 | 魏·周裴 |
| 陈留耆旧传 | 汉·圈称 |
| 陈留耆旧传 | 魏·苏林 |
| 陈留志 | 晋·江敞 |
| 济北先贤传 | |
| 卢江七贤传 | |
| 襄阳耆旧记 | 晋·习凿齿 |
| 会稽先贤传 | 吴·谢承 |
| 会稽先贤像赞 | 晋·贺循 |
| 会稽后贤传记 | 吴·钟离岫 |
| 会稽典录 | 晋·虞预 |
| 广州先贤传 | ·陆允 |
| 青州先贤传 | |
| 武昌先贤志 | 宋·郭缘生 |
| 武陵先贤志 | |
| 吴先贤传 | 吴·陆凯 |
| 豫章烈士传 | 晋·徐整 |
| 豫章旧志 | 晋·熊默 |
| 零陵先贤传 | |
| 长沙耆旧传赞 | 晋·刘彧 |
| 荆州先贤传 | ·高范 |
| 广陵烈士传 | ·华隔 |
| 蜀文翁学堂像题记 | |
| 汉末名士录 | |
| 江表传 | 晋·虞溥 |
| 桂阳先贤画赞 | 吴·张胜 |
| 忠臣传 | 梁·元帝 |
| 良吏传 | 梁·钟岏 |
| 正始名士传 | 晋·袁宏 |
| 江左名士传 | 宋·刘义庆 |
| 逸士传 | 晋·皇甫谧 |
| 逸民传 | 晋·张显 |
| 高士传 | 晋·虞槃佐 |
| 高士传 | 晋·孙绰 |
| 高隐传 | 梁·阮孝绪 |
| 高士传 | ·魏隶 |
| 真隐传 | 宋·袁淑 |
| 孝子传 | 宋·王韶之 |
| 孝子传 | 晋·萧广济 |
| 孝子传 | 宋·郑缉之 |

| 书名 | 作者 |
| --- | --- |
| 孝子传 | 宋·师觉授 |
| 孝子传 | ·宋躬 |
| 孝子传 | ·周景式 |
| 孝德传 | 梁·元帝 |
| 文士传 | 晋·张隐 |
| 列士传 | 汉·刘向 |
| 杂传 | 梁·任昉 |
| 玄晏春秋 | 晋·皇甫谧 |
| 李氏家传 | |
| 桓氏家传 | |
| 王肃家传 | |
| 太原王氏家传 | |
| 褚氏家传 | ·褚觊 |
| 江氏家传 | ·江祚等 |
| 庾氏家传 | ·庾斐 |
| 裴氏家传 | 刘宋·裴松之 |
| 裴氏家记 | 晋·傅畅 |
| 虞氏家记 | ·虞览 |
| 曹氏家传 | ·曹毗 |
| 王氏江左世家传 | ·王褒 |
| 崔氏五门家传 | ·崔氏 |
| 暨氏家传 | |
| 何氏家传 | |
| 袁氏家传 | |
| 袁氏世纪 | |
| 荀氏家传 | ·荀伯子 |
| 殷氏家传 | ·殷敳 |
| 敦煌张氏家传 | ·张太素 |
| 邵氏家传 | |
| 陶氏家传 | |
| 嵇氏世家 | |
| 陈氏家传 | |
| 窦氏家传 | |
| 沈氏家传 | |
| 祖氏家传 | |
| 孙氏家传 | |
| 孔氏家传 | |
| 谢车骑家传 | |
| 顾恺之家传 | |
| 颜延之家传 | |
| 郎邪王氏录 | |

## 别传类 182种（略）

# 后　　记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同仁给予了大力支持，几年来他们无私地提供了大部分的图书资料；各地同仁或将所出版的辑佚书及有关资料千里相赠。

本书有机会出版，得益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出版基金的设立及评审委员会全体专家、出版社领导、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

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李炳海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刘乾先教授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读并鼎力推荐。

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侯文学同志为书版的初校做了大量工作。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曹书杰

1998年8月30日